武俠世界



第32年
26
$12.00

中國藥學家最新成就
全球醫學界高度重視

TRADE MARK
註冊商標

青春減肥丸

純植物提煉，無腹瀉，無副作用。

英國、西德、日本、台灣、美國深受歡迎。

Keepfit Reduce Obesity Pill

（主要成份：EVENING PRIMROSE OIL）

應用範圍：
肥胖症、降脂、降胆固醇、
除暗瘡、美容顏、
收腹減肥、延緩衰老。

30粒裝

〔青春減肥丸〕係採用中國長白山所獨有的野生植物Oenothera Biennis L.的成熟種子用最新的科學方法提煉精製而成。其作用能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動員和消耗體內多餘脂肪組織，糾正體內的脂質代謝紊亂，使超常的體重下降。

由於其減肥的作用是通過改善體內的脂肪代謝而形成的，所以是自然的減肥。沒有其它減肥藥的腹瀉及削弱身體抵抗力等弊端。而且它能顯著地使皮膚變得嫩滑和富有彈性使體態美更青春健美，它並且能阻碍細胞的衰老過程，是一種優良的抗衰老保健食品。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總代理：
宜利葯品公司
電話：(852)6015715
圖文傳真：(852)6918344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Sole Agent：M & A Co.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NT., Hong Kong.
Tel.No (852)6015715
Fax.No (852)6918344

獲選第十一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



振華牌

振華牌 851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500毫升

第11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新貨標誌

32粒庄
每瓶相當於兩支
500毫升營養液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爲，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木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狀態下運行，提高人體免疫功能，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舉，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强、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注意事項〉

我司係振華 851 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委托在港澳地區獨家代理該公司出品的振華牌851超級營養液和振華牌851超級營養丸代理商。最近市面出現不少冒牌假貨，我司除已向出售假貨之商號採取法律行動外，並敬告各消費者，在購買時，請認明**“振華牌”**商標及盒上印有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字樣，並由本月起，所有產品之外盒皆加貼有**“第11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標誌才是正貨。

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578 3721（4綫）

編者話

馬騰先生所著「紅袖飄香」在今期刊出。故事中主角郭夢龍雖然自小已和崔媛媛訂親，但他長大後却愛上歌伎紅袖，因家人的反對而雙雙私奔，而郭夢龍手中的天罡刀更成爲江湖人物爭奪的對象，導致身陷險境，差點連性命也送掉……故事情節曲折緊張，引人入勝，其中不乏激烈的打鬥場面，更有一段悱惻纏綿、旖旎香艷的愛情故事，佳作當前，切勿失諸交臂！

*　　*　　*

雲飛雁先生精心著作「佛寺血光」、鐵中錚先生所著「海南老怪」均在今期刊出，名家佳作，篇篇精彩，請大家細心欣賞！

*　　*　　*

你有好故事嗎？你有豐富的幻想力嗎？請顯示你的寫作才華，本刊鼓勵有興趣撰寫武俠故事之有志者，誠意培植新作家，試用新作品，歡迎投稿。（每個故事獨立，以不超過五萬或十萬字爲佳。）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所著「尋龍八部傳奇故事」之「潛龍迷踪」。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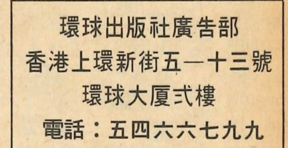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26期
（總號162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脫俗故事

紅袖飄香

馬騰·文
可飛·圖

為情私奔 掀起風波

「說！紅袖去了那裏？」霍天彤手上的虎頭槍直指着甘冠中的咽喉，神色兇厲，眼中煞光充盈。

甘冠中吸一口氣，兩眼瞇成一條縫，右手搭在腰間的刀把上。「拿開你的槍！你憑甚麼要我告訴你紅袖的下落？」

甘冠中雖然知道霍天彤的名頭，但卻夷然不懼。

「攝魂奪魄槍」霍天彤，江湖上不知其大名的，只怕沒有幾人。

霍天彤一副不將甘冠中放在眼內的神態。「黃毛小兒，居然目中無人，未免太狂了！」

甘冠中看上去大約二十四五，在霍天彤的眼中，確是乳臭未乾。

因為，霍天彤十九歲便出道，二十二歲已名動江湖武林，算一下，成名已有二十四年，換言之，他成名的時候，甘冠中可能仍未出生。因此，在霍天彤的心目中，甘冠中確是未夠份量，難怪不將他放在眼內。

甘冠中這個年輕人也確實狂得可以，輕蔑地哼了一聲。「霍天彤，你擺甚麼架子？長江後浪推前浪，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難道你沒有聽說過『後生可畏』這句話麼？你以為年輕人可欺負，那就大錯特錯了。」

霍天彤自成名後，從未被人這般奚落過，不由氣往上衝，雙眼倏睜，悻然道：「黃毛小子，待某家教訓你一下，讓你知道我的厲害。」

話未說完，一槍搠向甘冠中的咽喉。

甘冠中的反應好快，一道刀光如掣電般閃出，截擊向霍天彤那有如毒龍探首般搠向他咽喉的一槍。

可是，他那一刀卻斬了個空。

霍天彤不愧是個成名的高手，那一槍不過是虛招，搠出的虎頭槍暴縮驟吐，只見一大團槍芒罩向甘冠中的胸腹要害。

甘冠中急忙往左邊疾閃開去。

他無法封擋霍天彤那一槍。

說是一槍，其實，霍天彤一共刺出了三十六槍。

「小子，怎麼不接某家那一槍？」霍天彤叱喝聲中，槍勢倏變，有如神龍掉首，飛刺向甘冠中的頸側部位。

甘冠中的身形迅捷無比，往後急退。

「颯」一聲，槍尖從甘冠中的下巴前閃刺過，那一道從槍尖上發出來的冷寒之氣，令甘冠中禁不住心底生寒，全身直泛起一陣寒慄。

但是，他手中的刀在那剎那閃削向霍天彤的「前槍手」。

霍天彤槍勢一沉，掃向甘冠中的雙腳。

甘冠中往上急縱。

霍天彤暴喝一聲：「看槍！」手中槍有如潛龍飛騰，「噬」向甘冠中的下盤。

「錚」的一聲，刀槍交擊，甘冠中手中刀奇妙準確地截擊在飛噬向他下盤的虎頭槍上。

霍天彤猛喝一聲：「好小子，果然有兩下子！」身形疾旋，但見十數點寒芒有如火樹銀花般，暴射向甘冠中的腰背腿臀！

甘冠中那剎間猛地向上一翻，洒下一片刀光。

但聽叮叮噹噹一陣激响中，人在空中的甘冠中凌空向後騰射開去。

原來他是藉着刀槍交擊之力，彈射開去的。

只不過，他也受了傷，左腰上被槍鋒擦刺出一道血口，鮮血沁湧，染紅了左腰側那一片衣衫。

「那裏走！」霍天彤疾喝聲中，人槍有如一條飛龍，撲向甘冠中。

畢竟，薑是老的辣，霍天彤成名這麼多年，可不是浪得虛名。

甘冠中落在數丈外的地上，斜跌出一步，才站穩下來。由於牽動傷口的關係，痛得他微微哼了一聲，吸口氣，手中刀疾斬向那一道飛虹般的槍芒。

原來，霍天彤人槍經已飛射閃刺到。

「噹」的一聲，槍芒飛擊在刀上，撞出一蓬火星，霍天彤倒飛起來，甘冠中亦「蹬蹬」倒退了兩步。

倒飛起來的霍天彤驀地發出一聲長嘯，身形有如龍迴鶴舞，虎頭槍有如流星亂墜般，一大片槍芒罩射向甘冠中。

甘冠中才穩住身形，瞥見一大片槍芒如流星亂墜般罩射下來，剎那間臉色驟變，吆喝一聲，急忙展開刀勢，施展一招「遮天蔽日」。

「叮叮噹噹」聲中，其中兩點流星射入那片刀光中，甘冠中接連發出兩聲痛叫聲。

「流星」與刀光剎那間消散，空中的霍天彤飄落在地上，鋒銳的槍尖血漬殷然。

甘冠中連退了幾步，才能夠穩住身形，左肩頭及右頸側上，皆鮮血沁湧，其中的左肩頭上的傷口較重。

他的左肩頭上被刺出一個血洞來。

霍天彤挺槍作勢，一步步逼向甘冠中。「姓甘的，說不說？」

甘冠中痛得臉上皮肉不斷抽搐，直吸冷氣，從傷口上流出來的血，幾乎染紅了他的上半身。「殺了我也不說！」一臉倔強之色。

「殺你？」霍天彤狠厲地直視着甘冠中。「某家才不殺你，某家不相信你捱得了某家逼供的手段！」說着話，突然疾欺向甘冠中。

甘冠中沒有動，冷笑一聲：「我不會落在你手上的！」反手一刀抹向自己的咽喉。

霍天彤大吃一驚，一槍挑向甘冠中的右手肘。



這一招乃是「圍魏救趙」之策。

電光石火之間，有兩顆物事驀地激射過去，一顆落在霍、甘兩人之間的地上，波地一聲，爆散出一股濃煙來，其味辛辣異常，入眼刺痛，霍天彤大吃一驚，急忙閉氣閤眼，往後暴退，連聲嗆咳不已。

那股濃烟迅速地擴散開來，有如一堵黑牆那樣，將霍、甘二人分隔開來。

霍天彤急退出五、六丈外，才停住身形，大口呼吸，急急張開雙眼。

雙眼才張開，霍天彤馬上又閉上眼，眼中又澀又痛的，淚水直流。

原來在那顆彈丸落地爆開的時候，霍天彤因爲冷不及防之下，被那股濃烟熏入眼中，刺激得他禁不住流出淚水來。

爲怕遭到襲擊，他不敢閉眼太久，只好拚命眨眼，手上的槍握得緊緊的，豎起雙耳，留意身前的動靜。

好一會，流了不少淚水，那種又澀又痛的感覺才消散，雙眼總算可以張開來，他忙牽袖抹去臉上的淚水。

看清楚，前面那堵烟牆已經差不多消散了，只有淡淡的烟霧在空中飄游，隱約可以看到濃烟那面的情形。

他看不到甘冠中。

吸口氣，他立刻衝前去。

他在呼吸之間，發覺沒有甚麼不妥，知道那股烟並沒有毒，一顆抽緊的心頓時放鬆下來。

衝過那堵差不多完全消散的「烟牆」，霍天彤完全肯定甘冠中失了踪影。

至於甘冠中是被人救走還是被人挾走，他却不敢肯定了。

不過，有一點他却可以肯定，第二顆物事不是烟彈，而且，是射向甘冠中的刀上的。

絕無疑問，那個射出烟彈的人是志在甘冠中，而不是他。

這豈不是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霍天彤不由氣惱得發出一聲怒嘯。

他之所以氣惱難平，是因爲他費了一番工夫，輾轉追查了近十天，才查到甘冠中身上，滿以爲可以從甘冠中的身上，查出紅袖的下落，那知道，又落了空，煮熟了的鴨子就在眼前「飛掉」了，怒氣塡胸。

眼下，不知往那裏追下去才是，想了一會，他決定先返回白石鎭，再作打算。

對於紅袖，他是志在必得。

至於紅袖是一個人，還是一樣物事的名稱，只有他和甘冠中，以及那些知情的人才清楚。

而霍天彤一向獨來獨往，從來沒有與任何人扯上關係，若他要找尋的「紅袖」是一個人，那就太叫人感到詫異了。

＊　＊　＊

一路上，霍天彤劈倒了幾棵樹，胸中那口氣才算宣洩出來。

就在他劈倒第五棵樹的時候，塵烟飛揚中，一個人就在那片漫天飛揚的塵烟中出現。

若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一定會以爲那個出現在塵烟中的人，是妖精鬼怪。

霍天彤見多識廣，對於那個人的驀然出現，一點也不驚慌，只是定定地看着那個人，隨時準備拔槍。

他那根虎頭槍可以分爲兩截，插在背後的槍袋內。

那人也在塵烟飛揚中，看着霍天彤。

霍天彤不認識那個人。

那個人却顯然認出他是誰。「霍天彤，某家終於找到你了。」

霍天彤看到那人男不男，女不女的，說話陰聲細氣，心裏生出一股厭惡之意，沒好氣地道：「你是誰？霍某從未見過你，你找霍某幹嗎？」

那半男不女的人嘻嘻一笑。「我姓毛，單名一個雙字，你不會沒有聽過我的大名吧？」

霍天彤心頭劇跳了一下，暗忖道：「這傢伙原來就是陰陽人毛雙，我與他既無瓜葛，又無過節，他找我幹嗎？」

陰陽人毛雙看到霍天彤臉上陰晴不定的，咧嘴一笑，說道：「霍天彤，是不是感到很意外？」

霍天彤吸口氣。「嗯！」

陰陽人毛雙有如小鷄叫般笑了幾聲，直聽得霍天彤汗毛倒豎。

「打開天窗說亮話，我找你，是要你交出紅袖。」最後那句話，毛雙的話聲從小鷄聲變成老鴨聲一樣難聽得很。

霍天彤不由雙眼一睜，疾聲道：「你來向我要紅袖？」

陰陽人毛雙點點頭。「閣下最好交出來，免得兵刃相見。」陰聲細氣的。

「這不男不女的傢伙爲何也要搶奪紅袖？」霍天彤心裏暗暗嘀咕，口裏說道：「你向我要紅袖？我向誰要？」

毛雙陰陰一笑。「霍天彤，別裝佯了，毛某若不是查得清清楚楚，紅袖是在你手上，又怎會找你要？」

霍天彤氣往上衝。「毛雙，就算紅袖在我手上，憑甚麼要我交給你？」

「憑甚麼？」毛雙哈哈大笑。「就憑毛某手上這個東西！」

霍天彤定眼往毛雙攤開的掌心望去，不由倒抽一口氣。「滅絕神彈！」

毛雙掌心上赫然有一顆比鷄蛋小不了多少、色作七彩的彈丸。

毛雙發出一陣叫人頭皮發麻的尖笑。「霍天彤，你果然是個老江湖，很有眼光！」頓一下，又陰聲道：「你既然認出七彩神彈（滅絕神彈又叫七彩神彈），還不乖乖地將紅袖交出來？難道你想嚐一下神彈的威力？」

說起這種七彩神彈，確是威力驚人，爆炸開來，其威力廣及方圓二十

丈範圍，草木俱焚，變成一片焦土，就算你的輕功再高明，也不可能一下子掠出二十丈的範圍外，換言之，滅絕神彈一出，無人可以倖免。

而製造七彩神彈的人，乃是一個名叫崔鳳嬌的女魔頭，據說，那是爲了報復一個曾經拋棄了她的武林高手而苦心研製出來的，結果，那個武林高手後來喪生在她的七彩神彈之下，不但被炸死，也被燒成焦炭。不過，不知怎的，她却作法自斃，死在自己製造的七彩神彈下。

這些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七彩神彈是崔鳳嬌取的名稱，而滅絕神彈則是武林中人對七彩神彈的另一種稱呼。

因爲七彩神彈實在威力霸道强大，所以，武林中人便稱之爲滅絕神彈。

霍天彤空有一身本領，事實上，他的武功要比毛雙高出一籌，要不是毛雙手上有一顆滅絕神彈，他才不將他放在眼內。

「陰陽人，我手上根本沒有紅袖，叫霍某如何交給你？」霍天彤在滅絕神彈的威嚇下，自忖應付不了，只好說實話。

毛雙却不相信他的話。「霍天彤，毛某可不是無知小孩！數日前，有人曾看到你與紅袖在一起，哼！你却說紅袖不在你手上，信你的是白痴！」

霍天彤忙道：「你說得不錯，數天前，紅袖確是在我手上，但四天前却失踪了，至今霍某還在找尋中。」

「你媽的！」陰陽人毛雙眼一瞪，拋拋手上的滅絕神彈。「不是想領敎一下神彈的威力吧？」

霍天彤慌忙道：「霍某說的是實話，你就算用神彈對付霍某，霍某也是這麼說。」

陰陽人毛雙尖聲細氣地道：「霍天彤，別以爲毛某不敢用神彈對付你！」說話間，身形倏然暴退，同時擲出那顆滅絕神彈。

霍天彤嚇得魂飛魄散，急忙縱掠起來，希望可以避過神彈的威力範圍。

就在那顆神彈即將擲落地上的刹那，一道匹練驀地有如飛虹般，飛展至那顆神彈的下面，猝然將之一接一捲一拋，神彈横裏拋擲出去，墜落二十丈過外的地上，發出一聲震撼人心的爆炸，發出一團耀眼的强烈火光。

將附近一大片地方籠罩着。

霍天彤被那聲强烈的爆炸聲震得魂飛魄散，以爲不能倖免，禁不住發出一聲驚心動魄的嘶叫。

毛雙呆住。

因爲，他看到，將滅絕神彈一接一捲一拋的那道匹練，不是彩虹，是一道長長的、捲飛的衣袖，而施展那一招流雲飛袖的，是一個中年婦人。

那個中年婦人風韻猶存，眉目間透出一股陰鷙之氣，一身衫裙凌空飛舞，乍看上去，似是仙姑下凡。

毛雙却如見鬼魅，猛地打了個寒顫，掉頭便跑。

「毛雙，那裏走！」那中年婦人發出一聲嬌喝，毛雙很聽話，掠起的身形馬上止住，落在地上。

你道毛雙眞的那麼聽話？

不，並不是。

他之所以應聲停下來，是因爲在他前面，突然出現兩個人，將他的去路封住。

那兩個人年約三十出頭，相貌極之相似，生得虎背熊腰，環眼虬髯，形貌威猛。

這兩個人，毛雙認出他們是誰。神農雙熊的熊虎和熊獅。

神農雙熊的名號在江湖上、武林中，皆是响噹噹的，陰陽人毛雙的名頭雖然不遜於熊虎兄弟之中的一個，但要同時對付雙熊，只怕力有不逮，難怪他呆住，臉有驚色。

＊　＊　＊

那片被神彈炸過的地方，草樹皆焦，土翻石飛，看上去彷似經過一番災劫，有如一塊死地。

落在地上的霍天彤看着，不禁暗暗咋舌，滅絕神彈如何厲害，威力如何驚人，他早已聽聞過，至於親眼目睹，還是頭一遭，怎不叫他心驚魄動。

那個中年婦人才飄落地上，霍天彤馬上掠過去，躬身抱拳道：「霍某謝過芳駕救命之恩。」

那中年婦人輕拂一下袖子，高傲地道：「霍天彤，不用謝，只要你別忘了那件事便成。」

霍天彤忙道：「芳駕放心，霍某答應了的，縱使赴湯蹈火，也會辦到。」

「那最好不過了。」中年婦人牽牽嘴角。「你怎會惹上那個男不男，女不女的怪物的？」

霍天彤道：「他與芳駕的目的一樣，要得到紅袖，居然找上霍某，以滅絕神彈要脅霍某交出紅袖。」

「哼！那陰陽人居然想與我爭奪紅袖？」中年婦人臉色一沉，眼中閃過一抹殺機。「不自量力，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他大概活膩了！」

身形倏地一晃，有如御風飛行般，輕靈快捷地往毛雙站着的地方飄過去。

霍天彤緊隨其後。

毛雙手中沒了滅絕神彈，等於沒有護身符，眼見自己被堵住，心裏叫苦不迭，動腦筋出主意如何才能全身而退。

既然自知處境不妙，想活命，少不得只好卑躬屈膝。眼見那中年婦人掠到面前，慌忙陪着笑，抱拳深深一揖。「芳駕的流雲飛袖，確是名不虛傳，神奇妙絕，令毛某大開眼界，佩服不已。」

中年婦人却不吃他那一套，哼了一聲，不假詞色。「毛雙，你好大膽，

居然敢與我爭奪紅袖！」

毛雙慌不迭道：「芳駕請息怒，俗語有謂：『不知者不罪。』毛某要是知道……霍兄替芳駕辦事，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插手。」

「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中年婦人並沒有因爲毛雙那句諂媚話而假以詞色。「說！你爲何要得到紅袖？」

毛雙眨眨眼，以鴨公聲道：「芳駕……毛某欲得到紅袖，是想從中得到天罡刀。」

「嘿嘿！你倒是好大的胃口啊！」霍天形忍不住冷笑出聲。「像你這種人，得到天罡刀又如何？哈哈，還不是得物無所用。」

「毛雙，你得到天罡刀後，只怕另有所圖吧！」中年婦人冷冷地盯着毛雙。

毛雙欲言又止，既不否認，也不承認。

中年婦人哼了一聲。「你聽着，我不管你想得到天罡刀，有何企圖，這我不管，從今日開始，我不想見到你，看到你這個男不男，女不女的樣子，便想嘔吐，你若想長命百歲，便馬上在我眼前消失！」

毛雙一聽，頓時如獲大赦，鬆口氣，急忙向中年婦人深深一禮。「芳駕的恩德，毛某這輩子也不會忘記。」

中年婦人厭惡地一摔袖子，背轉身，不去瞧毛雙。

毛雙討個沒趣，有點尷尬，但仍不敢對霍天形與神農雙熊失禮，向三人抱拳行禮。

三人就在毛雙行禮的時候，一起向他出手。

霍天形以虎頭槍的前截疾戳向毛雙的天靈要害。

雙熊拳掌齊施，分別襲擊毛雙的下盤及背心要害。

陰陽人毛雙萬萬也料不到霍天形、熊氏昆仲會對他猝然出手，剎那間他尖叫一聲，身形一下子彈跳起來。

他避過了熊虎攻向他下盤的一雙「虎爪」。

但却避不過霍天形的虎頭槍與熊獅的一雙「獅掌」。

他的左脅下中了一槍，腰背上挨了熊獅一掌。

不過，他仍然彈射起來，脫出霍天形三人的合擊之勢，洒下一片血點。

「那裏走！」霍天形恨透了毛雙，虎頭槍有如怒龍攢空，刺向毛雙的屁股。

熊獅、熊虎亦吼喝一聲，騰拔起來，追擊毛雙。

毛雙的輕功造詣似乎很高明，身形往上一翻，縱起足有三四丈高下，擺脫了霍天形三人的追擊。

但是，一道飛虹般的流雲驀地閃到他的頭上，往下一捲一抖，毛雙尖叫一聲，重重地墜跌下去。

霍天形一槍擲向毛雙急促墜跌下來的身體。

熊氏兄弟的出手也不慢，掌爪齊施，往毛雙身上招呼。

毛雙身形陡地一窒一震，嘶吼一聲，有如一條死魚一樣，摔跌落地上。

看一下，只見毛雙的腰腹上有一個血洞，鮮血湧流，胸前的衣服破了一大塊，恰恰是一雙掌印，嘴巴滿是血，而他的右大腿及股上，則鮮血淋漓，被撕抓下大片皮肉，不用說，那是熊虎的一雙「虎爪」弄出來的。

地上的毛雙一點動靜也沒有，不用說，已經氣絕身亡。

而將他及時捲住，摔下來的那道飛虹，肯定是那個中年婦人施展流雲飛袖絕技。

「死了？」中年婦人站在一旁，並沒有走過去瞧看，看她的神態，聽她的語氣，就像霍天形三人殺死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隻螞蟻。

熊獅應道：「是！」

中年婦人吁口氣。「死了倒好，這種半男不女的人，看着也叫人噁心。」頓一下，又道：「殺了他，少了一個人與我們爭奪，總比多一個爭奪的對手好。」

熊氏兄弟齊聲道：「主人說得是！」

聽熊氏兄弟對中年婦人的稱呼，原來兩人是那婦人的奴才。

以熊氏兄弟在江湖上的身份及名頭，那中年婦人竟然是他們的主人，這個婦人的身份與來頭肯定不小。

難怪霍天形也要替她賣命。

這個中年婦人到底是誰？

江湖上，武林中，論身份與地位猶在霍天形三人之上的，當然大有人在，但說到婦人女子，那就數不出多少個。

「霍天形，仍未找尋到紅袖的下落？」中年婦人的年紀比霍天形大不了多少，却直呼其名。

霍天形沒有半點不豫之色。「芳駕，霍某答應了的事情，一定辦到。」

「我也知道你是一個言出必行的人。」中年婦人看着霍天形。「我不想再等太久，希望你可以在十日之內，替我找出紅袖的下落。」

霍天形道：「霍某盡力而爲。」

「嗯！」中年婦人移步往西邊那個方向走去。「有消息的話，到迴龍鎮梅花庵找我。」

霍天形點一下頭，熊氏兄弟一齊向他抱拳一拱，跟着中年婦人往西掠去。

霍天形站着，一直望着往西邊飛掠而去的三條人影，直到望不到，才收回目光，長長地吁口氣，嘟喃一聲：「從今以後，縱使千刀萬剮，也不要受人恩惠，報恩，原來不是那麼容易的。」

吸口氣，他分辨一下方向，然後往白石鎮那個方向掠去。

＊　＊　＊

天罡刀乃是武林中五大名刀之一。

刀的主人本是三十年前名震江湖的武林怪傑向東山，但自向東山於十九年前病逝後，此刀便下落不明。

陰陽人毛雙欲利用紅袖得到天罡刀，莫非他知道天罡刀落在甚麼人的手上，而那人與紅袖又大有關連？

紅袖到底是人還是物？至今仍是一個謎。

不過，這個謎很快便解開了。

＊　＊　＊

「紅袖，妳怎麼不說話？是不是有心事？」一個年約二十五六歲、英氣勃勃的青年，對一個身段婀娜、面貌嬌美、站在一棵柳樹下、默然不語的女子輕聲地說道。

那女子伸出柔荑，輕輕地攀着一根垂柳，半晌，才幽幽地道：「夢龍，我很害怕……」

那個叫夢龍的青年，忙貼近紅袖的背後，雙臂輕摟着她，輕聲道：「有我在你身邊，你還怕甚麼？」

紅袖幽幽地道：「我怕……有一天會離開你。」

夢龍劍眉一軒，將紅袖摟緊一點。「不會的！紅袖，今生今世，我都與你在一起，不會讓你離開我。」

紅袖微微仰起臉，貼在夢龍的臉頰上，看清楚，那是一張動人的嬌靨，好一對金童玉女。

「夢龍，此生此世，我也不要離開你！」紅袖夢囈般說。

夢龍忍不住在她的粉臉上輕輕地親了一下。「紅袖，紅袖，我們找一個沒人找到的地方……白頭偕老……」

紅袖忽然嗤的一聲笑起來，輕靈地轉過身，面對着箇郎，佻皮地笑着。「傻瓜！沒人找到的地方，我們又怎能找到？」

夢龍看着那張宜嗔宜喜，嬌美動人的嬌靨，不由心頭怦然跳動，目光一直，痴痴地瞧着紅袖。

紅袖嬌靨乍紅，羞赧地垂下眼瞼。「你這樣瞧着人，我不依呀！」

夢龍被紅袖那種嬌羞之態撩得心中一漾，再也壓抑不住心中的那股衝動，頭一低，吻在紅袖那兩片櫻唇上。

紅袖發出一聲叫人銷魂蝕骨的低吟，嬌軀一軟，偎貼在夢龍的懷中。

剎那間，兩人渾忘了世間的一切，沉浸在那種奇妙的意境中。

這一吻好長好深，要不是一陣風吹來，吹得柳枝搖曳，將兩人從迷醉的境界中驚醒過來，兩人不知還會維持多久。

兩人戀戀不捨地分開來，紅袖一張臉紅得像黃昏的紅霞，含羞帶嗔地瞟了夢龍一眼，低頭嗔道：「你壞透了，我……」

夢龍輕吻一下紅袖的如絲秀髮，深情地道：「紅袖，你可知道我是多麼愛你？」

紅袖將臉埋在夢龍的胸前。「夢龍，你對我太好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才是。」

「你不說，我也知道。」夢龍愛憐地輕撫着紅袖那如雲的秀髮。

紅袖沒有再說話，享受地偎倚在夢龍的懷中。

＊　＊　＊

秦先達每天大清早，都會到林前那一片空地上，演練拳劍脚法。

這一天，他也沒有例外，到林前的空地練武。

他分別練了一遍劍法與拳法，正想再練一遍脚法的時候，驀地有人自林中發出喝彩聲。「好劍法，好拳法，不愧拳劍雙絕之稱！」

秦先達吃一驚，原來林中一直有人匿藏着，他居然一無所覺，顯見林中之人不是普通人。

緊持手中的劍，目光炯炯地注視着林中發話的地方。「那一位高人，請出來相見。」

林中響起「哈哈哈……」一陣笑聲，一個人自林中走出。

秦先達一眼已看清楚那人的身形相貌，禁不住暗吸一口氣。「鬼影韓川！」

那人又打了個哈哈。「秦兄好厲害的目光，一眼便認出韓某。」

秦先達盯着韓川那張瘦削的臉龐，冷冷地道：「韓兄突然找上秦某，不會無的放矢吧？」

韓川又哈哈笑了幾聲。「秦兄果然是個爽快人，一語中的。」

秦先達依然神色冷冷的。「韓兄，有甚麼指教，請說！」

韓川招手摸摸唇上那撇髭子。「指教不敢當，韓某這次找上秦兄你，實是有一事相求。」

秦先達思疑地道：「秦某與韓兄你素無瓜葛，韓兄忽然有事相求，只怕是秦某不易辦到的吧？」

韓川又打了個哈哈，連聲道：「秦兄放心，只要你肯幫忙，不費吹灰之力便可辦到。」

「請說。」秦先達眼中思疑的神色更濃。「不過，話說在前頭，秦某不敢保証辦得到。」

韓川一笑。「秦兄，可否告知郭夢龍的下落？」

秦先達心頭跳動一下，臉上神色不動。「韓兄，你從那裏打聽到，秦某認識郭夢龍這個人，並知道他的下落？」

韓川打個哈哈。「秦兄，這件事說來話長，不說也罷！韓某只要秦兄你答是與否便成。」

秦先達深深看了韓川一眼。「韓兄，無可奉告。」

韓川馬上向秦先達抱拳一禮。「秦兄，打擾了，告辭。」快步往林子的左邊走去。

秦先達料不到韓川來得突然，走

得也那麼突然，不由怔愕住，急急還禮，待他回過神來，韓川已走出頗遠。

鬼影韓川果然不是浪得虛名，眨眼間，已經在秦先達的眼前失了踪影。

用力吸口氣，秦先達無心再練脚法，回劍入鞘，返回家中。

在廳堂內坐了一會，喝了杯茶，便再也坐不下去，站起來，心神不定地踱起步來。

「師傅！」一直在外面站着的唯一弟子項準看着，忍不住開口叫一聲。

秦先達馬上停下來，如夢初醒般扭頭看着外面站着的項準。「甚麼事？」

項準鼓起勇氣道：「師傅，你回來後，一直心神不屬……弟子不揣冒昧，師傅是不是有甚麼心事？」

秦先達吁口氣，讚賞地道：「阿準，你就是聰敏，一眼便看出爲師有心事。不錯，爲師確是有一件事，委决不下。」

項準恭敬地道：「師傅，未知弟子能否爲你分憂。」

秦先達看着項準，半晌，才頷首道：「嗯，你進來，爲師說給你聽聽。」

「是！」項準答應一聲，垂手走入廳堂。

秦先達走回座椅前，慢慢坐下去，才對項準道：「阿準，爲師知道一個人的下落，而那個人又關係到另一個人的安危。今早，爲師到林前空地練武，遇上鬼影韓川，要爲師說出那個人的下落，爲師沒有說……」

項準看師傅仍不說下去，才說道：「師傅，鬼影韓川沒有與你動手？」

秦先達搖搖頭。「他二話不說，掉頭便走了。」頓一下，又說道：「爲師想了一個早上也想不出來，他怎會知道爲師知道那個人的下落。那個人的下落只有三個人知道，一個是爲師，另一個是泰山神劍顧仲恩，第三個就是那個人。還有一點令到爲師百思不解的是，韓川既然向爲師打聽那個人的下落，爲師不說，他應該不會善罷甘休的，但他却掉頭走了，這不大合常理……」

「師傅，你口中的那個人，到底是誰？」項準好奇地問。

年輕人若不好奇，相信沒有多少個。

秦先達深深地看了弟子一眼，「阿準，爲師一直沒有將這件事告訴你，並不是不相信你，是不想你牽涉入那件事中，如今韓川既然已找上爲師……想來你也不可能置身事外，爲師就告你知道。」

頓一下，加重語氣道：「那個人就是藏龍谷的少谷主，飛龍郭夢龍。」

「是他！」項準失聲叫出來。「藏龍谷的飛龍郭夢龍，武林中有誰不知其大名的。」

頓一下，又道：「師傅，弟子從沒有聽說過，師傅與藏龍谷有甚麼來往，師傅怎會與郭夢龍扯上關係的？」

秦先達嘆口氣，說道：「此事說來話長，日後有機會，爲師再慢慢告訴你。」

跟着又說道：「阿準，鬼影韓川找上爲師，肯定他知道爲師知道郭夢龍的下落，令爲師不解的是，他既然找上爲師，在不得要領之下，怎會善罷甘休。」

項準連連點頭：「師傅說得是，韓川這樣做，其中可能有什麼陰謀。」

「會不會是欲擒先縱之計？」秦先達撫着頷下的鬚髯。

「極有可能！」項準道：「師傅，他這一招很高明，弟子猜想，他以爲師傅一定會去通知郭夢龍小心，而他則在暗中監視着，只要師傅你去找郭夢龍，他便會跟踪找到去。」

「阿準，爲師就是顧慮到這一點，才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去找郭夢龍說一聲。」秦先達道。

「師傅，以藏龍谷的實力，鬼影韓川憑什麼敢惹上他？」項準好奇地問。「還有，郭夢龍又爲何要躲起來？」

秦先達長長地透口氣。「阿準，這件事說來話長，簡單的說，是因爲郭夢龍與谷中的一個歌伎私奔了，還帶走了藏龍谷的鎭谷之寶天罡刀！如今，不但藏龍谷的人要找他，武林中不少人也在找他……都想得到天罡刀！」

「師傅，那你怎會與郭夢龍扯上關係的？」項準的好奇心很重。

「這就要說到顧仲恩大俠的身上了。」秦先達道：「數日前，他突然來找爲師，說有一件要爲師鼎力幫忙，準兒，你也知道，爲師與顧大俠相交二十多年，曾經出生入死，說得上是爲師的生死之交，他有事相求，爲師怎能袖手，一口便答應了他。原來他要爲師幫忙找個地方收藏一個人。」

頓一下，加重語氣道：「爲師那時候才知道，他要爲師幫忙收藏的人，原來就是藏龍谷的少谷主郭夢龍。」

「師傅，請恕弟子唐突。」項準恭敬地道：「您有後悔嗎？」

秦先達肅然道：「阿準，憑爲師與顧大俠的交情，別說幫他找個地方收藏一個人，就算他要爲師與他赴湯蹈火，爲師也在所不辭，義無反顧。」

項準不由肅然起敬，「然則，師傅準備怎辦？」

秦先達想一下，才捋鬚說道：「爲師思前想後，認爲必須要去知會郭夢龍一聲，要不，爲師心裏始終不安。」

嘆口氣，跟着又說下去。「可是，又恐怕因此而洩露了郭夢龍的藏身之地，除非有一個萬全之策……」

「師傅，弟子想到一個主意……」項準眼中閃着光。

「阿準，快說來聽聽。」秦先達急忙打斷項準下面的話。

項準道：「師傅，我們可以來個明

修棧道，暗渡陳倉！」

秦先達一拍大腿，興奮地道：「阿準，虧你想出這個好主意！」

「師傅，行得通？」項準臉有得色。

秦先達用力點一下頭。「這個主意好極了，怎會行不通？咱們好好商議一下，依計而行。」

＊　＊　＊

翌日天未亮，秦先達偷偷離開宅子。

說他是偷偷離開，一點也沒有說錯，因爲，秦先達並不是從大門外出的，而是從側面越牆而出的。

他的行動很小心，加上身法又快，要不是有意監視，不大可能會發覺秦先達偷偷從宅子內溜出外面。

起先，他先後在路上停留了三次，留意窺察是否有人跟踪他，確定沒有人跟踪後，他才一直往前飛掠。

不過，一路上，他仍然不時查察後面是否有人跟踪。

大約奔掠了一個時辰左右，秦先達似乎已到達目的地，在一個樹林前停下來，匿在暗處足足窺察了一刻鐘，才竄入樹林內。

大約一盞茶時分，晨光微現中，有兩條人影從來路上飛一樣掠到林前，互相打了個手勢，左右一分，掠入樹林裏。

秦先達却在這時從樹林裏掠出來，發出一聲無聲的冷笑，從來路奔去。

「站着！」林中接連响起兩聲吆喝，兩條人影先後從林中急掠出來，追趕秦先達。

秦先達沒有理會那兩個人的吆喝，一個勁往前飛掠。

「姓秦的，你別走。」追在頭裏的那條人影急喝，身法更快。

後面那條人影緊緊跟着，沒有被前面那個伙伴拋下。

秦先達依然充耳不聞，去勢如飛。

「姓秦的，你跑不了，居然耍弄我們！」後面那個人怒喝。

秦先達就在這刹那倏地刹住身形停下來。

眨眼間，那兩個人便追掠到秦先達身前，在一丈外停下來，呈犄角之勢，盯着慢慢轉過身來的秦先達。

秦先達兩道目光自左至右掃了那兩個人一眼，臉上神色不動，但心裏却禁不住跳動了一下。「鬼影韓川，三眼煞神徐虎，原來是兩位。」

秦先達沒有看錯人，站在左邊的確是鬼影韓川，右邊那一個則是三眼煞神徐虎。

若是一對一，秦先達無懼韓川，但要對付韓、徐兩人，他心裏就沒有那麼篤定了。

韓川冷笑一聲，「姓秦的，你要的好把戲，引我們跑了這麼遠的路！嘿嘿！你以爲這一招瞞天過海，便可以騙過我們？未免太小覷我們了。」

秦先達聽着，心裏又驚又急，只盼項準夠機警，警覺到有人跟踪，將跟踪他的人引到別的地方。

「韓川，秦某簡直不知你在胡謅什麼，秦某幹麼要耍你們？秦某根本不知道你們暗中跟着我，你們以爲秦某要到什麼地方去？以爲秦某去找那個什麼藏龍谷的少谷主郭夢龍？那未免太自以爲是了，老實告訴你們，秦某不過在練習輕功！你們這樣跟着秦某，莫非以爲秦某是好欺的？」

秦先達一番話說得韓、徐兩人一時間無言以對。

秦先達冷笑連聲。「姓韓的，你與徐三眼以爲秦某好欺？」

徐虎外號三眼煞神，是因爲他的印堂對上的地方，有一塊拇指般大小的疤痕，乍看上去像是一隻眼睛，江湖上的人因而稱他爲三眼煞神。

「秦先達，今晚你若不將郭夢龍的下落說出來，別想離開這裏。」徐虎語聲兇厲。

秦先達雖然心頭打鼓，表面上却夷然不懼。「徐三眼，你唬誰？秦某可不是無知小孩。」

韓川倏地身形一閃，有如鬼魅般撲向秦先達。

那邊的徐虎也不慢，亦撲擊向秦先達。

秦先達不敢托大，劍光閃展，矯捷如游龍，應付韓、徐兩人的攻擊。

刹那間，三人戰成一團，只見刀光劍影棒芒閃擊電掣，鬥得好不激烈。

＊　＊　＊

項準在師傅「溜」出宅子外約一頓飯工夫，亦自後門左邊的牆角處越出牆外，往東南方向掠去。

一路上，他停頓了幾次，都察覺不到有人跟踪，他似乎放下心來，一逕往前奔掠，沒有再停頓。

大約奔掠出二十多里路，突然踅入左邊的一條小路，奔掠了約五里路，前面出現一個谷口，他一下子刹住身形，蹲下來，往來路處張望了一會，才掠入谷口內。

谷口內長着疏落的樹木，這時候天色經已微明，隱約可以看到谷內的情形。

項準直往谷內奔去，在一棵樹下停下來，往右邊的岩壁壓着聲叫喚：「郭少俠，郭少俠，你在嗎？我是項準，家師秦先達着我找你的。」跟着，他便往岩壁掠去。

那邊的岩壁上，似乎有幾個洞口，項準掠入其中一個洞口內，消失不見。

兩條人影就在這時像鬼魅一樣幻現出來，雙雙撲向那個洞口。

那個洞口只有半人高，那兩條人影將洞口堵起來，其中一人躬着身，朝洞口內喝叫：「郭夢龍，快出來，我們不但將洞口堵着，也將洞口堵住了

，你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輩子，只要你交出天罡刀，我們擔保不會傷害你！」

洞內一點回應也沒有。

那兩個人等了一會，聽不到裏面有回應，另一個不耐煩地喝道：「郭夢龍，你們再不出來，我們可要放火燒洞了，看你們還鱉不鱉得住！」

洞內依然聲息全無。

「放火！」那個人吆喝一聲，從身上摸出一個火摺子，點着了扔入洞內。

火光在洞內閃爍着，洞外的兩個人隱約看到洞內的情形。山洞似乎很深，兩人根本看不到洞內的情形。

「他媽的，再不出來，將你們燒死在洞內，我們一樣可以得到天罡刀。」左邊那個人惡狠狠地說。

左邊那個雙手在地上胡抓死扒，抓了兩把枯草乾葉，扔入洞內。

燃燒着的火摺子將扔入洞內的乾草枯葉燒着，火光逐漸猛起來，有些烟火噴出洞外面，那兩個人忙退後兩步，不停地往洞內擲乾草枯葉。

洞內烟火充塞，直往洞內深處湧去。

這情形，別說是人，就算是蛇鼠之類的東西，也會被薰得竄出來。

但是，洞內不但沒有响起嗆咳聲，也不見有人衝出來。

「莫非郭夢龍那小子寧願燒死，也不出來？」左邊那個傢伙思疑地嘀咕。

「不可能的。」右邊那人斷然道：「他就算燒死也不出來，但却怎也忍受不了烟薰，會不嗆咳的。」

「老童，他們會不會不在山洞內？」左邊那人被同伴一言提醒。

「老包，莫非這個山洞另有一個出口？」右邊那個老童霍然疾聲說：「咱們快到附近找一下！」

兩個人立刻左右散開，查察附近的岩壁，是否有洞口冒出烟來。

要是那個山洞另有出口，那麼，那個出口一定有烟氣噴出來。

兩邊的岩壁上，確是有幾個洞口，但却沒有一個有烟氣冒出來。

換言之，那幾洞口都不是可以通向項準竄入去的那個山洞的。

兩人急忙掠回那個洞口前，互相看了一眼，老包攤攤雙手，「老童，怎辦？」

老包發急地道：「一定有另一個出口的，他媽的，洞內滿是烟火，怎樣衝進去瞧看？」

老童罵了句髒話。「老包，就算咱們找到另一個出口，他們還不是跑得無影無踪？」

老包吸口氣：「老童，怎向主人交代？」

老包道：「若據實回報，一定吃不了兜着走。」

老童望一眼老包。「你有什麼好主意？」

老包眨眨眼：「主意倒是有一個，不知你是否同意。」

老童道：「你還未說出那個主意是怎樣的，我說什麼？」

老包道：「咱們馬上趕回秦家附近，就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怎樣？」

老童遲疑道：「行得通？」

老包瞪老童一眼。「你知我知，你我都不說出眞相，怎會穿？」

老童點點頭：「好，就照你的主意去做。」

「那還站着幹麼？」老包伸手一扯老童的衣袖，當先向谷口外面掠去。

老童緊跟着。

＊　＊　＊

老童與老包沒有猜錯，那個山洞確是另有出口的。

那個出口就在谷口外面左邊的一些草樹掩遮住的山壁下。

有一點老童與老包却猜錯了，郭夢龍根本就不在那個山洞內，亦不在那個山谷中。

原來，項準早已察覺到有人暗中跟着他，所以，他在半路上踅入那處山谷中，目的就是要擺脫跟踪他的老包與老童。

那處山谷，以前他曾去過幾次，有一次去打獵時，無意中走入那個山谷內，爲了捉一隻黃鼠狼，追入那個山洞內，因而發現那個山洞是另有出口的。他想擺脫老包與老童，於是想到那個有出口的山洞，便將兩人引入山谷內。

在老包與老童還未晃亮火摺子，用火攻之前，他已從另外那個出口鑽出去，一溜烟向正東面奔去。

天色大亮的時候，項準來到一條溪流邊的一個園子前。

那個園子不算大，但很雅緻，園中栽滿了花樹，在幾叢竹的旁邊，有精舍幾間，在假山的旁邊，有一個亭子，亭子前面的溪邊，長着一排翠柳，景緻清幽怡人。

園門上草書三個秀雅的字——清雅園。

項準睜大眼，看清楚園門上那三個字，口裏唸一遍：「清雅園，沒有錯了，就是這裏。」快步走到園門前，舉手拍門。

原來，秦先達就是要他到這裏來找郭夢龍。

他的手已觸在門上，却驀地窒住，將耳朵貼在門上傾聽。

他的雙眉剎時剔動了一下，園子內隱約傳出吆喝聲與打鬥聲。

「不好，什麼人這樣快便找到這裏來？」項準在心裏暗說一句，知道不妙，立刻竄到園門右邊丈外的墻下，脚下一頓一彈，身形直拔起來，手一攀，搭在墻頭上，用力一引，身子往上升起來，腦袋冒出墻頭上。

他立刻看到，園中的精舍前，有五個人在動手拚鬥。

兩個中年人聯手對付一個年輕人，另一個漢子則與一個身段婀娜的女

子在交手。

「好一雙俊男美女。」項準看清楚那雙年輕男女的樣貌後，禁不住在心裏讚嘆一句。

「那雙金童玉女一定就是師傅說的郭夢龍與紅袖了。」項準肯定地在心裏自語。「那三個傢伙又是誰？怎會找到這裏來？」

就這一會之間，那個女子驚呼一聲，身形閃退，左袖撕破一截，露出白嫩的手腕來。

那個漢子得勢不饒人，「嘿」地叫了一聲，欺向那女子，蒲扇大的手掌抓向那女子的肩頭。

那女子臉色一變，禁不住發出一聲驚叫，往後閃退。

原來，那女子應付不了那個漢子的一爪。

項準看着，吃了一驚，差點脫口叫出聲來。

颯一聲，刀光有如駭電乍閃，疾斬向那漢子的爪子，那漢子悶叫一聲，急不迭撤招縮手。

聯手合擊那年輕人的兩個中年人雙劍一招流星飛渡，劍尖幻起的星芒飛射向那年輕人身上的玉枕、肩井兩處要害。

年輕人輕喝一聲，手上的刀倏地刀芒大盛，封截那兩個中年人劍尖上幻現出來的星芒。

錚錚兩聲，兩個中年人劍上的星芒頓時消散。

攀在墻頭上看着的項準禁不住在心裏喝一聲彩。「好刀法。」

喝聲未完，那個年輕人已悶哼一聲，退了一步。

原來，他只顧應付那兩個中年人的攻擊，却無暇顧及那個漢子同時攻向他下盤的一脚，被那漢子一脚踢在腿側上，站不穩，退了一步。

那兩個中年人的長劍跟着詭異地攻向那年輕人，不讓那年輕人有喘息的機會。

那女子眼見年輕人着了道兒，驚問：「夢龍，沒事嗎？」

聽那女子對那年輕人的稱呼，那年輕人應該就是藏龍谷的少谷主郭夢龍！

「紅袖，妳快跑，我沒事。」那年輕人確是郭夢龍，雖然腿側上劇痛如折，但他關心的，仍然是紅袖——他深愛的人。

事實上，這時他已護在紅袖的身前。

只要有一口氣在，他也不會讓紅袖受到傷害。

就這說話之間，郭夢龍與那兩個中年人最少交手十招以上。

項準看出，郭夢龍的刀法雖然精妙奇幻，但與那兩個中年人的劍法相比，仍然稍有不及，特別在功力上，更是遠遜於那兩個中年人，不過，他手上那把刀似乎很犀利，補其刀法及功力上之不足，而那兩個中年人對他手上的那把刀似乎頗爲顧忌，手上的劍不敢與郭夢龍那把刀相碰，因而，郭夢龍暫時還能够與那兩個中年人戰個平手。

「莫非那把就是藏龍谷的鎭谷之寶——天罡刀？」項準在心裏嘀咕，雙眼瞬也不瞬地注視着園內搏鬥的情形。

那個漢子幾次想尋隙向紅袖下手，但都被郭夢龍及時阻截住。

大約三十招過後，兩個中年人的攻勢突然更急更兇猛，郭夢龍雖然仍能應付，但却被逼得連連後退。

那個漢子突然發出暗器。

說是暗器，其實是一截竹枝，比尾指還要幼細的竹枝，但却有如飛劍一樣，勁射向郭夢龍的左肋。

郭夢龍及時發覺，身形急閃，險險避過那截不到尺長的竹枝。

但他的右臂外側却吃一個中年人的劍鋒劃破，衣破皮裂，滲出血來。

郭夢龍痛得臉上的皮肉抖顫了一下，陡地吼叫一聲，不要命地向那三個人攻出一刀。

那一刀有如驚雷乍發、飛虹展佈，幻現出老大的一道虹芒，往那三個人的身上飛斬過去。

那三個傢伙各自臉色一變，急不迭晃身躍退開去。

郭夢龍立刻扭身一把拉住紅袖的手，喝一聲：「走！」往前急掠。

「那裏走。」一個中年人疾喝一聲，人劍如矢，掠射向郭夢龍兩人。

另一個中年人亦騰拔起來，只有三丈高下，身形凌空一翻，有如鷹隼般往前俯衝。

那個漢子接連發出五六截竹枝，分別飛射向郭夢龍與紅袖。

項準看到這裏，暗道一聲：「此時不出手相助，還待何時？」雙手用力往上一引，身形直拔起來，越過墻頭，脚尖在墻頭上一點，有如飛鳥，撲向精舍那邊飛掠過去。

郭夢龍眼見逃不掉，用力咬咬牙，陡地停下來，往上撩出一刀。

同時間，他脚掌齊施，險險將飛射過來的幾截竹枝擊落地上。

紅袖接下一截竹枝，嬌叱一聲，返擲向那個漢子。

激矢般飛射向郭夢龍的那個中年人收勢不及，劍擊在刀上，只覺手上一輕。「叮」一聲，一小截劍尖跌落在地上。

那個中年人吃一驚，藉那一擊之力，身形倒翻，落在地上，看一眼手上的斷劍，脫口說一聲：「天罡刀果然不愧武林五大名刀之一！」

「颼」一聲，另一個中年人自郭夢龍的頭上俯掠過，落在丈許二丈外的地上，將郭夢龍兩人的去路截住。

郭夢龍咬牙切齒，「想得到天罡刀，休想！」

那個手執斷劍的中年人冷笑一聲。「郭少谷主，咱們不但要得到天罡

刀，也要得到你拉着的那個美嬌娘——紅袖。」

「下流！」紅袖忿然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郭夢龍怒不可遏，全力一刀攻向那個中年人。

中年人急退。

郭夢龍恨他對紅袖說的話不三不四，恨不得一刀將他斬殺，對方退，他緊逼不捨，那知道却上了當。

另一個中年人與那個漢子乘機撲向紅袖。

以紅袖的身手，根本不是那兩個人的對手，勉強應付了一招，身形一退，眼看避不過另一個中年人扣向她左肩頭的一爪，那個漢子的一脚，禁不住發出一聲驚呼。

郭夢龍這如夢初醒，大驚之下，欲返身回撲，那個中年人不會讓他撲救紅袖，劍勢急展，硬是將郭夢龍纏住。

郭夢龍急得怒吼一聲，拚着挨那中年人利劍所傷，不顧一切地回撲。

縱使千刀萬斬，也不能讓紅袖受到傷害，更不能讓她落在對方的手上。

這是郭夢龍此刻唯一的意念。

郭夢龍果然中了那個中年人一劍。

但他却咬牙忍痛，沒有叫出聲來。

他是不想紅袖替他擔驚受怕。

那個中年人眼見傷了郭夢龍，仍然不能阻止他回撲，不由暴喝一聲，脫手將斷劍擲向郭夢龍的背心要害。

郭夢龍不得不迴身擋格。

他要是死，紅袖沒有人維護，免不了會落在對方三人的手上，所以，他不能死。

這一來，他就來不及救援紅袖了。

另一個中年人的左手五指已抓落紅袖的肩井穴上。

那個漢子亦已一脚掃中紅袖的雙脚。

紅袖不由又發出一聲驚叫。

「錚」一聲，郭夢龍就在那時擋撥開射來的斷劍。

他要解救紅袖被擒之危，已經來不及。

但是，項準却替他做到了。

項準兩個起落，撲掠到一叢竹樹上，眼見紅袖危殆，情急之中，以手指「剪」下一簇竹枝梢，飛擲向那個漢子及堪堪抓住紅袖肩井穴的那個中年人。

那個中年人驟見一簇青影疾射過來，吃一驚，右手長劍急撥，那刹那青影紛飛四散。

「嗤」一聲，青影四散紛飛中，一點寒芒閃射向那個中年人。

那個中年人萬料不到那簇射來的青影後面，又是一件暗器閃射過來，這一驚非同小可，擋撥已來不及，迫不得已，只好鬆指橫閃開去。

那個漢子由於背向着射向他的竹枝，待到他驚覺到背後有暗器射來的時候，經已來不及擋撥，只好閃避開去。

「颯」一聲，項準幾乎是隨在射出的暗器後面，掠落在紅袖的身旁。

「姑娘，我是來幫忙你們的。」為免紅袖與郭夢龍誤會，項準急忙表明來意及身份。「家師着我來找你們的。」

就這說話之間，他擋開了被他的暗器逼閃開去的中年人的一劍。

郭夢龍左腰上血染衣衫，有如一頭怒虎一樣，撲向那個閃避開去的漢子。

那個漢子在倉促中，閃避向郭夢龍那邊。

那漢子大驚，不要說他手上沒有兵器，就算有，也不再封擋郭夢龍那一刀，他沒有忘記郭夢龍手上的那把刀是武林五大名刀之一的天罡刀，所以，他只好退避。

他總算避過郭夢龍那一刀，但左臂膀上却被削下一塊皮肉來，痛得他直吸氣。

郭夢龍沒有追擊，斜閃到驚魂稍定的紅袖身前，關切地問：「紅袖，妳沒事吧？」

紅袖一眼看到郭夢龍左腰上滿是血，驚問：「夢龍，你受了傷？」

郭夢龍吸口氣，忍痛道：「不要緊，傷了一點皮肉。」

就這說話之間，他已應付了那個漢子及手上沒了劍的中年人的連番攻擊。

項準也與另一個中年人動上手。

紅袖沒有站着，不時出手相幫，抽冷子出手攻擊與郭、項兩人搏鬥的那三個人。

這對於郭、項兩人來說，幫忙極大，不但可以乘機喘口氣，也因之能夠支持下去。

原來，那兩個中年人及漢子技不止此，三人在全力攻擊之下，項準只能勉強支持，而郭夢龍雖然有天罡刀在手，也討不了好，畢竟，他的身手與那個中年人及漢子相差了一截，要不是藉着天罡刀的威力，他早已應付不了。

項準看出，若這樣鬥下去，遲早會支持不住，敗在那三個人的手上，因此，他着急地叫道：「郭少谷主，你與……紅袖姑娘快跑，我擋着他們！」

郭夢龍怎能走？

他要走，不是走不了，但是，怎對得起項準的拔刀相助？他不能做出有違良心道義的事。

一刀逼開那個漢子與中年人，郭夢龍叫道：「兄台，你是誰？」

項準被那個手握利劍的中年人逼得喘不過氣來，要不是紅袖及時向那個中年人攻出一招，他根本接不下對方的下一招，喘口氣，他忙說道：「我叫項準，是家師着我來找兩位的。」

「令師是誰？」這句話到了口邊，郭夢龍猛省到可能會替項準的師傅惹來麻煩，忙將那句話咽回去，改口道：「項兄，多謝你的相助。」

說話間，偶一分神，左臂上被那中年人的掌沿擦過，有如刀割一樣劇痛，吸口氣，郭夢龍一個急旋，天罡刀幻起一輪刀芒，總算將那兩個傢伙逼退開去。

驀地，他感到有點暈眩，暗吃一驚，知道那是因為腰上的傷口流血太多的緣故，忙吸口氣，急叫道：「紅袖，妳與郭兄快走，我應付他們。」

紅袖怎肯走。「夢龍，要走一起走，我不會與你分開。」

那個漢子冷笑一聲：「好恩愛的一對啊，難怪會私奔了！嘖嘖，羨煞死我了。」

郭夢龍怒喝：「閉上你的臭嘴，狗嘴長不出象牙！」

跟着又着急地叫道：「紅袖，妳與項兄走啊，要不，咱們都走不了！妳放心吧，我有天罡刀在手，他們奈何不了我，我會找到你們的。」

「郭夢龍，你有天罡刀在手又怎樣？以為我們奈何不了你？嘿嘿，我要你見識一下我的厲害！」那個中年人說話間，掌法突變，詭幻奇妙地一下子逼開郭夢龍的天罡刀，一指點向他的心坎穴。

那個漢子配合得天衣無縫，雙拳驟發，封住了郭夢龍的所有退路。

紅袖看着，欲救無及。

項準自顧不暇，根本沒有能力救援郭夢龍。

郭夢龍已陷於絕地。

驀地，郭夢龍發出一聲烈嘯，撲向那個中年人。

那個中年人大吃一驚，暴退不迭。

你道他為何會暴退？郭夢龍又為何會撲前去？

原來，郭夢龍眼見陷於絕境，把心一橫，來一招破釜沉舟，死裏求生。

這一招，令到他扭轉了逆勢。

這無疑，郭夢龍撲上去，是自速其死，但是，那個中年人也肯定會挨他拚死揮出的一刀，以天罡刀之鋒利，無堅不摧，那中年人只怕也不能倖免，在兩敗俱傷的情形下，那個中年人自然不想拚命，那只好撤招暴退。

紅袖那顆吊到嗓子眼的芳心，至此才歸回原位。

項準這時陡地發出一聲痛叫。

紅袖急忙往項準那邊瞧去，只見項準接連跌退了幾步，大腿上中了一劍，血流如注，而那個中年人一劍得手，絕不放鬆，揮劍疾欺向項準。

紅袖嬌叱一聲，橫裏截擊那個中年人。

那個中年人只好去勢一變，應付紅袖的攻擊。

項準顧不了腿上的傷勢，咬牙忍痛，回撲向那個中年人。

郭夢龍這時已被那漢子及中年人纏上，脫身不得。

「紅袖，聽我說，快與項兄走呀！」郭夢龍只覺暈眩得厲害，只怕支持不了多久，因而發急地大叫。「快走啊，要不，咱們都走不了，我不想妳落在嚴復剛的手上……」眼前一花，着了那漢子一拳，斜跌出兩步，口中吐出一口血來。

那個中年人怎會錯過這個機會，一掌拍向郭夢龍握刀的右手腕。

郭夢龍猝然一跤跌倒下去。

中年人那一掌便拍了個空。

郭夢龍身形往前急滾，天罡刀貼地掃出去。

那個漢子與中年人急不迭閃跳開去。

郭夢龍立刻從地上斜竄起來，撲向紅袖那邊。

那個漢子與中年人卻阻截，經已來不及。

紅袖與項準奮力應付那個中年人的攻擊，瞥到郭夢龍挨了一脚，踢倒下去，心裏急得不得了，但又無法抽身救援，跟着看到郭夢龍向這邊竄撲過來，紅袖一顆心才放下來。

郭夢龍一刀猛劈向那個使劍的中年人，紅袖閃到他的身邊，急切地道：「夢龍，你又受了傷？」

郭夢龍用力吸口氣。「別擔心，不礙事的。」

跟着對項準道：「項兄，你傷得重嗎？」

項準咬着嘴唇，忍痛道：「傷了一點點，不要緊，還挺得住。」

「紅袖，聽我說，快跟項兄去，我設法擋住他們。」郭夢龍向紅袖懇求。

「你不走，我也不走。」紅袖仍是那句話。

「紅袖，妳不走，咱們一定會死在這裏，妳若走，我沒了顧慮，仍有機會脫身，妳不想項兄為了我們賠上一條命吧？」

紅袖用力咬着嘴唇，「我們可以叫項兄先走的啊！」

項準搖搖頭。「紅袖姑娘，我要是一走了之，怎樣向家師交代？妳們不走，我是不會走的。」

「項兄！」郭夢龍激動地握住項準的手。

項準也握住郭夢龍的手。

那兩個中年人及漢子將三人堵截起來，奇怪的是，他們沒有向郭夢龍三人出手，任由三人說話。

紅袖似乎想通了，抿抿嘴，痛苦地道：「夢龍……」

持劍的中年人突然開口，截斷了紅袖的話。「郭夢龍，看在你與紅袖如此深愛的份上，只要你放下天罡刀，我們讓你們走，怎麼樣？」

在說話之前，持劍的中年人早已和兩個伙伴交換了一瞥眼色。

郭夢龍用力吸口氣，不相信地道：「我們不是白痴，無知小孩，才不上你的當。」

持劍的中年人道：「姓郭的，咱們在江湖上也說得上是有身份的人，怎會出爾反爾，做出有失身份的事。」

郭夢龍仍然不大相信。「口說無憑……」

「郭小兒，你要怎樣才相信？」空着雙手的中年人不耐煩地打斷郭夢龍的話。

郭夢龍想一下，說道：「若你們答應讓……紅袖與項兒先離開這裏，我便答應將天罡刀交給你們。」

三個傢伙互相看了一眼，仍然由那個手持長劍的中年人開口說話。「郭小兒，咱們怎知你不會反悔？」

郭夢龍傲然道：「藏龍谷的人從不打誑語。」

三個傢伙又互相看了一眼。「好，咱們答應你。」仍然是由持劍中年人說話。

郭夢龍馬上對紅袖、項準兩人說道：「紅袖、項兒，你們先走，我會去找你們。」

紅袖不情願地道：「夢龍，我……要與你一起走。」

郭夢龍咬咬嘴唇，堅決地道：「紅袖，你一定要與項兄先走，聽我話，我一定會來找你們的。」

項準看出，郭夢龍心意已決，而且，亦知道眼前的情形，紅袖與他若是不肯離開，不但對郭夢龍毫無幫助，可能會連累了他，因此，他也說道：「紅袖姑娘，聽郭少谷主的話，咱們先走一步。」

紅袖咬咬嘴唇，依依不捨地看看郭夢龍，「夢龍，你……不會有事吧？」

郭夢龍伸手執住紅袖的素手，情深款款地道：「紅袖，別擔心，我不會有事的，一定會找到妳。」

那個漢子不耐順地道：「好，說夠了吧？你們不覺得肉麻！」

郭夢龍與紅袖並沒有理會那漢子的譏嘲，紅袖幽幽地道：「夢龍，你一定要來找我……若你有甚麼……我也不要活了。」

「紅袖，別說這種傻話。」郭夢龍故作輕鬆地笑笑。「放心吧，咱們生生世世，也會在一起的。」

頓一下，跟着道：「紅袖，跟項兄走吧。」

紅袖深情地看着郭夢龍，「你一定要來找我。」

郭夢龍用力點點頭，放開手。

項準在旁看着，羨慕得很，在心裏暗道：「他日我若遇上一個像紅袖姑娘那樣好的女子，此生無憾了。」

紅袖一副難捨難離的樣子，「夢龍。」

「紅袖。」郭夢龍激動地叫一聲，咬咬牙。「妳走吧！」

紅袖深深地看了郭夢龍一眼，才生離死別般與項準離去。

項準在離去時，對郭夢龍說了一句話。「郭少谷主，我與紅袖在家師處等你。」

他之所以沒有說出師傅的姓名，是恐怕那三個傢伙會按名「索驥」找到去。而且，他相信郭夢龍脫險後，一定會想出他所說的「家師」是誰。

因為，幫郭夢龍躲藏在這裏的人，只有——秦先達與顧仲恩兩個人，既然他是奉師命來找郭夢龍，他不難猜到，必是兩者中的其中一個。

血手逞兇　刀失人傷

秦先達失了踪。

郭夢龍也沒有去秦宅找項準與紅袖。

這些都令到項準與紅袖很擔心。

因為，這日已經是第二日了。

秦先達要是沒有出事，應該早已返回宅子。

郭夢龍要是脫了險，也應該找到來。

項準與紅袖心焦如焚，坐立不安，茶飯不思。

紅袖忍不住了，嚷着要去清雅園看看。

項準拗不過她，只好陪她去。

來到清雅園，在精舍附近，項準與紅袖看到地上有幾灘鮮血，那幾叢竹樹像遭浩劫般，斷折得七零八落，找遍了園子，也看不到一個人。

這情形，好明顯，在他們走後，曾發生過激烈的打鬥，他們離去後，園子裏只有郭夢龍與那三個傢伙。

莫非在我與紅袖姑娘離去後，那三個傢伙反悔食言，得了天罡刀後，不肯放郭夢龍離去，因而發生打鬥，以至……

那個後果，項準不敢再想下去。

紅袖顯得心慌意亂。「項少俠……夢龍……他會不會……遭遇到……意外？」她驚恐地望着項準。

項準忙安慰她。「紅袖姑娘，那三個人志在天罡刀，郭少谷主已答應將刀交給他們，那三個人應該不會殺郭少谷主的。江湖上誰不知道，藏龍谷可不是好惹的。」

紅袖却不這樣想。「項少俠，他們既然敢搶奪天罡刀，擺明了不怕藏龍谷，他們……不會顧忌……的。」

頓一下，又說道：「我記得很清楚，我們離開時，這附近的地上只有四灘血漬，如今却有……六灘……夢龍他會不會……」

說到這裏，她顯得傷痛欲絕。

項準覺得紅袖說的不無可能，因此，他也不知如何去安慰她才好。

「夢龍要是有……甚麼三長兩短……我也不要活了。」紅袖突然哀泣起來。

項準着急地道：「紅袖姑娘，妳別往壞處去想，說不定，郭少谷主在離開後，因為傷重的關係……未能及時去找我們。」

紅袖聽項準那樣說，才止住悲泣，帶着一絲希望道：「項少俠，但願如你所說的那樣……」

項準用力點一下頭。「紅袖姑娘，我們回去吧，說不定，郭少谷主已到家師處找我們。」

紅袖巴不得立刻見到心上人郭夢龍，立刻說道：「項少俠，我們快回去。」

＊　＊　＊

項準與紅袖回到秦宅，郭夢龍仍然沒有來找他們。

滿懷希望的紅袖不由大失所望，又胡思亂想起來。

項準只好極力安慰她，盡往好處說。

突然，秦先達的一個老僕人進來向項準回報：「項公子，外面有一個人，要見公子你。」

項準與紅袖一聽，頓時驚喜不已，二話不說，便往外跑。

兩人以為，那個來找項準的人，一定是郭夢龍。

兩人急急跑到大門前，門外果然站着一個人，只不過，兩人看到那個人後，頓時大失所望，彷似被兜頭淋了一盆冷水。

因為，那個人並不是郭夢龍。

是一個女子。

不過，紅袖在失望之餘，仍有一份驚喜。「靈秀，是妳。」

靈秀亦喜道：「紅袖！」

項準在旁看着，知道兩人是認識的，看樣子還很熟的，本來暗加戒備，這時才放鬆下來。但是，他又很奇怪，那個少女怎會曉得來這裏找紅袖的。

他還覺得，那個少女雖然不及紅袖那樣美，但也十分秀美，也可以說，兩人的美是不同的。

紅袖急走上去，執住那少女的手。「妳怎會來這裏找我的？」

靈秀道：「哥哥要我來這裏找妳的，免得你掛念他。」

紅袖臉上微紅，羞赧笑笑，急切地問：「夢龍在那裏？他怎麼了？為甚麼要妳來找我？」

「唉，他被我娘找到，如今在白石鎮上養傷，要不是他傷重，我娘已帶他回谷了。」

「靈秀，夢龍……的傷不要緊吧？」紅袖緊張萬分。

靈秀笑笑。「紅袖，看妳那樣緊張的樣子，我眞妒忌大哥有一個這樣好的紅顏知己，現在我總算明白了，大哥為何將一切都拋掉，與妳私奔。」

紅袖的嬌靨又紅起來，嗔道：「靈秀，妳也取笑我。有一日，妳要是遇上一個傾心的男子，只怕妳也像妳大哥那樣，不顧一切。」

靈秀被紅袖的話說得臉上一熱，無意中瞥到項準含笑看着她，羞意更濃，連耳根也感到發熱，忙垂下眼瞼，啐道：「我才不會學妳與大哥那樣做。」芳心一陣鹿撞。

紅袖却沒有發覺項準在看着她倆說話（因為項準站在她後面，加上喜聞心上人的消息，早已將項準忘掉了），看到靈秀那羞赧難禁的樣子，禁不住笑起來。「靈秀，我不過說說吧了，看妳那羞臊難禁的樣子，莫非妳已有了意中人不成？」

靈秀跺跺脚。「紅袖，妳亂嚼甚麼舌根！妳……忘了還有……人在麼？」下半截她說得很小聲，只有紅袖才聽到。

紅袖被她一言提醒，才醒覺到，項準就站在自己身後，不禁也一陣羞臊。

項準看到兩人突然不說話，不知兩人為了甚麼，故意哼一聲，開口說道：「紅袖姑娘，如今知道郭少谷主平安，妳可以放心了吧？」

紅袖向項準回眸一瞥，感激地道：「項少俠，我與夢龍能夠脫險，全憑你的相助，如今夢龍平安，我放心了。」

接着對靈秀道：「靈秀，這位就是項準項少俠，他師傅就是與顧大俠幫我們躲起來的秦大俠，相信夢龍有對妳說及吧！」

郭靈秀點點頭，抬眼看了項準一眼，向他施了一禮。「項少俠，謝謝你救了我大哥及紅袖。」

項準忙還禮。「郭姑娘，在下不過奉師命相助令兄與紅袖姑娘，一點小事，不用謝。」

郭靈秀的目光與項準的目光相觸，不知怎的，沒來由地怦然跳動起來，急不迭將目光收回。「項少俠，我想當面向令師致謝。」

項準笑意頓斂，憂心地道：「郭姑娘，家師自那晚引開監視的人之後，便一直沒有回來了，在下擔心家師是否遭到意外。」

郭靈秀聽項準那麼說，不由替他着急。「項少俠，你有找過令師嗎？」

「昨天曾循家師所走的方向找尋下去，可是，一點踪跡也找不到。」項準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

郭靈秀聽項準那樣說，也替秦先達擔憂。「項少俠，令師身手不凡，就是遇上甚麼事故，相信令師也能應付。令師遲遲未返，有可能因為追查一些甚麼，以致趕不及回來。」

說眞話，不知怎的，郭靈秀對項準暗生好感。

項準微吁口氣。「但願如郭姑娘所說。」

跟着他醒覺地道：「只顧說話，忘了請郭姑娘妳到裏面坐，失禮了，請。」

郭靈秀客氣一句。「打擾了。」與紅袖走入屋內。

在廳堂上坐下來，待那個老僕人送上香茗，看着郭靈秀喝了兩口茶，

紅袖再也按捺不住，開口道：「靈秀，夢龍的傷那麼重，不會……有危險吧？」

郭靈秀微微笑道：「紅袖，我先前不是說過了麼，大哥雖然傷得頗重，那不過是流血過多吧了，我娘已給他服了保氣固神丹丸，又給他敷了傷藥，只要休養幾日，便沒事的了，妳不用擔心呀！」

頓一下，跟着又道：「看你緊張的樣子，恨不得馬上飛到我大哥身邊，那才放心吧。」說完嘻嘻直笑。

紅袖被靈秀說得臉上發熱，但仍忍不住道：「靈秀，我想去看看夢龍。」

郭靈秀大搖其頭。「使不得，使不得，妳不是想永遠也不能與我大哥在一起吧？唉，妳也不是不知道，我娘一直阻止妳與我大哥相好，要不，妳與我大哥爲何要私奔？老實說，我娘對妳與大哥私奔一事，大爲惱怒，並遷怒於妳身上，說是妳迷惑了我大哥，才會與妳私奔，我娘咬牙切齒說，若找到妳，決不……放過妳，妳還說要去見我大哥？妳不是想死吧？」

停一下，跟着又道：「老實對妳說，我娘派人日夜看着我大哥，要不，只怕他早已帶傷溜出來找妳了，何須要我跑來找妳。」

紅袖被靈秀說得緊抿着嘴，默然不語。

但是，從她臉上流出來的神色，看得出她很掛念郭夢龍。

郭靈秀看出來，安慰她。「紅袖，妳別擔心，大哥還要我轉告妳，叫妳不用擔心他，他的傷勢稍有好轉，便會找機會溜出來找妳，要妳切切不可去看他，免得遇上我娘，那時，就算玉皇大帝下凡，也救不了妳。」

紅袖待靈秀說完，臉上才稍現喜色。「靈秀，謝謝妳，妳回去後，代我轉告夢龍，叫他安心養傷，我很好，不用掛念我，如無意外，我會在項少俠這裏等他。」

「嘖嘖」兩聲，靈秀嘻笑道：「紅袖，我現在才明白，我大哥爲何連少谷主也不做，甘願與你私奔了。」

紅袖啐道：「靈秀，妳又笑人家，甚麼時候讓妳遇上一個傾心的人，只怕妳做得比我與夢龍還……不顧一切。」

說時，有意無意地看了項準一眼。

項準被她看得沒來由地一陣侷促不安，忙垂下目光。

郭靈秀看到紅袖向項準看一眼，沒來由地心裏升起一股羞意，一種說不出來的異樣感覺。她可不敢看項準一眼，跺脚嗔道：「紅袖，妳就是會亂嚼舌根，我才不會學妳和我大哥那樣……」

紅袖直笑。「靈秀，話不要說得那樣……肯定，世間上的事變幻莫測，若是命運弄人，甚麼事也會發生的。」

靈秀頓時說不出話來，情不自禁地暫了項準一眼。

項準恰好也抬眼向她瞧着，兩下裏目光相觸，兩人恍似觸了電般，心神俱震，慌不迭收回目光，心頭砰砰直跳，臉上發熱。

紅袖看在眼內，抿嘴直笑，心裏暗道：「他們看來似乎一見鍾情，兩人亦很匹配啊，有機會，倒要撮合他們這一對。」

靈秀偷眼看到紅袖直笑，本已羞意難禁，這一來更加臉紅，連耳根也熱烘烘的，若是脚下有個洞，他眞想鑽下去。

打從第一眼起，項準確是對靈秀有一份好感，那是一種無法說清楚的感覺，大概，那就是一見鍾情吧。

那一陣觸電的感覺很快便過去了，項準爲免氣氛尷尬下去，輕輕咳一聲，開口說道：「郭姑娘，令堂是在甚麼地方找到令兄的？」

郭靈秀料不到項準會一開口便問她，頓時有點手足無措，只覺心跳，忙吸了兩口氣，壓下那股羞意，有點口乾舌燥地道：「我大哥……不，我娘是在……那個叫清雅園……的地方找到……大哥的……當時，那三個人已奪了……天罡刀，還想殺我大哥，我娘怒不可遏，親自出手，擊殺了一個漢子，谷中的高手也殺了一個使劍的中年人，可惜……那個奪了天罡刀的中年人却逃了，我娘已派了四個谷中的高手追尋那個人，務必要奪回天罡刀。」

紅袖道：「那三個傢伙都是血手嚴復剛的人，那個老魔頭不但想得到天罡刀，也想……打我的主意。」後面那句話，她是鼓起勇氣才說出來的。

「大哥已經對娘說了。」靈秀道：「我娘說，要是追截不到那個奪了天罡刀的人，準備親自去找嚴血手討還天罡刀。」

話才說完，突然跳起身來，着急地道：「紅袖，我要走了，要不，我娘會懷疑我來找妳，替大哥傳話。我幫大哥與妳私奔的事，我娘知道後，罵了我一頓，差點將我關起來，要不是林姥姥替我求情，我這時還關在谷中的石洞內。」

紅袖忙站起來。「靈秀，那我不留妳了，妳快回去吧，記着告訴夢龍，別擔心我，叫他好好養傷……」

郭靈秀聽得直笑。「紅袖，成了，妳放心吧，我會告訴大哥的，要不要我告訴大哥，妳愛他愛得入心入肺呀！嘻嘻……」

紅袖嬌嗔地笑罵着作勢要揍靈秀，靈秀「咭咭」笑着往外跑去。

看着兩人笑鬧的樣子，項準微笑着直搖頭。

* * *

項準在郭靈秀離去後，思前想後，覺得還是將紅袖安置到別的地方較安全，萬一發生了甚麼事，他怎向郭夢龍交代？

於是，他馬上將紅袖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然後趕回師門。

他答應紅袖，若有郭夢龍的消息，便馬上趕去告知她，紅袖才答應聽從他的安排。

回到師門後，仍然沒有師傅秦先達的消息，令他更加焦慮擔心。

不過，在擔心之餘，不知不覺間，便會想起一個人——郭靈秀，連他自己也不明白，怎會想起她的。

他曾試過不去想她，但不能，無論怎樣，也揮不去那映現在他腦海中的倩影。

後來，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喜歡上郭靈秀了。

不知道她喜不喜歡自己？

他患得患失地思忖。

她是藏龍谷谷主的愛女，自然眼高於頂，又怎會瞧上我？

但是，她好像對我有點特別，不知是不是……喜歡我？

想到這裏，他頓時感到一陣興奮。

她娘不許郭夢龍與紅袖姑娘來往，說不定，是一個勢利婦人，就算她喜歡我，只怕她娘也會阻止我們相好。

想到這裏，他不由冷了半截。

就這樣，他不時胡思亂想，心神不寧。

甚至在睡夢中，他也夢到郭靈秀，令到他驚醒了幾次。

每一次，都是夢到郭靈秀在種種情形下離開他，因而驚醒過來。

直到拂曉時分，他才睡得較爲安寧。

當他被一聲慘叫驚醒的時候，才發覺自己這一覺睡到太陽已從東窗射入來，他憑經驗知道，這時候距正午大概不到一個半時辰。

跳下床，項準抓起衣服穿上，胡亂地穿上鞋子，立刻撲向門前。

「砰」然一聲大响，那扇房門猛地向他飛砸過去，項準的反應好快，雙拳齊出，擊向那扇門。

那扇門應拳裂碎倒飛。

門前立時响起一聲慘叫。

項準立時閃掠到墻邊，瞥到一個衝入房來的漢子被碎裂倒飛的門板擊中，跌在地上。

他猜那人就是將房門撞脫跟着撲入房內，那知道却吃了虧。

看清楚，那人的左邊太陽穴上被一塊破碎的門板插中，看來是活不成了。

「在那間房內。」外面有人吆喝。

項準這時已看出情勢對己不妙，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何況，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主意已決，他立刻往上拔起來，一頭衝破瓦面，穿了出去。

驀地，「呼嚕嚕」一陣急响，一個人有如一頭大鳥般，飛掠而至，凌空一掌擊向斜掠在瓦面上的項準。

項準吃一驚，身形疾往下歪倒，「颯」一聲，那道剛勁無儔的掌勁從他身邊擊過去。

項準心頭悚然，知道那個人是個厲害人物，自己可能應付不了，吸口氣，乘勢斜竄開去。

那人的動作好快，「颼」一聲，身形斜掠，截住項準的去路。

項準停下來，看清楚那人的樣貌。

那人年約六十出頭，生得狠眼獅鼻，頷下長着倒捲的鬍髯，穿一件赭色長袍，雙手呈暗紅色，江湖上，武林中的人看到那雙手，無不知道那人是誰。

血手嚴復剛。

項準臉色微變，幾乎脫口叫出聲來。

不錯，那人確是血手嚴復剛！

他練的是硃砂血煞功，練成後雙手呈暗紅色，因而被武林中人稱之爲血手。

而武林中練成硃砂血煞功的人，只有嚴復剛一人，所以，看到那雙「血手」，都知道那人就是嚴復剛。

其實，嚴復剛的硃砂血煞功只練到第六層，要是練到第九層，一雙手會呈硃砂般的艷紅，而且無堅不摧，若是功力不夠深厚的人，中其一掌便會喪命，中掌的地方會留下一個血紅的掌印。就算是一等一的高手，挨一記硃砂血煞掌後，雖然不至當場喪命，也會因傷而元氣大損，功力大打折扣。若是有辦法治癒還沒有甚麼麻煩，要是治不好掌傷，日久，便成了一個廢人。

幸好，他只是練到第六層，硃砂血煞掌功自然不及練成第九層那般厲害，但是，也夠歹毒的了，挨其一掌的人，中掌的地方有如火炙般，「烙」出一個暗紅色的掌印，劇痛難當，自然會影响到身手。

項準料不到血手嚴復剛會親自來找他，禁不住從心底湧起一股寒氣。

血手嚴復剛揚動一下那兩道鷹眉，冷厲地瞧着項準。

「小子，你將紅袖藏在那裏？快將她交出來，要不，你活不過今日。」

項準咬咬嘴唇，臉上全無懼色。「嚴血手，我不知你在說甚麼，實對你說，紅袖姑娘經已在昨天走了！」

頓一下，又道：「你帶了那麼多人來，就算我將紅袖姑娘藏起來，還不是給你的人搜到。」

嚴復剛看着項準，半晌，才說道：「眞的走了？」

項準用力點一下頭。「騙不過你的。」

「她到那裏去？」

「她沒有對我說。」項準道：「她只說，她要去找郭夢龍，便走了。」

「你奶奶的好小子！眞會胡說八道。」嚴復剛眼中兇光閃射。「不給你

吃點苦頭，你是不會說實話的了。」

話聲未落，一掌擊向項準。

項準不敢接，疾閃開去，避過嚴復剛那一掌。

那知道，嚴復剛的另一掌有如如來神掌般，神奇地截擊向項準的左肩頭，嚇得項準急忙往下一挫，總算避過那一掌，並乘勢一掌劈向嚴復剛的右膝蓋。

「好小子，果然有兩下子。」嚴復剛暴喝一聲，陡地躍起來，有如一頭餓虎般，撲擊項準。

項準一腳踹空，借勢往前滑去，巧妙地避過嚴復剛的撲擊。

嚴復剛惱怒不已，暴吼一聲，一個旋風大轉身，右掌暴展，拍向項準的天靈蓋。

項準大驚，手一揚，揭起一塊瓦片，擲向嚴血手。

嚴復剛料不到項準會來這一着，微吃一驚，疾忙迴掌擊向那片飛來的瓦片。

「啪」一聲，那塊瓦片被擊得四分五裂。

項準乘這機會，從瓦檐上滑跌下去。

嚴復剛氣得七竅生烟，身形往下猛墜，「噗啦啦」碎响聲中，撞破瓦面，往下疾墜落去。

項準脚才沾地，立刻有三個人掠撲過來，將他截住。

項準立刻一頓足，躍跳起來。

就在那剎間，只聽「轟」然一聲大响，那面墻壁爆穿開來，碎磚激射，那三個欲堵截項準的傢伙冷不防之下，根本來不及應變，發出連聲慘叫，跌倒下去。

嚴復剛從那個墻洞內衝出來，一眼看到三個手下被擊倒，不由怒火中燒，暴吼一聲：「小子，就算你有上天入地的本領，嚴某也要將你捉住。」身形往上「呼」地直拔起來。

項準才掠上瓦檐，有兩條人影從不同的方向朝他掠撲過來，將他的去路封死。

就這一上一下之間，他已看到宅子內有不少人在四處搜尋，不用說，都是嚴血手的手下，欲將紅袖搜尋出來，眼下這情形，他知道很難脫身，咬咬牙，他豁了出去。

他乘那兩個人才掠到，堪堪站在瓦面上的剎那，立刻向左首那個鼻子旁邊長了一顆白豆般大的黑痣漢子猛撲過去。

那漢子見項準來勢洶洶，吃一驚，厲喝一聲，一刀斬向項準。

項準身形一個偏閃，避過刀勢，直搶入那人的中鋒，以一招擒拿術中的降龍手，一把扣住那人的右肩井穴，左手疾快地攫奪那人手上的利刀。

那傢伙右肩井穴被扣住，半身軟麻，掙扎不得，手上的刀被項準奪去，小腹上再挨了一脚，慘叫聲中，倒飛出去。

項準在奪刀的同時，早已瞥到左首那個漢子搶撲過來救援，在踢飛那個鼻子旁邊有顆痣的傢伙的剎那，他一個旋風轉，刀光如輪，只聽「鏗」一聲，兩刀相擊，那個搶撲過來的傢伙不但被震得往後翻飛開去，手上的刀也被震飛。

項準也被震得脚下一陷，瓦片破裂，虎口發痛，幾乎握不住刀。

「嘩啦」一聲，他乘機施展千斤墜，壓破瓦面，自瓦洞中往下疾墜下去。

「颯」一下疾响，項準陡覺左肩側像被火炙般劇痛難當，墜落地上後，他才發覺肩膀側的衣袖焦毀了兩指寬的衣布，肩膀上有一道相同的暗紅炙印。

他不由倒抽一口氣，暗呼：「走運。」

原來，他在與那個搶撲過來的傢伙兩刀撞擊的時候，嚴血手經已躍上瓦檐，一掌擊向他的左肩頭，幸好他右脚下陷，令到身形一歪，恰好避過嚴血手那一掌。

由於那一歪，他才沒有被擊中，只是被嚴血手的掌沿擦過。確是夠運。

兩次皆被項準僥倖逃過大難，嚴復剛怒發如狂，「小子，你逃到地底，我也要到地府閻王那裏將你揪上來。」

雙掌含怒擊在瓦面上，兩下爆响聲中，瓦面被擊塌了一大片，碎瓦斷桁如暴雨般往下洒射。

同時間，他亦從破洞中直墜下去。

項準被洒射下來的瓦碎斷桁擊得渾身疼痛，頭臉破損了幾處，塵烟迷漫中，瞥到一條人影急墜下來，猛咬牙，脫手將刀擲向那條人影。

嚴復剛陡覺一道銳風急襲向下盤，大吃一驚，不過，他畢竟是個高手，辨風知位，右脚急忙往外一撥，險險才將擲來的利刀撥開去。

項準立時一頭往上衝起來，與嚴血手來個捉迷藏。

可是，才衝起來，陡覺左脚踝上一緊，暗知不妙，終於被一股大力將他硬生生扯下去。

由於那股扯力很猛，令他控制不了身形，重重地摔跌落地上。

嚴血手脚才沾地，立刻雙袖交揮，將瀰漫的塵烟拂開，眼前頓時一片清明。

他一眼便看到地上的項準左足踝上緊套着一條繩索，拚命掙扎也站不起來。

堂堂一位黑道上極有頭臉的人物，居然被一個小子「作弄」得灰頭土臉，他的頭臉及身上沾了不少塵土，這口氣，叫嚴血手怎咽得下？厲喝一聲，一掌擊向項準的右胸肩部位。

但是，他馬上又撤招收掌，飛起一脚，踢在項準的臀上。

原來，他在氣怒之下，猛然想到

項準與紅袖被嚴血手追得走投無路。

，還要從項準的口中問出紅袖的下落，殺不得，因此急忙撤招收掌，但那口氣又咽不下，於是狠狠地踢了項準一脚。

項準痛得哼了一聲，在地上打了個滾。

他的左脚始終被扯起來，無法着地，自然亦無法跳起身來。

破墻洞的外面，有一個漢子用力往上扯着一根繩索，就是套住項準左足踝的那根繩索。

「小子，看你還有甚麼伎倆！」嚴血手獰厲地直視着地上的項準。「逃呀，怎麼不逃了。」

項準吸口氣，忍着痛道：「嚴血手，你以衆欺寡，勝之不武。」

嚴復剛哼了一聲。「成者爲王，敗者爲寇，勝就是勝，敗就是敗，瞧你，像一隻狗一樣躺着，充甚麼英雄好漢，還不是一隻狗熊。」

項準早已豁了出去，了無懼色。「嚴血手，有種的你殺了我。」

嚴復剛呵呵直笑，眼中透出殘忍的兇光。「殺了你？嘿嘿，那不是便宜了你？我從來不幹這種蠢事，你若是識趣的話，將紅袖的下落說出來，要不，有你受的。」

嚴復剛獰視着項準，又陰森森地道：「我會一刀一刀將你身上的肉割下來，直至你說出紅袖的下落。」

項準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冷顫，但仍然倔强地道：「你唬不倒我的，只管下手。」

「錚」一聲，嚴復剛從身上拔出一把尺長不到的短刀，刀鋒寒光閃閃，若是瞧瞧那刀鋒，經已叫人心悸，渾身直起雞皮疙瘩。

「說不說？」嚴復剛森寒地往項準踏前一步。

項準閉上眼睛，不去看他。

「有種，」嚴復剛咬牙切齒地說：「倒要看看，你算有種。」

話落刀落，往項準的耳朵削去。

項準一顆心緊緊地收縮着，全身起了一陣抖顫。

被人用刀一塊塊將身上的肉割下來，想想，也叫人全身顫慄，無法支持得了。

* * *

驀地，那個扯着繩索的漢子突然慘叫一聲，身子顫抖了一下，一頭撲跌地上。

背上赫然插着一支沒羽箭。

「嗤嗤」連响，幾支只有三寸長短的沒羽箭飛射向嚴復剛。

項準在脚上的繩索驟鬆的剎那，立刻滾開去，斜竄起來，以掌作刀，斬斷那根繩索。

嚴復剛在箭矢飛襲的情形下，當然先求自保，顧不了傷害項準，晃身進逼，撤刀封擋射來的短箭。

「叮叮」數下激响，嚴復剛避過幾支短箭，亦擋落幾支短箭，總算毫髮無損。

不過，他却非常憤怒。因爲，襲擊他的人，讓項準有機會從他的手上逃脫了。

「誰？」他吼喝一聲，眼中殺機暴射。

「嚴血手，是我。」一人在破洞前出現。「柳飛星！」

項準這時驚魂甫定，往破墻洞外望去，只見那個自稱柳飛星的人年約五十出頭，頷下三綹疏鬚，疏眉朗目，一襲青衫，若不是在這種情形下，他怎也不相信，這個秀才模樣的人，是個武林人。

他沒有聽聞過柳飛星這一號人物，所以，他不知那秀才模樣的人是何方神聖。

「飛星手柳飛星！」嚴復剛一口道出柳飛星的外號，那是說，他認識柳飛星這個人。

「嚴血手，自黃山一別，晃眼經已七年，看來，你的脾性一點沒改。」柳飛星嘴角噙着一抹冷笑。

這時候，屋子內各處都响起吆喝聲與打鬥聲，不用說，柳飛星帶了不少人手來這裏。

嚴血手哼道：「柳飛星，你既然仍記得黃山那一戰，當會記得左手被老夫削去兩指之事吧？」

柳飛星臉上的皮肉搐動起來，眼中厲光暴射，咬牙切齒地道：「斷指之恨，柳某這一輩子也不會忘記！柳某這一次來，就是要與你算一下那筆賬。」

「就憑你？」嚴復剛像條老狐狸一樣盯着柳飛星。

柳飛星坦然道：「你又不是瞎子，應該看出，並不是柳某一個人來此。」

「老夫當然看到你帶了人來，」嚴復剛道：「老夫要知道的，是你帶了多少幫手來？」

柳飛星哈哈一笑。「嚴血手，你眞是一條老狐狸！不錯，柳某這次帶了三個朋友來。」

「也該讓老夫見識一下你那三位朋友是何許人物了吧？」嚴血手一下子走出破墻洞，與柳飛星相對而站。

柳飛星笑笑。「該出現的時候，他們自會現身。」

嚴復剛嘿嘿冷笑一聲。「柳飛星，你甚麼時候練成了那種暗器手法？看來，你曾下過一番苦功。」

「那是拜你所賜。」柳飛星又咬起牙來。「爲了要報斷指之仇，柳某苦練了五年，待會，柳某會教你見識一下沒羽箭的厲害。」

「老夫剛才已經見識過了。」嚴復剛一副不看在眼內的樣子。「不過爾爾。」

柳飛星却沒有被嚴血手的神態說話所激怒，冷冷道：「剛才柳某不過稍露一手，待會，只怕你會應付不了！」

嚴復剛嘿嘿冷笑一聲。「柳飛星，你眞正的來意是甚麼？」

柳飛星怔了一下，隨即說道：「既然被你看出來，那柳某坦白告訴你，柳某這一次來，既爲公，也爲私，爲公，當然是那把武林五大名刀之一的天罡刀。」

「老夫果然沒有猜錯。」嚴復剛冷笑連聲。「聽你這麼說，你似乎找到一個主子啊！」

柳飛星一點也不動氣。「嚴血手，你若將天罡刀交出來，柳某或許不跟你算七年前那筆賬，要不，你今日別想離開這裏。」

「你不怕風大閃了舌頭？」嚴血手陡地大笑起來。「嚴某從來不信邪，老夫倒要看看，你們有甚麼手段對付老夫。」

柳飛星道：「你一定會見識到！」

項準一直在聽着，並將足踝上的繩索脫下來。他若要走，正是機會，但他却沒有走，他想看一下，雙方動手的結果如何。

他更想知道，柳飛星是那一路的人馬。

項準一向以來，好奇心都很重。

* * *

血手嚴復剛的性子似乎很躁急，這時候，他不想多說廢話，他要動手。「柳飛星，老夫就先領教一下你苦練了五年的沒羽箭暗器手法！」

柳飛星似乎對自己的暗器手法滿懷信心，當下說一聲：「好！你小心了！」雙袖陡地一陣疾揚，只聽一陣「嗤嗤」聲響連發，自他的雙袖口中，像蝗蟲一樣，激射出一片箭芒，激射向嚴復剛。

那些牛毛般的箭芒自袖口射出來的時候，並沒有甚麼奇特之處，但在射出一丈許的時候，便起了變化，那些箭矢像有生命一樣，陡地散開來，就像流星隕射，烟花爆發，乍看上去雜亂無章，看清楚，那些星點般的箭芒就像一張梅花網一樣，罩射向血手嚴復剛。

項準在旁看着，驚詫不已，若不是親眼所見，他不相信世間上有如此奇特的暗器手法。

他雖然全神貫注看着，也無法看清楚，射向嚴復剛的一共有多少支短箭。

他估計，起碼在一百支以上。

百數十支短箭像網子一樣罩射向一個人，別說一個人只得一雙手，就算有三頭六臂，只怕也應付不了。

項準滿有興趣地看着嚴復剛，看他怎樣應付那一面箭網。

血手嚴復剛乍然見識到柳飛星的暗器手法，頓時暗吃一驚，說眞的，他確是沒有把握應付得了，但他是個好勝心很强的人，當然不想在柳飛星的面前出醜，把心一横，拚着受傷，也要領教柳飛星苦練了五年的沒羽箭法。

驀地發出一聲厲嘯，嚴復剛陡然像一桿槍般，往前標射，迎向那鋪天蓋地激射過來的短箭。

乍看起來，嚴血手這一着似乎是自投羅網，但項準看着，禁不住在心裏喝一聲，「妙！」

在明眼人看來，嚴復剛那一着確是妙。試想一下，若有一面子網罩過來，最聰明的辦法是破網而出，否則，被困在網內，縱有天大的本領，也施展不開，肯定會吃虧！

而像標槍一樣標射向「網子」，受攻擊的範圍便變得最小，應付起來也不那麼吃力，破網而出的機會自然亦大了。

嚴復剛這一着確是聰明。

老江湖就是老江湖。

項準就暗自承認，換了是他，肯定手忙脚亂，不知如何是好，根本不會像嚴血手那樣，槍一樣標射向「網子」，行此奇險妙絕之着。

柳飛星看到嚴復剛像一條梭子魚一樣敏捷，標射向罩射過去的箭網，便知道自己苦練了五年的沒羽箭暗器手法奈何不了嚴復剛，在驚慌之餘，不得不佩服嚴血手的高明。

他不甘心苦練了五年的暗器手法奈何不了嚴血手，所以，他又發出第二張箭網。

縱使被嚴復剛破了他的箭網，說甚麼也要他掛點彩。

嚴復剛以雙手護住頭臉，像一條梭子魚般，衝上了第一道箭網！

在他的雙袖撥擋捲擊中，攢射他頭臉的短箭有如飛蛾投火一樣，紛紛折墜倒射開去，被他撞破了一個缺口，衝出第一張「網」外。

第二張箭網緊接罩射到，嚴復剛照以上辦法，去勢不變標射過去。

第二張箭網亦被他衝破，穿了過去，繼續標射向那臉上失色的柳飛星。

柳飛星急退，袖口一揚，飛射出十數點寒星，雜亂地射向嚴血手。

嚴血手臉色一凝，陡地暴喝一聲，身形倏地往下一沉，兩袖交互往上拂捲。

那十數點寒星就在這刹那有如星火迸射，橫七豎八地四下散射開來。

大部份的寒星都被嚴血手的雙袖拂捲得七零八落，只有三點寒星以刁鑽的角度，成弧形射落嚴復剛的身上。

嚴復剛悶哼一聲，左掌往上一撐，有如一條潛龍般，貼地標射向柳飛星。

「柳飛星，原來這就是你苦練了五年的暗器手法。」嚴復剛吼叫聲中，一掌印向柳飛星的丹田要害。

柳飛星若是躲不過，肯定活不了。

柳飛星眞的躲不過嚴復剛那看上去沒有甚麼奇妙之處的那一掌，只好暴退。

嚴復剛那裏肯放過柳飛星，人如一根槍般，追擊柳飛星。

柳飛星連眼色也變了。

他想發出暗器，但是，在那樣近的距離下，根本發不出威力，說不定，在嚴復剛及時封閉之下，反傷自己，所以，他不敢貿然發出暗器。

他往後暴退出丈外，仍然擺脫不了嚴血手的追擊，他顯得慌亂起來。

「柳飛星，就讓老夫送你歸西吧！」嚴復剛暴喝一聲，那隻右掌陡然間像是暴長了一截，又像是那隻手掌脫腕向柳飛星的小腹飛擊過去，嚇得柳飛星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

「颯」一聲，一道黑忽忽的物件驟然閃射過來，一下子擋在柳飛星的小腹前。

「噗」一聲，嚴復剛的右掌擊在那塊物事上，恍似擊在水面上一樣，柔柔輕輕的，但却引起一股反震之力。

嚴復剛被那股反震之力震得身形一窒，落在地上。

柳飛星乘這機會，斜退出兩丈過外的地方，才停下來。

嚴復剛這時已弄清楚，那道飛射而至，救了柳飛星一命的物事，原來是一件錦袍。

難怪有一種擊在水面的感覺。

嚴復剛咬着牙，扭頭往錦袍飛來的地方望去。

他看到兩個人，一老一少。

老的年紀比他還大，大約六十多七十不到，少的約二十多三十歲不到，嘻嘻直笑，乍看上去，像個白痴一樣。

嚴血手看到那兩個人，頓時臉色微變了變，暗吸一口氣。「溫吞，常笑，原來是你倆這雙活寶。」

項準聽到嚴復剛稱呼那老少兩人爲溫吞、常笑，禁不住心頭大大地跳動了一下。

不錯，溫吞與常笑確是一雙活寶，誰要是惹上他們，便會眉頭大皺，項準曾聽師傅秦先達提及這兩個人，所以，他知道武林中有這麼樣的一對活寶。

他還知道，這雙活寶的年紀相差不到五歲，老的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老，少的那個實際年齡比樣子大多了，兩人眞實的年齡是五十多歲。

江湖上的人都不知道，這雙活寶怎會走在一起的，打從兩人在江湖上出現，便是兩位一體的了。

有人猜測，這對活寶是師兄弟，因此，他們的師父才會調教出這一對活寶來。

至於兩人的來歷，沒有人知道。

只知道這對活寶老的名叫溫吞，少的大名常笑。

這對活寶一向我行我素，這一次忽然趟這淌渾水，莫非與柳飛星是一伙的？

嚴血手心裏就是這樣想。

理由很簡單，要不是一道的，怎會出手解救柳飛星之厄？

* * *

事實上，那件錦袍確是溫吞擲出

的。

他身上只穿着一套短袴，看上去有點不倫不類的，若不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那個樣子，準會惹得看到的人笑彎腰。

只不過，從他擲袍解救柳飛星，顯示出他的內功及手勁俱不弱。

溫吞首先開口說：「嚴——血——手，你——還——記——得——咱——們——很——好——啊。」

他說話一字一頓，慢吞吞的，聽他說話，絕對不是一件樂事，若是性子急的人聽到，準會被他慪死！

項準還是第一次聽到一個人說話那樣慢吞吞的，起先有點新奇，聽下去，感到吃不消。

他奇怪世間上有這種說話慢吞吞的人。

那是因為他以前從未遇上過。

聯想到溫吞這個姓名，項準不由莞爾。

「嚴血手，咱老大的厲害你已見識過，要不要見識一下我老二的手段？」常笑說話像連珠箭發一樣，聽慢一點，也聽不出他說些甚麼，而且，他一直笑着，那樣子，就像一個頑皮的小孩在作弄別人。

聽着常笑的話，項準承認，這兩個人確是一對天生的活寶，一快一慢，天衣無縫。

嚴復剛像是早已知道兩人的特點，一點也不顯得驚訝，「活寶，可是與柳飛星一道的？」

溫吞道：「廢——話！快——交——出——天——罡——刀！」由於他說話慢吞吞的，所以，無論他的語氣是重是輕，也令人不易聽出來，給人一種慢吞吞的感覺。

也因此，別人很難從他的話中，分辨出他的喜怒哀樂。

「交出天罡刀，咱們不為難你。」常笑接上口說，快得一句話有如一個字般吐出來。

嚴血手掃了柳飛星與那對活寶一眼。「憑你三個，還不配向老夫討刀。」

一句話，令到三人一張臉脹紅起來，溫吞幾乎說不出話來：「你——未——免——自——視——太——高——了！」

常笑仍然笑着，他的話却像連珠炮發：「咱們今日就讓你見識一下咱們三人的厲害！」與溫吞雙雙撲向嚴血手。

柳飛星眼見不方便施放暗器，亦加入戰圈，與那對活寶聯手對付嚴血手。

嚴血手夷然不懼，施展那套血光幻影掌法，與三人激戰起來。

項準在旁看着，既興奮又緊張，大開眼界。

本來，他在這個時候離去，正是時候，但他却不急於離去。因為，他想知道柳飛星與那對活寶是那一路人馬。

嚴血手似乎比項準還心急想知道對方的底細，激戰中仍不忘問一句：「柳飛星，你們的主子到底是誰？」

柳飛星沒有理會嚴血手，但快口快舌的常笑却衝口說道：「孫天王。」

嚴血手似乎驚愕了一下，悶哼一聲，斜退了半步。

原來，他在驚愕之間，被柳飛星乘機一掌擊在他的左臂膀上，要不是他反應夠快，急忙一個偏側，被柳飛星那一掌擦臂而過，痛得斜退一步，他那條左臂只怕要報廢了。

三個人得勢不饒人，對嚴血手的攻勢更凌厲。

項準聽到「孫天王」三個字，却不知道「孫天王」是何許人物。

「八手天王孫宗烈！」緩過一口氣來，嚴血手吐出一句話。

「江湖上，除了孫天王，還有誰配咱們投效？」仍然是常笑的話。

聽他說的話，稍不留心，也聽不清楚。

「原來有孫宗烈替你們撐腰！」嚴血手不愧是黑道上有名的煞星，就這轉眼之間，他已將柳飛星三人逼得閃退了一步。

「血手」之稱，確是名不虛傳。

聽聞孫宗烈這個大名，項準才知道他是何許人物。

他聽師傅秦先達說及這個人。

八手天王孫宗烈，名頭尤在血手嚴復剛之上，但年紀與嚴血手差不多，提起這個人，黑白兩道都眉頭大皺，因為，八手天王這個人，據說誰也不賣賬，誰要是惹上他，麻煩大了，因此，武林中人聽到他的名號，都頭痛不已。

項準知道柳飛星三人的來頭後，馬上開溜。

嚴血手與柳飛星等人誰勝誰敗，對他來說，一點也不要緊，他也沒有興趣知道。

他擔心的是紅袖。

仗義相助　迭遇兇險

項準看到紅袖安然無恙，一顆心才放下來。

紅袖看到項準，劈頭就問：「項少俠，可是有……甚麼消息？」急切之情，溢於言表。

項準搖搖頭。「暫時仍未有郭少谷主的消息，我是不放心妳……特地趕來看看的。」

紅袖感激地道：「項少俠……為了我，累你擔心奔波，我實在過意不去，眞不知怎樣報答你才好。」

項準忙道：「紅袖姑娘，千萬別這麼說，家師既然要我這樣做，我當然要盡心盡力去做。」

紅袖眸光一轉，問道：「令師可有消息？」

項準頓時憂形於色。「沒有，眞叫

人擔心。」

紅袖一時間不知怎樣說才好，只好默然不語。

項準吁口氣。「但願家師吉人天相……要不，我眞不知怎辦才好。」

紅袖抬眼瞥他一眼，從他的神色看出一些不對來，心頭一動，脫口問道：「項少俠，不是發生了甚麼事情吧？」

項準嘴唇嚅動，欲言又止。

紅袖着急地道：「項少俠，到底發生了甚麼事？請你說給我聽啊。」

項準看到紅袖那焦急的樣子，只好說出來。「紅袖姑娘……妳別擔心，郭少谷主應該沒有事，我是擔心妳的……安危，今早，嚴復剛居然找上我，要我交出妳來，結果，動起手來，差點落在嚴血手的手上，要不是突然殺出另一批人馬，欲從嚴血手的手上搶奪天罡刀，我根本沒機會跑來這裏……」

紅袖顯得有點驚慌。「項少俠，你沒有說出我在這裏吧？」

話出口，她知道失言，正想加以解釋，項準已說道：「紅袖姑娘，我怎會說出妳的下落，我恐防他們會找到這裏，放心不下，才趕來看看。」

紅袖微吁口氣，抱歉地道：「項少俠，我剛才驚慌之下……失言了，不該那樣……說的，項少俠，你不會怪我吧？」

項準忙道：「怎會呢，紅袖姑娘，我明白妳是無意說的。」

「項少俠，這裏很隱蔽的啊，他們不會找到來吧？」她口裏這麼說，心裏却有點擔憂。

項準想一下，說道：「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為了安全起見，我們還是換個地方，好嗎？」

紅袖頷首。「項少俠，你怎麼說，怎麼好……不過，換了地方，靈秀若有消息，豈不是找不到我們？」

項準道：「妳放心吧，換個地方把你安頓好之後，我會返回家師那裏……」

紅袖失笑道：「項少俠，我眞是……糊塗了，這也想不到。」

項準道：「紅袖姑娘，妳有甚麼要收拾的？若沒有，馬上走。」

紅袖搖搖頭。「沒甚麼好收拾的，我到房間拿回包袱，便可以走了。」

項準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紅袖往裏面走去。

未幾，紅袖挽着一個包袱走出來，項準馬上站起來，紅袖朝他點點頭，項準立刻往外走。

紅袖跟在後面。

走出門外，待項準將門帶上，鎖好，紅袖才問：「項少俠，咱們到那裏去？」

項準似乎早已成竹在胸。「到安居鎮去，那裏有一間庵堂，住持是我的一個遠親，妳住在那裏，應該很安穩，那些人不會想到妳會待在那裏。」

紅袖這時「舉目無親」，可以依靠的，只有項準一個人，他怎麼說，她當然依從。

點一下頭，紅袖道：「項少俠，咱們走吧。」

項準馬上舉步往西北面走去。

紅袖緊跟着項準。

走不出兩丈，驀地，有幾條人影自東面飛掠而來，當先一人大喝：「項小子，謝謝你帶老夫找到紅袖姑娘。」

項準與紅袖大吃一驚，扭頭望去，只見血手嚴復剛帶着幾個人，飛一樣向他們奔掠前去。

項準吸口氣，疾聲對紅袖道：「快跑！」身形急縱，往前掠去。

紅袖的輕功似乎不錯，一直跟在項準的身後。

奔掠中，項準扭頭道：「紅袖姑娘，妳相信嚴血手說的話嗎？」

紅袖咬咬嘴唇。「項少俠，我若相信，會跟着你嗎？」

項準鬆口氣，「紅袖姑娘，我早已想到他們可能會派人暗中跟着我……可是，我趕來這裏時，一路上都很小心，沒有發覺有人跟踪。想不到……我高估了自己……」

紅袖安慰他。「項少俠，別責怪自己，你與令師為了我與……夢龍，不惜冒險犯難，我感激得很，不知怎樣才能報答……」

項準打斷紅袖的話。「這個時候，別說這些話，最緊要逃過嚴血手的追截。」

話聲未落，只聽頭上「颼」地一聲，兩人急忙抬頭往上望，一條人影有如天馬行空一樣，從他們的頭上飛掠過，兩人吃一驚，急忙往左一趄，往另一個方向掠去。

那條身形凌空越過項準兩人，發覺兩人改變了方向，立時凌空一拐，呼嚕聲中，亦改變了方向，向兩人追掠。

項準與紅袖拚命往前奔掠，才掠出十多二十丈，陡覺頭上「忽」地一聲，一條身形越過兩人的頭頂，「颯」一聲，落在兩丈外的地上。

項準知道逃不了，疾聲對紅袖道：「紅袖姑娘，妳快走，我擋住他。」

紅袖不肯走。「項少俠，我不走。」

項準着急地道：「紅袖姑娘，妳走吧，我應付得了的！」

紅袖固執地道：「項少俠，我要是扔下你，自己逃走，那還是人嗎？」

「你兩個還以為走得了？」那人霍然轉過身，面對項準兩人。「紅袖姑娘，妳別慌張，老夫決不會傷害妳。」

不用說，截住兩人的，正是血手嚴復剛。

項準不由吸一口氣，不明白嚴復剛怎會這樣快便趕到來。

換言之，他不明白嚴復剛怎能那麼快便擺脫了柳飛星三人的糾纏。

紅袖咬咬嘴唇，憎恨地看着嚴復

剛。「嚴匹夫，我就算死，也不會讓你得到我。」

嚴血手色迷迷地瞧着紅袖。「死？妳捨得你那個心上人？」

跟着對項準道：「項小子，你若識趣的，馬上走，老夫放你一條生路！」

項準緊握着拳頭。「嚴血手，姓項的可不是貪生怕死之輩，要不，也不會趟這淌渾水。」

「好小子，」嚴血手倏地踏前一大步。「既然天堂有路你不走，那老夫就送你去地府報到。」

話聲未落，驀地欺身撲向項準。

項準夷然不懼，叱喝一聲，一掌劈向嚴復剛的腰脅部位。

嚴復剛「嘿」地叫了一聲，身形陡地一旋，掌影如輪，擊向項準。

項準不敢攖其鋒銳，急忙斜閃開去，護住紅袖。

嚴復剛亦收住勢子，煞氣凌人地逼向項準。「小子，你不是被紅袖迷了心竅，寧死也要護着她？」

紅袖怒叱道：「嚴匹夫，狗嘴長不出象牙。」

項準也怒道：「嚴血手，你以為人人都像你那樣，色迷心竅的嗎？我才沒有你那麼下流。」

這時候，從後趕來的幾個嚴復剛的手下，經已趕到來，將項準兩人圍堵住。

大概因為知道項準兩人怎麼也走不了，嚴復剛並不急於向項準兩人下手。「哈哈，罵得好，項小子，你大概還未親近過女人吧？哈哈……」

紅袖別轉頭，不聽他的胡言。

項準也想不出說甚麼話來反駁他，呆了一下，忽然說道：「嚴血手，你不是與柳飛星三人動手相搏的嗎？莫非他們三人都不是你的敵手？」

嚴復剛打了個哈哈。「老夫雖然不將他們放在眼內，但也不可能一下子便解決掉他們，但又不耐煩與他們纏下去，便叫三個手下與他們捉對兒厮殺，老夫抽身而出，沿着老夫一個擅長追踪的手下留下的記號，直追下去，趕得及追截到你兩個。」

聽嚴復剛這麼說，項準總算弄明白，自己之所以察覺不到有人跟踪，是因為跟踪他的人，是一個跟踪的高手。

江湖上擅長跟踪的高手，算一下，不到十個人。

不知這一個跟踪高手是誰。

項準很想知道，但却沒有問，因為，他知道嚴復剛不會說。

沒有人會將自己的秘密告訴敵人的，除了另有目的。

「項小子，你眞的想死？」嚴復剛兇狠地直視着項準。

項準搖搖頭。「活得好好的，誰想死？」

「哼」了一聲，嚴復剛驀然撲向項準，出手就是血光幻影掌法中的殺着「血濺當場」，一片暗紅色的掌影像千百把利刀一樣，斬向項準的全身。

項準不敢用手去接，身上又沒有劍，欲退避，眼見避不了，當下把心一橫，疾喝一聲：「紅袖姑娘，妳快走！」不退反進，撲向嚴復剛。

他知道拚命也拚不過嚴血手，但他仍然要與嚴血手拚命，是想用自己的一條命去阻截嚴復剛，讓紅袖有逃走的機會。

紅袖外表柔弱，性子却很剛烈。眼見項準為了擋住嚴復剛，讓她有逃走的機會，心裏大是感動之餘，亦決意不走，她不能看着項準犧牲一條生命，自己獨自逃生，她做不到。

一咬牙，她亦撲向嚴復剛。

她這一撲，救了項準一命。

嚴復剛要得到的是活生生的紅袖，不是要殺她，驟見她撲入掌影中，大吃一驚，急忙撤掌閃退一步。

紅袖一把抓住項準的手臂，着急地道：「項少俠，有受傷嗎？」

項準搖搖頭，也着急地道：「紅袖姑娘，妳怎麼不走啊！」

紅袖倔强地咬咬嘴唇。「我不走！我要是走，一輩子也不會安樂。」

嚴復剛瞧着紅袖，恨不得將她一口吞下肚裏，淫邪地笑着。「紅袖，美嬌娘，妳不走最好，妳怎也逃不過老夫的五指關的……」說着話，突然欺向項準，一掌拍向他的右肩頭。

項準身形一矮，一腳踹向嚴血手的小腹。

紅袖嬌叱一聲，斜撲向嚴復剛。

嚴血手左掌急斬，逼得項準急忙收回踹出的左脚，身形一旋，迎向撲上來的紅袖，左手一招「掌影如山」，封住紅袖的攻勢，右手如神龍探首，一把扣在紅袖的左手肘上。

紅袖大驚，欲閃經已無及，不由發出一聲驚叫。

項準欲救，却來不及，但他仍然像一頭猛虎般，向嚴血手撲擊。

嚴復剛滿心歡喜，紅袖終於落在他手上，他的左手五指已扣在紅袖的手肘上。

驀地，「颼颼」連聲激响，數道閃芒分射向嚴復剛的右手臂及頭胸部位，只聽那數點閃芒掠空之聲何等激烈，便知道來勢之勁疾！

嚴復剛大吃一驚，雖然一心想得到紅袖，但是，生死關頭，自然性命緊要，若是連命也沒了，就算得到天下間所有的一切，又有何用？因此，他急忙撤手斜閃開去！

「颯颯」聲中，那數點暗器射空，直沒入二三丈外的地下。

項準撲前，立刻護住紅袖。

紅袖驚魂甫定，歡呼一聲：「靈秀！」

項準放眼望去，只見三條人影如飛奔掠前來，當先的的兩人，其一赫然是他師傅秦先達，另一人乃是師父的知交好友顧仲恩大俠，跟在後面的一個女子，就是郭靈秀。

項準驚喜不已，呼叫一聲：「師傅，顧大俠。」

秦先達張口叫道：「阿準，你沒事吧？」

項準搖搖頭。「沒事啊，師傅，你與顧大俠趕到來，太好了。」

嚴復剛看着，臉上神色變化不定。

眨眼間，秦、顧、郭三人已掠到項準兩人身前，郭靈秀叫一聲：「紅袖。」撲過去。

紅袖亦歡叫一聲，撲前去，兩人摟抱着。

嚴血手大概知道討不了好，狠狠地盯了秦、顧兩人一眼，撮唇發出一聲厲嘯，縱身往南面掠去。

他帶來的幾個手下紛紛跟着往南縱掠，霎間走得一個不剩。

項準看着師傅，顯得很激動。「師傅，你這幾天去了那裏？急死弟子了。」

秦先達鍾愛地伸手撫一下項準的腦袋。「為師那晚受了傷，要不是顧老兄突然現身，出手相助，為師就凶多吉少了。」

透口氣，跟着又道：「阿準，為師受的傷不輕，只好與顧老兄找個地方養傷。為師本來想趕回去的，免得你焦急不安，但為師不但傷了左腿，內腑也受了震傷，不便走動，顧老兄又要照看着為師，所以，不能趕回去對你說一聲。」

「師傅，你的傷勢沒甚麼大礙了吧？」項準擔心地問。

秦先達搖搖頭。「沒事了，都痊愈了，要不，為師怎能趕來，趕走嚴血手。」

顧仲恩直到這時才開口說：「秦老弟，幸好咱們及時趕到，要不……」下面的話他雖然沒有說出來，秦先達師徒都知道他的意思。

「顧老兄，若不是你發出那些暗器，紅袖姑娘仍然會落在嚴色鬼的手上！」秦先達慶幸地道：「顧老兄，你剛才發出的，到底是甚麼暗器？」

顧仲恩笑起來。「都是帶在身上的幾塊碎銀及制錢。」

跟着又道：「情急之下，只好士急馬行田。秦老弟，我剛才獻醜了。」

秦先達一豎大拇指，「顧老兄，你從來不使用暗器的，瞧你剛才發射暗器的手法，簡直不遜於那些擅發暗器的高手！我還以為你對暗器發生興趣，練過一些日子。」

顧仲恩失笑起來。「秦老弟，你過獎了，你看不到，我剛才是胡亂發出那些暗器的麼？發出暗器後，我直擔心不知會不會失了準頭。」

這邊三人在說着話，那邊的紅袖與郭靈秀也在喁喁細語。

項準向師傅問：「師傅，你們怎會找到這裏來的？」

秦先達道：「為師與顧老兄返回家中，恰好發覺嚴血手帶了幾個人如飛而去，屋內又有人在打鬥，就在這時，郭姑娘趕到來，顧老兄認識郭姑娘，詢問之下知道她是來找紅袖姑娘的，而你與紅袖姑娘皆失了踪，為師懷疑嚴血手帶人匆匆而去，留下人手與八手天王的手下在斷殺，可能是去追你與紅袖姑娘，便循着嚴血手掠去的方向追下去。還好，我們沒有猜錯，及時追到來。要不，若要在嚴血手的手上救回紅袖姑娘，那就不容易了。」

跟着問道：「為師那晚離開後，發生了甚麼事情？」

項準略為思想一下，將那日在清雅園發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遍。

顧仲恩聽完項準的叙述，鬆口氣。「郭少谷主雖然失了天罡刀，他與紅袖姑娘皆無恙，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天罡刀雖然是一把寶刀，但比起人命，當然是人命寶貴了。」

這時，郭靈秀與紅袖已說完了私語，向三人行過去。「顧大俠，秦大俠，多謝兩位相救之恩。」紅袖向兩人深深一禮。

秦、顧兩人忙不迭搖手道：「紅袖姑娘，別多禮，我們應該那樣做的。」

項準忽然問道：「郭姑娘，妳來找……紅袖姑娘，可是有要事？」

郭靈秀冷不防項準會向她問話，心頭「怦」然跳了一下，瞥到項準看着自己，沒來由地臉上發熱，慌忙收回目光，壓着心頭鹿撞，不自然地道：「項少俠……我是來告訴紅袖……大哥打算在一兩日內，傷勢稍癒，便偷走出來，要紅袖不用心焦。」

項準瞧出郭靈秀神態有點羞赧，不禁亦有點不自然。「郭姑娘，你們奪回了天罡刀了嗎？」

郭靈秀搖搖頭。「還未奪回……不過，我娘已派出谷中高手，誓必從嚴血手那裏奪回天罡刀。」

紅袖看到兩人那種侷促的樣子，一直抿嘴微笑。

秦、顧兩人雖然沒有成家，但都是過來人，怎會看不出項、郭兩人那種侷促不自然的樣子，兩人都微笑起來，會心地互相看了一眼。

幸好兩人都沒有抬起眼，因而沒有發覺秦先達等三人那會心的微笑，要不，兩人準會羞死了。

看到唯一的弟子喜歡郭靈秀，秦先達心裏可高興了，但又不便宣諸於口，只好直笑。

項準偶一抬眼，看到師傅與顧仲恩、紅袖三人都微笑着不語，刹那間腦門一熱，一張臉紅起來，慌忙低下頭，尷尬得直想一頭鑽入地下。

紅袖再也忍不住，「噗嗤」一聲失笑出聲。

郭靈秀抬眼看紅袖，莫名地道：「紅袖，好笑什麼？」

紅袖笑得更厲害，用手指一下低着頭，連耳根也紅了的項準。

郭靈秀不由看一眼項準，看到他

那種羞怯得無地自容的樣子，恍然明白紅袖笑什麼，剎那間羞得她臉上像塗了胭脂那樣，撒嬌地一擰腰肢，轉過身去，不敢面對紅袖與秦、顧兩人。

看到一雙年輕人那種羞不可禁的樣子，秦、顧兩人再也忍不住，放聲笑起來。

歡暢的笑聲飄揚在空中，項準與郭靈秀雖然羞意難禁，但心裏却甜絲絲的。

* * *

「娘，求妳放過紅袖。」郭夢龍躺在床上，掙扎着想坐起來，却被他娘伸手將他按住。

「躺着別動！」郭夫人的語聲雖然很平和，但却透出一份嚴厲。「你不是想在床上多躺幾天吧？」

看上去，郭夫人不過四十出頭，風韻猶存，平和中，透着一份高貴。

郭夢龍仍然哀求：「娘，那是我的主意，不關紅袖的事，你要責罰，就責罰孩兒一個人吧。」

郭夫人微微哼了一聲。「夢龍，你與紅袖私奔，可知道大大地失了身份？這件事若傳到江湖上去，藏龍谷在武林中的聲譽還存嗎？」

郭夢龍咬咬嘴唇，倔強地道：「娘，我才不管什麼身份、聲譽、地位！我只知道，我愛紅袖，紅袖也愛我，我們是眞心的，若不准我們在一起，孩兒寧願死！」

「你……」郭夫人氣得直發抖。「你是不是想氣死娘親？」

郭夢龍慌忙道：「娘，孩兒不敢，但孩兒今生今世，只喜歡紅袖一個。」

郭夫人板起的臉放緩下來，嘆口氣，道：「痴兒，天下間的女孩子多的是，又不是只得紅袖一個，比紅袖更好的女孩子那裏沒有，你何必只喜歡她一個？」

郭夢龍固執地道：「娘，我不管，我只知道，除了紅袖，不會喜歡別的女孩子。」

郭夫人的臉又板起來。「夢龍，你怎麼那樣死心眼？唉，你叫娘好失望呀。」

郭夢龍鼓着腮幫子，咬着嘴唇不吭聲。

郭夫人又愛又恨，但却拿兒子沒辦法，站了一會，才道：「夢龍，你自己好好想想吧，紅袖不過是個歌伎，她怎配得上你。」

說完，轉身走出房外。

郭夢龍看着母親走出房外，心裏叫道：「娘，紅袖也是人，我也是人，都是人，怎會不配。」

用力握緊拳頭，在心裏大叫：「紅袖，不管怎樣，我也要與妳在一起。」

情海翻波　江湖惡浪

郭夫人走出屋外，來到前廳，對一個谷中的高手道：「得功，有消息回來嗎？」

蔣得功垂手道：「回谷主，暫時未有消息傳回來。」

郭夫人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透口氣。「得功，看到二小姐嗎？」

蔣得功回道：「谷主，屬下找遍了這座院子，也找不到二小姐。」

「那丫頭去了那裏？」郭夫人不由自語起來。

蔣得功聽着，不敢答話。

郭夫人抬眼看蔣得功。「得功，二小姐回來，叫她到裏面見我。」

「是，谷主。」蔣得功答應一聲。

郭夫人站起來，轉身往裏面走去，走了一步，又回身道：「得功，無崖他們若回來，無論是否奪回天罡刀，也要他到裏面去見我。」

蔣得功又答應一聲。

郭夫人這才走回裏面。

* * *

海無崖帶着藏龍谷十二名高手，幾經找尋，終於找到奪去天罡刀的那個中年人——嚴復剛的手下。

那個中年人原來名叫余放生。

可惜，海無崖找到余放生的時候，他已不是一個生人，而是一具死屍。

余放生是被人從背後一槍貫背透胸喪命的。

江湖上用槍的高手不知凡幾，因此，海無崖無法從余放生身上的致命槍傷，猜到是誰殺死他的。

不過，有一點他却可以肯定，殺死余放生的人，就是奪去天罡刀的人。

忽然間，他想到一個人。

霍天彤。

霍天彤正是使槍的高手。

善使虎頭槍。

「若是霍天彤殺了余放生，奪去天罡刀，那就好了。」

海無崖在心裏想。「他正替谷主做事，他一定會將天罡刀交還給谷主的。」

想到這裏，他頓時輕鬆起來，揮揮手，對十二個高手道：「走，馬上趕回金陵客棧。」

* * *

殺死余放生，奪得天罡刀的，確是霍天彤。

海無崖沒有猜錯。

雖然找不到紅袖，但却得到天罡刀，霍天彤很興奮，只要將天罡刀送還給郭夫人，與找到紅袖無異，那他就與藏龍谷兩不相欠，從今後，不用再替藏龍谷做事。

原來，他因爲欠藏龍谷一個情，才會替藏龍谷效勞，找尋紅袖的下落，找到郭夢龍。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霍天彤是一個恩怨分明的人。

他欠的，乃是藏龍谷救他一命之恩。

這要說回四年前的事了，那一年

，他惹上了祁連惡人岑不歡，力拚之下，終於殺了岑不歡，但是，他也中了岑不歡的追魂奪命針。

岑不歡的追魂奪命針歹毒異常，中針的人內功不够深厚的，十二個時辰之內，會毒氣功心而死，功力深厚的，雖然可以將針毒逼住，但却無法將之逼出體外或是練化，被逼住的毒氣會慢慢侵蝕那裏的肌血脈絡，日子一久，那地方的血肉脈絡便會枯死，那處地方就等於廢了。

換言之，那個人可能會變成一個廢人。

而武林中，只有藏龍谷的九葉蛇舌草所煉製的藥丸，可以化解追魂奪命針之毒。霍天彤只好到藏龍谷向谷主郭夫人討解藥。

郭夫人一口便答應給他解藥，但却有一個條件，要替藏龍谷做一件事。

霍天彤是個有恩必報的人，就算郭夫人不提出來，他也打算找機會報答救命之恩，所以，他一口便答應。

由於藏龍谷的人在前任谷主郭廷威(也就是現任谷主郭夫人的丈夫)死後，便甚少在江湖上走動，所以，這些年下來，對江湖上的事情不大清楚，因而在郭夢龍與紅袖携天罡刀失踪後，郭夫人除了親自帶領谷中高手出谷追尋兒子的下落外，亦想起霍天彤這個人對江湖上的門道熟悉得很，於是，便派人找到霍天彤，請他幫忙找尋郭夢龍下落。

霍天彤不愧是老江湖，經過一番打探後，查出甘冠中與郭夢龍、紅袖的失踪有關連，於是便找上他。

可惜，甘冠中寧死不說，還被人救走，以至功虧一簣。

如今得到天罡刀，總算有一個交代。

只不過，他才往天都鎮那個方向走了半里路左右便站住，臉上露出難於抉擇之色。

原來，除了受郭夫人所托，找尋郭夢龍的下落外，他受另外一個人所托，找尋紅袖的下落，那個人除了志在紅袖之外，還打天罡刀的主意。

列位看官應該還記得，霍天彤懾於陰陽人毛雙那顆滅絕神彈的威力之下的時候，一個中年婦人以流雲飛袖功，解救了他。而那個中年婦人，就是另一個托他找尋紅袖下落，並欲得到天罡刀的人。

那個中年婦人和郭夫人一樣，曾救過他一命，他曾答應那個中年婦人，會替她辦一件事，報答她的救命之恩，所以，那個中年婦人找到他，要他找尋紅袖的下落，他雖然已先答應郭夫人找尋郭夢龍的下落，仍然不得不答應下來。

因爲，他既然曾許下諾言，便不能反悔。

幸好，一個要他找的是郭夢龍，另一個要他找的是紅袖，表面上看來，並沒有衝突，因此，他雖然有點爲難，仍然照辦。

說到郭夫人與那個中年婦人，霍天彤對郭夫人較有好感，他不喜歡那個中年婦人說話時的冷淡語氣，以及那種刻薄冷漠的行事手法。

他更不喜歡時時被人督促，郭夫人就從來沒有催問過他是否查到郭夢龍的下落。

那個中年婦人給他一種受壓迫的感覺。

江湖中人，習慣了我行我素，獨來獨往，不受拘束，突然之間像被人在脖子上套了一根繩子，自然極不舒服，生出一股反感。

思量了一會，他決定還是將天罡刀交還給郭夫人。

主意既定，他邁開大步，往天都鎮走去。

往前走出大約三四里路左右，前面的一條斜路上，走出五個人來。

霍天彤一眼看到那五個人，欲避已經不能，那五個人已看到他。

吸口氣，他只好硬着頭皮繼續往前走。

那五個人是什麼人？霍天彤爲何不想與那五個人相遇？

馬上有答案。

那五個人三女兩男，走到路口，停下來，看着走來的霍天彤，其中一個男的揚手叫道：「霍大俠，這麼巧啊，主人正想找你，就遇到你了。」

霍天彤不好不答。「熊大俠，找霍某有事？」

就這說話之間，霍天彤已走到那五個人站着的地方，抱拳朝當中那個中年婦人道：「芳駕……」

那個中年婦人微微擺一下袖子，截住霍天彤的話。「霍天彤，有紅袖的消息嗎？」

說話的中年婦人，不就是那個示意熊氏昆仲及霍天彤擊殺了陰陽人毛雙的那個婦人麼！

站在中年婦人左右的，正是熊獅熊虎。

這就怪不得霍天彤不想與他們遇上了。

站在中年婦人後面的，是兩個女子，一個年約二十出頭，相貌姣好，狐媚中透着幾分刻薄，另一個女子年約三十許，相貌平庸，但一雙手却又粗又大，一點不似女人手。

那個少女有幾分酷肖中年婦人，霍天彤猜想，兩人是母女。

中年婦人其實姓林，名叫雅蘭，其夫乃是武林中有名的人物——神風堡堡主崔鏗鏘，於六年前因病亡故了，林雅蘭便順理成章，成爲神風堡當家的。

原來崔鏗鏘夫婦只得一女崔美媛，沒有子嗣，要不，也不會由林雅蘭接掌神風堡的一切。

這些霍天彤都是知道的，他之所以稱呼林雅蘭爲芳駕，那是出於一種

禮貌上的尊重。

「芳駕，很對不起，霍某暫時仍未查到紅袖的下落。」霍天形抱拳向那神風堡主崔夫人林雅蘭一禮。

崔夫人却沒有還禮，「霍天形，我好失望！五六天了，仍然一點消息也沒有，我眞懷疑你辦事的能力。」說話很不客氣。

霍天形却好涵養，隱忍着：「芳駕，霍某經已全力去查，奈何……有如泥牛入海，自被嚴血手找到清雅園後，她便再沒有露過面……芳駕，霍某一定會全力追查紅袖的下落，不負所托。」

崔夫人冷冷一笑。

「霍天形，希望你言而有信！」

霍天形緊閉着嘴巴，沒有吭聲。

「咱們走。」崔夫人一拂衣袖。

霍天形暗中鬆一口氣。

崔夫人似乎沒有發覺他揹在背上的那把刀，乃是五大名刀之一的天罡刀。

那知道崔夫人才走了一步，突然「咦」一聲，看着霍天形露出肩頭上的刀把，陡地目光大盛，失聲道：「霍天形，你揹着的可是天罡刀？」

霍天形知道瞞不了，只好實說。「芳駕，霍某背後的那把刀，確是天罡刀。」

「太好了！」崔夫人雙眼放光。「霍天形，你既找到天罡刀，為何不交給我？」

霍天形吸口氣，按捺着道：「芳駕，妳只要霍某查探及找到紅袖的下落，並沒有要霍某替妳奪取天罡刀！」

崔夫人愕了一下，隨即露出一抹強笑。「霍天形，我如今改變主意，不要你找尋紅袖，要你交出天罡刀，從今後，兩不相欠。」

霍天形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難以抉擇。

「霍天形，你別忘了，欠神風堡一個人情！」崔夫人冷冷地提醒霍天形。

霍天形實在不想再見到崔夫人那種盛氣凌人，像債主那樣的嘴臉，咬咬牙，他說道：「好，霍某將天罡刀交給你，從今後，霍某沒有欠神風堡什麼！」

「那還不將天罡刀交給我？」崔夫人興奮得嘴唇有點顫抖。

霍天形馬上從背上取下天罡刀，遞給崔夫人。

崔夫人一把接過，仔細地看了一遍，再將刀抽出一半，但見刀鋒青森森，寒颼颼的，刀身上刻着「天罡刀」三個字，她再也按捺不住心中那股狂喜，興奮地低聲叫起來：「天罡刀，果然是天罡刀，終於得到天罡刀，太好了。」

霍天形急抱拳道：「芳駕既已得刀，霍某從此不欠妳什麼，告辭了。」說完，往前路飛奔下去。

「慢着！」崔夫人突然喝叫一聲。

霍天形急忙刹住身形，轉身扭頭道：「芳駕，霍某與神風堡已無瓜葛！」

「我知道。」崔夫人臉色一沉，「你聽着，不要將神風堡得到天罡刀的消息傳出去。」

霍天形沒好氣地道：「妳放心，霍某不是那種人。」

「我知道！」崔夫人一揚手中的天罡刀。「我不過提醒你一聲。」

霍天形沒有再理會崔夫人的話，扭轉身，如飛往前奔掠。

從今後，他不想再見到這個女人。

* * *

「娘，妳得到天罡刀，便忘了女兒的終身大事了？」一直沒有開口的崔美媛忍不住開口說道。

崔夫人伸手輕輕拍一下女兒的背，溫聲道：「媛媛，娘只得妳一個寶貝，怎會忘了妳的終身大事，娘所做的一切，還不都是為了妳，妳放心吧，娘一定會替妳從紅袖那個婊子的手上，搶回夢龍，還會替妳得到藏龍谷。」

「娘，妳眞好。」崔美媛嬌憨地靠在崔夫人的肩臂上。

崔夫人輕輕摟着女兒。「媛媛，妳是娘的寶貝，娘不對妳好，對誰好？」跟着放開摟住女兒的手，說道：「武林中人誰不想得到天罡刀，為免惹來麻煩，咱們快回客棧。」

崔美媛嬌應一聲，熊氏昆仲身形一動，當先開路。

「別走！」一聲呼喝劃空傳來，人隨聲到，一個人有如天馬行空般，飛掠而至，落在熊氏昆仲前面約丈外的地上，阻住他們的去路。

崔夫人林雅蘭一眼看清楚那人的樣貌，禁不住失聲道：「龐雷，是你。」

「哈哈……」那人放聲大笑，一副目空一切的樣子。「崔夫人，十二年不見，想不到妳還認得龐某。」

熊氏兄弟瞳孔暴縮，緊張地看着龐雷！

狂人龐雷。

龐雷看上去十足一個狂人。

一身闊袍大袖，披頭散髮，頷下一部鬍鬚也是飄散飛捲的，雙眼射出叫人心悸的目光。這樣的一個人，十足一個狂人。

武林中，江湖上的黑白兩道，對狂人龐雷都頗為忌憚，沒有必要，都不敢惹上他，免得遭到他的狂暴報復。

他自創的一套「狂刀瘋拳」招法，據說，武林中還未有人能够破解得了。

崔美媛聽聞狂人龐雷的名號，禁不住花容微變。

只有另一個女子臉上沒有什麼變化。

崔夫人暗吸一口氣。「龐雷，你化了灰，我也認得你！」

崔美媛也記得龐雷這個狂人。

十二年前，就是他以一記陰煞掌，將她父親崔鏗鏘擊傷，千方百計也不能治癒，結果，在六年前終於傷病復發而亡。

換言之，狂人龐雷是她母女殺夫殺父的仇人！

狂人龐雷又狂笑數聲，兩道近似瘋狂的目光落在崔夫人的臉上，崔夫人禁不住在心底打了個寒顫。「妳既然還認得龐某，很好，好得很。」

這句話，叫人聽得莫名其妙。

仇人相見，有什麼好的，只會份外眼紅。

崔夫人切齒道：「找了你十二年，也找不到你，想不到却自己找上來了，今日，我就替亡夫報那一掌之仇！」

龐雷咧着嘴傻笑一聲。「崔夫人，龐某若是知道妳這十二年來日夜想着我，龐某就不到西域走那一趟，嘻嘻，正是溫柔鄉不住住何鄉？」

崔夫人氣得臉色鐵青，全身發抖，竟然說不出話來。

崔美媛眼見龐雷瘋言瘋語，討娘親的便宜，惱怒不已，嬌喝一聲：「龐老賊，待我手刃你這個仇人，替先父報仇。」鏘一聲，拔劍衝向龐雷。

崔夫人急忙一把拉住女兒。「媛媛，別亂來。」

熊氏兄弟就在這時暴喝一聲。「龐雷，納命來吧！」雙雙撲向狂人龐雷。

龐雷狂笑一聲。「口出狂言！」身形一動，不閃不避，撲向熊獅熊虎。

熊獅熊虎拳掌齊施，猛攻龐雷。

龐雷亦雙拳急揮，狂亂地砸向熊氏兄弟。

狂人這個外號眞是一點不錯，龐雷的拳法，一點招式法度也沒有，就像一個不會武功的人，在氣急之下，狂亂地揮拳打人那樣。

但是，熊氏兄弟那麼凌厲勁猛的拳招，却被龐雷的雙拳化解了。

其實，龐雷的拳法看似狂亂無章，實則，狂亂中隱藏着奇妙厲害的招法，與他動手的人若是看不出來，那就會吃大虧。

熊獅熊虎皆是神風堡的高手，怎會看不出龐雷瘋拳的厲害，兩人抖擻精神，施展出一身絕學，與龐雷來個生死搏。

龐雷的瘋拳確是不成章法，看得人不由替他擔心，但是，縱任熊氏兄弟的拳勢如何精妙凌厲，却佔不到半點上風。

「娘，那就是狂人聞名江湖的瘋拳？」崔媛媛看着，禁不住好奇地問。

崔夫人點點頭。「媛媛，妳別看他的拳法狂亂無章，實則，他的拳法變化多端，教人很難捉摸，妳要是心存輕視，那就會吃大虧。」

話聲未落，只見熊獅熊虎兄弟幾乎是同時慘吼一聲，一個身子飛摔出去，張口噴出血箭。

崔夫人大驚失色，身形一閃，向龐雷掠過去，將龐雷截住。

那個女子急忙跟着崔夫人撲前去。

龐雷並沒有撲向受了傷的熊獅熊虎，看着崔夫人與那個女子撲到他面前，他甚至退了半步。

熊獅熊虎似乎傷得頗重，掙扎了一會，才能够站起來，嘴角不住流血。

崔美媛並沒有上前去看視熊獅熊虎傷成怎樣，只是站在原地，一副又驚又怒的樣子。

「哈哈……崔夫人，妳終於肯與龐某面對面了，嘖嘖……十二年不見，妳臉上依然一條皺紋也沒有，太好了。」狂人龐雷眼中盡是瘋狂，傻傻地瞧着崔夫人。

崔夫人被他瞧得心底發寒，頭皮發麻，差點忍不住掉頭就跑。

「放肆！」那個一直沒有吭過一聲的女子突然怒叱一聲，掣出一把只有尺長的短劍，欺身閃刺龐雷。

龐雷狂笑一聲。「好混賬的小女子，龐某根本沒有看上妳，却急着撲上來要與龐某親熱，去你媽的！」一拳擊向刺來的短劍。

拳劍相擊，不用說，吃虧的應該是拳頭。

莫非龐雷眞的瘋了？

「啪」一响，龐雷的拳頭不可思議地並不是擊在短劍上，而是那個女子的下頷上！

那個侍婢的短劍自然刺個空，腦袋猛地往上一昂，發出一聲悶叫，直跌出去。

崔夫人連臉色也變了。

那個侍婢是她的貼身侍婢，身手與她相差不了多少，居然一出手，便被龐雷一拳擊跌出去，換了是她，只怕也支撐不了多少招。

龐雷的武功比十二年前高明多了。

那個侍婢頷下挨了一拳，下巴也歪了，嘴角溢血，退了七八步，才穩住身形，身形一彈，人劍彈射向龐雷。

龐雷狂叫一聲：「來得好！」刀光掣閃，毫無章法地一連斬劈出五六刀。

就是不會武功的人看到他握刀劈斬的情形，也感到滑稽好笑，在行家的眼中，更是胡鬧混賬。

那侍婢人劍射入那五六道亂閃的刀光中。

崔夫人看得很清楚，忽然間，那侍婢的短劍刺擊在一道刀光上，發出叮的一聲激响，跟着，三道刀光奇異地斬在她的身上。

那侍婢頓時血濺如雨，慘叫聲中，身子分成三截跌落地上。

崔夫人駭得發出一聲尖叫。

崔美媛更是駭得臉無人色。

那侍婢死得實在太慘酷可怕了。

龐雷却臉色不變，雙眼直勾勾地看着崔夫人。「妳不會像那混賬侍婢一樣，急着要與龐某親熱吧？」

崔夫人心底發毛。「龐雷，你想怎樣？」

龐雷不懷好意地狂笑一聲：「妳以為龐某會怎樣？」

崔夫人咬咬牙。「龐雷，你以為我不知道，你一直對我……心懷不軌！」

龐雷陡地狂笑起來，半晌，才喘着氣道：「妳以為妳還是十八九歲的黃花閨女？妳沒帶鏡在身，也撒泡尿照一下，妳已經人老珠黃！龐某也不是二十多年前的血氣青年，哈哈……龐某會對妳心懷不軌？眞是滑稽，妳也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

龐雷這番話說得崔夫人臉上陣紅陣青，渾身抖顫，嘴唇哆嗦，好一會，才能說出話來。「龐雷，你這個狗矢不如的狂徒，我今日就要你償命！」

說話間，「嗆」然清吟聲中，天罡刀脫鞘而出。

龐雷一眼看到天罡刀，頓時目光一亮，脫口道：「天罡刀，那不是藏龍谷的鎭谷之寶嗎？妳怎會得到它？」

崔夫人咬牙切齒道：「我今日就要拿你來祭刀。」

龐雷嘖嘖連聲：「崔夫人，實對妳說，二十多年前，龐某得不到妳，今日，龐某只好要妳的女兒，算是對龐某的補償，赫赫……龐某既然是妳未來的快婿，妳怎好殺我？再說，龐某是使刀的，妳得了天罡刀可謂得物無所用，何不送給我這個東床快婿？龐某有了天罡刀，一定可以令到神風堡在武林中聲威大振的，丈母娘，妳說是不是？」

崔夫人萬萬料不到，龐雷居然會打自己女兒的主意，又驚又怒，喝罵一聲：「下流無耻！」刀光暴閃，有如一道青瑩瑩的流雲，閃劈向龐雷。

龐雷打了個哈哈：「眞荒唐，天下間居然有丈母娘要殺女婿的，妳不怕遭人非議嗎？」身形疾閃，斜撲向崔美媛。

崔美媛本已被龐雷的話氣得花容失色，心中驚慌，眼見龐雷向她撲來，柳眉一剔，嬌叱一聲：「下流賊，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一劍刺向龐雷。

龐雷狂笑一聲：「美嬌娘，妳怎麼這樣狠心？殺夫是會遭天譴，打落十八層地獄的。」身形倏地一變，從刺來的劍尖傍邊斜閃過去，一手抓向崔美媛的肩頭。

崔美媛鐵青着一張臉，身形輕靈地一晃，堪堪避過龐雷那一抓，接着迴身揮劍，掃向龐雷。

龐雷嘖一聲，身形急縱起來，口裏說道：「好狠辣的美嬌娘，正對龐某的胃口，在床上，一定是個好對手。」

崔美媛一劍掃空，被龐雷的下流話氣得咬牙切齒，恨不得生啖他的肉。

「丈母娘，妳也好狠啊！」龐雷大呼小叫，急忙出刀封擋縱撲過來，揮刀斬向他的崔夫人那凌厲迅疾的一刀。

鏗一聲，火光飛濺，龐雷雖然擋住崔夫人那一刀，但他那把百練刀却崩缺了一個大缺口。

說起來，他那把百練刀也說得上是一把好刀，以精鋼經過千錘百練打造而成，算得上是一把寶刀，但仍然被天罡刀斬了一個缺口。

若他那把刀是一把普通的刀，肯定會被天罡刀斬斷。

「好刀，天罡刀不愧是武林五大寶刀之一，難怪此刀一離藏龍谷，便有那麼多人打它的主意！」龐雷似乎對百練刀被斬崩一個缺口毫不心痛，身形藉那一擊之力，凌空倒翻開去。

「颼」一聲，一道劍鋒險險從他的身前刺過。

那是崔美媛向他縱刺的一劍。

龐雷避過崔美媛那一劍，身形刷地往下一落，揮手抓向崔美媛的右臂。

崔美媛人在空中，閃避不易，吃驚之下，拚命一擰身子，仍然無法避得開龐雷抓來的左手，禁不住發出一聲驚恐的叫聲。

要是落在龐雷的手上，那眞是天鵝落在癩蝦蟆的口中。

崔夫人看着，欲救無從。

因爲，她與龐雷之間，隔着一個崔美媛。

眼看女兒會落在龐雷的手上，崔夫人驚得不由發出一聲尖叫。

龐雷的手已抓落崔美媛的右臂上。

兩條人影就在這剎那有如飛矢一樣射向龐雷。

龐雷吃一驚，急忙縮手向下疾墜，同時向上舉刀急撩。

兩條人影幾乎是同時從他的頭上掠射過，其中一人，掠射得較低的那一個被刀光撩中，發出一聲慘厲的吼叫，血雨暴洒中，跌下幾截斷腿斷脚來。

崔夫人看着，嚇得目定口呆。

她雖然是武林人，但是，甚少與人動手，從未看過如此慘酷的情景。

被龐雷一刀將雙腿撩斷的人，是熊虎。

他的雙腿被齊大腿根「撩」成六截！

他像一個肉球一樣摔跌落地，暈死過去。

崔美媛嚇得呆住。

熊獅眼見兄弟雙腿被斬斷，不知是死是活，兄弟連心，狂吼一聲，飛撲向龐雷。「龐老賊，熊某與你拚了。」

龐雷見崔美媛呆住，正欲對她出手，熊獅已如一頭狂怒的獅子般撲過來，急忙身形半轉，狂喝一聲：「找死！」亦衝向熊獅，斬出一刀。

熊獅沒有閃避，身形微歪，撲勢不改。

龐雷也沒有改變他的撲勢，那一刀倏地變爲像剁肉一樣胡亂斬了四五

刀。

說來眞是教人不能置信，那亂斬向熊獅的四五刀，居然有三刀斬中熊獅！

熊獅也一頭撞在他身上，雙手緊抱住龐雷，一口死咬住他的左胸肌。

龐雷痛得哼了一聲，一掌拍落熊獅的腦袋上。

熊獅就在那剎那拚盡氣力大叫一聲：「夫人，小姐快跑！」

「噗」一聲，熊獅的腦袋應掌爆裂，紅白飛濺，弄得龐雷一身都是。

照說，熊獅經已咽了氣，但他仍死口咬住龐雷的胸肌，雙手也沒有鬆開。

龐雷氣怒得狂性大發，揮刀往熊獅身上亂斬。

崔夫人與崔美媛聽了熊獅那一聲大叫，如夢方醒，母女兩人立刻落荒而逃。

她們已被那血腥的情景嚇破了膽。

「崔夫人，別跑！咱們來幫妳！」一聲呼叫傳來，將崔夫人母女叫住。

母女兩人停下來，扭頭望去，只見從霍天形走來的路上，飛一樣奔來十三人，母女兩人一眼便認出，那十三個人是藏龍谷的人。

為首之人正是海無涯。

藏龍谷長老之一。

崔夫人母女眼見來了幫手，不由心頭一喜，但馬上又想到手上的天罡刀是藏龍谷之物，若是被海無涯見到，若不將之交還，那是說不過去的，所以，她略一猶豫，一把拉着女兒便跑。

「那裏跑！」聲隨人到，龐雷一身血汚，加上那一頭亂髮及蓬亂飛捲的鬚髯，比狂人還可怖，颯一聲，落在崔夫人母女的前面，嚇得她們驚叫一聲，急不迭停下來，駭退一步。

「你……你想怎樣？」崔夫人白着一張臉，幾乎說不出話來。

崔美媛更是駭得手脚發軟，想到可能會落在龐雷的手上，差點沒有昏倒過去。

「桀桀……」龐雷笑得好恐怖。「丈母娘，妳怕什麼呀？女婿也不要甚麼？桀桀……龐某這個女婿却是做定了。」

崔夫人渾身直抖，不知是驚還是怒，突然，她哀求道：「龐雷……求求你，放過我母女吧！」

龐雷「桀桀」直笑。「放過妳母女？那麼龐某豈不是一無所得？龐某才不吃這個大虧！」

「崔夫人，發生了什麼事？」海無涯第一個掠到崔夫人母女的身旁。當他一眼看清楚崔夫人母女前面的那個形貌嚇人的傢伙是誰後，不由發出一聲驚叫：「狂人龐雷，是你！」

龐雷打個哈哈。「海無涯，你還認得龐某！」

海無涯吸口氣，正想說話，一眼看到崔夫人手上的刀，更加驚訝，失聲道：「崔夫人，妳手上的刀不就是敝谷失去的鎭谷之寶天罡刀？怎會在妳手上的？」

崔夫人一臉尷尬之色，一時間不知如何說才好，囁嚅了一會，才道：「海長老……天罡刀……是我從……霍天形的手上搶回來的……正想送還給貴谷……遇上龐賊……他要奪刀，還想搶我女兒……幸好你們及時趕來，要不……」

崔夫人這番話，分明是砌詞揑造，龐雷應該看到當時的情形的，當然知道崔夫人說的是假話，可是，他却沒有揭穿。

海無涯當然不知道崔夫人說的是假話，對她的話深信不疑，感激地道：「崔夫人，謝謝妳替敝谷奪回天罡刀，海某代敝谷主謝謝妳。」

崔夫人雖然不想將寶刀交還給海無涯，但是，剛才既然說得那麼漂亮，如今海無涯那麼說，不得不將天罡刀交給海無涯。

海無涯眼見失去的鎭谷寶刀失而復得，大喜過望，崔夫人將刀遞給他，忙伸手去接。

一直冷眼看着的龐雷就在這時候動了！

有如一頭瘋虎那樣，撲向海無涯崔夫人之間去奪那把天罡刀！

海無涯叱喝一聲：「龐狂徒，海某面前，怎容你撒賴！」可是，他却沒有動。

因爲，有人替他將龐雷截下。

截下龐雷的，是海無涯帶領的十二高手中的六個。

那六個高手呈梅花形，將龐雷困堵起來。

龐雷確是一個狂人，面對藏龍谷六大高手，夷然不懼，昂頭發出一陣狂笑聲，陡地身形一動，施展一招狂風暴旋，身形與刀光繞着那六個高手旋出一匝。

海無涯疾喝一聲：「小子，別硬碰！」身形一縱，撲向有如一股旋風般暴旋的龐雷。

在六個高手將龐雷，圍堵起來的時候，海無涯已接過天罡刀。

他就用手上的天罡刀對付龐雷。

那六個高手聽聞海無涯的呼喝，馬上聽從地往後閃退開三四尺，各自攻出一招。

那一招，並不是攻擊，而是防守。

龐雷那一招無功而還，連六個高手的衣衫也沾不到，不由狂怒起來，發出一聲狂嘯，正欲再度向六個高手攻擊，一道驚虹般的刀光已飛斬向他身上！

龐雷心頭暗懍，吸口氣，發出一聲暴吼，急使一招狂龍擺尾，迎擊那道飛斬過來的虹芒！

「卡刷」一聲，兩刀相擊，龐雷那把百練刀的前半截斷跌落地上，發出

鏗的一聲响聲。

龐雷大吃一驚，往後仰倒，脫手將斷刀擲向海無涯。

海無涯回刀急擋，噹一聲，將射來的斷刀磕飛。

龐雷就在那剎那有如衝天炮般彈射起來，騰射起足有三四丈高下，身形凌空一翻，雙腳接一蹬，有如一隻飛鳥般，往外掠去。

六個高手呼喝一聲，縱射起來，欲追截龐雷。

海無涯喝一聲：「窮寇莫追！」

六個高手聞喝紛紛墜回地上。

看到龐雷逃脫，崔夫人不滿地對海無涯道：「海長老，你怎麼放走龐雷？」

她是害怕龐雷於逃脫後，日後會找她母女的麻煩。

海無涯道：「崔夫人，老實對妳說，海某若不是仗着天罡刀的威力，根本不是龐雷的對手，而咱們也未必留得住他，因此海某才放他走，以免造成傷亡。」

崔夫人無話可說。

崔美媛這時已鎮定下來，心急地向海無涯道：「海長老，找到少谷主了嗎？」

海無涯點點頭。「崔姑娘，已找到少谷主了。不過，他受了傷。」

「傷得重嗎？」崔美媛着急地問。

「說重不算太重，說輕也不輕，少谷主如今就在金陵客棧養傷。」

「娘，我要去看看夢龍哥。」崔美媛恨不得立刻飛到金陵客棧，看到她的未婚夫婿郭夢龍。

郭夢龍與崔美媛確是有婚約的。

那是雙方的父親於十五年前，於武林大豪方伯行的七十壽宴上，酒酣耳熱之際替兒女訂下婚約。

當年，郭夢龍經已八歲，長得英俊可愛，跟隨父親郭子威到長安拜壽，崔美媛的父親崔鏗鏘一見郭夢龍，便喜歡他，讚不絕口，認爲他將來必定青出於藍勝於藍，心裏已有意將女兒許配給他。藉着在壽宴上喝得高興之際，乘機向郭子威提出來，已有七分酒意的郭子威一口便答應下來，雙方還爲一雙小兒女交換了訂親信物。

郭子威交給崔鏗鏘的，是一塊雙龍佩。

崔鏗鏘替郭夢龍佩戴在頸項上的，是一塊翠鳳環。

這件婚事就在郭、崔兩人已有七八分酒意的情形下，替一雙小兒女定下來了。

郭夢龍當年只有八歲，雖然聰明，也不知道父親與「崔叔叔」在談論什麼，他只覺新奇好玩，根本不會反對這回事，就算他不願意，也不敢說出來。

事後，郭子威也覺得替兒子訂親這件事有點兒孟浪，有點後悔。但是，武林人最重信諾，何况，訂親的信物亦已交換了，要反悔，只怕崔鏗鏘不會答應，還會惹來話柄，何况，神風堡與藏龍谷說得上門當戶對，思前想後之下，也就算了。

由於從未見過崔鏗鏘的女兒崔美媛，他擔心會替兒子娶個醜媳婦，因此，在壽宴後，他帶着兒子隨崔鏗鏘到神風堡作客。

他見到崔美媛。

崔美媛那時只有五歲，長得嬌俏可愛，看到未來媳婦長相這般嬌俏，郭子威才放下心來。

兩個小孩子年紀相差不大，加上兩小無猜，兩人很快便玩在一起，相處融洽，郭子威與崔鏗鏘夫婦看着，都很高興，覺得一雙小兒女很匹配。

之後，崔鏗鏘也曾帶女兒到藏龍谷作客，讓郭夫人見見未來的媳婦。

那時候，崔美媛已七歲，出落得更嬌俏，郭夫人很喜歡這個未來媳婦。

郭子威病亡的時候，崔夫人曾帶女兒去藏龍谷拜祭，那時候，崔美媛經已十四五歲，出落得更加嬌俏動人。

郭夢龍亦已十八歲，長得有如玉樹臨風，英俊軒偉，令女孩子看了會禁不住「砰」然心跳。

崔美媛看到自己的未婚夫長得如此英俊軒偉，滿心歡喜，情不自禁爲之傾倒，對郭夢龍表現得很親熱。

郭夢龍那時候也對她很好。

可是，在她十九歲那年，她隨母親到藏龍谷與郭夫人商談與郭夢龍完婚這件大事時，郭夢龍對她很冷淡，避開她，令到她很生氣，但是，對郭夢龍仍然一往情痴。

婚事經已說好了，訂了在她二十歲那一年的十月初六與郭夢龍成親。

她雖然對郭夢龍的冷淡有點不開心，但很快便被快將與郭夢龍成親這件喜事沖淡了，一心巴望日子快點過去，好不容易，終於望到自己二十歲了，距成親的日子不到半年，就在這個時候，却傳來未婚夫與一個歌伎紅袖私奔的消息，當時，她有如被雷劈了般，呆了半天，不肯相信消息是眞的。

後來，確定消息是眞的後，她哭了一天一夜，哭得眼腫聲啞，崔夫人看到女兒那種痛苦樣子，又心痛又惱怒，決定去藏龍谷向郭夫人問個清楚明白！

其實，是向郭夫人問罪。

崔美媛嚷着要跟她到藏龍谷，崔夫人拗他不過，只好帶女兒同行。

雖然聽聞未婚夫婿與一個歌伎私奔，崔美媛仍然對郭夢龍痴心不減，她發誓，無論用什麼手法，也要將郭夢龍從那個歌伎紅袖的手上搶回來。

也因此，在趕去藏龍谷的路上，她說動母親改變主意不到藏龍谷，改爲打聽查探郭夢龍的下落，只要找到紅袖，不惜一切手段，也要殺了紅袖，絕了郭夢龍心中所愛，那他自然就會回到自己的身邊。

這一着，乃是釜底抽薪之計。

崔夫人恨郭夢龍對女兒負心，心裏憤恨不已，女兒提出這一着釜底抽薪之計，她一口同意。

由於憤恨郭夢龍對女兒負情負義，加上心胸狹窄，因而生出報復之心，不但要替女兒搶回郭夢龍，也想將藏龍谷併掉，她要郭夢龍日後像狗一樣跟着女兒，聽從女兒的話。

俗語謂，最毒婦人心，確不是虛言。

＊　＊　＊

「媛媛，好吧，我們隨海長老到金陵客棧去見夢龍與親家，當面向夢龍問清楚，還要不要妳！」崔夫人帶氣地對女兒說。

其實，她是說給海無涯聽的。

海無涯却詐作聽不出她話中之意，向她抱拳道：「崔夫人，崔姑娘，請。」

崔夫人母女點點頭，隨着海無涯與十二高手往金陵客棧所在的鎮集奔去。

至於地上的三具屍體，在海無涯與崔夫人母女說話時，已由另外六個高手動手埋了。

經過察看，熊虎因爲傷得太重，流血過多，死了。

神風堡這一次一共折損了三個人。

＊　＊　＊

郭夫人與手下租了金陵客棧的一個院子，除了藏龍谷的人外，外人不得進入。

聽說崔夫人母女來了，正在氣急得坐立不安的郭夫人只好强壓下心中那股焦灼與擔心，急急到前廳去。

崔夫人母女看到郭夫人走出來，忙站起來，互相施禮客套幾句，才分別坐下來。

海無涯立刻將天罡刀捧到郭夫人的面前。「谷主，屬下已得回天罡刀，請谷主收起來。」

郭夫人料不到這麼快便得回天罡刀，又驚又喜，接過刀，細看一眼，再抽出半截刀，確定無訛後，長長地透口氣。「海無涯，怎會得回天罡刀的？」

海無涯將崔夫人交還天罡刀的經過說出來，最後說道：「谷主，能夠得回天罡刀，實在要多謝崔夫人。」

崔夫人忙道：「咱們是親家，說得上是一家人，我從霍天彤的手上得回天罡刀，理該歸還給貴谷。幸好海長老與貴谷十二高手及時趕到，要不，天罡刀只怕不保，會被龐雷奪去。」

「崔夫人，我代表本谷，謝謝妳歸還天罡刀。」郭夫人客氣地道。

崔夫人雖然說的是假話，但却臉不改容。「郭夫人，妳這樣客氣，可是將我母女當作外人？」

郭夫人聽她那麼說，連聲說：「怎會，怎會呢？」

崔美媛再也按捺不住，開口道：「婆婆，夢龍是不是受了傷，我要去看看他。」

對於崔美媛稱呼她作婆婆，郭夫人不禁愕了一愕，心裏叫苦不迭，口裏却說道：「媛媛，夢龍確是受了傷，而且傷得不輕，這幾日，經過療治，經已痊癒了大半，妳放心吧，不用替他擔心。」

崔夫人接口道：「找到夢龍就好了，夢龍那孩子怎麼那樣糊塗？做出那種事來！一定是那個叫紅袖的狐狸精將他迷住，親家，找到那個不知羞恥的賤人沒有？非要好好地懲治她不可！」

崔夫人一番話，令到郭夫人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事實上，在情在理，都是自己的兒子不對，她雖然覺得崔夫人的話有點刺耳，但却不好說什麼。

既然崔夫人稱呼她親家，郭夫人只好也改變稱呼。「親家，我們只找回夢龍，仍未找到紅袖，若找到她，我一定會嚴加懲罰她，發生了這件事，實在對不起親家妳與媛媛。」

崔夫人假情假意地笑笑。「發生這種事，不能全怪夢龍，要不是那個賤婦迷惑了夢龍，他不會做出那種……事來的，親家，爲免惹起武林同道的閒話，令到貴谷與敝堡遭人笑話，只要夢龍回心轉意，覺悟前非，我與媛媛都不會責怪他。」

「親家，妳與媛媛對夢龍太好了。」郭夫人感激地道：「我已教訓了夢龍一頓。放心吧，我不會再讓他幹出對不起媛媛的事，他能夠娶到媛媛這樣好的妻子，眞是幾生修到。」

一句話，說得崔美媛羞紅了一張臉。

女孩子家，畢竟比較面嫩。

但她馬上鼓起勇氣，說道：「婆婆，我想看看夢龍。」

郭夫人的臉上的笑意頓時消失，露出爲難的神色，囁嚅道：「媛媛……我不知怎對妳說……夢龍他……他……」

崔夫人母女見郭夫人就是說不下去，以爲郭夢龍有什麼事，不由緊張地道：「親家，夢龍不是發生了什麼事吧？」

郭夫人知道不說不行，只好硬着頭皮道：「夢龍他沒有什麼事，不過……」

崔美媛着急地道：「婆婆，不過什麼？您說呀！」

嘆口氣，郭夫人無奈地道：「夢龍他今早失了踪！」

「什麼？失了踪？」崔夫人母女幾乎是同聲說出來，大感意外。

郭夫人點點頭。

「他的傷勢不是還未全好的嗎？」崔美媛焦急萬分。「會不會那個……賤女人將他帶走？」對紅袖，她恨得牙癢癢的，若紅袖這時就在她面前出現，她會一口吞了她。

郭夫人搖搖頭。「他是自己走的，留下一封書信……唉，我也不知怎說才是。總之，我實在愧對親家妳與媛媛。」

崔夫人馬上想到是怎麼回事，變色道：「夢龍是不是去找那個賤人？」

郭夫人痛苦地點點頭。

「娘！」崔美媛哭叫一聲，流下淚來。

崔夫人咬牙切齒，生氣地道：「親家，夢龍中了什麼邪……哼，他這樣做，置媛媛於何地？太過份了。」

郭夫人自知理虧，不知說什麼才好，看着滿臉委屈，淚水直流的崔美媛，心中滿是歉意，對兒子的任性所爲，惱恨不已。

「媛媛，別傷心，我一定不會讓他跟那個賤人在一起的……」

崔美媛撲倒在母親的身上，痛哭起來。

崔夫人又心痛又氣怒，生氣地對郭夫人道：「親家，媛媛一心向着夢龍，他却做出對不起媛媛的事，太傷她的心了，我只得這個女兒，若媛媛有什麼三長兩短，我不會放過他。」

郭夫人不知說什麼才好，只好不說話。

有一點，她沒有對崔夫人母女說，郭夢龍的失踪，與自己的女兒有關。

原來，是郭靈秀幫兄長暗中溜出客棧的，她跟兄長一起離開了客棧，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郭夫人却猜到，郭靈秀一定是帶兄長去找紅袖。

在郭夢龍兄妹失踪後，她已將帶來的谷中高手派出去，四出找尋郭夢龍兄妹。

可惜，直至如今，仍未有消息回來。

紅袖並不是躲在庵堂中，而是被顧仲恩、秦先達兩人安置在一處安全的地方——捕頭王坤的家中。

太原府總捕頭王坤，江湖上認識他的人可不少，官家的人誰敢去惹，除非他不想在江湖上立足。

自古以來，江湖上都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若非迫不得已，都不去惹上官府的人。

因爲，官府代表了朝廷。

天下間，誰有力量去與朝廷對抗？

顧仲恩與王坤原來是姨表兄弟，所以，顧仲恩才會提議將紅袖置在王坤家中。

王坤今年已經四十歲，妻子早亡，只有一個十七歲的女兒，正好與紅袖作伴。

至於顧仲恩爲何如此照顧紅袖，秦先達曾問過他，他却支吾以對，秦先達看他似有隱衷，也就不好再問。

不過，他總覺得，顧仲恩與紅袖似乎有什麼關係。

這一點，他不能証實，自然不好說出來。

這兩日，紅袖一直很掛念郭夢龍，盼望郭靈秀快點來看她，告知她郭夢龍的消息。

這日，她終於盼到郭靈秀來看她了。

郭靈秀的神色很慌張，這一點，顧、秦、項三人都看出來，獨有紅袖由於惦記着郭夢龍，因而沒有留意到郭靈秀神色有異。

「靈秀，你大哥的傷好了吧？怎麼今日才來看我？」紅袖一把抓住郭靈秀的手，急不及待地問。

郭靈秀急巴巴的地道：「他……好了……如今……却不好了。」

紅袖奇怪地道：「靈秀，妳怎麼了，一會說好，一會又說不好……」

項準忍不住開口道：「郭姑娘，妳大哥發生了什麼事？」他聽郭靈秀語無倫次，神色慌張，知道必是發生了事情，才那麼問。

郭靈秀眼圈一紅，差點哭出來，慌急地道：「大哥……被嚴復剛捉去了……」

「什麼？嚴復剛捉了妳大哥？」項、秦、顧三人幾乎是同時失聲驚叫。

紅袖恍似當頭响了個焦雷，身子晃了晃，不相信地道：「靈秀，夢龍不是在金陵客棧養傷嗎？妳娘與谷中高手看着她，怎會被嚴復剛抓去？」

郭靈秀含着淚，連連搖頭。「是眞的，今早，我與大哥從客棧溜出來，趕來這裏，半路上，大哥有點累，便坐在路旁歇一下。我見大哥口唇乾燥，便到附近的村鎮去買碗茶給他喝，那知道，我買了茶拿回去時，大哥不見了，樹上掛着一張紙箋，我取下來看一遍，是嚴復剛留下的，上面寫着，大哥已被他抓走，要我娘用天罡刀換回大哥，兩日後若不到短松崗贖回，便殺了我大哥。」

說到這裏，她再也壓抑不住哭起來。

顧、秦、項三人聽她那麼說，不由呆住。

他們怎也想不到，郭夢龍又出了事，落在嚴復剛的手上。

紅袖用力抓住靈秀的手，焦急地道：「靈秀，妳一定要說服妳娘，用天罡刀換回夢龍，若他有什麼不測，我也不想活了。」

郭靈秀忙道：「紅袖，妳放心，我娘只有大哥一個兒子，不要說是天罡刀，就是要她用一條命去換，她也會答應的。」

頓一下，懊悔地道：「我要是不離開大哥，他就不會落在嚴復剛的手上。」

項準同情地道：「郭姑娘，不要自責，就算妳不離開妳大哥，憑妳的身手，也救不了妳大哥，甚至，妳也會落在嚴血手的手上，唯今之計，是先將妳大哥贖回來，再想辦法奪回天罡刀！」

郭靈秀聽他那麼說，感激地看了項準一眼，「項少俠，謝謝你。」

項準忙道：「郭姑娘，咱們已是朋友，別說客氣話。」

顧仲恩道：「郭姑娘，那張紙箋還在妳身上嗎？」

郭靈秀點點頭，從身上拿出一張紙摺，遞給顧仲恩。

顧仲恩接過，打開來看一遍，然後遞給秦先達。「秦老弟，你看看，應該不會是假的。」

秦先達接過，細看一遍，瞥到項準欲探頭過來瞧看，便將手上的紙箋交給他。對顧仲恩道：「顧老哥，上面有嚴復剛的留名，咱們雖然沒有看過嚴血手的手跡，無法確定，但是，江湖上也沒有什麼人膽敢冒他的名頭，因此，我認爲那是嚴血手留下的。」

顧仲恩連連點頭。「看來，郭姑娘兄妹在離開客棧後，便落在嚴復剛的眼中，暗中跟着，看到郭姑娘離開郭少谷主，便乘機下手抓去郭少谷主，他之所以不將郭姑娘一併抓去，是要郭姑娘將那張紙箋帶回去交給郭谷主。」

頓一下，省覺地道：「郭姑娘，這件事關係到令兄的生死，妳還是趕快回去告知妳娘，早作決定。」

郭靈秀這才驚覺到事情的嚴重，忙對呆若木鷄的紅袖道：「紅袖，妳別擔心，我娘一定會用天罡刀換回大哥的。」

跟着對顧仲恩三人道：「三位，我這就趕回去將事情告知我娘。」

說完，便欲往外走。

項準忙道：「郭姑娘，妳一個人趕回去，說不定會在途中遇到意外……」

秦先達馬上道：「阿準，你說得是，你就陪郭姑娘回去吧，路上小心點啊。」說時，朝項準眨眨眼。

項準怎會不明白師傅的用意，臉上一熱，有點發窘地道：「師傅，我會小心的了。」

跟着對郭靈秀道：「郭姑娘，我們走吧。」

郭靈秀看一眼項準，欲言又止，點點頭，當先往外走出去。

項準不敢看師傅一眼，低着頭，急急跟着郭靈秀往外走。

他心裏不知如何感激師傅。

秦先達含笑看着徒弟的背影，不自覺舉手捋鬚。

顧仲恩看在眼內，笑對秦先達道：「秦老弟，他們兩個很匹配啊！」

秦先達滿心歡喜地道：「顧老哥，就是因爲你剛才所說的那句話，我才要阿準送郭姑娘回去。」

「秦老弟，你這個做師傅的，眞是沒話說。」顧仲恩忽然臉露憂色，「唉，不知道我那個劣徒去了那裏，眞替他擔心。」

秦先達安慰他。「顧老哥，冠中那孩子已盡得你的眞傳，加上他又聽明機警，你放心吧，他不會有什麼事的。」

秦先達口中的「冠中」，就是顧仲恩的徒弟。也就是寧死也不肯向霍天彤吐露紅袖的下落，後來忽然在濃烟面前消失了的那個甘冠中。

說起來，甘冠中已失踪了近十日。

顧仲恩曾找過他，但却找不到。

他雖然擔心甘冠中的安危，但却一直將這件事情放在心中，這時看到秦先達替自己的徒弟操心，不由使他想起自己的徒弟，忍不住說出來。

「唉，冠中那孩子雖然身手不錯，但江湖經驗却不多，加上他又好勝心傲，我眞怕他會吃虧。」

「冠中吉人天相，不會有事的。」秦先達只好安慰他。

「秦老弟，但願如你所說。」顧仲恩心中總覺不安，但又不好說出來，只好不再說。

＊　＊　＊

走了好一段路，項準與郭靈秀都因爲害羞的關係，誰也鼓不起勇氣先開口說話。

兩人都緊張得手心冒汗，尷尷尬尬的，但心裏却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異樣感覺。

那種感覺很奇妙，未曾有過，教人心頭蕩漾，難以言說。

終於，還是項準鼓起勇氣開口說：「郭姑娘，妳……一直贊成妳哥哥……與紅袖的……那樣做嗎？」

聽着項準那結結巴巴的話，郭靈秀幾乎忍不住失笑出聲，但想到這可能會引起項準的誤會，忙強忍着，說道：「項少俠……我大哥與紅袖是眞心相愛的……我娘……不該阻止他們……難道喜歡一個人也不成嗎？我很同情大哥與紅袖，不忍心看着他們被拆散分開，所以，我贊成他們私奔，並幫忙他們。你說，我是否不該那樣做？」

她這時亦發覺到，她說的話也有點口顫。

項準忙道：「郭姑娘，妳做得對，換了是我，也會那樣做，說實話，我很同情妳大哥與紅袖的遭遇。」

聽項準他贊成自己的做法，心裏好高興，人也變得輕鬆起來，對項準更增好感。「項少俠，你與令師這樣幫我大哥與紅袖，眞是沒話說。」

項準這時也沒有剛才那麼拘謹，說話也暢順了。「郭姑娘，妳娘爲何要阻止妳大哥與紅袖相好？」

郭靈秀嘆口氣：「我娘並不是嫌棄紅袖是個歌伎，要不是我大哥自小與……神風堡的崔大小姐訂有婚約，我娘是不會阻止他倆相好的。」

「郭姑娘，原來妳大哥與神風堡的崔大小姐有婚約的？」項準大感意外。

事實上，他對於郭夢龍與崔美媛有婚約一事，全無所聞。

「嗯！」郭靈秀點一下頭。「是我爹與崔大小姐的爹在十五年前替他倆訂

下的婚約。」

郭秀靈說到此，想起大哥如今的情況，亦不禁黯然。

項準忽然心頭跳動一下，囁嚅地道：「郭姑娘，那……妳爹……可有……」下面的話怎也鼓不起勇氣說出來。

郭靈秀冰雪聰明，早已猜到項準說不出口的是什麼話，看他如此緊張自己的……不由芳心竊喜，却促狹地道：「項少俠，你怎麼不說下去呀？聽得我莫名其妙的……」

項準心頭亂跳，口乾舌燥，不敢抬起眼看郭靈秀，半晌，終於鼓起勇氣，說道：「郭姑娘，請恕我唐突……妳爹……也有替妳……訂下親事嗎？」

說完這句話，他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但也有一種脫力的感覺，同時，他也很緊張。

若是郭靈秀與她哥哥那樣，早已訂了親，他不知有多失望。

說完這句話，他緊張得不敢看郭靈秀一眼，手心直冒汗。

郭靈秀料不到他會說出這句話來，羞赧得心頭怦怦亂跳，但也甜絲絲的，這表示項準很在意她，要不，不會那樣問的。

她本想據實相告，突然生出一個佻皮的主意，當下瞥了項準一眼，裝出害臊的樣子，說道：「我爹……早給我訂下了……一頭……親事。」

項準一聽，有如當頭响了記焦雷，大感失望，呆了一呆，着急地道：「那頭親事是誰？」

話出口，他才醒覺自己失態，太露痕跡了，發窘地垂下眼瞼。

郭靈秀聽他那緊張失望的語氣，芳心暗喜，幾乎忍不住笑起來，眼珠一轉，覺得不宜再玩笑下去，於是正經地道：「項少俠，我……剛才只不過與你開個玩笑，不是眞的。」

項準聽郭靈秀那麼說，有如驚聞喜訊，歡喜若狂，忘其所以地伸手一把抓住郭靈秀的手，顫着聲問：「眞的？」

郭靈秀被項準一把將手抓住，那刹那有如被電殛般，全身震痳發酥，心頭亂跳，臉紅過耳，澀羞道：「是……眞的。」

項準忘形地道：「妳……爲什麼要騙我？」

郭靈秀羞臊得不敢抬起頭來：「我……不知……道。」

項準忽然間不知那來的勇氣：「妳喜歡我嗎？」

郭靈秀腦袋嗡地一响，就像被催眠般，情不自禁地道：「嗯。你也喜歡我嗎？」

項準一聽，歡喜若狂：「郭姑娘，我自第一眼看到妳，便喜歡妳了，妳不是騙我吧？」

郭靈秀這時羞得連雪白的頸脖也紅了。「我……說的是心……裏話。」

項準差點沒有跳起來。「太好了，眞的太好了，靈秀，妳太好了。」

他連稱呼也改了。

郭靈秀忽然道：「你……捏痛……我的手了。」

項準慌忙鬆手，抱歉地道：「妳……很痛嗎？」

郭靈秀點點頭又搖搖頭，項準摸不着頭腦，疑惑地道：「到底痛不痛呀？」

郭靈秀抬眼瞟項準一眼，含羞道：「你……被別人看到，多不好意思。」

項準這才放下心來，鬆口氣，高興地道：「怕什麼，咱們可是正正經經的！」說着，又伸手握着郭靈秀的手。

不過，他這一次輕輕地握着，不敢稍爲用力。

郭靈秀心裏甜甜的，瞟他一眼，輕聲道：「走呀，還要趕回金陵客棧，將我大哥被嚴血手抓去的事告知我娘。」

項準這才發覺，他們站着沒有走，當下忙道：「靈秀，那咱們快走。」握着郭靈秀的手，急急往前走。

郭靈秀沒有將手縮回去，讓項準握着，手拉手往前急趕。

歷經艱難 終成眷屬

郭夫人與崔夫人母女聽完郭靈秀的話，看過那張紙箋後，都驚急擔憂得呆住。

郭靈秀看到崔夫人母女，雙眉不由皺了起來。

崔夫人母女找到來，郭夢龍與紅袖之事，只怕不易解決，怎不叫她不皺眉頭！

由於急着將事情告知母親，郭靈秀甚至不及將項準向母親及崔夫人母女介紹。

郭夫人早因郭夢龍被嚴血手擄走的消息弄得心焦如焚，那裏還留意到項準，崔夫人母女也是。

項準有點尷尬，但却不介意。

倒是郭靈秀怕他有所誤會，輕輕碰一下他的手肘，輕聲道：「你……我娘急昏了……你不會……怪我娘吧？」

項準搖搖頭，也低聲道：「妳娘的心情，我很明白，怎會怪她呢！」

崔美媛忽然哭叫起來。「娘，婆婆，一定要救夢龍呀，爲了夢龍，天罡刀算不了甚麼，夢龍要緊啊！」

崔夫人拍拍女兒的背，輕聲道：「媛媛，別擔心，你婆婆只得夢龍一個兒子，別說是一把天罡刀，就算是整個藏龍谷，也不惜用來交換夢龍。」

郭夫人連連點頭。「媛媛，妳放心，我一定會用天罡刀換回夢龍。」

在崔夫人母女說話時，郭靈秀輕輕對項準道：「那兩個就是崔夫人與崔大小姐，我大哥自小聘下的妻子。」

項準點點頭，看看崔美媛一眼。

崔美媛聽郭夫人那樣說，才止住哭泣。「婆婆，我要跟妳去換回夢

龍。」

郭夫人點點頭。「妳要去就去吧。」

跟着抬眼瞪了女兒一眼，責備地道：「靈秀，若不是妳淘氣，帶夢龍出外散心，就不會發生這件事，妳越來越任性了。」

郭靈秀不敢出聲，委屈地咬着嘴唇。

原來，郭靈秀敘述哥哥失踪的經過時，不敢將夢龍偷走，是要去找紅袖這一節據實說出來。怕崔夫人母女惱怒呷醋，向母親問罪，因而改口說是帶大哥出外散步。至於留書上所寫的，她說是與郭夫人開個玩笑，待他們返回客棧時，給郭夫人一個驚喜。

郭夫人當然知道女兒說的不是眞話，卻不敢戳穿女兒的謊言，怕崔夫人母女哭鬧。

至於崔夫人母女心裏怎樣想，他就不去理會了。

郭靈秀自知犯錯，不敢吭聲，一任母親責備。

突然間，郭夫人發現項準的存在，驚疑地道：「靈秀，這位是……」

郭靈秀忙介紹，「娘，他叫項準，是秦先達大俠的高足，他恐怕女兒在路上會遭遇甚麼意外，陪女兒趕回來報訊。」

郭夫人當然聽聞過秦先達的大名，人家的徒弟爲了自己女兒的安危而陪同返回來，雖然對秦先達收藏兒子與紅袖的事有點不滿，但項準却出手救助過自己兒子，說甚麼也理該向項準致謝的，當下向項準道：「項少俠，謝謝你送靈秀回來，令師他好嗎？」

項準忙抱拳回道：「郭谷主，那是晚輩應該做的，家師托賴，一向粗安。」

「靈秀，妳怎麼不招呼項少俠坐下，盡讓項少俠站着，不失禮麼？」郭夫人對女兒說。

郭靈秀吐吐舌頭，笑對項準道：「項……少俠，請上坐。」偷偷向項準扮個鬼臉。

項準幾乎忍俊不禁，笑起來，向郭夫人謝了座，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郭夫人看了女兒一眼，才對項準道：「項少俠，請問可知道……紅袖的下落？」

項準心頭跳了一下，禁不住望一眼郭靈秀，靈秀向他微微搖一下頭，他只好向郭夫人撒謊。「郭谷主，晚輩不知道……妳所說的紅袖的下落。」

郭夫人深深地望了項準一眼，轉對崔夫人母女道：「親家，媛媛，看樣子，你們都有點累了，靈秀，陪崔伯母與媛媛到客房休息。」

郭靈秀看一眼項準，雖然心裏不願意，但母命難違，只好答應一聲，招呼崔夫人母女到客房。

待女兒與崔夫人母女走出廳外，郭夫人才對項準道：「項少俠，你認識了我女兒多久？」

項準答道：「數日前才認識令嬡。」

「你是不是歡喜小女？」郭夫人目不轉瞬地看着項準。

郭夫人是過來人，焉會看不出項準與自己女兒眉眼傳情的情形。

項準心頭跳動了一下，有點不知所措，不知怎樣回答，一時間頗爲尷尬，半晌，才鼓起勇氣，說道：「令嬡如此聰明可愛，誰認識她，也會喜歡她。」

郭夫人聽他那麼說，微微一笑，心裏暗道：「這年輕人好機靈，長相不俗，與靈秀那丫頭頗匹配。」口裏却說道：「項少俠，你訂了親嗎？」

項準心頭跳了一下，緊張得手心冒汗，忙答道：「郭夫人，晚輩自小由家師撫養成人，尚未……訂親。」臉上一陣發熱。

郭夫人看在眼內，心裏道：「看他臉嫩的樣子，像塊璞玉般純樸啊。」不由有幾分喜歡他。

事實上，郭靈秀也到了出嫁的年紀，能夠替女兒找到一個好女婿，那是天下父母的心願。

郭夫人自然不例外。

「項少俠，有一句話我想你據實答我，成嗎？」郭夫人臉上露出欣賞的神色。

項準不會看不出來，心頭那塊大石頓時放開，但他沒有忘形，謹愼地答道：「郭谷主，晚輩……能夠說的，一定據實回答。」

郭夫人聽項準那麼說，心裏暗道一聲，「此子果然機靈聰明！」口裏說道：「項少俠，令師與顧仲恩大俠到底將紅袖藏在甚麼地方？」

這個問題很難答。

項準却想也不想就答：「郭谷主，尊長之事，做晚輩的不便說，請原諒則箇。」

郭夫人並沒有責怪項準不據實回答她的話，反而暗讚他說話得體及有分寸，認爲此子將來必有大成就，更加喜歡他。「項少俠既然不方便說，我也不勉强你。嗯，我想問問你，令師與顧大俠因何如此關顧紅袖？這個……你可以答我吧？」

項準遲疑了一下，才道：「郭谷主，這個問題，恕晚輩不大清楚，家師插手這件事，乃是受顧大俠所邀……家師曾問過顧大俠，顧大俠却笑而不答，因此，晚輩與家師皆對內裏的因由，不甚清楚。」

「嗯！那我沒甚麼問你的了。」郭夫人說着站起來。「你且坐一會，我進去叫靈秀出來，送你出棧。」

項準忙站起身，向郭夫人抱拳道：「郭谷主，那晚輩先在此向妳告辭。」

郭夫人笑了。「項少俠，你太多禮了。」說完，往裏面走去。

未幾，郭靈秀從裏面急急走出來

，劈頭就對項準道：「我娘與妳說了甚麼話？」一副緊張的神色。

項準看到廳內只有他與靈秀，廳外也不見人影，有心嚇嚇她。「妳娘看出……來了……」

郭靈秀一聽，緊張萬分。「我娘怎麼說？」

項準看到靈秀那緊張的樣子，差點忍不住笑出來。「妳娘說……說……」

「說甚麼啊！」郭靈秀幾乎叫起來。

「妳娘說，不准我與妳……好。」

郭靈秀一聽，恍似晴天打了個霹靂，又驚又急地道：「我不會聽她的，你怎麼想？」

項準嘆口氣。「靈秀，我……不知怎樣才好……我怕……」

「別怕！」靈秀咬着咀唇。「我不會因爲我娘……不與妳……來往的。」

「靈秀，眞的？」項準喜不自禁。

「嗯！」郭靈秀認眞地用力點一下頭。

「靈秀，太好了，我也放心了。」項準再也按捺不住，咧嘴直笑，差點沒有跳起來。

郭靈秀先是怔了一下，繼之從項準那樂不可支的模樣，看出他在開玩笑，不由嗔道：「你……騙我！」

項準樂得直笑。「靈秀，我與妳開個玩笑……想不到，妳……說了心裏話，我好開心！」

郭靈秀臉上一紅，嬌嗔地跺跺腳，擰轉身。「你不老實，使壞，我不理睬你！」

項準見靈秀生氣，頓時着了慌，手足無措地道：「靈秀……別生氣……是我不對……我不該拿……這個……與妳開玩笑，我保証，下次不敢了。」

郭靈秀偷瞥到項準那六神無主的驚慌樣子，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出來。

這一笑，令到項準放下心頭大石，恍然醒悟郭靈秀不是眞的生氣，舒口氣，仍然陪着小心道：「靈秀，妳不會……不理睬我吧。」

郭靈秀忍住笑，擰轉身，看了項準一眼，噓道：「你若再這樣，我一輩子也不理睬你。」

「靈秀，我再也不敢那樣了。」項準一副可憐相。

郭靈秀瞪他一眼，不忍心再唬他，嫣然一笑，伸手一拉他的手，「走吧，我娘要我送你出棧。」

項準頓時心花怒放，緊緊地握住郭靈秀的手，往外面走去。

* * *

項準回到王坤的家中，看到師傅與顧仲恩一臉凝重之色，便知道又有事發生了。

他忙向秦先達問：「師傅，發生了甚麼事？」

秦先達嘆口氣，看了項準一眼。「你在路上沒有發生甚麼事吧？」

項準搖搖頭，心急地道：「師傅，到底發出了甚麼事？」

秦先達看一眼心事重重的顧仲恩，才道：「你送郭姑娘走後，你顧伯伯接到一封信，是嚴復剛那老鬼送來的，信上說，甘世姪已落在嚴血手的手上，要你顧伯伯拿紅袖來交換，要不，準備替甘世姪收屍！」

「師傅，原來甘少兄落在嚴血手的手上，怪不得一點消息也沒有。」項準大爲吃驚，跟着轉對顧仲恩道：「顧伯伯，你準備怎樣做？」

顧仲恩用手抹一下臉，吐口長氣，說道：「阿準，我也不知怎樣才好，唉，冠中是我的徒弟，紅袖……是個可憐的孩子，若要我拿她去交換冠中，我怎忍心，也有違道義，但若不換，豈不是眼睜睜看着冠中被嚴血手殺死？唉，我眞不知怎辦才好。」

說完，連連嘆氣。

項準聽他那麼說，也覺得這件事很棘手，很難下決定。

「秦老弟，你有甚麼好主意？」顧仲恩眉頭打結，看着秦先達。

秦先達也想不出一個主意來。想了想，才道：「顧老哥，我也想不出一個兩全之法。咳咳，我想，不能不顧着冠中那孩子的生死，但是，也不能用紅袖姑娘來交換，那無異將她送入虎口，再說，怎向郭少谷主交代……一時間，我也想不出一個好主意。」

項準轉着腦筋，也想不出一個好主意，便問道：「師傅，嚴血手要在甚麼地方交換？」

秦先達吁口氣，「時間與地點都和郭夫人換回郭夢龍的一樣，兩日後，於短松崗交換。」

項準道：「這麼說，嚴血手是想同時得到天罡刀與紅袖姑娘。」

跟着又自語地道：「嚴血手雖然好色，但也不至於非得到紅袖不可，這其中會不會有甚麼古怪？」

秦先達與顧仲恩都聽不到他說甚麼，所以，沒有理會他。

項準忽然道：「顧伯伯，紅袖姑娘知道這事嗎？」

顧仲恩搖搖頭。「她一直呆在房中，所以沒有告訴她，若她知道，一定會嚷着要去交換冠中的！」

秦先達接口道：「嗯，紅袖姑娘這個女孩子看來外表柔弱，實則是個極有主見，剛强敢爲的人，她若知道冠中的事，一定不會坐視的。」

項準道：「無論如何，這件事情也要告訴他，讓她自己拿主意，若她自願交換甘少兄，那咱們再從長計議，說不定，可以想出一個兩全的辦法。」

秦先達一拍椅子扶手。「顧老哥，阿準說得對，這件事，若不讓紅袖姑娘知道，對她、對冠中都不公平。」

顧仲恩想一下，頷首道：「嗯，那就告訴她吧。」

項準道：「我去告訴紅袖姑娘。」

秦、顧兩人同時點點頭。

項準馬上往裏面走去。

「項少俠，不用對我說了，我都聽到了。」通往裏面的甬道口突然响起紅袖的語聲，跟着，紅袖自甬道口走出來，走入廳中，神色鎮定。

項、秦、顧三人都愕了一下，抬眼望着紅袖。

「紅袖姑娘，妳不是在房中的嗎？」顧仲恩說道。

紅袖抿抿嘴唇。「顧大俠，我在房中躺不住，想出來看看項少俠回來了沒有，問他郭……夫人是否答應拿天罡刀交換夢龍，才走到甬道口，聽到你們在說話，便停下來……你們說的話，我全聽到了。」

頓一下，咬咬咀唇，臉上現出堅決的神色，「顧大俠，秦大俠，甘少俠是爲了我，才被嚴復剛抓走的，他既然要拿我來交換甘少俠，在情在理，我也不能退縮！」

顧仲恩急不迭道：「紅袖姑娘，妳這樣做，無異送羊入虎口，顧某怎忍心……」

紅袖抿抿嘴，決絕地道：「顧大俠，我主意已決，你們不用勸我。」

跟着對顧、秦兩人深施一禮，再對項準行禮。「顧大俠，秦大俠、項少俠，三位對紅袖的大恩，紅袖今生沒法報答，就讓紅袖來生補報吧！」

三人慌忙搖手，秦先達說道：「紅袖姑娘，千萬不要灰心絕望，我們不會讓妳落在嚴血手……的手上的！」

顧仲恩也道：「就算交換，也不是沒有辦法可想的，妳別……」

紅袖淒然一笑。「紅袖生來命薄，今生既不能……與夢龍在一起，那生不如死！三位，別說了。」說完，轉身急往裏面走去。

項準疾聲道：「紅袖姑娘，妳若不想活，妳不想想，郭少谷主會怎樣？妳忍心要他痛不欲生，甚至陪妳……死嗎？」

紅袖聞言身子一震，停下來，呆住。半晌，忽然流下淚來，哀哀地道：「怎辦？天啊，你叫我怎樣做？」

那種絕望無告的樣子，看得秦、顧、項三人鼻子發酸。

「紅袖姑娘，別這樣，一定可以想到一個兩全的辦法的！」項準忍住眼中的淚水，勸慰紅袖。

顧仲恩突然顯得很激動，看着哀傷欲絕的紅袖，嘴唇顫動得很厲害。「紅袖……紅兒，我拚了這條老命，也不會讓妳受到傷害！」驀地撲前去，將紅袖摟在懷中。

秦先達與項準都被顧仲恩意外的舉動弄得驚愕不已，但很快便回過神來。

項準首先脫口說道：「師傅，紅袖是顧伯伯的女兒！」

秦先達用力點點頭。

兩人都清楚地聽到顧仲恩摟着紅袖，激動地道：「紅兒，我是妳爹，妳是我女兒……」

秦先達與項準兩師徒這時都明白顧仲恩爲何會合力照顧紅袖與郭夢龍！

原來，紅袖是他的女兒。

但是，秦先達却弄不明白，顧仲恩怎會有一個女兒，而且一直到這時才相認。

據他所知，顧仲恩從未娶妻生女，一直都是孤家寡人，那怎會有紅袖這個女兒？又一直不想認，任由紅袖在藏龍谷中生活。

這個謎，相信只有顧仲恩才能解得開。

* * *

紅袖對於顧仲恩的舉動，同樣感到驚愕及難以置信。

自小至大，她都是在藏龍谷長大的，沒有人告訴她父母是誰，她只知道，是被一個人送入谷中，由一個吳姥姥的奶媽撫養大的，而她亦視吳姥姥是唯一的親人。

如今，她忽然有了一個父親，叫她怎不驚愕，難以置信？她甚至以爲自己在做夢。

「你……怎會是我爹？」她疑惑地望着顧仲恩。「我從來不知道自己有一個爹。」

顧仲恩仍然激動，顫着聲道：「紅兒，妳將頸鍊上那半塊玉環除下來。」

紅袖的頸脖上戴了一條銀鍊子，鍊子上穿着一塊缺了一半的玉環，誰也看得到，她看了顧仲恩一眼，依言將頸脖上那根銀鍊子除下來，將半塊玉環交給顧仲恩。

顧仲恩的手直抖，而且抖得很厲害，接過那半塊玉環，他跟着從褲帶上小心地取下一塊亦是缺了一半的玉環，然後兩塊玉環併起來。

由於他的手抖得很厲害，所以，他併了幾次，才能將兩塊玉環併接起來。

項準看得眞切，脫口叫道：「併上了，原本是一塊完整的玉環！」

項準沒有亂說，兩半玉環併接起來，完完整整的併成一塊玉環！

換言之，那兩半玉環是從一塊玉環一分爲二的。

秦先達也興奮地叫起來，「顧老哥，兩半玉環併起來，嚴絲合縫，紋理接合，果然是一塊的！」

紅袖當然也看到那塊併接起來的玉環完好無缺，她禁不住問道：「你……怎會有另一半玉環的？」

顧仲恩這時已稍爲平靜下來。「紅兒，這塊玉環原本是……爲父的家傳之物，我將一半……當年給了妳娘……」說到這裏，他又激動起來，以致說不下去。

紅袖這時已有七八分相信顧仲恩是她的父親。「……這半塊玉環怎會在我身上？」

顧仲恩顫聲道：「紅兒，這半塊玉環是不是自小便帶在妳身上？」

紅袖點點頭。「吳姥姥說，我被送

到谷中的時候，銀鍊與缺玉環便掛在我身上，她猜必是代表我身世的一件物事，所以，吳姥姥一直將它戴在我身上，自我懂事起，便千叮萬囑，要我不要遺失它，待到我十二歲那年，她鄭重地對我說，這鍊上的缺玉環，說不定可以揭開我身世之謎，並叫我將缺玉環掛在頸脖子當眼的地方，讓人一眼便看到……」

「紅兒，妳確是我女兒！」顧仲恩激動得流下淚來。

秦先達師徒看着，感動得眼內濕濕的。

「你……眞是我爹？」紅袖悲喜交集，眼中滿是淚水。

「紅兒，我是妳爹，我確是妳爹！」顧仲恩仍然很激動。「我第一次看到妳頸脖上掛着的那塊缺玉環，便知道妳是我女兒！」

頓一下，又說下去。「當年，我將祖傳玉環分爲二，將一半送給妳娘作爲訂情信物，那時候，因爲妳娘出身於黑道，名聲不怎麼好，但我知道妳娘是個好女子，出汚泥而不染，但世俗之見却不易改變，他們認爲，正邪不兩立，黑白不相容，黑的始終是黑，不會變白，妳娘就是顧慮到這一點，無論我怎樣求她，都不肯與我成親，怕會連累我……怎知道，她有了身孕，懷了我的血脈……唉，我不知怎說才好，妳娘太固執了，我差點沒有跪下來求她嫁給我，她就是不答應，無奈之下，只好依她，本來，我與妳娘相約好，在她分娩前，在一處偏僻的地方相會，陪着她，直到她分娩。那個地方我至今還記得，叫紅花集，我依約趕到那裏，却不見妳娘，足足等了十日，也不見妳娘的影踪，算一下日子，妳娘該分娩了，當時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不知如何是好，後來，我四出找尋打聽，都沒有半點消息，起初，我還以爲妳娘躲起來，從今後不再見我，但是，無論躲到甚麼地方，也該有消息的呀，找了半年，仍然沒有半點消息，我開始懷疑，妳娘可能遇到仇家，不幸遇害了，想及此，我幾乎發狂，足足病了數日，但我仍不死心，繼續找尋，但都找不到妳娘，漸漸的，也就心灰意冷，每當夜闌人靜，想起妳娘，我就心如刀割，至今，我仍然沒有忘記她。」說到這裏，不勝唏噓。

紅袖沒有說話，只是流淚。

秦先達師徒也替顧仲恩感到難過。

「如今想來，妳娘可能在趕去紅花集的途中，遇上仇家或是自命白道、食古不化的武林高手，動手之下，受了傷，可能是致命傷，但却逃脫了，生下妳，自知活不成，大概她逃到藏龍谷的附近，便將妳偸偸送入藏龍谷，並將這塊缺玉環放在妳身上，好讓妳將來可以憑此解開妳的身世之謎，妳娘眞是用心良苦，蒼天不負有心人，她的苦心沒有白費，天可憐見，終於讓我看到這塊缺玉環，認回我女兒！」顧仲恩激動得語不成聲。

「爹！」紅袖哭叫一聲，撲入顧仲恩懷中。

顧仲恩緊緊摟住女兒，生怕她會飛走，喃喃道：「紅兒，爹找到妳，從今後，不會讓妳離開爹身邊，爹要好好照顧妳。」

紅袖只是流淚。

半晌，紅袖抹去淚水，說道：「爹，我娘是誰？」

秦先達師徒都很想知道紅袖的娘是誰，怎會迷倒當年英名傳江湖的顧仲恩，師徒兩人馬上留心細聽。

輕輕撫一下女兒的秀髮，顧仲恩夢囈般道：「妳娘當年是個大美人，黑道上的玉鳳凰，妳娘就是當年人稱魔鳳的唐玉鳳！」

「赫！是她！」秦先達差點脫口叫出來。

魔鳳唐玉鳳，當年艷名傳江湖，見過她的人，莫不驚爲天人。當年，秦先達也是個翩翩少年，亦聽聞過唐玉鳳的艷名，但却無緣得睹其姿容，引爲憾事，由於唐玉鳳出身黑道，被白道中人視爲魔鳳。當年，確是有不少武林世家子弟，年輕俊彥，爲了唐玉鳳爭風呷醋，後來還動刀槍，結果自然有人死傷，這可不得了，武林中那些自命白道之士，都視唐玉鳳爲武林妖女魔鳳，而除魔衞道，是那些白道之士的本分，於是，唐玉鳳便成了他們暗殺的對象，以致人人得而誅之。

若不是顧仲恩親口說出來，秦先達不會相信顧仲恩當年會與唐玉鳳有一段情，而且，還珠胎暗結，生下紅袖。

那時候，顧仲恩在江湖上嶄露頭角，被武林中的前輩人物譽爲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以他當年的聲譽，有誰會想到，他居然愛上了魔鳳唐玉鳳，還與她相好。

情之一字，確是不能以常理去猜度！

項準却沒有聽聞過魔鳳唐玉鳳的大名。

因爲，那時候他只怕還未出世，就算出世，年紀也很小，待到他懂事，魔鳳唐玉鳳經已在江湖上消聲匿跡，沒有人再提起她。那項準自然不知道當年有魔鳳這個人物。

想想，那時候顧仲恩是白道中年輕一輩的俊彥之士，而魔鳳乃是黑道中的妖女，若是兩人相好的消息傳出去，那會是一個怎樣的結果，難怪顧仲恩一直沒有對人說及這段情，唐玉鳳怎也不肯嫁給他了。

若照顧仲恩那麼說，唐玉鳳應該不是傳言所說的那樣，是個妖女，否則，她才不會替顧仲恩設想，爲免他不容於白道，而堅拒嫁給他。

也所以，人的偏見實在很可怕，

殺人於無形！

＊　＊　＊

父女相認，那場面既感人，又教人高興。

秦先達師徒都替顧仲恩父女相認而高興。

顧仲恩與紅袖也很高興。

但在高興之餘，紅袖却提出一個疑問。「爹，那你當日(與郭夢龍私奔出谷那一日)既然認出我頸脖上的缺玉環是你給娘的信物，你爲何不問我那塊缺玉環怎得來，不當場認我？」

顧仲恩喟嘆一聲。「紅兒，當時，我很想對妳說，妳是我女兒，妳知道嗎？妳與妳娘起碼有七分相似，乍然看到妳的時候，我還以爲自己在作夢，看到的是妳娘！那時候，我便在心裏對自己說，妳是我的骨肉，是我的女兒！但是，我不敢相認，那太唐突了，我怕妳以爲我是瘋子，也怕妳不肯認我，更怕這件事傳到江湖上。當時我想，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傳開去，我那還有顏面在江湖上行走？剛才，我終於想通了！紅兒，妳是我的骨肉至親，能夠認回妳，管他人怎麼說，自己但求問心無愧，管他笑罵由人。我已失去妳娘，不能再失去妳！那會我後悔終生的！」

秦先達笑着接口道：「好了，好了，父女相認，是一件喜事，來，咱們喝兩杯，慶祝你們父女團聚！」

顧仲恩抹去臉上的淚水，高興得直笑。「秦老弟，該喝兩杯，該喝兩杯！」

紅袖乖巧地道：「爹，我去拿酒來。」

顧仲恩朝愛女點點頭。

紅袖馬上到裏面拿酒。

項準也跟着往裏面走去。

＊　＊　＊

喝着酒，顧仲恩一直笑得合不上嘴巴。

本以爲孤零零度過下半生的，突然間得到一個女兒，自己的親骨肉，怎不令他歡天喜地。

紅袖頻頻替父親及秦先達斟酒。

這些日子以來，她第一次笑得這樣開心。

喝了幾杯酒，顧仲恩關切地對女兒道：「紅兒，妳與郭少谷主可是眞心相愛的？」

不等女兒答他，又說道：「爹不是那種固執的人，兩個人若是眞心相愛，管他人怎麼說！」

「爹！我與夢龍是眞心的！」紅袖鼓起勇氣，紅着臉說：「女兒不是那種……私奔。」

「好！好！」顧仲恩連連擊桌。「不愧是我女兒，敢愛敢做，想當年，我還不是將世俗的偏見拋開，與妳娘相好！」

頓一下，又深有感觸地道：「人生在世，不過匆匆數十寒暑，爲何不隨心所欲，做自己喜歡的痛快事，只要不是傷天害理，管他人怎說怎看！」

「顧老兄，你好豁達！」秦先達笑道：「看來，我也要像你那樣，下半生放開懷抱，開開心心的，隨心所欲！」

「秦老弟，你不愧是我的知己！」顧仲恩哈哈直笑。「人生得一知己，夫復何求，來，咱們乾一杯！」

兩人舉杯，乾了杯中酒。

兩個老一輩的人在說話，紅袖與項準兩個年輕人也在說話。

「項少兄，夢龍他娘眞的答應用天罡刀換回夢龍？」紅袖雖然聽項準肯定地對她說過了，仍然問一句。

項準道：「千眞萬確，我親耳聽聞的！」

「那我就放心了。」紅神長舒一口氣。

項準欲言又止，却被紅神看到，催他。「項少兄，有甚麼話只管說，別吞吞吐吐的好嗎？」

項準遲疑一下，才壓着聲道：「顧姑娘，我……在金陵客棧見到神風堡的崔夫人……還有那個崔姑娘。」

紅袖却一點也不能驚奇，淡淡道：「我以前見過她母女兩三次。崔大小姐雖然與夢龍有婚約，但夢龍對我說，他從來沒有喜歡過她，他只喜歡我一個，他說的是眞心話，我信他！」

停一下，又說道：「我與夢龍，還有靈秀，自小便玩在一起，夢龍與靈秀都是難得的好人，他倆沒有因爲我是個被人棄在谷中的孤兒而看不起我，他兄妹都很同情我，我與夢龍都是眞心喜歡對方的，他對我說，寧死也不會娶崔大小姐，願意放棄一切，與我在一起，他做到了！」

跟着又說道：「靈秀與夢龍一樣，心地純良，不會矯飾做作，看不起人。項少兄，我看出你很喜歡她，是不是？」含着笑，直勾勾地看着項準。

項準被她看得臉紅耳熱，沒有勇氣啓齒。

紅袖笑起來。「項少兄，男子漢，大丈夫，敢作敢爲，有甚麼說不出口的。」

項準被她一說，勇氣陡增。「顧姑娘，我……確是很喜歡……她。」

紅袖輕輕拍掌，笑道：「項少兄，我眞替你高興，你知道嗎？我看得出，靈秀也很喜歡你。」

項準差點沒有笑出來，在心裏道：「你只看出來，我却知道得一清二楚，你還以爲是個大秘密，眞好笑。」

心裏那麼想，却沒有說出來，只是難爲情地低下頭，不好意思地傻笑。

＊　＊　＊

嚴血手相約的日子終於到了。

日出。

短松崗。

雀鳥飛鳴。

松樹上，草叢上，宿露未乾，一點點，一顆顆的，在陽光下閃閃亮，像珍珠一樣。

郭夫人與海無涯帶着十二個高手，當然還有那把寶刀……天罡刀，來到短松崗下。

跟着，顧仲恩與秦先達也來到崗下。

項準與顧紅袖不見人影，莫非沒有來。

血手嚴復剛却未到。

郭夫人看到顧、秦兩人出現，不由大是驚奇。「顧大俠，秦大俠，怎麼兩位也來了？」郭夫人雖然知道兩人收藏紅袖，却沒有對兩人失禮。

顧、秦兩人忙抱拳還禮。「郭谷主，實不相瞞，咱們也是應嚴血手之約而來的！」

郭夫人奇道：「莫非兩位也是來與嚴血手交換甚麼不成？」

顧仲恩道：「劣徒不幸落在嚴血手的手上！」

「顧大俠，嚴血手要你拿甚麼交換？」郭夫人好奇心也很重。

顧仲恩吸口氣，「小女！」

郭夫人驚詫得幾乎失聲叫起來。「顧大俠，妾身從來沒有聽聞過你曾成親，那來的女兒？」

顧仲恩看一眼崔夫人母女也是驚詫不已，吸口氣，一字一頓道：「小女紅袖！」

郭夫人與崔夫人再也忍不住，齊齊失聲叫道：「紅袖是你女兒？」臉上滿是詫疑之色。

「不錯！」顧仲恩向郭夫人抱拳道：「郭夫人，顧某謝謝妳這些年來，養育小女成人……」

崔夫人哼了一聲。「顧大俠，你怎會有一個像紅袖那樣的女兒？眞是不知羞耻，你亂認女兒，是甚麼意思？」

秦先達接口道：「郭夫人，秦某願意以項上人頭擔保，顧老哥說的是實話，紅袖確是顧老哥的女兒！」

「親家，那太好了。」崔夫人冷笑連聲。「找不到少的，那就向老的要人！」

郭夫人仍然不大相信紅袖是顧仲恩的女兒。「顧大俠，你別上了紅袖那丫頭的當，拿你來作護身符。」

顧仲恩正色道：「郭谷主，顧某又不是出於江湖的後生小輩，焉會輕易受人擺佈。」

「顧大俠，你一定知道紅袖躲在那裡，快說出紅袖那賤人在那裏！」崔美媛尖聲叫起來。

顧仲恩臉色一沉，怒道：「崔姑娘，妳眞是狗嘴長不出象牙，居然說出市井之徒的粗俗的話，妳不怕有失身份？」

一句話，說得崔美媛臉上訕訕的，無言以對。

秦先達道：「郭谷主，秦某敢以人頭擔保，紅袖確是顧大俠失散了近二十年的女兒！」

對於二十年前的事，郭夫人不大清楚，因此，她不好再說甚麼。「既然紅袖是你女兒，那你說，紅袖躲藏在甚麼地方？」

顧仲恩冷冷道：「郭夫人，請恕顧某不方便說！」

頓一下，又道：「不過，待到紅袖要出現的時候，她一定會出現，請妳忍耐一下。」

郭夫人不好再糾纏下去，轉個話題，對海無涯道：「海長老，怎麼嚴血手還不來？」

海無涯正想回答，崔美媛却搶着說道：「奶奶，嚴血手會不會改變主意……」

秦先達道：「除非他不要天罡刀，否則，他一定會來！」

頓一下，加重語氣道：「他遲遲不來，倒要提防他會施展甚麼陰謀詭計。」

一句話，提醒了藏龍谷那方面的人，郭夫人馬上對海無涯道：「海長老，請分派六個人在附近查察一下。」

海無涯答應一聲，馬上派出六個高手，在短松崗附近巡察。

自從知道顧仲恩是紅袖的父親後，崔夫人母女對他充滿敵意。

郭夫人倒沒有甚麼，心裏大是好奇，很想知道顧仲恩怎會忽然變成紅袖的父親。

她很想問顧仲恩，想到其中必定內情複雜曲折，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其中亦可能有不足爲外人道的隱衷，因此，她壓下心中的好奇，沒有問。

＊　＊　＊

嚴血手終於來了。

隨他一起來到短松崗的，還有四個人。

那四個人押着郭夢龍。

顧、秦兩人都認出，隨同嚴血手赴約的四個人，乃是黑道中的四個臭名遠播的人物，鬼哭神嚎，狠心狗肺。

鬼哭神嚎是招雲生、封德仁。

狠心狗肺是狠心余百滿，狗肺梁九蒼。

提起這四個心狠手辣的傢伙，江湖上的人對他們又怕又恨，正道中人幾次想剷除四人，都不能得逞，每一次，不是被四人逃脫，便是找不到他們躲匿的地方。

想不到，四人却投靠了嚴血手，甘心聽他驅使。

郭夫人、崔夫人母女看到郭夢龍，都很激動。

郭夫人只得此子，眼見愛子神色憔悴，心如刀割。「夢龍！你沒有甚麼吧？」郭夫人差點忍不住撲過去。

郭夢龍看到母親，也很激動。「娘，我很好，別擔心。」

但當他看到崔夫人母女，神色有點不自然。

「夢龍，他們沒有難爲你吧？」崔美媛一眼看到未婚夫婿，又驚又喜又着急，情不自禁叫出聲來。

郭夢龍雖然不愛崔美媛，但她畢竟是他的未婚妻子，自己與紅袖私奔，對她來說，是一種傷害，也因此，他感到有點對不起她。「我很好，他們沒有爲難我。」郭夢龍不敢看崔美媛。

崔夫人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夢龍，你那樣做，對得起媛媛嗎，將我女兒置於何地？」

郭夢龍沒有吭聲。

因爲，他那樣做，在世俗的情理來說，確是不對。

顧仲恩却忍不住道：「崔夫人，夢龍雖然與令嫒有婚姻之約，但他根本不喜歡令嫒，她喜歡的是小女，他那樣做，沒有錯，與心愛的人在一起，難道有錯？俗語有謂：兩情相悅，才能天長地久，開心快活，兩個不相愛的人在一起，只會痛苦、憎恨，還會弄出事，崔夫人，妳又何必强求呢，强摘的瓜是不甜的！」

崔夫人惱恨地道：「我不管甚麼甜的，我只知道，婚姻大事，要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夢龍既與小女有婚約，他就不能見異思遷……」

「都說夠了吧？」嚴復剛突然打斷崔夫人的話。「嚴某今日是來以人換刀，辦正事，不是來叫你們放屁的！若要放屁，辦完正事後，你們大可放個夠。」

崔夫人怒罵道：「嚴血手，別以爲夢龍在你手上便不可一世，大不了，一拍兩散。」轉眼狠狠地瞪了顧仲恩一眼。

崔美媛慌忙道：「娘，別這樣。」

顧仲恩哼了一聲，沒有理會崔夫人的言外之意。

郭夫人急忙道：「親家，請不要意氣用事，說甚麼，夢龍也是妳半子。」

「郭谷主，別只顧說廢話，妳到底願不願意拿天罡刀來交換妳這個兒子？」

郭夫人忙不迭道：「願意，海長老，將天罡刀拿出來。」

海無涯答應一聲，將天罡刀自身上拿下來，遞給郭夫人。

郭夫人接過，將刀舉起，「嚴復剛，看清楚了嗎？這就是天罡刀。」

嚴復剛的眼中頓時目光大盛，「果然是天罡刀！」

顧仲恩再也按捺不住，大聲道：「嚴血手，冠中在那裏？」

嚴復剛將目光移到顧仲恩的身上，冷冷道：「你有沒有將紅油帶來？」

顧仲恩怒道：「嚴血手，你到底將冠中怎樣了？」

嚴血手笑起來。「只要紅袖現身，嚴某一定讓你看到你的寶貝徒弟！」

「好！」顧仲恩陡地發出一聲悠長的嘯聲。

嘯聲才起，遠處，有一條婀娜的身形奔掠過來，眨眼間，便來到顧仲恩的身旁，叫了一聲：「爹。」

跟着轉向秦先達叫一聲：「秦叔叔。」

顧仲恩慈愛地看着女兒。「紅袖。」

飛奔急掠來到的，確是紅袖。

「紅袖！」郭夢龍顯得很激動，掙扎着要撲過去，却被狠心狗肺緊緊抓住，動彈不得。

「夢龍！」紅袖意切情眞地呼叫一聲，焦急地直望夢龍。

郭夫人與崔夫人母女看到紅袖出現，心裏感受不一，表情各異。

郭夫人心裏竟然沒有惱意，臉上的表情有點複雜。

崔夫人母女看到紅袖，恨不得將她生吞活剝，臉上盡是惱怒之色。

「賤人！」崔美媛惡毒地望着紅袖：「無耻！」

郭夢龍聽到崔美媛罵紅袖，怒氣陡生，大聲道：「妳，不准罵她！」

崔美媛看到郭夢龍幫着紅袖罵她，不禁又傷心，又惱怒，哭起來。「夢龍，你沒良心，我是你未婚妻子，那賤人勾引你，我爲甚麼不能罵她？」

郭夢龍怒道：「妳與我有婚約又怎樣？我根本沒有喜歡過妳！我對妳說，我不會與妳成親，這一輩子，我只喜歡紅袖一個！」

「娘！」崔美媛撲入崔夫人的懷中，痛哭起來。

崔夫人又氣又怒，罵道：「夢龍，你太過份了！」

郭夫人也喝道：「夢龍，你想氣死娘？你……」

「娘……」郭夢龍急叫。

但却被嚴復剛打斷他的話。「郭夫人，妳要教訓兒子，將他換回去，再教訓吧，嚴某沒有興趣聽！」

顧仲恩大聲道：「嚴血手，小女已現身，還不帶顧某徒弟來此！」

嚴復剛道：「顧仲恩，別急，待郭夫人拿天罡刀換回兒子，嚴某自會帶你徒弟來此，交換紅袖！」

聽他那麼說，顧仲恩不再說話。

說眞的，紅袖終於已現身，怎不見項準？莫非他沒有跟隨師傅秦先達及顧仲恩前來？

郭靈秀也沒有跟隨母親郭夫人前來赴約。

「嚴血手，怎樣交換？」郭夫人高聲問。

嚴血手早已成竹在胸。「妳派人將刀放在左前方十丈外的地上，嚴某派人去拿刀，同時放妳兒子回妳那邊，怎樣？」

「好，就依你！」郭夫人打量一眼左前方十丈外那地方，覺得沒有吃虧，一口答應。

嚴復剛道：「還不叫人拿刀放在那裏！」

郭夫人扭頭對海無涯道：「海長老，請將刀放到那個地方。」將手上的天罡刀交給海無涯。

海無涯接過刀，一步步往嚴血手說的地方走過去，在那附近察看一遍，確是沒有甚麼異樣，才將刀放在地上，走回去。

待海無涯走回來，郭夫人道：「可以放人了吧？」

嚴復剛朝鬼哭招雲生道：「招大，你去拿刀。」跟着對狠心狗肺道：「放人！」

狠心狗肺放開郭夢龍。

鬼哭招雲生走向放着天罡刀的地方。

所有的人都緊張地看着。

郭夢龍一步步走向郭夫人那邊。

鬼哭也一步步走向放刀的地方。

郭夢龍終於走回郭夫人那邊。

鬼哭招雲生也拿起地上的天罡刀，立刻縱掠回嚴復剛那邊。

雙方皆沒有使詐。

至此，所有的人都鬆了口大氣。

「夢龍！」郭夫人顫着聲低叫一聲，將兒子緊緊抓住。

郭夢龍也激動地大叫一聲：「娘！」

崔夫人母女看着，表情複雜。

紅袖的兩道目光，自始至終，沒有離開過郭夢龍的身上。

嚴復剛接過天罡刀，樂得哈哈大笑起來。「終於得到天罡刀，我終於得到天罡刀！」

顧仲恩輕輕拍拍女兒的肩頭，然後向嚴血手大聲道：「嚴血手，該辦咱們那件事了吧？」

嚴血手舉刀在空中揮動幾下，忘形地道：「好，既得寶刀，復得美人，夫復何求？」

跟着大喝一聲：「將人帶來！」

後面不遠處，有人應了一聲，跟着，兩個漢子押着一個人走前來！

「冠中！」顧仲恩脫口疾叫出聲。

秦先達一眼便認出，被兩個漢子押着走前來的那個人，正是顧仲恩的徒弟甘冠中。

「師傅！」甘冠中大叫一聲。

嚴復剛嘿嘿笑道：「顧仲恩，咱們怎樣交換？」

顧仲恩道：「你放顧某徒弟過來，顧某叫女兒走過去，怎樣？」

「不成。」嚴復剛大搖其頭。「你我各派一個人將他們押到當中的地方，然後各自將交換的人帶回去。」

「好，就依你所說做！」顧仲恩一口答應。

「顧大俠，你不能用紅袖去交換甘兄！」郭夢龍突然狂叫着衝向紅袖那邊。「紅袖，妳不要答應他們，我不許你們用紅袖來交換……」

郭夫人陡地出指點了郭夢龍的軟痲穴，再點了他的啞穴！

海無涯眼快手急，將郭夢龍一把扶住。

紅袖含淚對郭夢龍叫道：「夢龍……我不會對不起你的！」

崔夫人母女看到郭夢龍對紅袖那種緊張的樣子，心裏滿不是味道，對紅袖恨得咬牙切齒。

嚴復剛狂笑，連說：「痛快！痛快！好痛快！痛快死了！」

顧仲恩喝道：「嚴血手，你爲何一定要拆散他們？」

嚴復剛陡地止住狂笑，憤恨地道：「報復！我要報復！報復郭子威當年奪愛之恨！」

郭夫人呆了一下，突然憤憤地道：「嚴血手，原來你一直記着當年之事。」

一頓，又氣憤地道：「我當年根本就沒有喜歡過你，是你自作多情，一廂情願，我喜歡的是子威！」

嚴復剛狂叫道：「我不管，我只知道，若不是郭子威橫裏殺出來，我一定可以得到妳！我恨死了他！既然不能向他報復，我只好向他兒子報復！我要他兒子嘗嘗橫刀奪愛的滋味！哈哈……我等了二十多年，終於讓我等到了！」

要不是嚴復剛說出來，顧、秦他們怎也想不到，嚴復剛、郭夫人、郭子威當年曾發生過一段這樣的往事。

「情」之一字，確是叫人愛恨糾纏，生死不忘！

半晌，沒有一個人吭聲。

嚴復剛吭了一聲，對顧仲恩道：「顧仲恩，還交換嗎？」

「交換！當然交換！」顧仲恩忙道。

「那就馬上交換！」嚴復剛跟着對押着甘冠中的兩個漢子之一道：「魯牛，你押他過去。」

那個漢子答應一聲，押着甘冠中一步步走過去。

顧仲恩對秦先達道：「秦老弟，勞煩你了。」

秦先達一笑，對紅袖道：「姪女兒，我送妳過去。」

紅袖顯得很鎮定，點點頭，朝郭夢龍那邊深深地望了一眼，跟着秦先達向嚴復剛站着的地方走去。

雙方在當中停下來，魯牛抓着紅袖往回去，秦先達扶着甘冠中走回去。

甘冠中走得很慢，原來，他被點了身上三處大穴。

秦先達邊走邊飛快地替他解開穴道。

魯牛已帶着紅袖往回走了丈許遠，距嚴復剛站立的地方只有二丈許三丈遠。

嚴復剛唯恐有失，忙叫鬼哭神嚎兩人過去接應。

就在這刹那，在嚴復剛站立的地方的附近，响起一下「轟」的爆响聲，刹那塵土暴射，烟塵飛揚。

嚴復剛等人嚇了一跳，被那一下爆响聲震得心神震動，呆了一呆。

一條人影就在爆炸聲中，破土而出，疾撲向魯牛。

魯牛被那一下爆炸聲嚇得魂飛魄散，慌張失措，那裏會想到附近的地下藏着人，待到他驚覺的時候，頸側肩頭上各中了一掌一拳，悶哼一聲，斜跌出去，仆倒地上。

那條人影一擊得手，一把抓住紅袖，向顧仲恩那邊撲去。

「那裏走！」一條人影挾着一道青森森的寒芒，飛射過來，欲截下那條從地下冒出來的人影。

「嚴血手，休得逞兇！」秦先達猛回身，抖手擲出一把暗器。

飛掠過來的人影立刻被迫落在地上。

那人不就是嚴血手！

顧仲恩颼一聲落在嚴復剛的前面，將他截住。

秦先達護住紅袖與破土而出的項準，掠回原來站着的地方。

項準一直沒有出現，原來是躲在地下。

這個主意，是他想出來的。

他預先在附近挖了一條地道，藏身在裏面，並在附近埋下炸葯，將引綫通到地道內，估計好時間，將火葯引爆，然後破土而出，搶救回紅袖。

由於他在地下躲着，可以清楚地聽到地面上的說話聲，所以，他能夠及時引爆火葯，並破土而出救人。

而在事前，他亦要秦、顧兩人選擇站在地道的附近，方便他救人。

當然，他在掘地道的時候，亦打量過那裏的地形，選擇嚴復剛可能站立處的附近，才掘地道的。

總之，這一次他是成功了。

難怪紅袖如此鎮定。

* *

嚴復剛眼見煮熟鴨子居然飛走，氣得七竅生烟，目露兇光，怒吼道：「顧仲恩，你居然使詐？你他媽的，嚴某今日要將你們殺光。」

舉刀一揮，吼喝一聲：「殺！」當先撲向顧仲恩。

鬼哭神嚎、狠心狗肺還有突然間從後面殺出來的十多個漢子，吶喊聲中，殺向藏龍谷郭夫人那邊及秦先達等人。

雙方立時厮殺起來。

郭夫人沒有動手，護住兒子，替他解開穴道。

穴道才解，郭夢龍便撲向紅袖那邊。

郭夫人看着，嘆口氣，搖搖頭，心裏道：「看來，沒法阻止他與紅袖在一起了，眞拿他沒辦法。」

顧仲恩一口氣與嚴復剛交手十二招，被迫退了數步。

本來，以他的武功，與嚴復剛不相伯仲，但嚴復剛手中有了那把天罡刀，威力大增，由於不敢與天罡刀硬碰，令到他縛手縛脚，因而落在下風。

「姓顧的，再接我一招！」嚴復剛暴喝一聲，一招天雷擊頂，刀芒有如雷電交作，劈向顧仲恩。

顧仲恩眼見刀勢淩厲無匹，無法封架，急忙斜閃開去！

「不殺你，誓不罷休！」嚴復剛吼喝一聲，追斬顧仲恩。

顧仲恩大吃一驚，身形一矮，斜竄開去。

嚴復剛緊迫不捨。

驀地，一條人影有如飛虹般凌空掠到，刀光有如匹練般，飛斬嚴復剛！

嚴復剛大吃一驚，急忙閃跳開去，險險避過那道刀芒。

「是你！」嚴復剛一眼看到那人的樣貌，不由脫口疾叫出聲。

「想不到吧？」那人落在地上，橫刀而立，亂髮飛揚，下頷滿是倒捲飛揚的鬚髯，雙眼直瞪着嚴復剛。

此人不是龐雷還有誰？

「龐雷！」顧仲恩脫口叫出來。

那人確是瘋拳狂刀龐雷。

顧仲恩詫異不已。因爲，龐雷與嚴復剛可說是一條道上的，同是黑道中人，他怎會出手相助，與嚴復剛作對？

嚴復剛目光一閃，厲聲道：「龐瘋子，你爲何要趟這淌渾水？」

「因爲你會用天罡刀來對付龐某！」龐雷狂笑幾聲。「龐某還知道，二十年前那件事，你一直記在心中，要不是你奈何不了龐某，早已找龐某算賬了！」

「二十年，二十年前，你從我手上搶去我心愛的女人，將她姦殺了，還將她送給我，這件事，嚴某怎能忘記？那是奇耻辱大，嚴某當年曾發誓，終有一日，用你的血，洗去當年的耻辱！」嚴血手咬牙切齒，顯得很激動。「不錯，嚴某千方百計要得到天罡刀，正是要用它來對付你！」

跟着又厲聲道：「今日，嚴某就用手中的天罡刀，一洗當年之耻辱！」

話聲未落，一刀斬向龐雷。

狂笑聲中，龐雷揮刀還擊。

顧仲恩聽着兩人的對話，才知道龐雷突然殺出來，是因爲當年與嚴復剛有這一段仇怨！

兩人鬥得異常激烈。

顧仲恩還是第一次目睹如此激烈兇險的打鬥。

驀地，他被一聲慘叫將目光吸引過去，原來鬼哭招雲生被兩個藏龍谷的高手斬殺。

顧仲恩心頭一寬，但馬上又被一聲狂叫將目光引回來。

他看到嚴復剛一刀將龐雷從頭到小腹，劈出一道血箭來！

龐雷的刀已斷，一切的動作也停止下來，但却沒有倒下。

顧仲恩看出，龐電已被天罡刀劈成兩半！

他禁不住倒吸一口氣！

嚴復剛獰惡地看着龐雷，陡地狂笑起來。「哈……嚴某終於用你的血，洗去當年的耻辱，痛快，痛快死了！」

就在嚴復剛的狂笑聲中，龐雷的身體裂開來，鮮血噴濺。

也就在身體裂開兩半的刹那，龐雷的右手倏然一動，手中的斷刀脫手

飛向嚴復剛！

嚴復剛大概料不到咽了氣的龐雷還會「死後一擊」，毫無防範，待到他驚覺的時候，已閃避不及！「噗」一聲，斷刀射入他的小腹上，直沒入柄！

顧仲恩回過神來，興奮得高聲大叫：「嚴血手死了，與龐雷同歸於盡啊！」

* * *

樹倒猢猻散。

嚴血手一死，那些牛鬼蛇神，他帶來的人，都一哄而散，各自逃命。

郭夫人重又得回天罡刀。

郭夢龍與紅袖在一起，手拉手。

崔美媛鐵青着一張粉臉，牙關緊咬。

郭夫人看着，不知如何是好。

郭夢龍對母親道：「娘，我知道妳不喜歡我與紅袖在一起，請恕孩兒不孝，孩兒若不能與紅袖在一起，寧願死！」

崔夫人「哼」了一聲。

郭夫人不知怎說才好，心裏矛盾得很。

項準看在眼裏，悄聲對兩人道：「走呀，快走，此時不走，還待何時！」

郭夢龍與紅袖如夢初醒，手拉手，大步而去。

崔美媛想說話，却欲言又止，淚水直流。

郭夫人看着兒子與紅袖離去，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

顧仲恩向秦先達抱拳一拱，「秦老弟，我只得一個女兒，說不得老來從女，請了！」一溜烟追向紅袖郭夢龍走去的方向。

崔夫人氣得直發抖。「親家，咱媛媛怎樣？」

郭夫人苦笑。「我也不知怎辦才好，親家，妳看着辦吧！」

崔夫人怒哼了一聲，一把拉着女兒便走。

秦先達來到郭夫人的面前，笑道：「郭谷主，有情人終成眷屬，這個結果很好呀，妳該高興才是！」

頓一下，又道：「妳不會阻止令媛與小徒要好吧？」

郭夫人看一眼項準，嘆口氣。「秦大俠，我已失去一個兒子，不想再失去女兒。」

項準本來很緊張的，聽郭夫人那樣說，頓時心花怒放，興奮得差點沒有跳起來！

秦先達含笑捋鬚。「阿準，還不過來謝過郭夫人！」

項準急忙走前去抱拳向郭夫人深深行了一禮。

秦先達哈哈大笑，抱拳向郭夫人一拱。「告辭了！」朝徒弟眨眨眼，大步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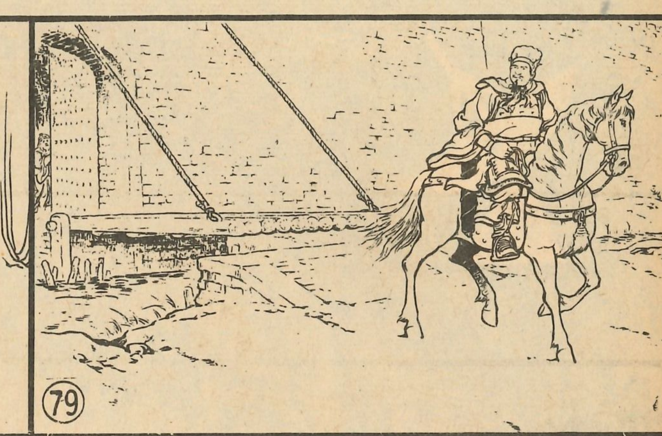
「晚輩告辭。」項準向郭夫人一禮，急忙放步向師傅追去。「師傅，等等徒兒！」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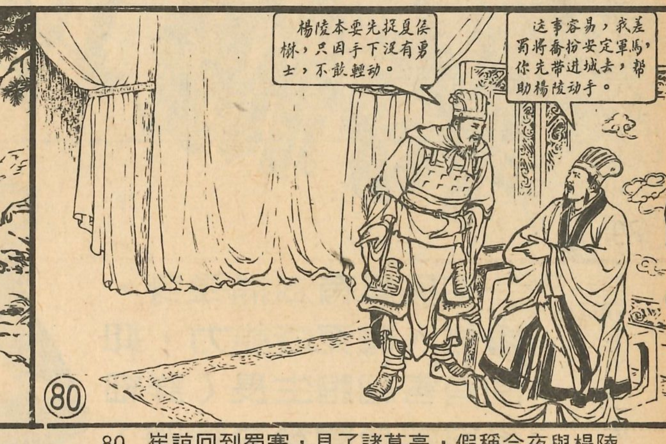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卅五

天水關（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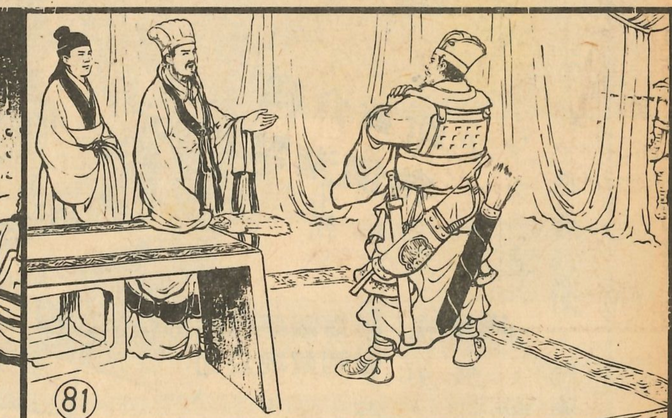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79 三人商量了一番，決定將計就計，把蜀兵騙進城來，殺了諸葛亮，就定了大事。商量停當，崔諒便重新出城。



80 崔諒回到蜀寨，見了諸葛亮，假稱今夜與楊陵裡應外合，活捉夏侯楙，獻城投降。



81 崔諒暗想：「如果不帶蜀將，會惹動諸葛亮疑心，且帶了去，先在裡面殺了，再騙諸葛亮進城。」因此一口答應。諸葛亮大喜，令他去休息一會，等待黃昏，動身進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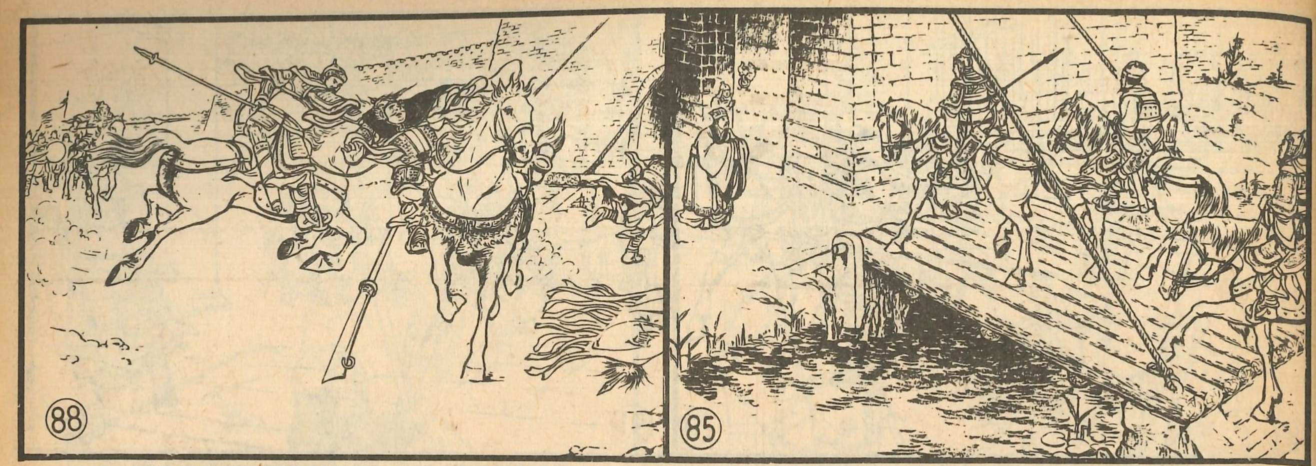
82 崔諒去後，諸葛亮把關興、張苞叫進帳來，輕輕吩咐了一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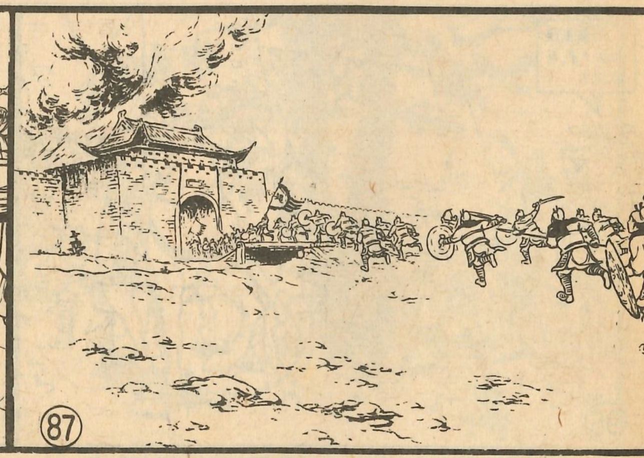
83 關、張二人挑選人馬，扮作安定兵丁。黃昏時候，便各帶兵器，披掛上馬，會同崔諒，一同往南安出發。



84 來到南安城下，說是救兵來到。楊陵在城上裝腔作勢，問是何處人馬，崔諒乘機射了封密書上去。楊陵拆開密信一看，知道關、張兩將同來，慌忙派了五百名刀斧手伏於城門兩邊，想刺殺關、張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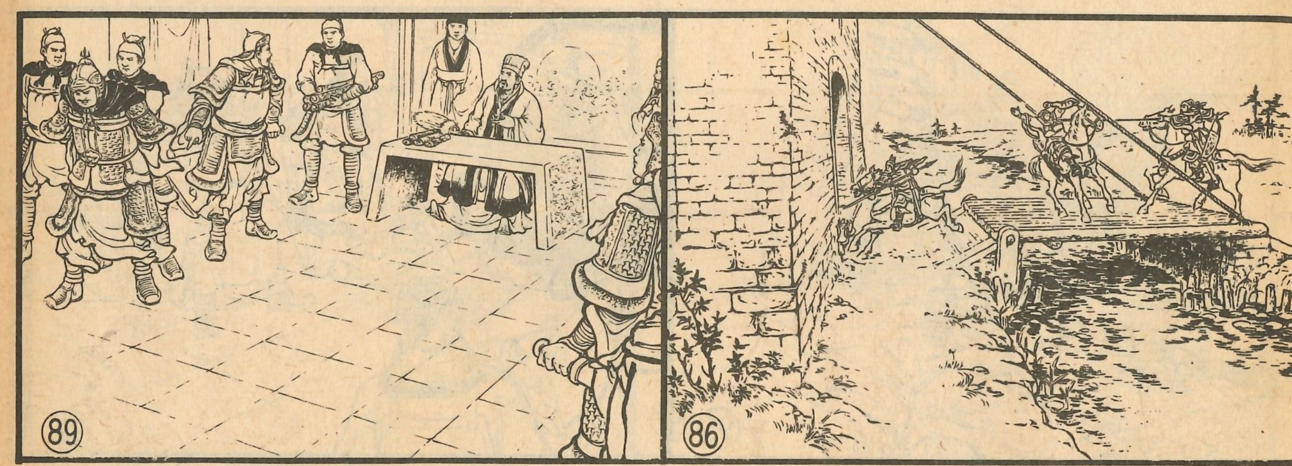
85 安排停當，楊陵才放下吊橋，親自下城，就在門邊迎接。



86 關興放馬向前，手起刀落，把楊陵殺死，崔諒大驚，回馬想逃，身後張苞大聲喝道：「賊子哪裡走！丞相早已識破你等詭計！」一槍把他刺於馬下。

87 關、張兩將殺了楊陵、崔諒，乘勢衝進城去，放起火來。城外蜀兵看見火起，知道已經得手，一聲吶喊，潮水般湧進城來接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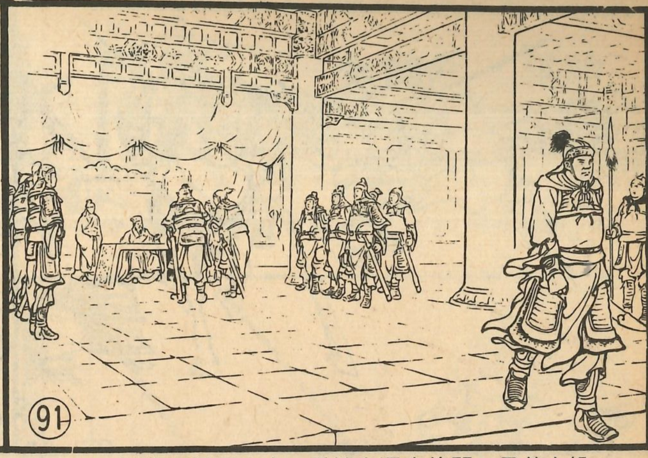
88 夏侯楙一看情形不妙，開南門拚死殺出。哪知道諸葛亮早已派王平在此等候，攔住夏侯楙，只殺了一個回合，就把他擒下馬來。



89 諸葛亮進了南安，招降魏軍，出榜安民。王平解到夏侯楙，諸葛亮吩咐把他押進囚車，聽候處理。



90 鄧芝問諸葛亮爲何知道崔諒是詐降。諸葛亮道：「我差關、張兩將同去，他如果眞降，要防夏侯楙起疑，必定阻擋；如今他欣然同去，足見他是詐降，想用計賺我入城罷了。」衆將拜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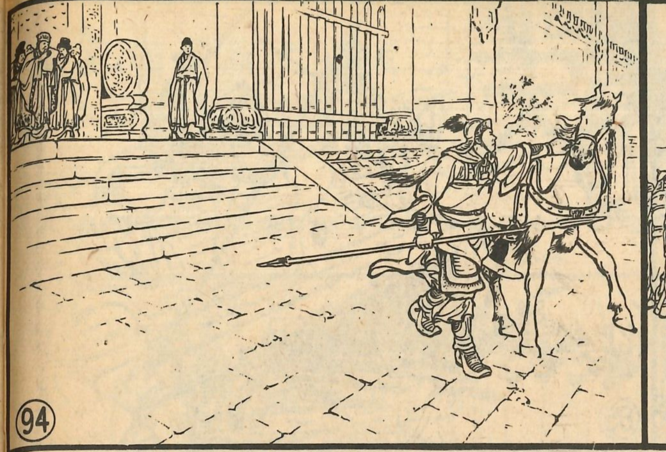
91　諸葛亮得了南安，乘消息還未傳開，又差人扮作裴緒，照騙取安定的辦法，連夜去騙天水太守馬遵。並差趙雲、張翼、高翔三人，各領人馬，分頭埋伏。



92　却說天水太守馬遵得知夏侯楙困在南安城中，就召集文武官商議。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官員都怕將來曹睿怪罪，主張出兵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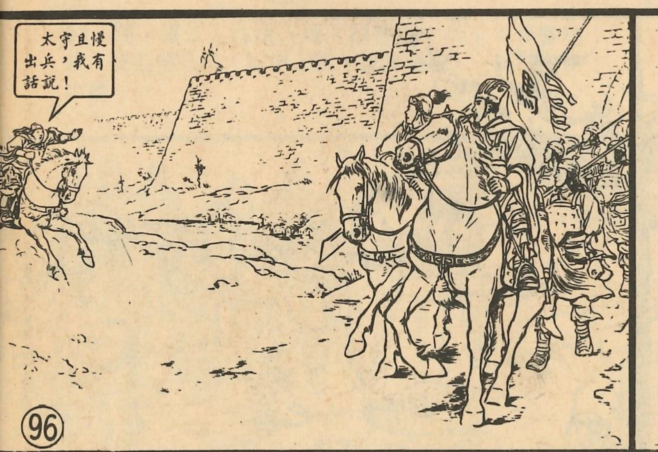
93　馬遵還在猶疑不決，忽然有人來報，說夏侯駙馬心腹部將裴緒來到。馬遵聽了，慌忙親自出去迎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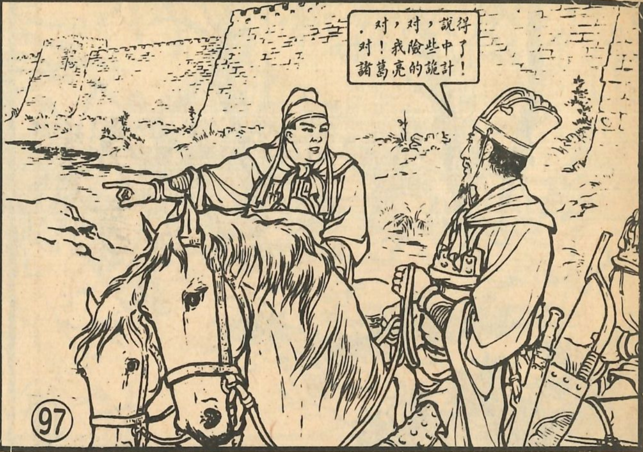
94　裴緒到了府內，就說南安危急，奉駙馬將令，突圍前來向安定、天水兩郡求援。說罷，取出一份公文，交給馬遵後，就匆匆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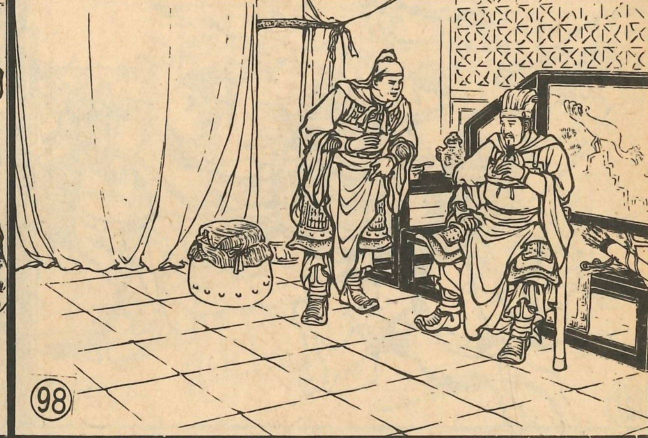
95　次日，又有急差飛馬趕來，連城也不進，就在城外高聲呼道：「安定兵馬已經去了，請太守火速前來會合！」說罷，「刷刷」幾鞭，縱馬飛馳而去。



96　馬遵正要出兵，只見一人飛馬趕來，近前一看，原來是中郎將姜維。姜維本來因母親有病，請假回鄉省親，聽說馬遵要出兵救南安，不等假滿，就趕了回來。



97　姜維不慌不忙說道：「裴緒單槍匹馬，哪能殺出重圍。而且安定報馬又無公文，依我看來，定是諸葛亮用計想騙太守出城。」這一番話，說得馬遵恍然大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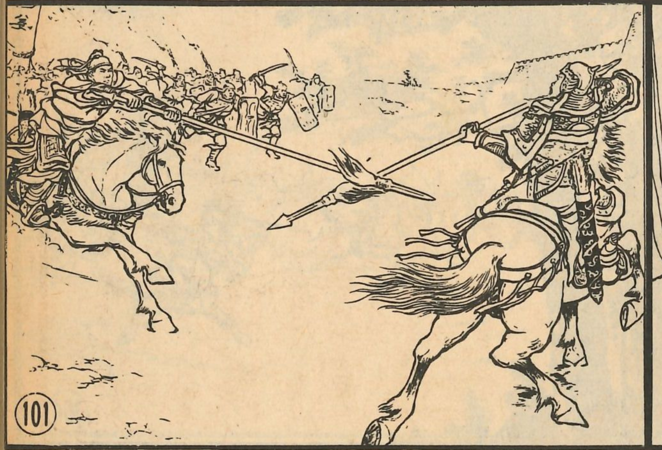
98　馬遵勒馬回府，問姜維用甚麼計策可以破諸葛亮。姜維就說：「諸葛亮必在城後伏兵，等我軍出城後襲城。」他說了一計，馬遵聽了，連連點頭稱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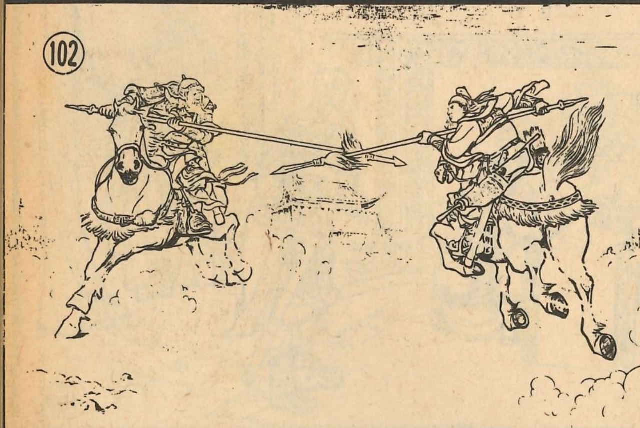
99　於是姜維帶了三千精兵，在要路上埋伏。馬遵和梁虔帶領人馬，出城往南安方向進兵，只留下文官梁緒和尹賞守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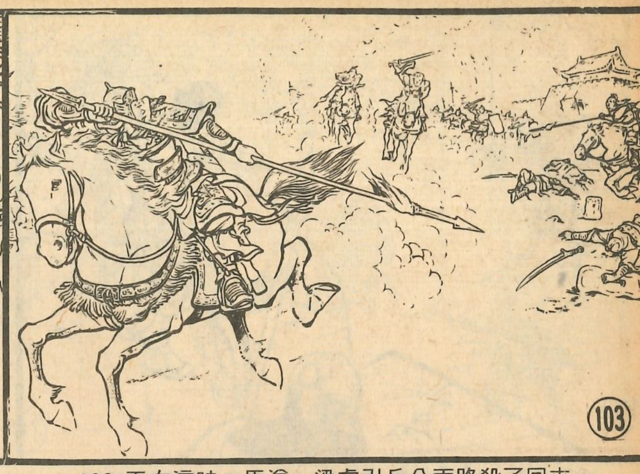
100 果然，趙雲見馬遵領着人馬過去，就催軍直撲天水城下，大聲喊道：「常山趙子龍在此，快快獻城投降！」城上梁緒哈哈大笑，指着趙雲說：「你中了姜維的妙計，還要嘴强？」



101 趙雲大怒，正要下令攻城，忽聽得喊聲大震，四面火光冲天，當先一員少年將軍大喊一聲：「天水姜維在此等候多時，看槍！」挺槍直向趙雲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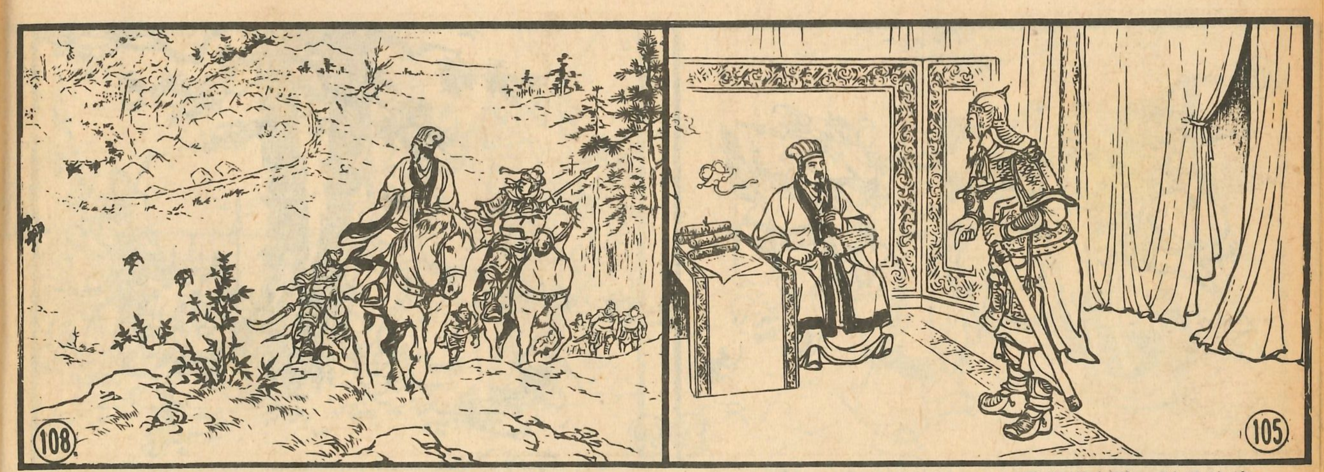
102 兩人戰了十幾個回合，姜維越殺越勇，趙雲大驚，心想：「沒料到此處有這般人物！」



103 正在這時，馬遵、梁虔引兵分兩路殺了回來，夾攻趙雲。趙雲知道中計，奮勇殺開一條血路，突圍就走。



104 姜維哪肯放手，隨後緊緊追來。幸虧張翼、高翔兩路人馬得訊趕到，殺退姜維，把趙雲接應回去。



105 趙雲回見諸葛亮，說中了姜維之計，並且誇獎姜維武藝高强，槍法與衆不同。諸葛亮也吃了一驚：「我以爲天水垂手可得，不料竟有這般人物！」



106 諸葛亮怕衆將敵不過姜維，親自率領人馬爲前部，往天水進發。大軍直抵天水城下，只見城上旗幟齊整，刀槍如林，諸葛亮不敢輕率攻城，就在城外安營，等待後軍到來。

107 半夜時分，忽然四面火光冲天，喊聲震地，城上也擊鼓吶喊，蜀兵不知天水人馬從何處殺來，四下亂竄。諸葛亮急忙上馬，在關興、張苞保護下，突出重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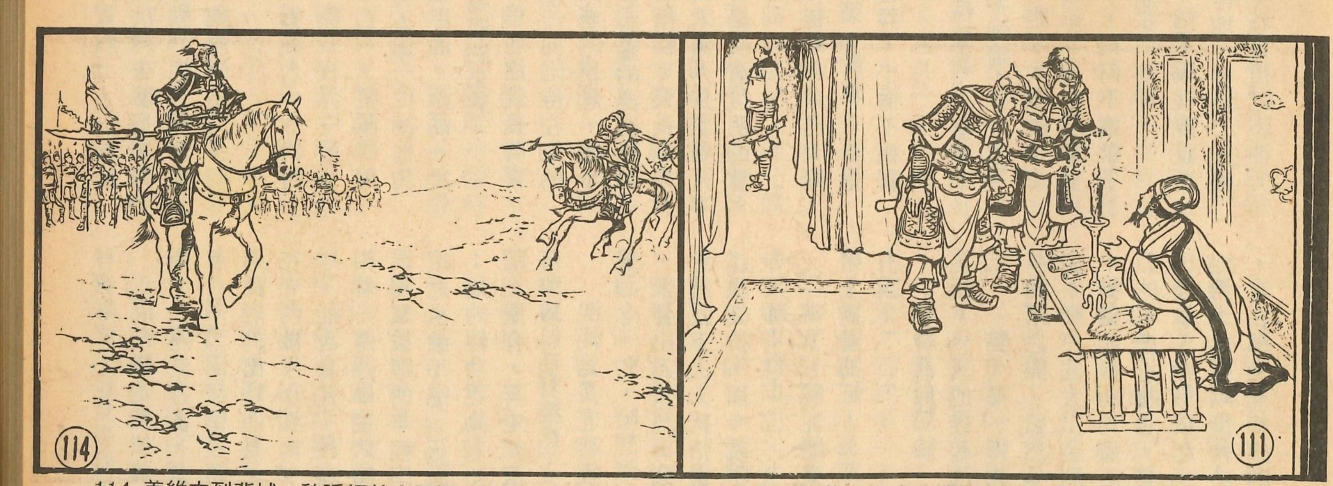
108 奔走了六七里路，回頭看時，正東上一片火光，只見火光影裡，姜維軍馬好像一條長蛇。諸葛亮不由得驚嘆道：「兵不在多，全憑調度得當，姜維眞是將才！」



109 諸葛亮退了三十里，方才下寨。當夜，他獨自在燈下思索，覺得姜維智勇雙全，是個不可多得的將才，決定用計把他收服，以便繼承自己的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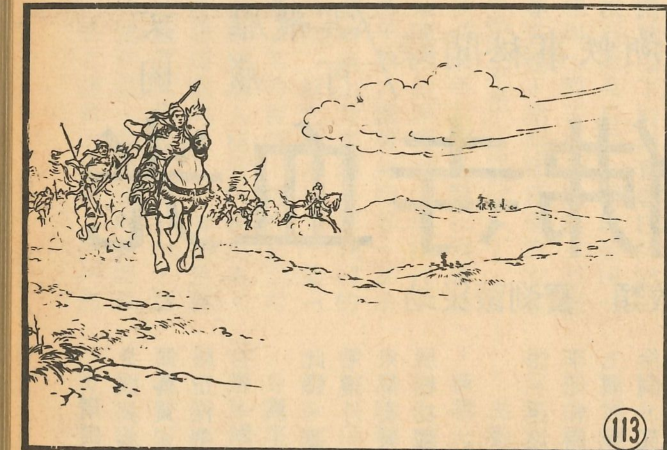


110 想了好久，就召來幾名安定降軍，詳細地詢問姜維的家庭情況、天水郡的錢糧屯在何地。安定降軍一一照實告訴了他。



111 諸葛亮大喜，當下就召魏延、趙雲進帳，詳細囑咐道：「趙將軍去攻上邽，魏將軍去攻冀縣，都只要虛張聲勢，等救兵來到，放進城內，就算立功。」兩將領命，各去按計行事。

112 過了一天，探馬來報馬遵，說蜀兵分爲三路：一路守在原地，一路攻上邽，一路取冀城。姜維因爲母親住在冀城，得訊大驚，連忙向馬遵討兵去救。



113 馬遵答應，令姜維引三千人馬去保冀城；又差梁虔領三千人馬去救上邽。姜維得了軍馬，飛一般往冀城趕來。

114 姜維來到冀城，魏延領着人馬攔住去路。(待續)

佛寺血光

江湖軼事秘聞錄

雲飛雁·文
可飛·圖

佛門出敗類　寶刹蒙災劫

莆田靈陽寺大雄寶殿上，一排排身披袈裟的僧衆正挨次向法壇長老叩頭稱賀。法壇長老微微一笑，望着寶殿正樑中懸掛的五條螭龍糾結的長明宮燈，默默沉思。

為了紀念智清長老等人，寺內將此燈一直視為珍寶，除日夜派守僧人看護外，每年的正月初一，靈陽寺僧衆都要聚集大雄寶殿，由一位高僧施展輕功躍上正樑為燈添油。添油一次，可點一年，此即為長明的來意。

法壇長老若有所思地注視長明宮燈，還沒有說話，那一向陪侍在旁的李元和尚早已猜出長老的用意，邁步上前討好地說：「長老收養的混沌聰明伶俐，又得長老精心指點，天長日久，已苦練出一身超人本領。長老要派遣弟子下山，擔當聯絡反清復明的重任，唯他恰當。」

話猶未了，監寺崔華和尚已大踏步走上前來，哈哈一笑，說道：「要是長華師兄不嫌崔華魯莽，小僧不揣冒昧，敢討這一差使！」

李元和尚一怔，輕聲說：「崔華！長老自有安排，不必多爭論！」

崔華和尚雙目一瞪，大聲說道：「長老，衆徒弟苦練功夫十六載，不少弟子都成了武林高手！為何不讓弟子們各顯絕技，勝者添油？」

法壇長老沉吟片刻，緩緩地說道：「大雄寶殿乃佛門淨地，豈能刀光劍影。混沌，你與崔華各自提缸添油，移行易位，自見高低。」

混沌原是無依無靠的孤兒，流落街巷，隨波逐浪，常做些偷雞摸狗的事。一天因病倒在路旁奄奄待斃，幸遇長老外出時遇見，把他救活，收養在寺內做了小和尚。長老見他刻苦好學，能說會道，很喜歡他，對他另眼相看，傳授畢生武功及醫術，使他成為超羣拔類的年輕門徒。他的武功，接近水潑不進，灰撒不入，刀槍難攏；他的輕功更高人一等，身輕如燕，躍上屋脊，奔走如飛而無一點聲響，落地猶似毛羽飄然……

混沌見長老召喚，猶豫片刻，不覺心念一動，暗想到：「自從進寺以來，未曾出過遠門，悶煞人也。長老有意讓我下山，就怕崔華和尚不服，才這麼安排，而今說不定要得罪崔華監寺大師才行！」

當下，混沌便束緊腰帶，並在腰帶上掛着油缸，上前合掌說道：「監寺有請！」

崔華面向石牆，微微冷笑，也不答話。只見他提起油缸掛在背後腰帶上，一聲大喝，彈起丈餘高，在空中將降落之際，猛然伸出雙掌向石牆插去！好一個大力金剛指神功！只見他十指猶如掛鈎勾着石牆，就像打鞦韆似的，邊近牆邊，雙腳一撐，同時抽出雙掌，身形拔起，又是依樣畫葫蘆地用大力金剛指神功勾着上方的石牆，竟在那光潔如鏡的牆壁上，像上梯

一樣，健步如飛「走」了上去！

崔華露的這一手，既展輕功，又顯金剛神力，顯然給混沌一個下馬威！好個崔華，將近正樑他忽然腳撐石牆，身子懸空，竟然就在那石牆上施展出鐵板橋功夫，腰向後彎，整個人當眞就像一塊鐵板似的緊貼在正樑上，然後懸空平躺，箭一般地向正樑中間的長明燈竄去！

說時遲，那時快，崔華足尖牢牢勾住正樑正要取缸添油，忽聽「啪」的一聲，油缸竟從背上跌下，打得粉碎！崔華大吃一驚，面上一紅，像斷綫風箏似的，一個觔斗跌了下去！又聽得「砰」的一聲，崔華和尚已經跌落在地，只見他左腳支地，緩緩站起身來，露出一絲苦笑的樣子。

混沌情知崔華右腳已傷，心頭大喜，雙腳點地而起，眞像魚躍龍門，「呼」的一聲飛身上了正樑。沒等衆僧看清，緊接着翻身一躍，往後便倒……殿上衆僧嘩然不止，喊聲未落，混沌已用倒捲珠簾之勢，雙腳穩穩勾住正樑，空出雙手取缸添油於燈內。接着雙腳一鬆，俯衝下來，在半空中一個「青龍轉身」，居然平平穩穩地落在地上。這時，滿堂衆僧齊聲喝彩，無不稱贊混沌的功夫到家。

法壇長老點頭微笑，說道：「你二人輕功已見高低，看來混沌可代我下山走一趟。」長老稍稍停頓，高聲說道：「混沌！世道紛繁，路途危艱，你要處處謹慎小心，一路上不可惹事生非，更不要為非作歹。記住，你此行是關係到復明大計的成敗，也關係到能否為師祖智清長老報仇雪恨，你可以行醫為名，不可輕露武功！」說到這裡，長老兩眼閃閃發光，厲聲說道：「徒兒！你可記住，立佛教之名，揚靈陽之威，如有投敵叛寺，偷盜淫邪，佛法決不寬容！」

混沌連忙跪倒在地，說道：「長老教誨，弟子終生不忘！」

法壇長老微微一笑，輕拂衣袖，說道：「李元，你可幫助混沌收拾行裝，速去速歸，多為鄉鄰治病，去吧！」

* * *

混沌受命下山，輾轉月餘，來到江南錫惠園林山下的湖春客棧門前。而山西少俠石振英自從一周前發現一個越軌的和尚，為了弄清緣故，他跟踪而至湖春客棧，混沌卻絲毫沒有察覺，可見石振英不是一個簡單之人。

石振英從幼年就跟父親石鋼學藝，他按父輩傳授的洞賓劍、鐵拐杖、鍾離扇、湘子簫、鐵臂劍指等，都是絕招，並在白紙上行走而不留鞋印的輕功和打穴位、解穴道本領。一項一項，一年復一年的苦練，終於在十六歲那年，已練成無人能近的硬功夫。為了進一步錘煉他的功夫，增長見識，二年前父親首次讓他下五台山，訪師結友，切磋武藝，並順便尋訪師叔一家。他一路上訪名山古刹，拜一些武藝超羣，威震神州的武林高僧學藝。

一天晚上，雨大風狂，他在深山的一個破廟裡睡得迷迷糊糊。突然有人推門進來，借着電閃銀光，他發現一位滿身傷痕，被雨水淋得像落湯雞似的老人，在門外哆嗦，善良的他，喚起了無限的同情，忙扶老人進廟，脫去濕淋淋的衣服，把自己衣服給老人換上後，並讓老人在自己睡的地方睡下……

天亮後，他才知道老人叫夏靖，是一位出師莆田靈陽寺的武林前輩，為救一民女，正遇箭傷師父、師兄的仇人——白眉道人及衆弟子，雙方發生搏鬥。他雖身懷玄黃眞解絕藝，擊斃七個仇人，終因年老力衰，敵衆我寡，身受箭傷，只好且戰且退。他深知白眉道人心狠手毒，為保一命，只得來到深山躲藏養傷。

石振英將五台山帶來的治傷藥，為老人治傷調養，並以打獵維持暫時的生活。由於藥效神速，只用了半個月的時間，夏靖傷愈身健。

自從解圍救駕，師父智清長老中箭身亡，不久滿清侵入中原，他便孤身隱居，飄零山林湖泊之中。眼看已將暮年，有心尋覓一弟子，正好遇上忠厚樸實的少年拜師心切，夏靖破例收石振英為徒，他授以玄黃眞解等絕藝，從而使石振英的武功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光陰荏苒，轉瞬一年。這天，師傅要去莆田靈陽寺，他與師傅灑淚相別，從此以後，走南闖北，仗義行俠，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少綠林英雄得到他的相助，結成莫逆之交，共尊他為「山西少俠」，從此石振英便揚名於武林，名震於江湖。

當年他的父親石鋼和柳鐵皆從師於嵩山少林眞傳弟子「鐵臂鴛鴦手、蓮花掌、金鍬腳……」兩人出師後都先後成家，石鋼得一子石振英，柳鐵得一女柳青霞。江南分手時曾給年幼的振英和青霞訂了終身，並互換了孩子的玉墜作為印記，待他們成年以後再行完婚。誰知一別竟是十七年，如今孩子已長大成人，是完婚妙齡。故半月前再次派兒子石振英下山尋找師弟柳鐵一家。

石振英下山後，先至開封師叔柳鐵家，後至嵩山少林寺師祖明慧長老處尋找，仍渺無音信。回憶父輩喜愛山水，日常以探幽尋勝為樂，不覺又來至當年父親與師叔分手的蘇州園林。突然發現一位年輕和尚，如饞貓似的，與一個柳葉眉，雙眼皮，櫻桃嘴，塗得濃脂艷粉，個子苗條勻稱的少婦動手調情，奸笑不止。為了弄清和尚的眞相，石振英從蘇州園林跟踪至錫慧園林……

湖春客棧位於錫慧園林的南麓。如若登山俯視，可以目極千里，錫慧園林的勝景，太湖煙波，為這座莊院

帶來了一股靈秀雄偉的氣勢，莊前一條馳道，兩旁栽植青葱蒼勁的翠柏，如果馳行其間，必定會令人心胸一暢。另外客棧樓前一面酒旗迎風招展，上書「湖春客棧」四個大字，酒旗下一座青灰瓦樓堂小院，院內翠竹叢生，也顯得十分幽靜。

一位農家裝束，粗巾帕，大襟衣，卻顯露一股俠女英姿的中年婦女喊道：「當家的，青霞的病越來越重，我人生地不熟，麻煩你幫忙尋找一位郎中，給女兒看看病？」

話音剛落，混沌大聲道：「識得賽華佗，看病不要錢，只要有誠意，消災又去禍……」然後一串銅鈴聲響，隨着鈴響便準備進客棧。

那當家的不由喜道：「剛說找郎中，郎中就到，眞有幾分口福。這人敢誇海口賽華佗，或許眞有幾分本領也未可知，青霞媽，就請他進來給青霞姑娘看看如何？」

那女人微微皺眉，只好說道：「就讓他試試看吧！」

躺在床上的青霞，聽說來了一位賽華佗，好奇地從門縫裡張望出去，見是一位年輕和尚，手提「虎撐」，儀表堂堂，一股英氣逼人，堪稱一個美和尚。

那和尚合掌點頭，深施一禮說道：「貧僧剛才搖鈴招醫，驚動施主，請勿見怪。」

那中年婦女忙道萬福，說道：「師父從天而降，解眉燃之急，乃是我家青霞姑娘的造化，佛祖有眼，還請師傅多施良藥，我這裡先謝過了。」說着，又施了一禮。

那和尚微微一笑，說道：「治病救人，消災解難，乃是出家人的心願，請施主放心。」

「青霞，來了一位好郎中，讓他看看吧！」婦人扶起姑娘，她見和尚有華佗再世之氣魄，自然十分高興。

青霞點點頭：「女兒聽從娘親吩咐。」

「噫！」那和尚見了青霞，猶如驚遇天仙下凡，好一個美人兒，秀髮如雲，秋波如水，眉如彎月，面目秀麗，一張櫻桃小嘴，似笑非笑，風韻無窮。

那和尚竟被青霞姑娘的容貌驚呆了，咧開嘴，貪婪地看她的臉孔，半天合不攏來，雙目之中，隱藏着一股奸詐之色，內心卻合計了一個惡毒的陰謀……

這和尚，正是受命下山的混沌。他本是一個無賴歹徒，自從被法壇長老收養以來，一心想到「靈陽寺以拳棍聞名南北」。如今身居靈陽，有機會學點眞功夫，故裝做老實厚樸。一旦下山，猶如驚蟄後蟲蛇，可以自由自在了。他一路上借行醫爲名，游山玩水，貪戀紅塵，行詐騙術；大凡被他醫過病的青年女子，無不被他騙奸糟踏，沿途村民受盡了這個採花和尚的毒害。

當下青霞蹙着眉頭苦苦一笑，伸出右手，頗爲天眞地問道：「媽，和尚看病要不要把脈呀……」

「要把脈！要把脈！」混沌趕緊向前跨了一步，嘻笑地彎下身來，用手觸摸着青霞細膩柔嫩的手腕，心旌搖搖，說道：「姑娘是血脈失調，肝氣郁結，內外夾攻，幸遇貧僧，卻能化解。」他說完，轉身取出兩粒黑色的藥丸，狡黠地笑起來說道：「此藥是龍鳳呈祥丸，具有造化之功效，服後昏昏欲睡，極需安靜調養，最好單人房內休息，閒人不可入內，恐防影響藥物的療效。」

青霞媽見年輕和尚說得頭頭是道，句句是理，早已深信不疑，連忙作揖答應道：「一切聽從師父安排便是！」

月色迷茫，霧靄輕蕩，夜歌者已閉了嗓門，這可是一個清靜而美妙的時辰，多少良人佳子醉在花前月下。

混沌好不容易捱到深夜，心中暗喜，忙施展輕功，飛身上牆，將脚一點，飄上屋檐，身子一矮，鑽進房內，兩眼盯着青霞姑娘那如花似玉的面容和那露在被子外面豐滿的胸酥，在那難以拒抗的誘惑下，春情發動，周身麻酥。他好像甚麼都不顧了，急忙一手掀開被子，餓狼似的撲上去摟抱青霞姑娘，一張猪嘴亂拱……

青霞猛然驚醒，忽見一只發着青光的腦殼在面前亂晃，又羞又怒，低喝一聲：「禿驢竟敢無禮！」她雖在病中，可功力尚在，雙手往外一推，把混沌的手擺脫，同時一個「金蟬脫殼」，一招「毒龍出洞」，直打和尚的右耳。

混沌一驚，「噫」了一聲，側身避過，隨即把手一收，使個「推窗望月」之勢，雙掌向青霞姑娘胸部拍去。

青霞氣憤地「呸」了一聲，並不迴避，左手馬上「霸王請客」還擊。混沌頓感手腕一震，倒退三步，正要抽掌變招，青霞身體一挺，如「仙鶴騰飛」而去，右掌同時使出「刀劈華山」，向混沌的左背斜劈下來。

這一掌迅如閃電，只聽「波」的一聲，混沌右肩一陣酸酥，脚步踉蹌，身體搖晃一下。混沌倒有些心驚：這種令人酸麻的掌力，曾記得法壇長老說過，正是內家最上乘的螺旋功，可惜姑娘病了，掌力自然減弱許多。

混沌見青霞拍了掌後，呆痴地站着不動，便說：「貧僧剛才施展『陰陽五行功』，是以童子元陽眞氣助你治病，姑娘得此良機，豈能錯過呢？」

「住嘴！你是何方瘋僧，敢在我面前要野？」青霞一陣渾身乏力，又氣又急，面對和尚的戲弄，懷着被欺騙的心情憤然喊道。

「嘻嘻！」混沌傻笑，不說話，卻倏地身形一起，「大鵬展翅」已到青霞面前，他決定先發制人，舉起右手並

起食指和中指，像「綫穿針眼」惡狠狠地向青霞肚臍戳去……

「呼」，混沌雙指尚未用盡，青霞一把抓起床上的百花瓷枕，向混沌迎面砸去。

「哈，哈！」混沌一陣奸笑，猛然下蹲，躲過瓷枕，地下一滾，轉瞬之間，已滾到青霞跟前，嗯，成敗在此一舉了，一招「浪子臥榻」，平躺地上，雙脚筆直地插進青霞腋下，雙掌順着姑娘的大腿向上摸去……

青霞從未見過如此下流的拳術，怒罵了一聲：「禿賊！」忽感頭暈眼花，欲往前倒去。混沌見狀大喜，連忙收回雙手樂滋滋地攔腰就抱。那知這位正在病中，吃了迷藥，體弱如棉的姑娘，此時恰像一隻山豹，帶着一股內功一躍而起。混沌功夫原非平庸之輩，總算被他躲得快了一步，才把姑娘的「烏龍探爪」躲過去了。

青霞星眼圓睁，正是：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她抬右脚緩緩地向前跨了一步，左脚又向前抬起，這一脚將落未落之際，忽感丹田一陣火熱，全身麻木，雙膝一軟，不由自主地向後倒去……原來她重病在身，體質十分虛弱，又吃了混沌的安眠藥，雖然勉强運氣支撐，終於筋疲力盡，兩眼發黑，竟自倒下了。

混沌瞧着青霞倒下，一陣淫笑，眼看銀光瀉滿山莊田野，院中竹葉閃着微光，四周寂靜無人，心中暗道：「這可是天賜良機，萬萬不可錯過……」急忙爬起來，顫抖抖地朝青霞身上撲去……

練武之人，便是熟睡之中，也能耳聽八方，像石振英的功夫已練到化境的人，就是細如金針落地之聲，也瞞他不得，何況一路注意着混沌的行踪。聽見隔房摔打之聲，早已驚醒石振英，便順聲至南窗外窺看，見姑娘倒下，奸賊得勢，他便氣憤憤地長嘯一聲，縱身一躍，一招「蒼鷹展翅」，「喇啦」一聲撞開窗門飛了進去……一陣「罡風掃葉」，從側面猛掃而來。只聽「呼」的一聲，混沌被這剛勁風掃出五步開外！

混沌急忙就地一滾，長嚎一聲，猝然騰空躍起，一着「白駒過隙」，閃到來人身後落下，一個「餓虎撲食」，向來人的背上拍去。石振英忽地轉身，以閃電般的迅猛，將右脚抬起一蹬，作了個「丹鶴獨立」姿式，並起右手兩指，利劍一般向混沌左胸刺去……

「丹鶴獨立」！混沌想起來人這招正是法壇長老秘而不傳的看家絕招，絕望地暴叫一聲，眼看無法躲避，誰知石振英略搖頭，輕嘆一聲，劍指只是在混沌胸前輕輕點一下，並未用力，顯然是手下留情。

混沌一見有可乘之機，立即飛起右脚，狠狠地踢在來人前胸！這個擊石能碎的一脚，若無硬功夫，非被踢死不可，只聽到「砰、砰」兩聲，一陣大力反彈出來，自己反挨了一脚，差點倒地。混沌不由暗自驚奇來人功夫精深，自己不是他的對手，便急似狗急跳墻，刷的一聲，竄上墻頭，呼的一聲，向院外竄去。

石振英並不追擊，只朝昏倒在地的青霞一望，急忙蹲下，把姑娘抱上床頭，突然想起了甚麼，不免有點呆楞了。

* * *

石振英將青霞抱上床頭，呆楞了一陣，才想到要救人，於是從懷裡取出一支閃閃發光的銀針，在姑娘身上的主要穴位上針灸了一會，姑娘才「哟」地叫了一聲，睁眼一看，眼前是一位長得眉清目秀、風姿飄逸的英俊少年，月光下，隱隱看見他的眼角眉梢含着一股關注之情。

石振英見姑娘醒來，便把頭轉向一邊。

這時，青霞才發覺自己上半身裸露，又羞又怒，連忙扯起衣襟，大喝道：「無恥之徒，竟敢乘人之危，行禽獸所爲！」

石振英忙收起銀針，未及答話，一位中年婦人卻已從房間外躍入喝道：「畜牲休得無禮！」一個「毒蛇吐信」，右手捏着石振英的脈門，拇指食指緊扣在關元穴上。

這關元穴是人身十六個大穴之一，要是平常之人，就這樣一扣，馬上就得軟癱下來。可是石振英只輕輕地「哼」了一聲，青霞媽覺得好像提着一團棉花，軟綿綿的無從使力，心中一驚，知道石振英是採用內家最上乘的閉穴功夫，自己功夫還不如人家，於是，忙把提着的手慢慢鬆開。

石振英微笑點頭，說道：「大娘，姑娘，你倆切勿疑慮，歹徒已被小人擊退，姑娘也紮了銀針，既然醒來，想已沒事了。」

青霞瞪大眼睛，問道：「你怎麼把禿驢放走呢？」

青霞媽忙問是怎麼回事？青霞忙說出了原委。她即問道：「壯士高姓大名？家住何處？今日救我女兒之恩，我們母女終生不忘。」

石振英答道：「區區小事，何足掛齒；小生乃是山西五台山石家莊人，遵父命尋訪師叔一家來到此地。」

青霞媽一聽是山西五台山人，不由心頭一震，連忙說道：「你可認識山西五台山的國醫石鋼？」

石振英兩眼一閃，莫非她們是……急忙說道：「正是家父，大娘，你認識他？」

「呵呀呀，這麼說來，你就是振英啦？」婦人頓時欣喜若狂，眞沒想到，找了很久都沒找着，今天卻在這個湖春客棧偶然相遇，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青霞之事，總算可了結了。於是對青霞說：「來，孩子，這位就是我常對你說的石伯伯之子振英，快把墜兒拿來見振英哥。」

青霞一聽恩人竟是日夜思念的石振英，不禁興奮起來，病也好多了。正是：心跳伴隨着少女的羞澀，嚮往伴隨着姑娘的喜悅，追求伴隨着姑娘的希望。

青霞看見振英哥相貌堂堂，風度瀟灑，果然是想像中的俊俏少年！於是情意綿綿地把刻有「石振英」字樣的玉墜拿出來，雙頰發紅，害羞地遞給石振英，並道了一個萬福。但想起剛才行醫紮針之事，不由得滿臉飛紅……

石振英撫摸着還帶有體溫的玉墜，見柳青霞容貌若仙，舉止端莊，心裡也很高興。但想到江河湖海，地北天南，都留下自己風萍浪跡，總算找到親人，於是也掏出刻着「柳青霞」字樣的玉墜，雙手遞給青霞。此時，兩人都默默地，深情地對望了一眼，無限的情懷湧上了心間……

母女二人一看，正是日夜想念的玉墜。閃閃的星月之光，像一根無形的彩帶繫着青霞姑娘的心，她對月凝眸，看流雲從南窗飛掠，喚起了她浩然心事，不禁淚如雨下。

原來青霞的父親柳鐵，本是明朝末年兵部尚書柳可法之後，自幼習武，在家傳內家螺旋功力上猶有精深造詣。後來與石鋼一起投師嵩山少林寺習武，二人感情深厚，出師後一起遨游名山古跡。後來清兵入關，大明滅亡，青年時代的柳鐵，便隱姓埋名，浪跡江湖，與法壇長老一道，廣交天下武林豪傑，仗義行俠，滅惡扶貧，暗中進行反清復明的活動。不幸被人告發，說他反叛朝廷，於是投靠清廷的白眉道人，與總兵侯震霆率領大隊清兵，於十五年前的深夜破門而入，前來捕捉他。

在殺聲震天之際，柳鐵夫婦倉皇迎敵，廝殺中，柳鐵妻子讓白眉道人的七煞掌擊中，死於非命。柳鐵見狀，肝膽俱碎，怒吼一聲，橫身飛躍，右掌「劉海砍樵」，直取白眉道人。白眉道人也不示弱，採用十成力量往上一迎。

兩掌相交，「轟」的一聲，如巨石相撞，好掌力！白眉道人站立不穩，兀自倒退。而柳鐵卻更加吃力，只覺得肝氣上衝，兩耳嗡嗡，直向後面震出十餘步。

未待柳鐵站穩，白眉道人門下首徒楊洪林出手暗襲，趁機將手中短劍拋出，飛入柳鐵肋下，柳鐵大喊一聲：「青霞！」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哇地一口鮮血噴出，向前搶了幾步，竟暈倒在地。

剛滿兩歲的青霞，當夜睡在奶娘林秀芳家中，幸免此難，林秀芳待官兵走後，急奔柳家，剛到門前，卻絆了一絞，正要起來，無意中碰到插入柳鐵肋下的劍柄，沾了一手鮮血。

柳鐵經林秀芳這麼一絆，竟然悠悠醒來。在林秀芳的扶助下，掙扎着將自己的汗衫撕下一幅，用顫抖的手，蘸着鮮血，在汗衫上寫下滿滿的血字。寫完後，交給她，斷斷續續地說道：「林嫂啊，把青霞認作女兒吧！拿着這幅血書，帶上孩子，去山西五台山尋找師兄石鋼。我們當年曾給年幼的青霞與石振英訂了終身，並互換佩帶的玉墜作為印記，叫他們日後……成親吧！還有，柳家祖傳『無字天書』及先祖柳可法親手所繪還我河山秘圖，當年為了安全，存在莆田靈陽寺法壇長老手中……待青霞長大後，叫她為她娘和我報仇，向白眉道人討還血債！」

說到這裡，柳鐵好似大事已了，雙目一合，就此含恨而終。林秀芳痛哭了一場，藏好血衣，想道：「眼下兵荒馬亂，我一個婦道人家，帶着青霞怎能前往山西？只好暫且隱居鄉間，待青霞成人後再作打算了。」林秀芳草草料理完柳家後事，便攜帶着柳家孤女青霞，往鄉間避難去了。

為了日後報仇，母女倆日夜苦練祖傳的內家螺旋功。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十五年過去了，眼見青霞已長大成人，奶娘林秀芳便將當年的血海深仇說了出來，娘兒倆這才一起前往山西尋找石鋼父子，不期竟在這客棧中與振英相遇，這大概是天緣吧！

石振英聽了原委，不由虎目圓睜，驀地拂袖而起，說道：「霞妹！我兩次奉家父之命下山尋找你們，柳家幾代忠臣，竟慘遭橫禍，我等若不能為你殺死白眉妖道，以遂先輩未竟之志，誓不為人！」

青霞姑娘星眸微啓，透過淚光掃了石振英一眼，嗔道：「好個英雄少年，今天竟連個瘋僧也捉拿不住，還說甚麼報仇雪恨？啊爹爹！可憐孩兒所托非人……」說到這裡，竟自嗚嗚地哭了起來。

振英面色一紅，急切地說：「霞妹別哭，你道這瘋僧是誰？他正是莆田靈陽寺法壇長老的弟子混沌！我從蘇州園林跟踪至此，並打聽到他負有聯絡反清復明的使命，我才未下殺手。」說到這裡，在閃閃的燈光下，隱隱可以發現他眼角眉梢上含着一股幽憤之氣。

石振英突然轉對林秀芳說道：「大娘，請將血衣與我，我即刻去莆田靈陽寺，會同寺內高手，鏟除奸僧，擒拿白眉道人，殺盡貪官，為死去的師叔、師娘報仇！」

青霞姑娘本來只是低首哽咽，被他這一激，竟急得跳了起來，不禁花容失色，說道：「不行，不行！不能讓你一個人去冒險！要死要活，我和你一起去！」

林秀芳也說道：「振英，青霞所說是理，這白眉道人一身軟硬功夫已達爐火純青，無人能近，況且七煞掌威震江湖多年，現又添了不少弟子，我

看等待青霞身體康復後，再從長計議吧！」

石振英說道：「大娘、青霞，振英去意已定，報了仇我就來接你們去五台山！」

青霞聽罷，雖說初次見面，恰似故友重逢，少女的心潭，已被他這顆為人真誠、忠厚的心射下，湧起了一股股浪花；愛神的驅使，像一把多情的槳撥動着她的心浪。她想着，在這多事之秋，在這芸芸衆生，能找到親人已是極不容易。此時她上前一把拉住他的手，生怕他跑了似的，搖着頭說道：「振英哥，難道你不能體會我的一片苦心，竟這樣任性使氣，好一個男子漢！」

石振英望着眼前又怨又氣，淚眼傳情的青霞，不由進退兩難，只好無可奈何地跺着脚說：「好好好！那麼，我就哪裡也不去了！」

林大娘說：「這麼大的事，不能莽莽撞撞，要好好商量才行！再說，你打算如何走法？我們娘兒倆又怎麼辦？還有你甚麼時候回來？你甩手就走可怎麼能行呢？」

石振英說：「妳們就在這裡等我，我旬日之內，不出意外，必定回來。我此去第一是莆田靈陽寺，已被壞人鑽了空子的法壇長老，所托非人，竟將聯絡天下志士這樣的大事交於混沌，豈不誤事？事關大局，不能躭擱，我須立即前往莆田，面稟長老，及時處置。待我辦完此事，再來相聚，就此別過，再見！」

說罷，石振英從林大娘手中取過血衣，下意識地瞟了青霞一眼，咬一咬牙，驀地穿出窗去，施展輕功，穿枝拂葉，就像一隻雄健的大鶴，在月色溶溶之中消失了。

青霞淚珠盈眶，一時情不自禁，猛地撲上窗口，哽咽着喊道：「振英哥，多多保重，祝你一路平安！」此時的情景，令人想起短短的接觸中，他已經進入了她的心田，青霞倚着南窗，痴痴迷迷地凝視着，多情的月光也好像窺透了少女內心深處的苦衷，一個勁地傾灑在她那如出水芙蓉的身軀上，久久不願離去。只見銀河耿耿，明月當空，滿院子靜悄悄的，那裡還有他的影子！

* * *

石振英千辛萬苦，夜以繼日，好不容易來到莆田九蓮山下。

這九蓮山是著名的佛教聖地之一，山上靈陽寺，數百年來香火不衰，山頂的五個大銅塔，每塔都有佛像，塔上佛燈，徹夜通明。來此地觀光拜佛的人絡繹不絕。

這一天，正巧碰上了靈陽寺文殊菩薩開光大典，男女老少從四面八方來觀光，一大清早，山崗，峽谷，松林、幽澗，處處都擠滿了人。人們議論這，談論那。有的讚嘆寺內長老治病救人的功德，有的說法壇鎮住歹徒行善可嘉，更多的人在談論近期發生的事。

十天前，莆田城總兵的少爺，人稱「小霸王」，在街上遇見一位年輕美貌的女子，一脚踢翻了人家的菜籃，嬉皮笑臉地上前說：「哈哈！小娘子，我侯少爺喜歡妳……」然後臉一沉，揮手說：「來人哪，請小娘子回府。」主子一聲令下，幾位走狗搶上幾步就要動手。

「咳！大膽狂徒，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搶劫民女！」小少爺循聲望去，發喊的正是靈陽寺法壇長老，其後站着不少和尚，只得灰溜溜地走了，圍觀的人們都拍手稱快。

石振英聽完上述交談，議論，深感靈陽寺風範，人皆稱首。突然一陣喝采，順聲而望，只見一位身高體胖的和尚，站在寺門口的石獅前，用兩隻手輕輕地舉起石獅，往空中一拋，雙手接住，像玩木頭那樣舞動了幾番，才將石獅豎立原地，觀摩的衆僧陣陣喝采。

在以武會友叢中，僧衆中的混沌突然發現石振英上山來了，不由大吃一驚，往前一竄，在監寺耳前輕聲說了幾句，便在人叢中消失。石振英顧盼之際，只見剛才表演武功和尚穿行在人叢之中，周圍雖然你推我擁，卻挨不了，顯然是上乘的沾衣十八跌功夫！

轉眼間，那和尚已到石振英的面前，忽雙肩一聳，有意朝石振英撞來！石振英感罡風來臨，連忙運用內力，伸手一格，肩手相交，各自震退了兩步！和尚哼了一聲，身形又起，一招「童子拜觀音」，朝石振英面部劈去！

石振英深知硬碰不行，旋轉身子下蹲，恰好躲過雙掌，然後飛身後躍，在兩丈外落定。

隨即向那和尚抱拳行禮，說道：「我受法壇長老的好友之托，有重要情況稟告，師父連撞帶劈，意下如何？我倆素不相識，今日萍水相逢，不知有何冒犯？還請師父明言。」

那和尚似含敵意，一招「呼風攪雪」，猛掃過來。石振英不敢怠慢，當下施展太極掌法，身形如游魚穿萍飄忽不定，雙掌似金蛇狂舞來去無踪，左避右藏，想到對手終有開口答話之時，先應付應付，到時再行分辯就是。

此時，忽聽一聲大喝：「崔華休得無禮！」隨着聲音，一條身形極快地飛飄而至，微風過處，石振英抬頭一看，面前已站着一個年邁的高僧。只見他身材魁偉，體魄昂藏，料想不是尋常人物。正思疑間，監寺崔華說道：「李元首坐長老，此人乃白眉妖道的門徒，奸淫擄掠，無惡不作，混沌路上曾受此人暗算，快將他拿下！」說完，崔華又和身撲上。

「且慢！」李元首坐長老倏的轉過

身來，一把抓住崔華的右臂，和顏悅色地說道：「此人面帶笑容，擧止大方，方才一招未發，似無敵意，切莫魯莽從事，且待混沌前來辨認，再行處置也不遲。」

崔華橫眉怒目，厲聲說道：「正是混沌叫我前來捉拿此人，怎麼樣？莫非你與此人有甚麼瓜葛不成？」

石振英「嘿嘿」冷笑一聲，說道：「這位大師若與我有甚麼瓜葛，倒是好事一樁，只怕你與奸僧混沌是一幫的，卻有些不妙……」

崔華微微哼了一聲，身形彈起，一招「風捲黃沙」，再次向石振英撲去！

這一次大出意外，李元首坐未及阻攔，眼睜睜地瞧着一場惡鬥即將展開。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崔華正待狠施殺手，猛聽得左面傳來法壇長老的幽幽冷冷的聲音，連忙收招站立。

石振英定眼一看，只見一位老僧，身後跟着幾十名僧衆。那老僧手持念珠，雙目炯炯有神，鶴髮童顏，飄然若仙。石振英判斷是長老到來，連忙跪行大禮。說道：「晚輩山西石振英，前來磕見長老。」

李元、崔華聞言不禁一驚，想不到眼前這位少年，竟是名震江湖的石振英！但想起混沌所說……

法壇長老點頭微笑，緩緩說道：「自古英雄出少年，想不到振英武功如此了得，前途無量，老衲與令尊曾有一面之緣，不知振英少俠千里迢迢，到此何事？」

石振英稍有躊躇，說道：「晚輩到此，一是尋找師父夏靖，二是受人所托，三是稟告長老，鏟除靈陽寺敗類……」

法壇長老身子一震，急忙問道：「何爲敗類？能否明言！」

石振英遂將混沌路上違反佛門戒律，發生越軌之事，一一稟明後高聲說道：「靈陽禪寺，武功名揚南北，仗義行俠，扶困濟貧，深得民心，決不能容忍偷盜邪淫之徒壞了名譽，請長老立佛教之名，正佛門法之規，懲治淫僧混沌！」

法壇長老兩眼閃出異樣的光芒，一聲大喝：「混沌！」

「弟子在。」混沌此時心驚肉跳，强作鎮靜，趨步上前，但聲音已經發抖，心裡卻暗自盤算對策。

法壇長老手提念珠，一字一頓地說道：「此人你可認識？」

混沌情知事情已經敗露，但路上發生的醜事又如何能說出口？賊眼一轉，計上心頭，坦然說道：「此人弟子認識。」

此言一出，衆僧嘩然，法壇長老兩眼突地爆出火焰，緩緩地走到混沌面前，極快地伸出劍指扣在混沌琵琶骨上，然後說道：「此人所說，是眞是假？」

混沌心頭一驚，只要法壇長老劍指稍一用力，就會折斷琵琶骨，一身武功盡廢！混沌豈敢怠慢，連忙說道：「長老，弟子受命下山，一日來到江南錫惠園林山下的湖春客棧，此人正在與棧當家狂歡，滿嘴胡言，聲稱打遍天下無敵手，弟子見他神情古怪，不禁起了疑心，也就暗中跟隨。豈料夜深人靜之時，此人竟在酒店破門採花，正欲得逞時，被弟子施展靈陽神功擊倒在地。弟子牢記長老敎誨，不願殺生，留他一條活命。誰知今日開光大典，此人竟然混上山來，惡言誣陷弟子，不知是何用意？還請長老明鑒。」

法壇長老鬆開兩指，驚異道：「混沌，此話當眞？」

石振英「嘿嘿」冷笑一聲，桀馬亮招說道：「好個刁滑的奸僧！你既有神功，在下向你領敎一、二，如何？請！」

法壇長老心裡暗道：「不錯，以混沌的本領，實難擊倒名震江湖的少俠石振英，此事必定有蹊蹺！」

未待長老開言，混沌哈哈狂笑一聲，說道：「今日開光大典，我堂堂靈陽寺弟子，豈能與你採花大盜在佛門淨土前過招？有膽量下山去等待，小僧來日一定奉陪！」

法壇長老沉思片刻，抬起頭來說道：「師弟夏靖外出復仇而去多年，一直未曾回山。振英，你何地何時拜他爲師？此次上山，又受誰的所托？能否告之詳情？」

石振英說道：「夏靖師父爲救民女，與靈陽寺仇人白眉道人及衆弟子相遇發生格鬥，由於敵强我弱，身受重傷，逃至深山破廟，我助老人治傷調養。後來他收我爲徒，傳授玄黃眞解絕學一年餘。此外，長老可曾記得當年的柳鐵……」

話剛說完，法壇長老縱身一躍，飄然而下，驚喜交集，一把拉住石振英，顫聲說道：「十六年來，老衲朝思夜盼，想今日終能了結心願。振英請到禪房細叙……」

當下，長老携着少俠同到禪房，石振英取出血衣，納頭便拜，哀聲說道：「柳家慘遭白眉妖道之害，靈陽寺武功蓋世，豈能容此敗類逍遙？晚輩願與寺內高手同上峨眉，擒拿妖道，爲靈陽寺揚眉吐氣，爲死去前輩們報仇！」

長老睜開慧目，手捋銀鬚，點頭說道：「白眉道人原是白馬寺的掌門弟子，仗着白馬寺扶助清廷順治登位有功，行爲驕蠻，早有獨霸江湖，稱尊武林之意。二十五年前，他與白馬寺衆僧毒箭射死我靈陽寺長老及師弟五人，近年又打傷師弟夏靖，清算此仇，老衲早有此願。只是此妖投靠朝廷，虎狼成勢，一時難以下手，少俠功名之高，堪稱年輕一代之冠，但天外

有天，人上有人，縱然清眞寺、五台山、靈陽寺等聯合，也未必能穩操勝算。況且柳鐵與老衲終生所望，乃在驅除滿清，匡復明室，重建大明朝綱，還望振英以大局爲重，完成先輩之志，柳鐵在九泉之下，也會瞑目了。」說罷，長老稍微躊躇，說道：「至於柳公的無字天書，及還我河山秘圖，老衲定當親手交給青霞姑娘，但不知青霞現在何處……」

石振英見問，拂袖而起，正色道：「混沌在湖春客棧所害女子，正是十七年前，由父母互換玉墜訂婚的青霞……」說完，拿出刻有「柳青霞」字樣的玉墜給法壇長老瞧。

法壇長老看後一怔，微嘆一聲，默然說道：「畜生！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也好，老衲叫你死而無怨。」長老說罷，隨即喚過李元首坐，吩咐道：「李元，你可佈置夜間守寺役僧，暗中監視混沌，如有蹊蹺，立即擒獲！」李元首坐領命而去。

混沌見長老携同石振英回到禪房，自知難逃厄運，欺師之罪，心想：「與其束手待斃，不如就此遠走高飛，闖蕩江湖，也勝於寄人籬下，飽受禿驢之氣，豈不是更好；說不定我時來運轉，福星高照，幹出一番事業來也未可知！」當下混沌打點行裝，只等夜深人靜之時，便要悄悄的逃離寺院。

時值深秋，夜涼如水，月光溶溶，微風在緩緩地飄動着。只見兩名守夜寺僧，手執齊眉棍，不停地沿着圍墻來回走動，忽然間，見前面飛起一條人影，迅如飛鳥，左右兜繞，忽而向東，忽而向西，好不奇怪，兩寺僧吃了一驚，正待喝問，那條人影已撲了上來，飄風呼呼，「啪啪」兩聲，兩寺僧啞穴已被擊中，應聲倒在地上，出聲不得。

這人影正是倉皇出逃的混沌！他奸笑一聲，對那兩寺僧怪聲叫道：「貧僧仍不得已而爲之，尚望原諒，貧僧快活去也！」

混沌往上緊挪了二步，一個魚躍，飛上墻頭。說時遲，那時快，他雙脚剛剛一離地，猛聽得一聲大喝，「把包袱留下！」旋即覺得左手腕一陣刺痛，包袱早已掉落在地上！

混沌大吃一驚，雙脚穩住墻頭，橫裡一看，只見石振英冷森森的兩道目光直射出來！混沌忽地一聲怪嘯，人已飛掠到石振英旁邊，右手軟鞭猛地揮出，朝石振英當頭掃去！

石振英飛身躍起，一招「鷹擊長空」，雙手抓下，「卡察」一聲，混沌的軟鞭被他雙指一夾，斷了一截。霎時間，連續使出三式絕招，以「引蛇出洞」化爲「青蝴問信」，又變爲「撥草尋蛇」，亦守亦攻，連綿不絕。

混沌迭遇險招，手忙脚亂，不敢戀戰，虛晃斷鞭，越墻而逃！

石振英「嘿嘿」冷笑，也不見他怎樣作勢，身子一躍，人已飛到混沌面前，脚踏中宮，輕身逼近，雙腿齊飛，連環踢出。混沌連連後退，嚎叫一聲，說道：「壯士，我與你素不相識，無怨無仇，有道是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何苦逼人太甚？」

石振英怒火中燒，喝道：「偷盜邪淫之徒，最爲可惡，人人皆可誅之，天網恢恢，豈能容你這位佛門敗類！」

混沌見逃跑無望，只好狠心硬拚，隨即身形一晃，「飛馬揚鞭」猛打。石振英身子一竄，突然從鞭下鑽過去，並伸出兩指一彈，混沌手中的軟鞭即刻脫手，掉落在地！

混沌臨危不亂，閃電般地反手一掌擊去，石振英不慌不忙地沉腕一截，左掌向上一挑，連消帶打，只聽「波」的一聲，混沌向前一撲，踉蹌幾步，像一條死狗，癱倒在地！石振英急步上前，右手正待伸出，忽感背後有人一扯，大吃一驚，連忙沉肘向後一撞，竟然撞空！

那人早已閃過一旁，忽然凝身止步，右手一伸，只見一團白光倏地向混沌射去！但聽「啪」的一聲，白光一散，遍地金銀珠寶，玉器古董，男女衣服，甚至還有一個假面具！

原來那團射去的白光，竟是混沌掉在地上的包袱，被那人撿起擲了過去！這時，石振英才認清背後的來人乃是法壇長老和李元首坐。

混沌跪在地上，向長老爬去，連連呼喊：「長老！長老！弟子知罪！弟子知罪……長老慈悲爲懷，且饒弟子一命！」

法壇長老仰天觀望，只見一輪皓月，將近中天，不由長嘆一聲，斥道：「老僧枉費心血，造就了一個不肖門徒，壞我靈陽寺名聲，今日後悔莫及。混沌，你本來罪該處死，無奈佛門淨地，不沾血氣，且饒你一命。李元，速將他投入罪房，明日當衆燃眉，遷單！」長老說完，合掌搖頭，逕自去了……

次日黎明，法壇長老自盤膝入靜，李元首坐急忙忙地跑來，未經長老允許，竟自跨入禪房，大聲稟告：「長老！混沌昨夜擊昏看守罪房寺僧，破窗越墻逃走，而且大雄寶殿上的長明宮燈已失！」

長老尚未睜眼，聞報後氣衝丹田，只喊得一聲：「混沌！」竟自倒下。

* * *

法壇長老昏倒在地，滿寺僧人齊集禪房之外，無不義憤塡膺。半晌，長老才慢慢地醒來，慨然說道：「宮燈秘密，混沌盡知，目前宮燈已失，寺內情況盡皆洩露，此賊定會擧報官府，衆弟子須同仇敵愾，誓與清兵決一死戰！」說到這裡，長老微睜雙目，拉過石振英，現出一種希望的心情，說道：「老衲有一事相求，不知振英能否答應？」

石振英連忙叩頭說：「長老所托，晚輩豈有不從之理？」

法壇長老微微點頭，說道：「老衲與你手書一封，即日前往河南清眞寺，稟明智能長老，早作準備，混沌詭計多端，心狠手毒，不得不防！」話猶未了，長老揮筆疾書，片刻已蹴，遂將書信交與振英，說道：「你一路上多加小心，望你速去速回，去吧！」長老閉目入靜，不再言語。

石振英取過手書，告別長老，收拾行裝，即日下山，奔河南清眞寺而去。

混沌盜得長明宮燈，心頭大喜，哈哈狂笑道：「我何不携帶此燈，投靠白眉道人，到官府舉報靈陽寺反清復明的秘密活動，嘿嘿，蒼天有眼，豈料朝思暮想的金錢財寶，高官厚祿，醇酒美女，垂手可得！」他越想越美，倉皇下山，又盜得村民駿馬一匹，朝峨嵋山飛馳而去！

巍巍峨嵋，霧氣彌漫，綠樹莽莽，遮天蔽日，混沌日夜兼程，飛馳而至雲湧寺，直奔太乙殿，這時已是夕陽西下，只見殿裡空空蕩蕩，一片寂靜。

混沌左顧右盼，正在猶豫，忽聽利器穿風之聲，頓覺腦後發涼。他情知有人暗算，忙把頭一低，一枚兩寸多長的袖箭「颯」地擦頭而過！

混沌轉身一望，「噫」地驚喊一聲。太乙殿後原來是面石壁，壁上一個窄窄的洞窟，窟裡盤坐着一位鬚眉皆白的老道，那老道面容枯削，全無血色，雙目凹陷，盤坐不動，就似一具僵屍一樣。

混沌知道此人定是白眉道人無疑，定了定神，深深一揖，說道：「晚輩福建莆田靈陽寺弟子混沌，前來叩見，不想驚動了道長，尚望恕罪！」那僵屍似的老道仍然端坐不動，不言不語。他突然膽怯起來，欲前又止，欲走不行，不知如何才好！

那道人冷森森的目光忽然直射過來，怪聲喝道：「你不在莆田靈陽寺念經打坐，到此有何貴幹？」

混沌「噗」的一聲跪下，高聲說道：「莆田靈陽寺衆僧私藏前朝皇宮的長明宮燈，密謀聯絡反清活動，背叛朝廷，弟子不願犯上作亂，無奈法壇長老執迷不悟，不聽勸告，弟子只好携帶宮燈前來叩見道長，請道長作主。」

白眉道人倏地身形一起，飛出窟外，一把搶過宮燈，奸笑道：「哈，哈！法壇哪法壇！你自持武功蓋世，常與貧道作對，你想不到也有今日！」

說罷，白眉道人扶起淫僧，得意洋洋地說道：「混沌請起，待會兒福建莆田總兵侯震霆前來拜會本眞人，我自會與你引見，出頭之日，也就在今天！」

話音剛落，道童馮洋前來稟告：「道長，總兵侯大人現在三清殿等候。」

白眉道人忙拂一拂身上的灰塵，拉着混沌徑往三清殿而來。

三清殿上莆田總兵侯震霆長呼短嘆，坐立不安，白眉道人忙上前施禮說道：「侯總兵不遠千里而來，不知有何見教？」

侯震霆慌忙答禮，嘆道：「近期靈陽寺衆僧毆打我家公子，此氣難消，又聞探馬報告，莆田靈陽寺近日邀集三山五岳高手能人前去赴會，大有蹊蹺。皇上也發現此情，已責令本職，務必查實此事，限期偵破，本職只好前來請道長出山相助。」

白眉道人聞言，拍掌大笑道：「侯總兵來得正是時候。混沌，快將法壇反對朝廷，謀圖不軌的證據，長明宮燈取來……」

混沌手持宮燈，趨步上前跪下說道：「這便是前朝皇帝欽賜給莆田靈陽寺的皇宮國寶，燈內藏有密旨，法壇秘而不交，圖謀東山再起。弟子混沌不敢犯上作亂，願做大清良民……還望大人提拔。」

侯震霆面色倏變，取過宮燈，拍案而起，喝道：「法壇啊法壇！圖謀義舉，背叛朝綱，證據確切，看你還有何話可說？我兒的仇也能報了，眞是天助我也！本座立即飛報朝廷。今有道長及衆高僧相助，何愁反叛不滅；擒獲法壇之日，混沌，你又何愁一官半職？」當即商討圍剿靈陽寺方案，以便一起呈報朝廷。

＊ ＊ ＊

南國夜晚，月明星稀，風光如畫，在這清幽之夜，靜得落葉可聞。而清廷悍將陳文秋統率大隊清兵，合同白眉道人等數十名峨眉山雲湧寺武林高手，殺氣騰騰地將莆田九蓮山團團圍住，清兵往來巡邏，弓箭密佈，只等總兵侯震霆到來，即刻發起總攻。

混沌十分熟悉靈陽寺路徑，正思量如何帶路，忽然刮過一陣狂風，吹得飛沙走石，天旋地轉，就在這一刹那，黑暗中好似有兩條人影，手持利劍，如「飛鳥投林」，凌空飛上山崗！混沌只見其中一個帶着面罩的黑影，那雙熟悉的眼睛露在外面，光采照人，竟是冤家對頭石振英！

清兵一見黑影，嘩然大呼！弓箭紛紛向空中射去，箭雨掠空，異聲震耳，被石振英、柳青霞一雙青劍砸飛的箭支四散飛落，構成一幅美麗的圖案。弓弩手正在忙亂之中，又是一陣狂風刮過，那兩條黑影一閃一躍，便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

那兩條黑影正是石振英和柳青霞。原來石振英將法壇長老手書交與智能長老後，馬不停蹄，急忙前往湖春客棧，細述靈陽寺目前的處境時，然後囑咐林秀芳母女二人前往山西五台山尋找父親石鋼。誰知青霞死命不從，定要和振英同上九蓮山，林大娘見勸她不轉，便獨自一人上五台山稟告石鋼去了。

這一晚，石振英和柳青霞回到莆田九蓮山下，目睹官兵警衛森嚴，知

形勢危急，遂換上夜行衣，急急忙忙冒險上山。

兩人好不容易上山後，稍定心神，周圍一看，見滿山遍野的清兵正吶喊着衝了上來，石振英正待飛躍上前，忽然寺門大開，衆僧一聲吶喊，突然間，山溝裡響起了巨大的轟鳴聲，一時萬山回應，震耳欲聾，磨盤大的石塊從山上滾塌而下。只見山溝裡無數清兵折手斷足，掙扎呼號，哭聲震天，傷亡慘重。

過了許久，石塊才漸漸停息，石振英急忙拉着青霞，如「乳燕穿簾」，繼續往寺內躍去。青霞忽然驚叫：「看呀！那邊有人衝上來了！」

石振英剛抬起頭來，又聽見一聲悶雷似的叫喝：「不怕死的上來！灑家今日大開殺戒！」只見崔華和尚站在一塊巖石上，懷抱一根鑌鐵禪杖，似天神羅漢一般。

清廷悍將陳文秋正似猴子般地縱躍上去，崔華叱咤一聲，鑌鐵禪杖抖手揮出旋風疾舞；陳文秋身形閃展，寶劍劈擋撩撥，鬧得手忙脚亂，施盡渾身解數才避過崔華的連環禪杖。

石振英鬆了一口氣，暗道：「原來是崔華和尚把關，他功夫深厚，諒必不會敗在陳文秋之手，我且進寺去尋找法壇長老，保護天書與秘圖要緊！」隨即大喝一聲，運劍如風，和青霞龍騰虎躍地朝寺內衝去。

兩人進得寺來，放眼一看，不禁大吃一驚！混沌帶領清兵等抄近路已先行到達，寺內一場格鬥正激烈！圍着法壇長老的正是總兵侯震霆和白眉道人，法壇長老應付兩位武林高手，好像難以脫身！

另一邊，白眉道人門下高徒楊洪林、混沌和十幾名清廷衛士卻圍住李元首坐等幾名高僧猛烈搏鬥！看情況，峨嵋山雲湧寺的高手竟是傾巢而出，欲與莆田靈陽寺衆僧決一死戰，局面眞是萬分危急！

石振英未及上前，七、八個清廷衛士卻已向他撲來，石振英暗暗叫苦，若被他們纏住，怎麼能去救援長老？

石振英正想法擺脫，青霞青虹寶劍一擺，「天女散花」，刷！刷！刷！疾刺數劍，搶攻上來。「斜倚山門」架住撲上來的清廷衛士。

石振英抽出身來，精神抖擻，亮出青鋼劍，此劍出身西漢名匠桑劍公之手，它不僅鋒利無比，吹毛立斷，當貫注內力之時，就會發出雷鳴之聲。使用如此霸道的兵刃，劍風起處，銀虹高懸，寒光閃閃，滿身劍花飛舞。

石振英神威倍增，猛喝一聲，然後玄黃絕藝迭起，連連使出「金針探海」、「飛龍引鳳」、「劍斬連環」等招術，刺傷了三個清廷衛士。隨後長劍疾如鬼魅，像箭一般地朝混沌飛去。

楊洪林見石振英攻得神速，守得怪異，撇下李元首坐，揮劍而上。劍光和劍光相撞，只聽見「嗆郎」一聲響，楊洪林的劍頓時被削爲兩截！並且手腕一震，虎口已裂，斷劍也差點脫手。石振英身子「鷂鷹翻身」，緊接着一招「迎風掃柳」，刷地揮手，半空中劍身一收，劍鋒自上而下，稍一震動，只覺寒光如電，好不驚人。楊洪林情知不敵，連連後退，身子一挫，恰恰避開了石振英的攻勢。

那邊，法壇長老用的雷音劍，力戰兩位武林高手，一身功夫眞的不凡。總兵侯震霆力求速戰速決，身形一晃，立了猛虎下山的攻勢，長劍直點法壇的咽喉。白眉道人此時，正在揮舞長劍，掄、掃、劈、戳、挑，令人眼花撩亂。刀風還未觸體，法壇長老已像魔影般橫移三尺，速度之快，身法之巧，在當代武林中，實在是一個不可多見的武林奇才。可是他身形還未立穩，侯震霆的劍直刺長老的前胸，白眉道人在身後長劍一圈，風生八面，劍光有如萬條銀蛇奔長老而去，左掌同時暗襲。這劍掌雙施的身法太快，縱然是武功蓋世的法壇長老，要避過前後夾攻，一招雙式已是困難之事，加之年邁久戰，不幸中了白眉道人的致命七煞掌，當場跌出圈外，口吐鮮血，昏倒在地。

石振英見此景，怒從心頭起，舉劍就劈、刺、勾、挑白眉道人！霎時，兩人閃展騰挪，竄蹦跳躍，廝殺成一團，一個是劍術純精，一個是劍法出奇；一個經名師傳授，一個逢高人指點；一個氣怒報仇心切，一個企圖獨霸武林，正如二龍搶珠，數十個回合不分勝負。

侯震霆見陳文秋等三人與崔華、混沌等五人與李元、楊洪林與柳青霞，以及白眉道人與石振英酣戰中，打得難分難解，知遇勁敵。如今雙方久戰之後，九蓮山山上山下，鮮血橫流，屍體遍地，斷手缺脚等傷亡的場面，實在令人不忍卒睹。侯總兵見至今難分上下，不由一聲號令收兵，全軍盡撤。

石振英等顧不得追擊白眉道人、混沌，回身來救法壇長老，竟想不到長老面如金紙，氣息奄奄。

石振英劇痛攻心，彎腰抱起長老，連聲呼喚，半晌，法壇長老微微睜開眼睛，環視四周，只見靈陽寺衆僧大都戰死，李元、崔華、石振英，柳青霞等二十四人雖未喪生，但也精疲力盡，氣喘吁吁，滿身汗血淋淋，好一派令人傷心的景象。

長老顫抖抖的手從懷裡取出一包東西，喘了一口氣，斷斷續續地說道：「振英，這是柳公留下的『無字天書』……還我河山秘圖，看來驅除清虜，恢復大明的重任……只能由你們承擔；要想法報仇雪恨……重建寺院！」話剛說完，雙眼一閉，含恨而終。

衆人猶如萬箭穿心，無限悲傷，

正待料理長老及衆僧的後事，忽然聽到寺外清兵齊聲呼喊，潮水般地又湧到寺前，一時火器齊發，映得滿天通紅，片刻之際，靈陽寺牆傾屋塌，頓成一片火海。

* * *

清兵火燒九蓮山靈陽寺，一場浩劫，寺內衆僧大都戰死，剩石振英、李元、崔華、柳青霞等二十四人，虎口餘生，大難不死，全仗渾身硬功夫，連夜突圍出去。

莆田總兵侯震霆，見靈陽寺之亂已平，寶刹已焚，擺宴慶功，熱鬧非凡。正在狂飲之際，突然接到皇帝聖旨，命他帶白眉道人、混沌等有功之臣進京受封。

原來當朝天子清太祖一生最喜歡武功，人稱「馬上皇帝」。當年見法壇長老神功驚人，曾降詔莆田九蓮山靈陽寺，選派法壇進京任禁衛軍教頭，被法壇長老裝病婉言謝絕，皇上爲此後悔不已。豈料今日方知法壇暗中聯絡反清復明活動的秘密，今幸被白眉道人一掌擊斃，皇帝不由暗暗高興。同時心裡也想：「白眉道人武功如此高強，若使用得當，對江山的穩定大有好處。」遂有意讓白眉道人進京，充作三品大內侍衛長，因此下旨給侯震霆。

此旨一下，白眉道人喜出望外，舉杯仰天高聲說道：「揚名天下，在此一舉，那想本眞人年近古稀，得遇此良機，不枉人生一世！」說完，哈哈一笑。其門下弟子亦紛紛舉杯慶賀，個個喜笑顏開，恨不能一步跨進京城，大顯身手，撈它一官半職，光耀祖宗。

唯獨混沌舉杯沉思，神情呆滯，悶悶不樂，白眉道人瞟了他一眼，好不奇怪，問道：「混沌何故如此？」

混沌神情不定地說道：「道長，九蓮山靈陽寺之戰，尚有二十多人逃生，常言道：『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何況石振英、李元、崔華等人皆非等閒之輩，還望道長趁熱打鐵，跟踪追擊，根除後患爲上。」

白眉道人馬上省悟：「是的，本眞人縱橫江湖幾十年，武林之中，不知有多少豪傑喪生手下，現雖然隱跡山林，仍有人常來尋釁。如今火燒了靈陽寺，已結下不共戴天之仇，智能長老、李元、石振英等人豈肯甘休？」

白眉道人沉吟片刻，又緩緩地說：「難得混沌智勇雙全，斬草除根，去惡務盡，不知混沌有何良策妙計？」

混沌怔了一怔，忙說：「目前整個江湖中人，見靈陽寺焚於火海，似乎都捲入動盪不安，人人自危的漩渦，忙於尋找武林靠山。九月二十日正是道長壽辰，何不趁此機會，邀集各派武林豪傑前來赴宴，共商萬全之策？」

白眉道人微笑點頭，說道：「借慶壽之名，團結各派武林，增加我們的勢力，混沌的主意甚好。只是有勞侯總兵赴京稟明皇上，本眞人打算一月之間，擒拿殘餘的叛賊歸案，作爲進京陛見聖駕之禮，侯總兵意下如何？」

侯震霆見白眉道人不用自己幫忙，心頭大喜，說道：「道長防患於未然，膽識驚人，諒那區區叛賊，道長定會手到擒來，本座自當面稟皇上，在京靜候佳音便是。」說罷別過，白眉道人等回峨嵋……

當下，白眉道人選定峨嵋山腰處的山神台，作爲設宴之地。這山神台雖不及峨嵋山頂之高大，但西北羣山拱護，東南懸崖峭壁，奇石嶙峋，在此設宴，實在是一個理想的地方。在懸崖奇石之中，聳立着一個玉宇瓊亭，眞是氣象萬千，雄偉已極。然而雄山巍峙，刁斗森嚴，縱然千軍萬馬，亦難越此山半步。白眉道人苦心經營的峨嵋山莊，確實花費過不少的心力呵！

九月二十日，是金風送爽的宜人季節。晨曦初露，霧靄裊裊，猿啼鶴唳，虎嘯狼嚎，卻彌漫着一股凌厲的殺機。只見山神台上，羣英雲集，各派武林的代表，幾乎一起集中到山神台，熙熙攘攘，吵吵鬧鬧，如像聚蚊成聲，倒也有一番熱鬧景象……。在人聲鼎沸之中，白眉道長忽地站起身來，說道：「各方名門高手，請聽貧道一言。」聲音雖然不大，卻採用內功心法，出自丹田，震得人們耳中嗡嗡作響。

衆人一驚之下，不知不覺都靜了下來，白眉道人哈哈一笑，舉杯繼續說道：「貧道的賤日生辰，承蒙各位賞臉，不惜屈駕到這山莊來，我先敬大家三杯。」賀客們齊聲道好，各自把酒乾了。

白眉道人拈鬚笑道：「貧道此次設宴，一則慶壽，二則……」說到此處，突然環視四周後嘆道：「莆田靈陽寺，一向蔑視江湖，稱霸武林，法壇狼子野心，妄圖背叛朝廷，犯上作亂，密謀起義，推翻大清王朝。如今落得身敗名裂，葬身寶刹，可惜那賊魁石振英等人携帶『無字天書』與秘圖，潛逃在外，實乃後患無窮。我輩兄弟，乃大清順民，應當爲國分憂，豈能容此叛賊逍遙法外，興風作浪，危害朝綱，這是貧道邀請各派高手的第二個原因吧！」

話猶未了，只見一位壯士威風凜凜往台中一站，朗聲說道：「法壇長老是一位名震江湖，光明磊落的門派，他一生中扶危解困，除暴安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莆田內外，無不尊敬佩服，奸賊歹徒，更是聞風喪膽，靈陽風範，人稱榜首。白眉妖道！你何以誣之叛賊，橫加劫洗？你酒毒武林英雄，喪盡天良；投靠滿清，屠殺武林高手法壇，柳鐵、智清……火燒靈陽寺，欠下不少武林豪傑的血債。鋤奸除惡之事，武林中人人有責！」

宴席上一個油光滿面的胖漢站了

起來，駡道：「你是甚麼東西？道長邀請的乃是當今豪傑奇士，你這小子從狗洞裡鑽出來白吃不算，反而血口噴人？還不快些滾出去！」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既然來到峨嵋山腰，就不會害怕任何人的挑釁。於是那壯士嘿嘿冷笑，用手往臉上一抹，扯下一張假面具，聲如洪鐘：「在下山西石振英，給妖道慶壽來了，你看如何？」

石振英威震江湖，誰人不知，何人不曉？這一下大出意外，參加慶壽的各門派代表，忽覺得石振英是一座山，莊嚴，倨傲，凜然，難以侵犯。而白眉道人也非等閒之輩，但人終歸是人！除了創造萬物的上蒼，除了移山倒海的神仙，很少人能有震撼山岳的勇氣。此時山神台上頓時一片混亂，赴宴者情知一場惡鬥即將來臨，爲了避免左右爲難，各派武林幾乎全部溜光！

混沌吆喝一聲，白眉道人門下弟子紛紛掣劍在手，只等白眉道人一聲令下，便要將石振英刺個千窟百洞！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二十幾條大漢一閃，李元、崔華、柳青霞等二十四人都先後扯下假面具，亮出各自兵器，守在石振英身旁。霎時間，刀槍似雪，劍戟如林，竟使千錘百煉，身手不凡的白眉道人感到，奇兵突然出現，目前山神台成爲風雨欲來的局面，山莊的覆沒隨時都會，怎能不使這位包藏殺害無數江湖豪傑的劊子手心膽俱寒！眼看一場惡戰，一觸即發，氣氛十分緊張。

自眉道人暗想，石振英如此大膽，暗中定有高人相助，手下弟子功夫平凡，如何取勝？雖是暗暗焦急，神色卻是絲毫不露，眉頭一皺，計上心頭。「蠢才，統統退下！」他斥退衆弟子後，朝石振英拱手，冷森森地說道：「壯士好膽量，好氣魄，不愧爲人稱江湖少俠，江湖上，從不以衆壓少，以主壓客，少俠既爲貧道而來，貧道不才也只好以這粗淺的三脚貓功夫領教少俠的神功了，如何？」

石振英哈哈一笑，不冷不熱地回答：「像道長如此身份，竟能屈尊與江湖上無名小卒比試，眞是求之不得，有請！」

白眉道人臉色一沉，氣憤地說：「貧道雖然不濟，教訓教訓你這毛小子諒也不是難事，看招！」白眉道人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再也不顧甚麼江湖義氣、武林道義，反手一掌，疾如閃電，向石振英當頭拍去！

石振英冷笑一聲，一個盤龍繞步，避實就虛，反切白眉道人的脉門。白眉道人見一掌拍空，連忙一個「白虎攔路」，猛地向石振英脚下掃來！危急之中，石振英一個「旱地拔葱」向上一跳，身子懸空，乘機雙脚一分，右脚在前，左脚在後，好像猛虎下山似地直撲過來！白眉道人連忙「彩鳳點頭」，身子一矮，左肩晃處，人已閃過一旁。

白眉道人雖然閃開，他最初自恃五十多年的功夫，不少武林高手斃於手下，自認爲對付一個後生小輩，綽綽有餘，心高氣傲，迭走險招，不料石振英招數狠毒，門戶又封得很嚴，白眉道人非但不能手到擒來，而且過於急躁，還險些給石振英一脚踩中，這才暗暗吃驚……

白眉道人運氣凝神，雙掌呼呼展開，隱隱夾着風雷之聲，果然威力驚人！這正是他苦練數十年，第三次採用的七煞掌法。只見掌風颯颯，怪招迭起，迎風蓋頂，拍胸搥肋，切脉門，按穴道，忽掌忽拳，忽肘忽腿，全無固定章法，狂風暴雨般地打來，好不驚人！

石振英一時難以應付，連忙閉了全身穴道，只求自保，不求進攻，一則觀看對方招數，二則等待時機反攻。

白眉道人見石振英掌法一慢，自以爲得逞，心頭大喜，如醉如狂，發瘋一般亂打亂撲過來，掌風激盪，有如金刃挾風，怪招一展，恰似波翻濤湧，逼得石振英連連後退。白眉道人「颯、颯、颯」連擊三掌，石振英接連三個跟頭避開，最後一個跟頭幾乎貼着地面，身子像風車似的轉過去……

柳青霞在旁看得大爲焦急，深怕振英哥吃虧，青虹劍刷的一指，欲待上前助戰，被李元和尚一把拉住，低聲喝道：「且慢，振英未顯敗跡，切不可魯莽……」

石振英穩住身形，忽然大喝一聲：「來而不往，非禮也！」倏地撤開陣勢，猛如雄獅，捷如靈猿，好像行雲流水，揮灑自如，白眉道人掌未到，他早已迎了上來，且招招搶先克制白眉道人。

石振英何以一下子會轉守爲攻？原來他觀看白眉道人一百五十餘招之後，已經弄清了白眉道人的怪招路數，一旦摸熟，應付自如，形勢自然突變。

白眉道人在衆目睽睽之下，二百五十餘招仍然打不倒小輩石振英，臉色由紅變紫，心煩意亂，極爲焦急，自知難以取勝，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拚死相搏。惡鬥中只見兩人忽分忽合，打到疾處，猶如兩團白影騰飛，打到慢處，卻又像同門拆招，點到即止。

當打到四百五十招時，忽聽到石振英大喝一聲：「白眉妖道，今日小輩替柳鐵夫婦，智清及法壇長老……討債了！看招！」只見他輕輕一閃，立化人影十條，舉掌一揮，十丈外仍有熔金爍石之力……白眉道人見狀，突然想到這是武林中夏靖曾經使用的玄黃眞解絕藝，威力無窮，無人能勝。不由膽戰心驚，手忙脚亂，步伐遲滯。

石振英見機會來臨，一招「鷹擊長空」，接着化爲「乾坤反覆」，以掌爲

「乾」，以脚爲「坤」，掌勢直拍，脚勢畫弧，配合得恰到好處。這招一出，右脚「波」的一聲，正踢中白眉道人的鼻尖，只見一團血光，面部應聲而裂。白眉道人慘叫一聲，雙手蒙面，跟蹌幾步，未及轉身，石振英左脚又起，只見白眉道人的身子立即飛出去，敗葉一般，在半空中翻個跟頭，直向懸崖下跌去。

在白眉道人跌下懸崖之際，白眉道人門徒楊洪林自認爲功力深厚，一個鯉魚打挺，飛身前撲，儼如「餓鷹撲兔」，伸出蒲扇般的大手，直抓柳青霞的胸部。想暗施毒手，把青霞搶爲人質，以便突圍而去。

那料青霞身形忽然不見，楊洪林一招抓空，突然聽得「叮噹」一聲響，他手腕一痲，手中長劍已給李元和尚暗器擊落。

楊洪林大吃一驚，身形一晃，躍下山神台逃跑，動作快得難以形容。可是他卻料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有一個人比他更快。就在他雙脚着地的一刹那，忽聽得背後一聲怒喝：「着！爹爹，女兒替你還了一劍之仇！」那人的寶劍從楊洪林的背後穿透前胸，當場斃命。這個人正是柳青霞！

混沌此時見大勢已去，驚恐萬分，連聲喊道：「快放箭！」霎時間，箭如雨下，無人能近；萬箭齊發的攻勢，持續了半盞熱茶工夫之際，混沌想道：「識時務者爲俊傑，若是此時不跑，還待何時？」他趁機向後台跳下，拔腿就逃。

崔華一聲虎吼，「咳！叛師投敵的寺門敗類，你能逃出寺門，也難逃今日覆沒的命運。」隨即禪杖旋風疾舞，弓箭紛紛落地，只見他身形飛起數丈，當眞「神將」從天而降，如雄鷹般地朝混沌逃跑方向飛奔。

白眉妖道既死，門下弟子早已無心戀戰，見崔華來勢如此兇猛，哪裡還敢阻擋，當下，各自只顧落荒而逃！

混沌倉皇之中，正踏在一名弟子的頭上，出其不意，摔倒在地。剛剛爬起，石振英正好趕到，兩指一點，把混沌三陰絕穴封了，混沌武功喪失，齜牙咧嘴，面臨死期來臨……

九蓮山上，朔風怒號。靈陽寺廢墟上跪着混沌，面無血色，全身發抖……

石振英兩眼射出烈焰，手中青鋼劍高高舉起，忽又凝視空中，半晌，他才把劍橫托，雙手捧向李元，說道：「大師，請爲沙門正法，爲長老及死難的衆僧報仇！」這聲音，儼似晴天霹靂，平地起焦雷，把混沌嚇成一團。

李元首坐未及接劍，只聽噗地一聲，混沌已散作一片血光，又化成一堆肉泥。原來崔華監寺早已忍不住了，那禪杖代替了寶劍。

「長老，徒輩爲你報仇了！」二十四人一齊跪下，接而放聲大哭！

李元合掌上前說道：「既將混沌血祭靈陽寺，長老及衆師弟九泉之下有知，也該開顏一笑。貧僧與崔華等一定想法重建寶刹，再振興靈陽寺……兩位英雄年少有爲，前途無量，應當以國事爲重，就此別過，下山去吧！」

石振英、柳青霞只得站起身來還禮，並依依向各位大師道別。

一輪皓月冉冉昇起，石振英拉着柳青霞匆匆忙忙下山去，想起長老臨終遺言，憂心如焚，不由嘆道：「先輩之願，恢復大明朝綱，如今難有成功之日，蒼天呵，欲承長輩未竟之志，前程又在何方？」石振英，柳青霞仰天長嘯，悲歌慷慨，放眼遠眺，只見山巍巍，霧沉沉，路漫漫，也不知何處是始？何處是終！

（全文完）

海南老怪

武林恩怨奇情故事

鐵中錚·文
可飛·圖

五指索功力通玄　僞君子終被誅殺

泰山爲五嶽之首，其山尖則永遠隱在雲海之中，很少人看得到泰山之頂，因此山頂之上，到底是如何情景，至今未爲人所知，人稱泰山絕頂，便是形容其絕無人跡。

但是，那些住在半山的遊客，却能於每日清晨太陽未出時，聽到從山頂處傳來陣陣的鐘聲，這鐘聲於萬籟無聲之中，一聲一聲傳至山腰，使人聽了有如仙樂一般，於是，山上那些和尚道士，便胡說八道說是玉皇大帝升殿，鐘鼓齊鳴，這鐘聲便是那玉帝殿前金鐘之聲。

那鐘聲本來是淸脆悅耳，但有一次，有一個上山進香的老遊客，忽然發現鐘聲與每日所聽到的不同，這一次竟是沙啞而帶有破裂之聲。

經這人一說穿後，所有聽到過那鐘聲的遊客以及本山的和尚道士，均感到鐘聲確是沙啞，都大爲震驚，於是和尚道士又說：「玉帝殿前的金鐘沙啞而帶破聲，乃是有刀兵之災的先兆，必須要大做佛事，以解這刀兵之災。」

於是，那些善男信女聞訊後，都十分驚恐，立刻集資，聘請高僧道士做七七四十九天道場，上表稟告天庭，祈求化暴戾爲祥和，勿將刀兵之災降落人間。

這一天，道場正在敲打得興高采烈的時候，那半山玉皇觀內忽然來了兩個美貌英俊的少男少女，他們自報姓名方秀文、方志雄，乃是親姊弟，因爲聽說泰山名勝古跡甚多，故特來遊山。

知客道士一看這少女少男風度翩翩，猜想必是官宦人家的少爺小姐，因此招待得特別週到。

那方志雄看到外面道場上那批善男信女，個個臉色驚惶，好像將有大禍降臨似的，不由大爲奇怪，問那道士：「道長，這兩天既非佛誕，又非節日，外面的佛事是誰家所做的？幹甚麼做的？」

那道士便繪影繪聲把那鐘聲忽然變啞，乃是刀兵之災先兆這事，說得就像是玉皇大帝親口告訴他一般，誰知他那裡說得有聲有色之時，只聽得那方志雄忽然放聲哈哈大笑起來，簡直笑得連淚水也流了出來。

這道士一看方志雄笑得那麼厲害，不由疑惑的問道：「方少爺，甚麼事使施主你那麼開心的狂笑啊？」

方志雄正想回答，却被姊姊方秀文用眼色止住，同時代他答道：「我兄弟爲的是想起家父七忌之日，一位和尚於做佛事緊張時，被臭蟲所咬，抓又不好，不抓又不行，癢得擠眉弄眼，渾身發抖之事因而發笑，請道長千萬勿誤會。」

方秀文如此一說，那道士果然相信，待那道士離去後，方秀文立刻訓斥她的弟弟道：「你到現在還不知事體輕重，眞使我爲你擔心，師傅在我們

下山之時，囑咐再三，要我們特別小心，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那殺父仇人海南老怪烏窮，比他徒弟殷破天還要狠毒萬倍，他這次裝死使人相信他已死去，而他偷偷練習武功，就是準備練就之後，乘人不備，對我們下手，你難道忘記了師父說的話？」

方志雄被他姊姊臭駡一頓後，顯得很不服氣地道：「那殷破天在武林之中，使人聞名喪膽，可是這次他來泰山絕頂尋事，尚且被我以『五指索』將他兩肩琵琶骨縛住，吊在山頂如來禪院的鐘樓上打鐘，那海南老怪武藝練得再出神入化，也難敵我『如來五指禪功』，我必可報殺父之仇，怕他作甚？我剛才大笑，是因為我們那口生鐵鐘，是被千面人魔殷破天化裝成少林掌門人不空和尚，用那『大力金剛』掌擊破的，因此才發出那沙啞之聲，誰知竟被這批騙吃的和尚道士，說成了是『玉帝的金鐘』！是『刀兵之災的先兆』，這種愚民的鬼話，我聽後焉能忍得住不笑？」

方秀文立刻又止住他道：「隔牆有耳，你少說幾句成嗎？」

方志雄聽了以後，立刻把聲音放低，說道：「老怪的徒弟殷破天，被我們吊在鐘樓下，九大門派掌門人與三十六幫幫主全在旁邊親眼所見，你能保証他們不到外面說嗎？」

方秀文這時不由急得搶着說道：「小祖宗，你少說幾句成嗎？」她剛說到此處，便聽那道士在外道：「這位客官請這邊走。」

方氏姊弟聽得出來，那道士帶領一個遊客，向他們隔壁房而去，兩人互望了一眼，同時不發一言，靜聽隔壁房間的動靜。

這時，但聽得隔壁房間有一個男子的聲音道：「我一路趕上山來，非常疲乏，想早一點歇息，道長請不必招待。」

那道士答允一聲，便出房而去。

這時，方秀文便打了一個手勢給她的弟弟，要他特別小心，因為聽隔壁那人說話的聲音，中氣充沛，就知是個內功造詣極高的武林中人，於是方秀文一口將枱上蠟燭吹熄，假裝上床睡覺，免得為隔壁的男子偷看到自己的行藏與本來面目。

過一盞茶時間，姊弟兩人便聽得隔壁那男子突然起床，推窗縱身出去，方志雄立刻起身，想跟踪而去，卻被她姊姊一把拉住，低聲道：「你千萬別出去……」方秀文話未說畢，他們的房門忽然自動打開了，方秀文姊弟兩人不由大驚，向後退了幾步，往門外一看，只見門外站着一個鬚眉皆白、慈眉善目的老者。

這老者微笑着向方氏姊弟點點頭說道：「老朽有些小事，想跟兩位面談，不知可容老朽進來否？老朽姓烏名窮，乃廣西苗區來的。」

這老者自報姓名之後，方氏姊弟不禁大驚失色，原來他就是聞名已久的海南老怪烏窮，這老怪平日為人心辣手狠，何況他的愛徒殷破天又被方志雄毀去武功，將他吊在泰山絕頂如來禪院的鐘樓之下，罰為撞鐘童子，如自己的行藏被老怪識破，那就恐怕要惹出更大的麻煩來了。

那方秀文不愧有「玉面狐」之稱，足智多謀，她當時面露笑容，答道：「老伯伯有甚麼事儘管吩咐吧，讓我燃點蠟燭，穿回衣服，再請老伯伯進來侍茶。弟弟，你到房外稍陪老伯伯。」

待方志雄出門以後，她又繼續說道：「我姊弟姓呂，我叫呂秀，舍弟呂雄。」

於是她走上前去將門關上，匆匆換了一件衣服，又暗中將暗器放在近身處，再仔細察看一番，覺得全盤妥當了，然後點亮了蠟燭，開門笑說道：「老伯伯請進來坐吧！」

這時祇見那海南老怪烏窮，跟方志雄談得甚為投契，挽着方志雄的手，笑着走進來，道：「老朽跟這位小官人倒是談得很投契，老朽上山的時候，看見兩位到此投宿，老朽看見兩位，便打從心裡喜歡起來，要想結識兩位，因此，才不顧冒昧，深夜打擾。剛才聽得小官人講起，兩位是住在這山脚下的，今天到此地來，是專為令尊忌日做佛事來的。」

方秀文聽烏窮這麼說，一時之間不敢答話，因為自己在房內更衣佈置時，不知道方志雄在外面跟他說了些甚麼，因此祇好隨便虛應幾句。

這時，方志雄也看出其姊的窘態來，於是在一旁接口道：「烏伯伯是到此地來訪尋他的一個親人，據說是在這山頂之上，一個叫如來禪院的和尚廟裡，這樣我才告訴烏伯伯，我們世居在這泰山脚下，從來沒有見有人上過山頂，也沒有聽說這山頂上有甚麼和尚廟，烏伯伯問我此地那麼熱鬧做佛事是為了甚麼？我告訴烏伯伯，連我們也不知道，我們上山來是為了爸爸二週年忌日，想請玉皇觀道士替爸爸做一場佛事超度。」

方志雄既然把話暗暗點醒了方秀文，她就容易說話了，於是說道：「我等世居此處，從來未聽說此處山頂有甚麼寺院，烏伯伯聽誰所說，這泰山絕頂，人跡不到之處，會有個如來禪院？」

烏窮不禁嘆了一口氣說道：「我跟兩位小友有緣，一見如故，所以也不怕把家醜告訴你們，我是廣西苗區一個苗人，有一次，在無意之間，得到一本武功秘笈，文中所載武功，是武林中所僅見的，尤其是一種名叫『大力金剛掌』的，這功夫練成，無形之中，我就可以稱霸武林，因此我就成立了金剛門，為本門之掌門人，我有一個愛徒殷破天，也跟我學成了這武林絕學，我師徒二人為了要印證『大力金剛掌』的功力來到了中原，要找中原的武

林高手比試，我師徒打遍了江浙一帶，果然毫無敵手，並且闖出了萬兒，江湖上給我取了個外號叫海南老怪，而我的徒兒殷破天在未拜我為師之前，遇到了一位異人，學會上乘的易容術，因此江湖給他的外號是千面人魔。」

他說到此處，方秀文不由暗忖道：「我們跟這老怪乃是初交，他為甚麼會把這些事告訴我們，其中必有緣故，我們倒要小心了。」

那老怪不管方秀文如何想法，還是繼續說道：「我師徒二人到了湖北，忽然聽出山東境內，黑龍派掌門人方龍深悉『如來五指禪功』，須知這種功夫失傳已久，對我來說，大有一段淵源，且又與我『大力金剛掌』同出一源，所以我師徒二人，特地趕赴山東，要會一會方龍，誰知我師徒二人到了那裡以後，那方龍不在家中，已去泰山絕頂如來禪院，訪他的知友五指禪師。」

方秀文一聽烏窮提起他訪自己的父親的事，當即心頭懍，偷偷看了弟弟一眼，希望他千萬不能因此而稍露風聲。

方志雄雖然年紀輕輕，只有十九歲，但頭腦却很機靈，閱歷又深，大仇在前，他非但未露半點聲色，反而笑着問道：「烏伯伯後來遇到了那方龍前輩沒有？」

烏窮聞言，搖了搖頭道：「他既不在，我便在他大門上印了兩個掌印，欲試探那方龍是否如傳說所云，已學會『如來五指禪功』，從此以後，我師徒二人，每晚輪流在方家監視，以觀動靜。

「一天晚上，正是我輪值之際，我忽見那方龍已由泰山絕頂回來，一見我在他大門上所印下的掌印，不但沒有驚奇，反而有點輕視之神色，尤其是他的一雙兒女，竟公然說出：區區『大力金剛掌』居然到此地來班門弄斧，我家『如來五指禪功』便可以將他制服，使那老怪鎩羽而歸。」

烏窮這話一出，方秀文已知老怪早就認出他姊弟兩人，而並未揭穿，方秀文藝高人膽大，倒也不肯先承認自己便是方龍的親生女兒，要看看烏窮到底準備怎樣。

烏窮這時並不看着方氏姊弟，却以兩眼看着天花板，似在沉思中，繼續說道：「我知那方龍確已學成了『如來五指禪功』，而且，這時我已發現，這方龍原來是我舊友方棠華改名的，他夫人乃是我年幼時青梅竹馬的好友，若不是因我家貧無立錐之地，她家人反對她嫁與我為妻，則我豈會隻身赴苗區，如今年已六十餘歲，尚未婚配？立願獨身以終呢？」

烏窮看了方氏姊弟一眼，又繼續說道：「這當中還涉及到現在如來禪院的方丈五指禪師，這賊禿與我乃同門師兄弟，當時尚未出家，與那方龍乃是同窗書友，而我與方夫人是表兄妹，因此常有見面機會，當時我倆曾有『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之誓，誰知竟為那賊禿所知，偷偷告訴方龍。

「這樣，方龍之父才將我與方夫人之事告訴方夫人之父，並與方夫人之父暗中訂定即日迎親。待我知道時，木已成舟，我補天無術，這才一怒之下，隱居至廣西苗區，所以五指這賊禿，我發誓非將他置於死地不可，後來我知道五指禪師已將從我手中騙去的那本『如來五指禪功』學成，同時他亦探知我在廣西苗區，學成了『大力金剛掌』，他為防我報仇起見，知道『如來五指禪功』乃『大力金剛掌』之尅星，故特將『如來五指禪功』傳於方家父女等人，以便對付我。

「但他却不知道，我這『大力金剛掌』共分兩部，上部乃入門功夫，下部乃深不可測之深奧武學，並且也是前輩異士依照『如來五指禪功』之招式所創，乃當今之世唯一可尅『如來五指禪功』之上乘武學，這招數就叫『靈霄十八掌』，我此次再來中原，便是要與賊禿較量一下，一則為徒兒報仇，洗我金剛門之恥，二則也是要報當年之仇。」

到了這個時候，方秀文只能說道：「我姊弟年幼無知，對於上一代的事，實在是無法瞭解，但烏伯伯打算如何處理此宗極端矛盾的事，我等願聞其詳。」

方秀文所說之話，可算是刀板切豆腐兩面光，自己既推得乾乾淨淨，而且還要令烏窮自己說出所謀，自己能及時替母親及師傅提防，以便應付。

烏窮聞言以後，頻頻的點頭道：「姑娘聰明絕頂，居然想出這句話來回答老朽。姑娘既然問到，老朽倒不能不將自己所預謀的告訴姑娘，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事無不可對人言，我的計劃可分兩方面，第一，是對付方夫人的，我此次不遠千里而再入中原，便是希望能與她見一面，並擬將我之絕技傳與她的子女，以報知遇之恩；第二，五指禪師那禿賊既有破壞我婚事之深仇大恨，並且又將我愛徒吊於鐘樓，罰作撞鐘童子，辱我金剛門，我亦必以血還血，以牙還牙，要將他擒回廣西，罰他在我修練之所為淨壇使者，令其每日為我打掃祖師爺的神壇。」

烏窮說罷，便指着方秀文續道：「你鏢囊之內，帶有『五指索』，此乃五指賊禿傳家之寶，可見你們必是與那賊禿有甚麼瓜葛，我現在明知你們是誰，却不說穿，你們不妨以五指賊禿之絕技與我過招，在五十招之內，我決不還手，待過招以後，我再將深夜拜訪你們的眞相告訴你們。」

方氏姊弟到了此時，勢成騎虎，於是不發一言，互看一眼之後，便走

過去從鏢囊中取出「五指索」，一聲「得罪」，便將「五指索」舞成十個大小不一的圓圈，此消彼長，向着烏窮身上襲去。

方秀文與方志雄分別站在烏窮左右，將「五指索」的一招「千變萬化」施出以後，緊接下來的就是「突然而至」。

這正如當年方志雄用這兩招使殷破天眼花撩亂，因此被「突然而至」那一招穿透琵琶骨時一樣，但現在他們只想將「突然而至」這一招化爲六式，分打烏窮左右胸十二穴，誰知他倆的第二招「突然而至」疾如閃電打向烏窮前胸時，竟被烏窮以全身眞氣發出，組成一道無形的氣牆，將那從「千變萬化」之中，突然擊出之索頭，輕巧的擋了回來。

方氏姊弟這一招絕活施出，居然被烏窮不費吹灰之力擋了回來，她知道自己所恃之「如來五指禪功」，確是對烏窮毫無威脅作用了，兩人當下同時將「五指索」收回，躬身對烏窮說道：「烏伯伯，我等不必五十招，便已知『如來五指禪功』對烏伯伯毫無作用，現在就請烏伯伯將深夜到訪之目的告訴我們罷。」

烏窮點點頭道：「你等雖未攻入我眞氣圈內，但你等尚未明白我『靈霄十八掌』之妙用，爲使你倆口服心服起見，我將第一招起首式施出，讓你們見識見識，也可以使你倆知道我所言不虛。」

他說罷之後，兩掌突向胸前一圍，一雙掌心外翻，這樣毫不經意的一翻，方氏姊弟二人忽感有一股灼熱的氣流迎胸襲來，刹那之間，心胸飽悶渾身如置於烈火之間，灼熱難耐。

姊弟兩人當時以「如來五指禪功」中之「五指功」一招，以畢生功力逼至雙手十指，發射出十道指風，向那灼熱之氣疾射而去，希望只要一射入烏窮所發出之掌風中，便變線爲面，消解他的掌力。

誰知上次這一招用於殷破天所發之掌風時，大爲得心應手，破了他的招數，如今用於烏窮之時，竟如石沉大海，一點功力也未發出，反而覺得烏窮之掌風把他倆全身罩住，他們不但感到那掌力壓得週身緊迫難當，呼吸困難，而且還感到全身如置在烘爐之中，灼熱難當，這才相信自己認爲的本門絕技「如來五指禪功」的「五指掌」實非「靈霄十八掌」之敵，人家一招起首式，已有如此威力，如果烏窮施展其他十七掌時，別說自己，就是師傅五指禪師亦必無還手之力。

但方氏姊弟到底是硬漢，視死如歸，雖明知自己招架無力，但却不肯出口求饒，這種情形，烏窮豈有不知之理，於是哈哈一聲大笑，收了招式道：「你們二人現在該信我沒有騙你們了吧！現在你們心服了吧？」

方氏姊弟雖然自知不敵，但要他們說出「服」這個字，却也不易，於是方秀文即道：「烏伯伯『靈霄十八掌』的威力已施出，現在不知烏伯伯要跟我們說些甚麼？」

烏窮笑了一笑，道：「表姪女，你也不要跟表伯裝糊塗了，表伯早就認出你們兩位是方龍的一子一女了，我那表妹跟表妹夫有你們這一對粉裝玉琢、武功出衆的子女，連我也替他們高興哩。

「本來，我不想把我們上一輩的私事跟你們這些孩子們說的，不過，我不說出來，你們對我的一片眞情就不會相信了。

「我這一次深夜到訪，是要把我生平絕技傳授給你們，你們姊弟得了我的絕學，便可以稱霸武林，反正我以表伯的身份傳授你們姐弟武功，可以說是家傳武學，跟你們那個賊禿師傅毫不相干，你們儘管放心，也用不着去徵求他的同意，你們如不信，可先去問一問你的母親，然後再作決定。」

到了這時，方氏姊弟不承認這個老怪物是親戚，已不可能了，但要他們去向這邪派親戚學藝，他們心裡實在不情願，現在聽老怪說，可以讓他們先去問一下母親，再作決定，想想除了這一個方法以外，實在別無其他推搪的辦法了，於是方秀文只好說道：「表伯的好意，我們心領了，表伯既然說讓我們先問一下母親，那麼我們就恭敬不如從命，待稟告母親後再作決定。」

於是，姊弟二人約好烏窮在第二天下午再來玉皇觀後，便立刻起程回泰山絕頂，要把這件事與母親商量。

姊弟二人回到泰山絕頂之如來禪院，便來到前院母親所居之處。這時只見母親坐在房中，正在暗自落淚，姊弟二人不由大驚，奔上前問道：「媽，甚麼事情這般難過，趕快說給女兒知道，我們一定會爲媽作主。」

方夫人聽得兒女相詢，眼淚更像斷了線的珍珠似的直淌下來，道：「聽說你們二人，奉師父之命去打聽烏窮的消息，等你打探到烏窮死去的消息是假時，便會聯絡江湖上各大門派、各幫幫主圍攻烏窮，非置他於死地不可。

「現在到了這時候，媽可不能再顧慮甚麼，要把一切實情告訴你們二人，你們聽了媽的話後，原諒不原諒媽全由你們決定。」

方夫人一面拭淚，一面哽咽道：「二十一年前，媽尚未嫁與你們父親前，那時在家中，已與一人從小青梅竹馬，感情日增，且有山盟海誓，這人就是你們認爲他是殺父仇人的烏窮。

「可是，你們外公嫌貧重富，認爲貧無立錐之地的表侄子烏窮，那能跟我家結秦晉之好，外公心目中只覺得你們爸爸富甲一方，雖然他比我年長二十歲，但你們外公仍是認爲他是心目中的快婿。

「於是你外公就暗裡把我許配給你爸爸，我跟你們表伯知道這件事後，便即決定私奔，從此隱居起來。你們表伯在廣西傜族之中，有一個生死故交，可以投奔，誰知事機不密，被你師傅知道了詳情，就趕到你們父親家中，把一切告知你父親，你父親馬上通知你祖父，你祖父與外公經過商議，決定即日成婚，木已成舟，死了你表伯這條心，可是這時……」

方夫人說到此處，突然一陣臉紅，竟吶吶說不下去了。

方秀文知道其中必有難言之隱，因此急道：「媽，你儘說無訪，女兒等決不會怪你老人家的，你儘管放心說吧！」

方夫人知道現在已是生死存亡之時，不說也不成了，於是只好紅着臉，含羞帶愧地道：「可是這時，我已懷了孕，這腹中塊肉是你表伯的，換句話說，你們這一對雙胞胎姊弟，其實是烏窮的子女，而非方龍的。」

方夫人這麼一說，直如晴天霹靂一般，打得方氏姊弟兩人呆在那裡，一語不能發。一天到晚記着的是替父報仇，誰知仇人烏窮竟是自己的親生父親，那末，這裡面根本就沒有仇恨存在，但此事雖告一段落，而另外發生的一切，却使方氏姊弟兩人更感爲難，自己不但是武林正宗人物所認爲的邪派外道子女，而且還是私生子女，這讓她姊弟兩人將來如何立身於武林之中？

姊弟兩人呆呆的站在那裡半天，竟不知該如何是好之時，忽聽丫環急叫道：「小姐、少爺趕快來，夫人不好了！」

方秀文當時立即轉身查看，已不見她母親所在，原來方夫人竟在他倆發呆之時，偷偷地走開了。

姊弟倆順着丫環的叫聲追至他們母親房門口，祇見房門緊閉，姊弟二人連叫數聲，未聞母親回答。方秀文當即一掌震開房門，姊弟二人衝進房間，只見母親已經高高吊在樑上自盡了。

方秀文立即雙腳一點，飛身上樑，左手捏住屋樑，右手食中二指，飛快地向她母親懸樑的那根綢帶子夾去，將那綢帶一斷，母親身體掉下去時，她左手一撐，自己一個身體便疾如飛矢向地面落去，趕過正向地下落下的母親，一伸右手，便將母親抱住，輕輕的落下地來。

方志雄立刻上前，幫着姊姊將母親抱到床上去，方秀文一摸母親胸口，尚有微溫，知道還能救回，於是，讓母親盤膝坐在床上，自己伸手按在她母親「命門穴」，用自己的眞氣導引她母親閉塞之氣，重度十二層樓。

一盞茶工夫，她母親已經恢復呼吸，全身轉溫醒了過來，一睜眼看見兒女全在身旁，不由又哭泣起來，道：「媽媽是無顏見你們，你們就讓我死吧，何必再來救我？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會看得起我們，同情我們的了，媽媽害你們見不得人，心裡萬分對不起你們……」

話未說畢，方秀文已道：「媽千萬不要那麼說，這事要怪，就得怪外公，他嫌貧重富，拆散了你們……」

方夫人一聽，隨即將雙手搖着道：「要怪應該怪你師傅，因爲他要謀奪他師弟烏窮手上的一部武林秘笈，這秘笈共分兩冊，一部名叫『如來五指禪功』，一部名叫『大力金剛掌』，他知道烏窮絕對不肯交出的，當時他雖然身爲師兄，但武功却不及師弟，所以他用計騙烏窮，只要烏窮答應把『如來五指禪功』秘笈交給他，他就幫忙勸你外公，把我許配給他。誰知烏窮相信他的話，把視如性命般的秘笈給了他以後，他學了武功，竟害怕烏窮將實情說出，便不惜昧着良心，挑撥武林中人聯羣齊攻烏窮，同時暗暗把我與烏窮之事，偷偷告訴你外公和方龍，使他們因此早日決定成婚，迫走烏窮，這就是過去一切的實情。

「五指禪師是你們的師傅，你們當然不能幫着父親對付師傅，尤其是你倆是私生子女，憑着這一點，就使你們將來無法立足於武林，媽明白你們知道事實眞相後，就會處處感到爲難，這樣，在無可奈何之下，媽便決心自殺，一死了之。」

方夫人說到這裡，已經泣不成聲，而方秀文姊弟兩人也淚流不止，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件事。

三人正在一籌莫展之際，忽聽小和尚來到，傳言五指禪師在方丈室召見方秀文姊弟二人，室內並有九大門派掌門人以及二十八幫幫主在座。

方秀文一聽小和尚所言，便知師傅意欲何爲。如自己母親所言屬實，則五指禪師必會當着這些武林至尊面前，迫自己姊弟二人大義滅親，除去烏窮。

方秀文眉頭一皺，計上心頭，便對小和尚道：「小師弟請先回稟師傅，我等隨後就到。」

待小和尚去後，方秀文立刻吩咐丫環與管家等，將一切細軟整理好，然後低聲對母親道：「媽，天下決無不認自己親身父母的子女，也沒有背叛師傅的弟子，現在女兒斗膽想問問媽媽，是否願意再跟爸爸團聚？」

方夫人聽女兒這麼一問，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但想了一陣子，覺得必須交代清楚，於是紅着臉答道：「我自嫁到方家，直到方龍死爲止，跟他雖有夫妻之名，却無夫妻之實，因爲結婚當晚我便將有身孕之事告訴他，願一死以謝他，他聞言後即道：『我決意成全你貞節之美德，但你必須保存我家聲譽，不能不暫作名義夫妻，將來烏窮之子或女出世時，我亦認作是自己之子女。』他說罷，便搬進書房去……」

方夫人話尚未完，方志雄已搶着說道：「媽媽跟那方伯伯既是只有夫妻名份，那還該算是爸爸的妻子，我們不如投奔爸爸，從此跟他老人家隱居到廣西苗區去，既可一家團聚，又可免得罪師傅，也不致在武林中作爲別人貽笑的對象，媽媽跟姊姊意下如何？」

方秀文即道：「目下除了這辦法以外，倒也別無他法，我已吩咐下人，即刻收拾細軟，準備來個不辭而別。」

方秀文剛說到這裡，便聽外面傳來許多脚步聲，她正欲關照方志雄當心時，忽聽她師傅五指禪師在室外道：「徒兒，爲師與各大掌門及幫主，欲與妳母親一談，請代爲通傳。」

方夫人聞言，嚇得連連搖手，不欲見五指禪師，因她已猜出五指禪師必是聯同各掌門及幫主來要求她，以方龍之顏面爲重，不要與烏窮見面，說不定還有其他毒計。但方秀文却低聲說道：「媽儘管見他們，女兒自有主張。」

於是方秀文立刻對外高聲道：「家母立刻出見，請師傅及各位叔伯在外侍茶。」她說罷以後，便扶着母親向外面客廳而去。

母女兩人到了客廳，只見客廳當中，坐立了很多人，少林寺掌門不空和尚乃方龍生前好友，也坐在其中。

那五指禪師看見她母女來到後，便偷偷向不空和尚施了一個眼色，那不空和尚便離羣而出，向方夫人合什道：「嫂夫人之私事，我等本不該管，但貧僧與方龍兄乃是生死摯交，他身故之時，貧僧也在其身旁，親眼所見，乃是由於烏窮的孽徒殷破天插刀留書，將方兄活活的氣死，貧僧既是方兄生前好友，便有扶助他遺孤代父報仇之責。

「現在那烏窮的孽徒殷破天既已被方志雄賢侄所擒，但那烏窮老怪，據知當年所傳他死訊是假的，他故意假死，而其實却在廣西練那『大力金剛掌』秘笈下部，欲再與中原武林作對。

「現在練成了『大力金剛掌』，已找上了泰山絕頂如來禪院，要先鬥五指禪師，以報昔年破壞他婚姻之仇，同時亦報各武林高手聯合攻他之恨，將他趕出中原之憤。其實，那烏窮兇殘成性，我等不忍見你被他所騙……」

方志雄聞言，再也按捺不住，立刻答道：「我親生父親乃是諸位伯叔所認爲兇殘成性的烏窮，而不是方伯伯，不空伯伯及各位叔伯知道否？」

他此言一出，不但所有武林高手均大表意外，連平日道貌岸然喜怒不形於色的五指禪師也臉上變色道：「你姊弟二人居然肯認那烏窮爲父，實在出乎我意料之外，現在你二人是否決意脫離武林正派，去投奔那邪魔外道的烏窮？」

方志雄立刻躬身答道：「弟子有一事未明，未知應否說出？」

五指禪師雖然知道方志雄所言對自己必定不利，但他一直自命清高，事無不可對人言，豈容自己阻止門人說話，使武林中人懷疑他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於是說道：「你有甚麼話，不妨盡說。」

方志雄又是深深一禮道：「師傅既准許弟子說話，弟子有甚麼話說錯，那就要請師傅及各位叔伯多多原諒了，弟子以爲天下『正』與『邪』二字，甚難分明，譬如有一正派之人，要學一種天下最上乘的武功，却不惜去欺騙一個邪派之人，把邪派之人手上的武林秘笈騙到手，然後爲保守這秘密，不惜捨正派人身份而去破壞這邪派人的婚姻，並且召告天下武林，加了一個『兇殘成性』的罪名給這邪派之人，會同武林中各高手，以伸張正義，聯手攻擊那邪派之人，把那人趕出中原武林，以遂他侵吞秘笈之念，弟子不知這正派之人算『正』還是算『邪』，而那邪派之人，是『邪』或是『正』？今日武林前輩俱在，弟子欲借此機會請教各位師尊。」

那不空和尚對當年五指禪師侵吞師弟「如來五指禪功』秘笈之事，已有所聞，但因五指禪師當年曾公開聲明，不願武林至寶落入邪派之人手中，故而出手將秘笈搶回，所以對此事並未加以詳細研究，便認爲五指禪師所爲極是。

但現在乍聽方志雄所說，便感到事有蹊蹺，於是說道：「侄兒，聽你所言，似乎想追究當年你師傅在你父親烏窮手上奪回『如來五指禪功』秘笈之事，想那『如來五指禪功』，乃是武林至寶，豈可容它落入邪魔外道之手中……」

方秀文怕兄弟把話說僵了，同時也恨不空和尚到現在，仍是開口「正」，閉口「邪」的，因此未等不空和尚說完，便搶着說道：「弟子等年幼無知，無法分清正與邪，所以今天要在諸位叔伯及武林前輩面前求個明白，家父當時之『邪』，邪在何處？如確有違背武林規矩道義者，則弟子等自不敢再認他爲父！如果家父當年並無任何劣績，那末弟子等就要求諸位叔伯及前輩給一個公道了。」

方秀文的話，聽來婉轉，其實却厲害萬分，她要自己師傅當着天下武林同道，說出父親當年的被稱作「邪」是根據那一點而來，不然的話，五指禪師就難免有奪寶陷害之嫌了。

那些武林高手一聽方秀文之言，也覺得大有道理，因爲當年大家聯手圍攻烏窮之時，也祇憑五指禪師與方龍一句話，說他引誘良家婦女，偷盜師門秘笈，但那烏窮到底如何引誘良家婦女，如何偷盜師門秘笈，大家全未看見，因此，所有在場之人，都看着五指禪師，希望他將事實眞相說明，使大家可以憑公判斷。

五指禪師到了這時候，實在很難

發言，因爲當時所指烏窮引誘良家婦女之事，即是指方夫人而言，但他明知是自己硬要拆散烏窮與方夫人之婚姻，現在方夫人尚健在，只要她將當時情況說出，自己就無言以對了。

至於那偷盜師門秘笈，那就更加荒唐，師門中根本無此秘笈，而此秘笈確是烏窮自己找來的，當時自己曾從烏窮手中騙過來，乃不爭的事實，更無可置辯，但想了半天，覺得還是要以秘笈以及引誘良家婦女的藉詞來造成烏窮「莫須有」的罪名，反正師傅已死，方龍已亡，死無對証，到了這個時候，這位所謂正派响噹噹的人物，爲了要保全自己正派的顏面，亦不能不昧着良心，胡說八道起來了，於是冷笑一聲道：「方龍與方夫人當年已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擇日成婚，而那烏窮竟橫刀奪愛，欲騙方夫人隨他逃亡，這難道不是『引誘良家婦女』？家師所藏一本秘笈，共分上下兩部，被他私下偸去，我蒙各位助拳，奪回上册『如來五指禪功』，但那下部『大力金剛掌』至今仍在他手中，這如何不能稱之爲『偷盜師門秘笈』！」

這時方夫人雖然明知五指禪師所言，乃是强詞奪理，但她究竟是個女流之輩，當時情形，叫她如何說得出口，而方氏姊弟二人因感事關父母偸情之事，爲人子女者，那裏能當着天下武林前輩及高手面前說出事實眞相，因此就吶吶不能成言，再說那秘笈，五指禪師既然堂堂皇皇講了出來，五指禪師是公認的正派中數一數二的人物，大家自然相信他的話，誰會想到，五指禪師是個言行不一的假仁假義的僞君子呢？

這麼一來，所有武林高手前輩，一看方氏母女等吶吶不能成聲，於是言語之中，立刻倒向五指禪師，認爲烏窮這人所作所爲，就是「邪」的，而五指禪師所爲，簡直是大義凜然了。

情勢上看來，方氏姊弟與方夫人已至必敗之地時，那方夫人一股怨氣，實在無法壓下去了，她想了半天，除非自己一死以明心志，可使自己兒女等無所顧忌，將所受寃枉說了出來，否則，實在毫無其他辦法，於是，她一咬牙，一頭向牆上撞去，誰知她雖出人不防，其快如電，使人無法加以救援，但她快，有人比她更快，她的頭撞到牆上時，竟感到撞着的不是硬繃繃的牆，而是軟綿綿的物體。

她這裡尚未來得及抬頭觀看，耳內却聽得一陣刀劍出鞘聲跟呼叱喝叫之聲，這時，她抬頭一看，可把這個半老徐娘羞得從臉上直紅到脖子，原來她所撞的，並不是牆，而是烏窮的肚子。

在那麼多武林高手中，烏窮竟能不爲大家所知，已悄然來到室內，這份輕功和身法，就已驚世駭俗，使得在場所有的高手，自嘆不如了。

烏窮進來後，根本連正眼也不看那些劍拔弩張的高手，他好像沒發覺他們的存在似的，低頭微笑，叫着方夫人的小名：「慧姑，那賊禿戴着正派的臉具，做着邪派也不肯做的事，這種一臉假仁假義，滿肚子都是男盜女娼的行爲，我自有辦法對付他，你爲他自盡，太也犯不着了。」

於是，又抬頭對方氏姊弟道：「你們來照顧母親，這批滿口仁義道德僞善者而自命爲正派的人物，讓我來對付他們。」

話畢，他忽然感到一股强烈無比的掌風排山倒海地向他襲來，他連看也不看，像彈灰那樣，把自己的袍袖毫不注意地向外一揮，笑着說道：「師兄，你是正派中的領袖人物，這種偷襲敵人行爲，不怕損了你的顏面？」

他話未完，已聽得五指禪師悶哼一聲，似乎已受了傷，但在場諸人却不信烏窮那麼毫不經意的一揮，居然能使武林一流高手五指禪師受傷。

直等到大家看見五指禪師連退數步，閉目調運眞氣時才知道事態嚴重，眼前的烏窮，確實已到了武功深不可測的地步。

大家正在猶疑，欲攻未攻之時，那烏窮朗聲說道：「我的事，本來我自己可以解決，用不着驚動諸位，但諸位都是以正派自居，當時諸位聯手攻我時，都是以『爲武林除害』之名而對付我的，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在諸位面前，說明此事的經過，讓諸位辨別清楚，你們這批自命正派的人，到底做了些甚麼好事！」

於是，烏窮說明了當時自己與方夫人的一段往事，並且回頭柔聲向方夫人道：「慧姑，我所說的情形，被這賊禿生生的拆離，可有一句假話嗎？」

方夫人到了這時，因爲烏窮說出當時情形，使她想起當年生離死別，委屈求全帶着身孕，忍辱偸生十數年之苦，不禁淚珠如斷線珍珠，泣不成聲，只好用點頭來表示烏窮所言不虛。

烏窮待方夫人點頭後，便說道：「諸位現在已明白眞相，知道了我全家被這賊禿暗算，因此生離死別，含寃十數年不白之事吧！」

話畢，他從懷中取出一張陳舊不堪的信箋來，道：「至於那秘笈，乃是我在無意之間，走進雲南苗區深山之中的一個洞穴內，發現洞內有一副骸骨，我仔細一看，竟是失踪多年、武林中人稱『武聖』的孔翠山，他老人家在這人跡罕至的深山洞中潛修數十年，自創了一部天下無敵的武功，這武功分上下册，上册便是『如來五指禪功』，下册便是『大力金剛掌』，諸位一定有人可以認出，這張信箋，便是他老人家欲將秘笈傳於有緣人所留的遺言，諸位可以驗明筆跡，便知我言不虛。」

不空和尚即道：「孔師伯乃我少林派俗家弟子之中，武功出神入化，勝

過我少林寺諸師伯叔等萬倍。他老人家對貧僧視作自己弟子一樣，他的筆跡，貧僧一望便知，烏居士請將手上孔師伯遺墨，借貧僧一看，事實眞相，便可分明。」

不空和尚現在對烏窮已改口稱居士，可見他對烏窮所說的一切，已有幾分相信，可是那五指禪師在這一段時間之內，已將眞氣調勻，唯恐烏窮所言能說動在場所有武林高手，那麼自己將來尚有何顏立足於武林之中，所以立刻說道：「這種『邪』派中僞造文書，乃是家常便飯，各位千萬不可信他那張信箋，以免顚倒黑白，中他詭計。」

烏窮冷笑一聲，也不回答，但那不空和尚即道：「孔師伯的簽名式，我深知以外，而他所畫花押，乃是『如來五指，大力金剛』八個字，除我之外，無人得知，所以借我一看，眞假立辨。」

他說完以後，接過烏窮交給他的那張信箋，只見上面寫道：「我潛修數十年，手創『如來五指禪功』一冊、『大力金剛掌』一冊，能入此洞者爲有緣人，即以此兩冊武功相授，並允其入我門，爲我之傳人。」信末就是孔翠山的簽名花押。

不空和尚看罷，便道：「此信箋千眞萬確是我那孔師伯之筆跡，烏師兄所言不虛，這兩冊武林秘笈，絕對不是五指禪師師門之物，老衲當可代爲證明。」

不空和尚既已稱烏窮爲師兄，可見他已承認此事絕對無誤了。這時大家忽感對烏窮有一種說不出的羞慚，當年輕信五指禪師之言，對他如此圍攻，將他趕出中原，這種是非不分，忠奸莫辨之舉，豈是武林正派中人所爲？

五指禪師這時假面具已爲烏窮揭穿，但他還不肯罷休，當時高聲說道：「各位全已被這卑鄙無恥的魔頭所騙，貧僧在此泰山絕頂潛修數十年，豈有世俗之見，與此爭一日之短長，各位與不空大師既輕信此魔頭，我也不能相强，我現在只能以本門掌門之尊，清理門戶，爲師門除此敗類，這是本門之事，各位總不會插手吧！」

五指禪師話畢，正欲動手，不空和尚已躍前道：「老衲替烏窮師兄接這場子，以贖前次誤信人言，對烏師兄加以聯攻之懲罰。」

不空和尚此言一出，其他八大門派，以及二十八幫幫主都感到事實眞相既經表白，大家確實是中了五指禪師之毒計，做出黑白不分、顚倒是非之錯事，於是個個怒形於色，欲對此衣冠禽獸，佛門敗類，加以應得之罪。

正在此時，那烏窮却上前攔住不空和尚，道：「不空師弟，此事還是由我自己來解決，我這個被五指禪師誣蔑爲邪派的人，可是今天，我却要學學正派中人做事，跟他來個既往不究，一切恩怨，從此不提，以示我度量之大。」

烏窮此言，殊出所有在場人之意外，覺得他現在所言所爲，確實可稱武林僅見，不禁對他起了一份敬意。

但烏窮未等其他人開口，立即繼續道：「不過他將我徒弟武功毀去，又穿了他琵琶骨，將他吊在鐘樓之下，罰作撞鐘童子那麼多年，我徒弟却嚥不下這口氣，所以剛才他對我表示，非報此仇不可，他的意思，也是無可厚非，所以我已答應他，准他與五指禪師一較高下，以雪年來之恥。

「以一個武功被毀去、琵琶骨被穿過的殘廢人，與五指禪師這一位武林中一流人物過招，各位總不會說我師徒欺侮五指禪師了吧？」

衆人一聽烏窮所言，不由大感奇怪，一個武功已被廢去之人，再加上琵琶骨被穿多年之人，連普通不懂武功的人，他尚且無力應付，何況與一個武功一流高手過招？

但這時，只見烏窮一聲斷喝，門外便轉出一個面黃肌瘦、精神頹喪的人來，衆人仔細一看，不正是那吊在鐘樓下的千面人魔殷破天又是誰？這時又聽烏窮問殷破天道：「你剛才在門外，想來已將我的話聽得一清二楚了，你願與五指禪師過招嗎？」

殷破天躬身道：「弟子只要有一口氣在，誓必報此深仇大恨，死而無怨。」

烏窮連連點頭道：「很好，很好！不愧是我的徒弟，你且過來，讓爲師再傳你一點武功，使你能如願以償。」

待殷破天走到他面前後，便見烏窮右手疾出，抓住那緊縛在殷破天琵琶骨上的五指索，閉目運功，一會工夫，便看到烏窮右手轉紅，漸漸由紅而紫。

這時，站在烏窮這邊的二十八幫幫主，忽感一陣炙熱之氣迫來，使他們無法再站在原地，不能不連退數步以避之。

那五指禪師站在一旁，看到烏窮手握五指索，雖然他所用的似是「如來五指禪功」中最上乘的內功，但因他所得的那本「五指禪功」秘笈，並沒有這一段功夫記載，因此雖有所疑，却不敢肯定。

其實，烏窮所用，確是「如來五指禪功」中之最上乘內功心法，但這功夫並未記載在上冊，而是記載在下冊中。原來那五指索除可作武器外，尚因它是西藏的一種似「烏拉草」的草類做成，有意想不到的治傷、增加內功之力，尤其是對被人廢去武功之人，可以借用「五指索」之力，恢復武功之奇效，不過必須用「大力金剛掌」心法施爲，始能有功效。

五指禪師人再奸狡，也想不到有此一着，因此氣定神閒，準備回頭與殷破天過招時，立下殺手，將他斃於

掌下，反正自己臉皮已經抓破了，也再不顧所謂正派人物之風度，與小一輩人物過招，必須略讓，點到即止。

一盞茶時間，所有的人，眼看殷破天的臉色由青轉黃，由黃轉紅，到了臉色轉紅時，只覺烏窮右手微微一震，殷破天左右琵琶骨所縛的連寶刀寶劍都斬不斷的五指索，竟被震得寸寸斷裂，四散飛出。

烏窮收回右手時，那袍袖一轉一推，立即起了一陣勁風，將地上剛才震得寸寸斷的五指索捲了起來，匯成一圈，直射向殷破天前胸。

殷破天不慌不忙，雙掌即合，剛好將那「五指索」合在雙掌之中，啪的一聲發出一聲巨响，繼這聲巨响以後，忽見殷破天的雙掌突變成胭脂色。

五指禪師見殷破天在刹那之間，不但恢復武功，而且功力突然精進了許多，心中不由暗中加了防備，誰知他剛剛把眞氣運轉週身之時，突見殷破天雙掌向外一推，那被他雙掌壓碎的細如牛毛的「五指索」數十萬根，已排山倒海快如閃電，疾向他週身要穴射來。

五指禪師既是武林有數的高手，當然知道來勢厲害，且突然而發，招架乏術，不能不疾退以避其鋒，誰知他快，那射來的五指索碎絲比他更快，已然有一部份射過他的身體，從他身後，忽然轉身，反向他背後射來。

這種前後夾攻之閃電戰術，五指禪師武功再强，也難以逃避，何況其勢雷霆萬鈞，所以只聽得一聲慘哼，那五指禪師身體前後，已被射中了數以萬計的「五指索」碎絲，像個刺猬似的倒地而死。

說也奇怪，那殷破天射出「五指索」以後，面色又轉成了原來的黃青之色，四肢無力，倒在地上，無法動彈，恢復了過去失去武功時的形態。

衆人正感到奇怪之時，那烏窮笑道：「與這種僞君子的人打交道，也祇能用這種既不正、又不邪的方法對付，我聲言保持自己的風度，不與他過招，而令這個殘廢徒弟出手，他既無防備，便容易處置他，省去許多痳煩，其實我將自己一口百練眞氣度入小徒體內，但這眞氣，只能用於一時，過後便散去。

「因此，小徒出擊五指禪師，其實等於我自己出擊一樣，所以小徒出手以後，便立刻恢復原狀，但是如我以兩三年之工夫，慢慢替他治療，恢復武功却也並不困難。」

此時衆人深知烏窮的武功，實在是高過他們，且此次殺死五指禪師，爲武林除去一個人面獸心、爲佛門除去一敗類，在情在理也不能說他不是，因此大家並無異議，全體躬送烏窮全家下山。

那烏窮下山之時，忽然轉身對不空和尚說道：「我此後妻子兒女齊全，必可享盡家庭倫理之樂，武林中那些打打殺殺的事，我實在討厭萬分，所以武功一道，對我也無用處，我並不想再出山與武林中人爭一日之短長，我的『大力金剛掌』秘笈，今日就送于師弟作一紀念罷。」

說罷，便帶着妻兒向山下揚長而去。

不空和尚也連忙着人善後五指禪師的屍體，便與各門派等人離開泰山絕頂，向山下而去。

（全文完）

上文提要：方玉琪與蓮兒被大白、小白載走後，鍾二先生等因久候兩人未返，只好留下數人繼續等候，自己則率衆前往九宮山；抵達後，厲人龍為他們引見了不少邪派高手，衆人一見當中竟有「商山四異」，連忙掣出長劍，欲替遇害的正派中人報仇，桑鶩勸阻不果，只好讓他們作一個比賽，結果，孫殘的「香積刀」和龐士奇的「無形指」不分高下，接着，神州一劍掣出長劍，準備獻技……

雪蓮情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交戰先拔頭籌　羣豪士氣大增

驀地，神州一劍左手一丟，那段樹身突然脫手飛起三丈來高，樹身筆直飛起，依然垂直下落，但堪堪落到神州一劍頭頂不遠！

只是神州一劍右手長劍劍尖流動，陡然洒出一天劍影。

在場之人只聽一陣「嘶」嘶輕響，劍光乍閃，神州一劍氣定神閑的站在場中，一柄長劍業已歸鞘！

不，就在他身前三尺，地上已有一堆劈成竹筷似的細長木條，排列整齊，一支不亂！

神州一劍臉含微笑，向站在金楓令主身後的玄黃教人瑞堂堂主朴一虎招手道：「有勞朴堂主替老夫驗點一下，是否正好劈成六十八條？」

那朴一虎身為玄黃教內三堂人瑞堂堂主，在教中地位已是不低，此時給神州一劍這麼一叫，不禁大為尷尬，但人家既已出口，自己倒也不好不去，何況心中也老大不信他這麼凌空發劍，會正好劈成六十八條？當下便大踏步走了出來，蹲身一數，不由臉露驚詫地站起身來，抱拳道：「司徒大俠劍不虛發，果然是六十八條，而且粗細相等。」

神州一劍微微一笑，點頭道：「有勞朴堂主。」一面又朝金楓令主和趙矮抱拳道：「獻醜，獻醜！」

原來他使的，正是他積了四十年精心研練的「大羅天劍」第一式！

大家經朴一虎清點數目之後，不由掌聲雷動，神州一劍果然盛名不虛！

金楓令主桑鶩也連連鼓掌，然後尖聲說道：「這第一場，三位手法雖異，若論功力，可說全已登峯造極，各擅勝場，春花秋月，難分軒輊，依桑某之見，這一場該是平局，不知諸位可有高見？」

他這一番話，倒是持平之論，絲毫沒有偏頗，大家一陣鼓掌，表示並無異議。

趙矮躬身道：「令主說得極是。」一面又朝李跛說道：「李四弟，第二場該你上了！」

李跛答應一聲，一拐一拐的走落場中，雙拳一抱，接着右脚一翹，露出一條金光燦然的銅脚，說道：「兄弟以跛為號，除了還能踢上幾脚，別無所長，不知那一位下場賜教？」

「我！」各大門派之中，有人應了一聲，那是一個身穿藍布袍的精幹老頭，頦下留着一部半花白山羊鬍子，正是列名「四惡」的生死筆獨孤握！

鍾二先生深知對方雖是破子，但那隻銅脚却十分厲害，此時眼看獨孤握應聲出場，自己不好阻攔，急忙傳聲說道：「獨孤老兄小心，峨嵋青靈道友和少林鐵長老，全是喪在此人銅脚之下。」

獨孤握笑了笑道：「鍾前輩只管放心，老朽自問還可以對付。」

說話聲中，人已閃了出去。

李跛一腿縱橫武林，那會把獨孤握瞧在眼裏，大不剌剌的道：「尊駕就是名列四惡的獨孤握了？」

獨孤握道：「不錯，老朽名列四惡，其實四惡之中，倒不像你們商山四異般助桀為虐，為惡武林。」

李跛冷哼一聲，道：「咱們出場較技，能者為勝，毋須徒逞口舌，李某方才說明只會踢上幾腿，你要如何較量？」

獨孤握笑道：「老朽蒙江湖朋友送了一個外號，叫做『生死筆』，掌中一筆，判人生死，尊駕如果命不該絕，老朽不好取出筆來。這樣吧，既然你擅長腿法，老朽二十年來，在江湖上也會過不少會踢腿的高手，諸如鐵腿、潭腿、撩陰腿、鴛鴦腿、裙裏腿、懷心腿，老朽都被他們踢過，自問還經得起踢，你就踢上幾腿試試好了。」

李跛乾嘿了幾聲，暗想：此人當眞找死，自己當年別出心裁，用自然銅揉合緬鐵鑄成的銅脚，曾花去三十年苦功，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也休想逃得出自己三腿！

「篤！」他的銅脚漫不經意地跨出一步，陰聲道：「既然你自詡生死筆厲害，還是取出筆來的好，免得待會輸了，江湖朋友說你不曾用筆，死得寃枉！」

說話之中，大家只見他右足銅脚這麼輕輕跨出一步，竟然在堅實的山石上留下四五寸深的一個脚印！

獨孤握瞧得暗暗驚心，看出此人脚下功夫已入化境，這一場，自己能否僥倖渡過，眞還難說！

他心頭儘管戒懼，臉上絲毫不露，慢慢從懷中摸出一支八寸來長的斗筆，拈了一拈，含笑道：「尊駕既然怕老朽死得寃枉，遺人口實，老朽恭敬不如從命，筆是取出來了，不過，老朽願意挨踢，等閑大筆不輕揮，尊駕只管踢吧！」

他說來輕鬆，在場之人明知險極，但臉上不禁全都有了笑意！

李跛道：「好，老夫來了！」

他話聲一落，一隻黃澄澄的銅脚果然緩緩舉起，往外踢來！

他這一脚，踢得極其緩慢，外人瞧去，好像獨孤握儘有時間閃身躲避！

獨孤握却是當局者清，對方一脚堪堪舉起，他就臉色凝重，雙目緊盯着銅脚，接連換了三四個不同方位，輕縱巧閃，身形不住的挪移，李跛一隻銅脚才緩慢的從他身邊擦衣而過！

這一招，瞧得大家十分驚疑，按說，對方這等緩慢，獨孤握大可等對方踢到身前，再為躲閃也並不嫌遲，何用這般緊張？

當然，這情形，只有鍾二先生和皓首神龍、神州一劍等幾個功力較高的人瞧得暗暗點頭。

李跛這一腿看去緩慢，其實一脚之中，業已包含了所有腿法的精髓，無論敵人如何躲閃，全在對方命中之下，要非獨孤握心思縝密，這一脚就難倖免！

李跛一脚踢空，臉上微微一怔，陰笑道：「尊駕果然有點名堂！」

右腿一彎，第二腳又已踢出，獨孤握面臨强敵，那裏還敢絲毫分心，烱烱目光除了覷定他黃澄澄的銅脚之外，連對方說話也無暇去聽！

李跛第二脚顯然比第一脚快了不少，獨孤握僅見對方左肩微沉，依然沒等對方脚勢踢出，身形一晃，也跟着加快轉換方位！

（作者按：雙方對敵，如果對方左肩下沉，必是右脚踢出，右肩下沉，必踢左脚，因踢腿之時，踢出的力道越猛，站在地上的脚必須支持全身重量和繼續支持攻敵之腳，故踢右腿必沉左肩，踢左腿必沉右肩，乃是必然之理，武術家有謂「眼到、心到、手到」的說法，譬如你眼看對方左肩倏沉，就應該立即想到對方勢必踢出右腿，心中即須尋思破解之法，或封或架，心念一動，手或脚便須立即發動。）

閑言表過，却說獨孤握眼看李跛左肩一動，他脚踩九宮，身形連換了幾個方位，兩道目光却始終盯在對方右脚之上，絲毫沒有移動。

那知這回李跛的銅脚好像生着眼睛，任他如何躲閃，黃澄澄的脚影依然對準自己胸口向上踢來，此時離前胸已不及五寸，一股令人窒息的潛力業已壓上胸口！

獨孤握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就是再要挪移身法都嫌不及，百忙之中，猛的身向後仰，腿彎一屈，兩脚站住不動，使出「鐵板橋」功夫，躲閃他向上踢來的腿勢！

這眞是電光石火，一瞬間事，他身子堪堪後仰，驀聽李跛「嘿」的一聲！

他上踢銅脚，突然跟着他身子當胸踏下！

這一下，獨孤握身往後仰，躲閃更非易事，如被踏實，怕不連心帶肺踏個稀爛？羣俠之中，早已有人驚噫出聲！

「篤！」沉重的金屬落地之聲，震得在場之人的心弦「咚」地一驚！

李跛一隻銅脚沒入山石，足有一尺光景，但四週連半點石屑，也沒有濺起。

說也眞險，他銅脚踏下之處，離獨孤握身子只不過幾分之差！

獨孤握身形一側，打旁閃出，一躍而起，雖然避開兩脚，却也驚出一身冷汗。

李跛想不到區區一個四惡中人，居然能夠接連躲開自己三脚，口中猛喝一聲：「好！」身子一縱，銅脚起處，連續飛踢而出！

這一下，但見脚影起落，刹那之間，上下盤飛，幻出重重金光，風聲呼呼，瞧得四圍之人目眩神搖，不克

自主！

獨孤握自然識得厲害，像對方這般迅猛凌厲的腿法，自己數十年來，確實還是第一次遇上，當下那敢怠慢，身形倏忽進退，隨着對方腿勢也逐漸加快。

要知獨孤握憑藉手上一支生死筆，縱橫江湖，原是打穴名家，動手過招，講究以快打快，制人穴道。

對方先前出腿緩慢，任他如何閃避，腿法變化隨時而易，因此每一個方位，全在命中範圍之下，要想趨避，自然較爲困難。

此刻李跛一條銅腿倏忽起落，雖然踢得迅疾凌厲，幻出無數腿影，只要他不爲幻影迷亂，踢出二脚，終究只有一脚，反不如先前的變化多端！

話雖如此，若非眼法特別敏捷，那想躲閃得開？

李跛的銅腿越踢越快，快得簡直電閃風飄，滿場都是脚影，沉重銅脚帶起一片銳厲風聲！

先前還可清徹看到的兩條人影，漸漸被無數腿影所淹沒，縱橫飛舞的無數腿影，又漸漸化作一幢黃澄澄的金光！

大家都替生死筆獨孤握擔憂，但直到此刻，除了呼呼腿風，並沒有聽到獨孤握慘叫，證明他還能支持得下去，還沒被李跛踢中。

時間一長，趙矮的臉色逐漸凝重起來，沉聲喝道：「李老四，你停下來吧！」

聲音說得不響，腿風呼嘯之中，全場的人依然聽得十分清徹！

李跛答應一聲，一幢金黃腿影倏然收歛。

大家只見隨着他銅脚收轉之際，一條矮小人影「砰」的一聲，從他脚邊下摔倒地上，昏迷不起！

那不是獨孤握是誰？他是被李跛最後一脚踢中了嗎？

不！如果眞的被踢中，他早已一下丟出老遠，那會隨着他腿勢收轉，跌落地上？

這下，連李跛也大感意外，低頭一瞧，只見自己銅脚近足踝之處，端端正正的插着獨孤握的一支鐵筆！

原來獨孤握在他腿勢飛舞之際，施展打穴手法，右手鐵筆一下插入銅脚外踝，仗着精純輕功，緊握鐵筆，一個身子如影附形，隨他腿勢縱橫飛騰，是以李跛始終踢不到他。

此刻銅脚倏然一收，獨孤握也已筋疲力竭，手上一鬆，摔倒地上。

早有少林門下趕緊把獨孤握扶起，好在獨孤握身上並無內傷，略一定神，便自醒轉。

李跛當着這許多人，不由脹得滿臉通紅，伸手拔下鐵筆，擲到地上，快快退下。

金楓令主桑鶩神色微微一變，却爽朗的道：「李護法的腿法，雖然可以說是獨步武林，但獨孤大俠以輕功出奇制勝，各大掌門有目共覩，這一場，該是獨孤大俠贏了。」

各大門派的人登時響起一陣熱烈聲掌！

商山四異始終認爲各大門派徒具虛名，不堪一擊。如今兩場下來，自己這邊竟然一和一負，才知對方非但不弱，並且各有專長。

照說應該矜氣稍遏才對，只是他們目空一切，驕狂已慣，此刻遇上挫折，那還忍耐得住？

站在一旁的田駝不待趙矮開口，晃身飛落場中，朗聲說道：「老夫不才，想以『逆血神釘』討教幾手暗器，不知那一位高人下場賜教？」

要知暗器之中，要算飛針一類最是難練，也最爲厲害，因針類體積輕微，即使命中，如無深厚功力，那能傷得了人？而且這類細小暗器，除了人身幾處要穴之外，除非淬上劇毒，否則也只是一點輕傷，並無大礙，因此江湖上如果使用飛針，其人必是內家高手無疑。

飛針之中，尤以「逆血飛針」最爲厲害，因一般飛針，即使細如牛毛，打入人身，只要用磁石在傷口一吸，即可將針吸出。

唯有「逆血神針」宛如綉花針一般，針尾有孔，打入人身之後，針尾小孔受到人體血液循環流動的推力，便會隨血流注，醫治較難(逆血之名，只是一般通稱，謂針入人體，逆血而行）。

却說田駝話聲才落，只見各大門派中走出一位手策鐵拐的白髮婆婆，沉聲道：「尊駕如何比法，老身奉陪就是！」

大家回頭瞧去，原來策拐走出的正是流星拐樊太婆！

田駝瞧得一怔，暗想這位老婆婆，不知是那一門派中人？

心頭方自遲疑，桑鶩陰笑道：「田護法，這位就是雙拐樊長江的夫人，人稱流星拐樊太婆，素以一手九拐名聞大江南北。」

田駝不屑的哦了一聲，道：「一劍、雙拐，老夫最近才聽人說起！」

他言中之意，好像認爲憑神州一劍司徒昌明的名氣，居然還在雙拐之上，而樊太婆只是雙拐的妻子，心中未免輕敵。

一面抬頭問道：「我們這場是較量暗器，不宜太近，就相距五丈、劃地三尺如何？」

他語氣中還在詢問對方，身子却已輕輕飄飄的往後躍出！

在場之人全是行家，看他身形後飛，居然拿捏極準，一下就退到五丈左右。

田駝雙脚還未落地，微微一旋，用足尖在山石上劃了一道直徑三尺的圈圈，身子飄落圈中。

樊太婆聽他口氣極狂，不由微微哼了一聲，舉手用拐也在身外劃了一個三尺圓圈，才道：「我們如何比法，索性也由尊駕出題吧！」

田駝從身邊囊中摸出一把銀針，數了九支，陰笑道：「老夫方才聽桑令主說過，流星拐樊太婆以一手九拐成名，老夫的『逆血神針』，自然也以九支爲限。」

要知這一場暗器比賽，樊太婆已在無形之中佔了便宜，因爲她所用的「流星拐」，足有一尺二寸長短，份量沉重，要打出五丈距離，自非難事。

而田駝的「逆血神針」却又輕又細，若要打出五丈以外，不僅目力、指力須臻上乘，而且也極耗眞力。

樊太婆不再客氣，隨手把鐵拐往地上一拄，也從身邊取出九支精鋼短拐，沉聲道：「尊駕如果準備好了，老婆子就發拐啦！」

田駝嘿道：「你只管請發就是！」

「好！」

樊太婆「好」字出口，一片銳嘯，九條拐影已連綿電射飛出！

「流星拐」是樊太婆仗以成名的拿手絕招，九拐齊發，威力極强，江湖上能夠接得下來的爲數不多。

此時她全力發出，九支精鋼短拐上貫注全力，但聽一片呼嘯，九條拐影立時散開。

有直鑽前胸，也有左右橫打，有後發先至，也有聲東擊西，有的明明掠過身前，却又打向後心，動若閃電，各極其巧！

所有場中的人，一個個全是大行家，瞧到流星拐這般陣仗，也不禁暗暗讚歎！

這當眞像電光石火，在九拐呼嘯之中，但見田駝忽然身子一躬，在三尺圓圈中滴溜溜一轉！

「蓬！蓬！蓬！」

場中立時接連爆起九聲大響，直擊橫打、左右飛掠的九支短拐，不偏不倚，每一支都結結實實的打在他駝背之上！

這可不是樊太婆有心打在他背上，而是田駝在瞬息之間，身子轉換了九個方向，以他背上駝峯，迎着短拐撞出！

樊太婆在少林寺前獨鬥赤伽尊者，也施展過九拐同發，但當時的情形是在落盡下風、精疲力竭之下，拚命一搏，流星拐已成强弩之末，和此時的放手出拐，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每一短拐，全都力道奇猛，就是砸上山石，也得擊成粉碎，田駝居然以他血肉之軀連挨九拐，這份功力，豈同小可？

不，那九支鋼拐接連打上他駝背，像一條直線，一支緊接着一支，電閃雷奔，向樊太婆反射過來！

這一下等於樊太婆擊出的力道，加上田駝反擊之力，比先前還要迅速！

樊太婆口中喝了聲：「好！」

右手抓起鳩頭拐，向空連揮，只聽「噹」「噹」連響，拐頭火花飛濺，九支短拐直線飛來，又直線朝田駝打去！

這邊「噹」「噹」大響才落，那邊「蓬」「蓬」之聲又已響起。

九支短拐再度反擊回來！

「噹、噹、噹、噹……」

「蓬、蓬、蓬、蓬……」

九支拐影在空中穿梭不息，往來交擊，愈來愈快，破空嘯聲愈來愈厲，每一支短拐上的力道也愈來愈猛。

只見田駝此刻蹲下身子，背脊朝上，駝背矗立，短拐川流不息的從他背上彈出！

樊太婆也白髮飛揚，凜然而立，手上鐵拐越揮越快！

雙方居然在暗器上拚上了眞力！

這是武林中所有比賽暗器以來，從未有過的先例！

以常理而論，樊太婆手上執着一支沉重鐵拐，迎擊九支短拐，似乎輕而易舉；田駝終究是以背脊迎着反彈，要吃虧得多。

可是場中的情形却並不如此，樊太婆一支鳩頭拐在接連不斷的磕打之下，只覺九支流星拐，一支比一支沉重，自己已是欲罷不能，欲戰無力，除非自己立即認輸，跳出圈外，但這一場關係各大門派的榮辱，自己即使喪在自己流星拐下，也不能遽爾後退！

「噹」「噹」之聲，還在連續狂響，樊太婆的身子已在每一聲金鐵擊撞聲中，都要搖上幾搖，看去實在無法再支持下去了！

各大門派的人，誰都感到心頭沉重，這一聲聲的狂震，無異叩上心弦。

樊秋雲眼看祖母身陷危境，更急得直是流淚，但她知道祖母性烈如火，自己不肯退下，誰也無法出手相助，這時不禁使她想到方玉琪，要是方大哥在這裏的話，也許情勢不會這般糟法！

「哈哈！」神州一劍突然一聲朗笑，向桑鶩大聲說道：「老夫要向桑令主請教，這場到底是比賽甚麼？」

金楓令主桑鶩被他問得一怔，答道：「當然是比賽暗器，雙方早有明言，司徒大俠難道沒有聽到？」

神州一劍仰天大笑道：「不錯，兄弟聽是聽到了，但看來却是不像，雙方明明說好比賽暗器，何解姓田的却用上了『蛤蟆功』？」

「蛤蟆功」這三個字聽到所有人耳中，不由全都悚然一驚，繼而恍然大悟。

難怪田駝敢以背脊硬拚流星拐，原來他練成了西域一派視爲不傳之秘的「蛤蟆功」。

桑鶩方才說過自己決不偏袒之言，聞言不禁臉上一紅，回頭朝趙矮使了一個眼色。

趙矮冷笑一聲，喝道：「田老二，

人家司徒大俠既然這麼說了，咱們可不能落人話柄，你還是使出你的『逆血神針』來吧！」

「好！」田駝答應一聲，又是一陣「蓬」「蓬」巨響，這回九支流星拐打上駝背，並沒有再次彈出，拐影倏斂，原來已被他的背脊吸住。

田駝身形站起，反手一抄，接到手中，大笑道：「樊太婆果然不愧有流星拐之名，田駝業已領教，你把短拐收了，也試試我的『逆血神針』吧！」

話聲出口，右手一送，九支流星拐筆直朝樊太婆射來！

不，他流星拐堪堪出手，口中同時又高聲喊道：「留神『眉心』、『咽喉』、左右『肩井』、左『將台』、『心坎』、右『期門』、左『章門』……」

他口中一連串報着身前大穴，其實「逆血神針」早已閃電彈出！

樊太婆在對方施展「蛤蟆功」，連番反擊，正感難以應付，眼看田駝忽然把流星拐悉數收下，心頭一動，連喘息的時間都沒有，慌忙也把鳩頭拐往地上一插。

果然九支短拐已像一蓬急雨般打到！當下那敢怠慢，右手暗運眞力，以奇快手法，堪堪向短拐抓去，耳中同時聽到還有極其輕微的「嘶」「嘶」細響，「逆血神針」也同時打到身前！

這時那還容她有躲閃的時間，樊太婆心頭一驚，百忙之中，左手閃電從頭上拔下一根白髮，向襲來的「逆血神針」針尾小孔中穿去！

這一下，當眞連場中之人都沒仔細瞧清，樊太婆右手接下「流星拐」，左手也把襲來的銀針悉數穿起！

但就在此時，她心頭驀然一驚，對方口中只報了八個穴道，自己手中一根白髮也只穿了八支飛針，那麼對方手上應該還有一支！

她這一警覺像閃電般掠過心頭，目光注意之間，一絲無聲無息的尖風業已向自己左眼飛來！

樊太婆脚尖微微一點，一口咬住針尾，只覺舌尖一陣刺痛，已有小半支飛針、從舌尖刺入、口中一股鹹味，血腥衝鼻，此時只好順口嚥下，好在血液流在口中，對方無法瞧到，這就重重冷哼一聲，道：「尊駕八支『逆血神針』，老婆子也領教了，請桑令主過目！」

她藉着那聲冷哼，暗鼓眞氣，把口中含着的一支「逆血神針」，向對方長衫下襬射去，同時高擧左手，手上一根白髮穿着八支飛針，向大家揚了一揚。

這下，果然把不可一世的田駝輕易瞞過，哈哈大笑道：「老夫一共發了九支飛針！」

大家瞧清樊太婆手上一根白髮，居然穿着八支飛針，不禁大聲鼓掌，但聽田駝這麼一說，又齊覺一楞。

樊太婆取過插在地上的鳩頭拐，緩緩走出圈子，回頭道：「還有一支就是承讓之針，尊駕何妨在自己身上找找！」

此話一出，各大門派中人知道憑這一句話，樊太婆業已大獲全勝，精神不由大振，不待田駝在身上有否找到飛針，掌聲已如春雷般響起！

田駝直氣得雙目噴火，彎着腰退將下去。

趙矮想不到自己這邊三場之中，竟然一平兩負，等田駝退下，便施施然走落場來！

神州一劍朗笑道：「趙朋友，你們已是一平兩輸，你還要出場嗎？」

趙矮冷冷的道：「商山四異向諸位討教的是藝技，藝有未曾經我學，何足論贏輸，咱們說過四場，兄弟自然要下場候教。」

他話聲一落，雙臂往上伸，緩緩向左右張開，好像平常人伸懶腰似的，但聽一陣密集的格格異響，他的四肢脊背一路像連珠般響起！

趙矮本來一個短小的身子，突然高大了許多！

不，大家定睛瞧去，原來趙矮筆直站在場中，紋風不動，但身軀四肢却在不住地高大。

轉眼工夫，他業已比方才高出一倍有奇，變成一個高達尋丈的巨人，簡直頭如芭斗，腰粗十圍，那裏還是方才的趙矮？

「九轉玄功！」鍾二先生咨嗟了一聲，他覺得這四場比賽，先前三場的一平兩勝實在僥倖。

試想商山四異中，孫殘的「香積刀」、田駝的「蛤蟆功」和趙矮的「九轉玄功」，無一不是武林中久已失傳的曠世絕學。

李跛雖然除了踢腿，沒有使出甚麼特殊功夫，當然也有，這四場即使自己這邊贏了，下來那場，恐怕就無法接得下來。

不是嗎？趙矮早已說過：「商山四異，分則獨擅勝場，合則無敵天下。」

不知他們在這四場之後，又如何合法？

心中想着，只聽趙矮洪聲說道：「你們各大門派中，那一位精擅玄功的下場賜教？」

各大門派的人，因對方「九轉玄功」已練到十成火候，自問誰也無法贏得了他。

不，就是敢和他相比的，也找不出半個！

因此大家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哈哈！」

有人打出兩個哈哈，但這一聲長笑，聲音尖銳刺耳，竟然比哭還要難聽，接着走出一個中等身材、身穿藍布大褂的人來！

只見他皮膚白晰，年約四旬以上，雙眉倒掛，眼角下垂，下頦却留着一撮半黃不黑的山羊鬍子，生成一張哭喪臉，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尖聲說道：「這又何難之有？」

「邛崍哭廣居士！」大家心中低呼了一聲。

只見他話聲出口，就在地上盤膝坐定，閉目垂簾。

一會工夫，他的全身骨頭也起了一陣格格輕響，身體四肢登時漸漸收縮，越縮越小！

轉眼工夫，哭廣居士的身軀已變成了一個六、七歲的孩童模樣！

「縮骨功！」

有人瞧得暗暗搖頭，邛崍一派之主的哭廣居士，居然當着天下羣雄使出「縮骨功」來？

要知「縮骨功」乃是旁門中的功力，而且會的人極多，根本算不上是上乘武學！

但最奇怪的是，哭廣居士五寸來長的半黃不黑的一把山羊鬍子，好像也在慢慢往肉裏縮去，只是縮得十分緩慢，好一會功夫，才縮了約莫三份之一，他緩緩地呼了口氣，身子逐漸恢復原狀，才站起身來！

「哈哈哈哈！」趙矮瞧得仰天大笑道：「尊駕這點功夫，也來和老夫較量？」

哭廣居士半哭半笑的道：「趙朋友方才只不過把身子長高了一倍，兄弟反其道而行，也把身子縮小了一倍，一大一小，兄弟輸了你甚麼？」

「縮骨功」只是旁門普通的功夫，當然不能和趙矮的「九轉玄功」相提並論，但他却以一大一小來作爲這場比賽的勝負，雖然强詞奪理，却也並無不當。

趙矮氣得滿臉通紅，厲笑道：「你可知老夫練的是甚麼功夫？」

哭廣居士道：「九轉玄功。」

趙矮嘿道：「你知道就好，你練的又是甚麼功夫？」

哭廣居士哭喪着臉，翻了翻倒掛眼，道：「我練的是甚麼功夫？」

趙矮不屑的道：「只是江湖上最普通的『縮骨功』罷了！」

「哈哈哈哈！」這回，却是哭廣居士縱聲大笑了。

他笑得尖銳淒切，非常難聽，刺耳得使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趙矮怒道：「難道老夫說錯了？

哭廣居士道：「即使兄弟使的是江湖上最普通的『縮骨功』，但講求效果，你把身子放大，我把身子縮小，也並不算輸，何況兄弟使的並不是『縮骨功』，各大門派都有千百年以上歷史，武功一道，精深博大，豈是你們區區商山四異認得出來？」

他這話聽得趙矮臉色大變，正待發作。

金楓令主桑鷟早已含笑道：「趙護法，這位是邛崍派的哭廣居士，邛崍乃是玄門練氣一脈，本座剛才想起他練的可能是『返童功』。據說，『返童功』練到一成火候以上，就可返老還童，只是從他方才練功的情形看來，鬍鬚只能縮入三分之一，大概還只有三成火候。」

他說到這裏，向哭廣居士抱拳道：「不知居士認爲兄弟說得對嗎？」

哭廣居士見他不但叫出自己練的是「返童功」，而且還瞧出自己只有三成火候，心頭不禁大爲驚凛，一面點頭道：「令主見聞淵博，兄弟欽佩之至！」

金楓令主連說不敢，一面朗聲道：「這一場，兄弟認爲只是平局，各大門派在四場比賽中，兩平兩勝。」

各大門派的人，想不到自己這邊和商山四異四場比賽，會有出人意料的勝利，每一個人興奮得掌聲雷動，商山四異却凛然變色！

神州一劍司徒昌朗朗笑道：「商山四異分則獨擅勝場，咱們已經領教過了，合則無敵天下，現在咱們有資格領教了吧？」

趙矮臉上充滿憤怒，微微痙攣了一下，然後堅決地將手一揮，身後三人隨着他的手勢，立刻散至四處，剛好一人佔了一個方位！

趙矮轉頭對神州一劍獰笑道：「好，你們有多少人下場？」

神州一劍朗笑道：「就是老夫一人！」

說着，就要往陣中走去。

鍾二先生連忙攔道：「司徒老哥且慢，商山四異和咱們五大門派有仇，這一場，我們自然要一起參加，有仇報仇，有怨報怨，大家作個了斷。」

趙矮冷笑道：「你們一起上吧，商山四異決不嫌多。」

他們在話說之間，只見一個玄黃教裝束的人匆匆走上來，向站在一邊的人瑞堂堂主朴一虎低低說了幾句。

朴一虎臉色一變，急忙又朝金楓令主桑鷟的耳朵邊上說了。

桑鷟皺皺眉，問道：「人在那裏？」

朴一虎道：「已由屬下負責接待的人員陪同上山。」

桑鷟點了點頭，只見兩個接待人員已陪着一個二十四、五的瘦削青年一同上來。

那青年的左肩搭着一條青衣屍體，昂首闊步，走到桑鷟面前，拱手道：「這位想是總壇主了？」

桑鷟哼了聲道：「老夫桑鷟，職司金楓令主，尊駕如何稱呼？」

那年輕人把肩頭屍體交到左邊接待人員手上，抱拳笑道：「久仰，久仰，在下何不凡，風聞貴教開壇大典，特地趕來觀光，途經桐柏，瞧到崔師叔被人毒害，在下從他身上發現貴教天龍堂堂主符牒，竊思貴教開壇在即，崔師叔突然身故，天龍堂堂主一缺，一時勢必尚無適當人選遞補，在下不才，勇敢自薦。」

桑鷟問道：「何大俠原來是崔堂主的師姪，不知尊師是誰？」

何不凡搖頭道：「在下以前曾隨惡道人練過功夫，和崔師叔認識，目前

，哈哈，在下早已不是墨無爲的門下了。」

桑鶩皺眉道：「那麼何大俠想必另投名師？」

何不凡旁若無人的敞笑道：「在下一身武學，另有所自，何用名師傳授。」

原來何不凡自從搶走披髮大仙的「眞武斦」之後，既不敢去見師傅墨無爲，又怕方玉琪等人追蹤找尋，一直躲在黃山(事詳本刋)。

一個晚上，他發現一個白衣書生(蓮兒)抱着一個負傷的人(方玉琪)，用金透開啓蓮花峯石室，走了進去，他窺伺了不知多少夜。

終於，那白衣書生走了，他還是耐心等候了三個月，方玉琪也走了，於是，他配了一支和「蓮峯之鑰」一樣大小的精鋼長透，啓門而入(詳本刋)，練成了七十二招「地煞斦」，也從印在地上的六個脚印中揣摩出「飄香步法」。

雖然他知道石室頂上密如天羅的劍痕也是一種高深武學，但始終無法參透玄秘。

他認爲「玄天秘笈」一定被方玉琪得去了，心中只想找尋方玉琪，奪回秘笈，於是他離開石室，重新踏入江湖。

金楓令主桑鶩見他說得口氣極狂，不由微微一哂，口頭朝朴一虎道：「朴堂主陪他去見過總壇主。」

朴一虎應了聲「是」，便引着何不凡往山後而去。

這一陣功夫，各大門派掌門因商山四異已按四象方位列陣以待，自己這邊的人數較多，自然不能全數應戰，但大家却紛紛向鍾二先生討令。

經過一陣磋商，才決定由神州一劍司徒昌明爲首，武當元眞子、峨嵋白雲子、少林廣明大師、終南皓首神龍龐士奇、瓢浮子、獨孤握等六人爲輔，出場應敵，其餘的人由鍾二先生爲首，替他們掠陣。

大家計議妥當，神州一劍司徒昌明便和六人緩步走落陣中。

趙矮瞧了七人一眼，臉露不屑的道：「你們怎不一起下場？」

神州一劍大笑道：「老夫原想一人下場，鬥鬥你們商山四異，但諸位道兄，因你有『合則無敵天下』之言，都想見識見識『無敵天下』的陣仗到底如何厲害？順便也好向你們索回黃山蓮花峯的血債。」

趙矮一陣嘿嘿陰笑，回頭道：「好，留上些人讓他們去闖闖落魂大陣也是一樣，我們開始吧！」

神州一劍忽然喝道：「且慢！」

趙矮一怔道：「你還有甚麼事？」

神州一劍道：「你們四象業已列陣，也該讓我們準備準備。」

趙矮微微一哂，道：「你們先商量一下也好，可以死而無怨！」

白雲子厲聲喝道：「今日之戰，鹿死誰手，猶在未定之天，你認爲是穩贏了嗎？」

神州一劍這時反而顯得心平氣和，微笑道：「白雲道友，咱們不必和他在口舌上爭論，還是互相研究一下破陣之道吧！」

孫殘陰笑道：「憑你們區區七人，破得了嗎？」

神州一劍並不作答，只和大家走到中央，盤膝坐下，面色沉重的道：「諸位道友，兄弟據聞商山四異自從四十年前敗在先師劍下之後，就悉心精研破解先師劍法之道，創下這座陣法，當然，目前咱們誰也無法知道此陣的威力，但他們既有『合則無敵天下』之言，想來決非誇張之詞。按照他們列陣方位，四象陣法顧名思義，當自四方圍攻爲主，咱們應付之道，也應該各自認定一人，以不讓他們有機會合擊爲主，不知諸位有何高見？」

皓首神龍龐士奇點頭道：「司徒老哥說得極是，兄弟也有此意！」

瓢浮子道：「司徒老哥對陣法既有了解，我等願聽調度。」

神州一劍搖頭道：「這也難說，不過以他們所佔方位，既屬四象，另繫辭『兩儀生四象』，就是金、木、水、火四方之位，五行以土居中，四象缺土，他們合擊之勢，威力全以上空迎擊爲主，這就是針對先師十二式『大羅天劍』而發，咱們主力就應佔住中央土位。」他微微一頓，又道：「獨孤老哥的生死筆縱橫武林，和瓢浮子道友迎戰東方乙木，取以金克木之意。龐老哥的終南『無形指』威力極强，請獨擋南方離火之位，白雲、元眞兩位道友各以劍法擅長，請固守庚金；廣明大師的少林『伏虎杖法』至大至剛，請守正北；兄弟居中央土位，可以策應四方。只是四象之變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其中虛實互用，頗多幻象，諸位道友切記固守崗位，不可輕進，勿爲幻象所迷。」

六人一齊點頭，立即各按方位站定。

趙矮見他們佔在中央，針對四方，佈置定當，臉色不由微變，仰天狂笑道：「好，商山四異自從練成四象陣以來，迄未與人對過陣仗，諸位如已商量定當，咱們就開始了。」

神州一劍緩緩掣出長劍，點頭道：「四位請發動就是！」

趙矮身子一搖，長臂揮動，全身骨節登時一陣連珠暴響，口中喝道：「玄功九轉顯神通。」

田駝接口道：「海上三山駕六龍。」

喝聲之中，身子向前俯，轉入正北方位。

「篤！」李跛銅脚一頓，位佔青龍，接着唸道：「地動天搖金一脚。」

孫殘接着往西方一站，喝道：「以刀斷水向西風。」

他們一個接着一個的唱出讚詩，

每一句詩，都是金聲玉振，響遏雲霄！

各大門派中功力較淺的門人，乍聆這等摧心蝕腑的鏗鏘聲音，那還禁受得住，不由紛紛萎頓下去。

四象陣在他們唱詩聲中，業已全面發動，商山四異各佔一位，同時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朝中央逼攻而來。

這是一場石破天驚的劇戰，刹那之間，山頂上五六丈方圓罡風呼嘯，沙礫蔽空，四象陣中業已打得天地晦暝，連五月榴火的當空驕陽也已不見！

終南皓首神龍龐士奇獨擋南方丙火，他的對手，正是商山四異之首的趙矮！

但趙矮此時應該稱他爲趙高才對，因爲他的「九轉玄功」一經施展，身軀比平時暴長一倍有奇，宛似兇神惡煞一般，雙臂揮舞之間，罡風激蕩，像怒海狂濤，洶湧澎湃，一陣又一陣的衝擊而來！

皓首神龍龐士奇身材高大，此時臉色凝重，屹立如山，一襲青衫拂拂自動，右手仗劍，當胸直豎！他沒有發招，烱烱雙目注視着對方，全身功力已悉數運在左手中、食兩指之上，連續點出！

但每一出指，雖能勉强消解對方攻勢，身子却總要被逼得後退出一步。

田駝施展的正是「蛤蟆功」，他蹲在地下，雙手彎與肩齊，駝背朝天，宛似一隻大青蛙般撲着！口中時歇時作，發出老牛嘶鳴般的咕咕之聲，每叫一聲，身子就蹦起數尺來高，他的對手是少林廣明大師，手上一支鑌鐵禪杖，早已展開少林絕學「伏虎禪法」，要知這路杖法乃是少林七十二種絕藝中，位居第二。

僧人們手持禪杖，以示法度，少林寺原以刀法棍法馳名全國，但棍法就是從禪杖變化而來，據說練這路杖法之先，必須把「達摩易筋經」練到十二成火候，才能發揮至大至剛之氣。

這時廣明大師寶相莊嚴，一支禪杖使得神威凜凜，杖風呼呼，繞着田駝四週轉動，他不敢和對方的「蛤蟆功」正面硬拚，也不甘後退，是以只好圍着田駝，乘隙出手。

別看他不敢正面迎戰，但一支禪杖也足以排山拔樹，力逾千鈞。

田駝的「蛤蟆功」純係以靜制動，他全身涵勁蓄勢，蘊力不吐，但一吐一撲却是兇猛無比。

廣明大師被逼得只是打圈疾走，形勢極爲兇險。

正東方和李跛對敵的是獨孤握、瓢浮子兩人。

一個一支生死筆，風飄雨洒，貼地橫飛；一個一柄長劍，閃電掣虹，盤空生風，堪堪抵住李跛的一天脚影。

孫殘只剩了一隻左手，但他出掌如刀，振臂漫揮，勁氣潮湧，鋒利無匹！

元眞子和白雲子兩柄長劍聯手合擊，使出武當「兩儀劍法」和峨嵋「亂披風劍法」，才勉强擋住！

只有神州一劍司徒昌明站在四象陣正中，沒有對手之人。

但他也並沒閒着，一手緊握長劍，一手挽着劍訣，對四外戰局恍若未覩，只是一個人東一劍，西一劍的，好像在單獨練劍！

他使的似乎只是一式劍招，但方向不同，逐漸由緩而快，一絲絲的銀芒向外迸發，劍尖轉動之際，劍光越來越强，縱橫劍勢，宛如一片天羅，漸漸擴及全場。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雖然只是站在中央發劍，但每一劍勢，此時都已接觸到趙矮、田駝、孫殘、李跛身前！

這是商山四異四象陣發動不久之時的形勢。

乍看起來，彷彿是個對峙之局，戰鬥的進行雖然激烈，雙方似乎勢均力敵，無甚高下，可是這僅是局外人的看法而已，陣中諸人心裡明白，自已幾人實際上全處在挨打情勢之下。

商山四異先前四場各顯神通，還不覺得怎樣，這回一聯上了手，雖然各處一方，但威力却彷彿增强了好幾倍，大家能夠勉强擋住已非易事。

尤其他們往中間擠來的力道，更是大得驚人！

（未完・廿七）

上文提要：當鐵木與余顧南比武消息傳出，先後有不愁僧、馮重山、不醉翁及林雙木趕到洛陽，而鐵木亦在洛水上擺下擂台，除要與余顧南一較高下，並欲來一次漢夷較技，設五局定勝負，但近年武林人材凋零，漢族除余顧南之外，在選人出戰上大傷腦筋，因夷族有金砵法王無人可敵，故均冀望齊雲高出現，比武先由鐵木挑戰余顧南，方菱亦獲釋放，雙方一輪搏鬥，鐵木被逼下水……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大俠

毛遂自薦鬥法王　拖延時間待救兵

余顧南道：「咱們訂過親了，他日正式成親，再請諸位喝幾杯水酒。」

「喂，這是武林盛事，地點日期不如趁此刻，天下英雄雲集宣佈一下，以免向隅。」

方菱不太願意張揚，輕輕伸手在他腰上擰了一把，余顧南會意，只好含笑道：「婚姻大事，豈能兒戲，此事必須先徵求家師之同意，再由他主持。」

此說合情合理，羣豪雖有點失望，却也不便多說，翁皓忙道：「諸位，這等喜事還是稍後再商議吧，目前最重要的還是應付下面那四場比武。」

這一提，羣豪之興趣更濃，恰在此時，「人面獸心」潘再艮又跳上擂台，高聲道：「諸位英雄，第一場印證，誰高誰低，諸位都已知道，接着是第二場，咱們這邊由黑汗國之什摩下場，未知中原高手……」

不愁僧急道：「且慢，今日天色已不早，恐未能完成，咱們建議明早再戰。」

潘再艮看看天色，不便勉强，一回頭，見金砵法王向自己打手勢，他心中明白，又高聲問道：「請問諸位，第二場貴方派誰上擂台？」

翁皓高聲回道：「你們急着去輪迴麼？明早的事，何必急在一時，屆時上了擂台，你們自然知道。」潘再艮吃他搶白一番，灰溜溜地躍回小船。俄頃，夷人那幾艘小船，便緩緩向遠處駛去了。

不醉翁隨又道：「諸位可回城休息了，明早再來。」當下散掉了大半，尚餘小半人要看不愁僧等人如何決定。

薛滿地忽然走了過來，道：「余大俠，若用得着咱們血骷髏的，但且開口，薛某絕不會推辭。」

有人低聲道：「中原武林若靠你們打敗夷人，臉上也無光。」

不醉翁沉聲道：「際此非常時期，不許說些傷感情的話，薛施主，你且留下來，你那些兄弟先安置一下吧！」當下有人在附近紮了兩座營幕，有人自告奮勇，負責炊食，其他或回城，或去附近覓地露宿。

不愁僧點了十來個人，鑽進營帳內，他首先開腔問道：「有誰去過黑汗國，可知什摩此人之武功路數？」眾皆搖頭，不愁僧再問：「如此諸位又認為該派誰下場比較有把握？」

羣豪閉口不言。薛滿地反問：「大師認為咱們這邊尚有幾個能出戰？」

不愁僧嘆息道：「其實……說來慚愧，近年來國力不振，武林亦人材凋零，天下五大高手，除了齊雲高師徒，餘皆為夷人，目前最難對付的是金砵法王及拓跋齊天，若齊雲高未能及時出現，這兩場咱們是必敗的了，餘下之兩場，非勝不可，否則難以避免蒙羞。」

翁皓接口道：「拓跋齊天所言亦有理，中原武林人材凋零是事實，既是事實便不該逃避……不過人要臉，樹要皮，明知不可為也得為之。」

薛滿地道：「薛某倒有一個沒有辦法中之辦法……」

不愁僧喜道：「計將安出。」

薛滿地道：「以上駟對下駟，以下駟對上駟，咱們放棄金砵法王及拓跋齊天那兩場，但求另兩場能取勝，則總數三比二，還是咱們得勝。」

眾皆認為有理，不愁僧長長一嘆：「問題是已方誰是上駟，雖是下駟，面對夷人之下駟，己方上駟，又有幾分把握？」

「大師認為己方尚有誰有出戰資格，不妨先提出來商討一下，嘆氣不能解決問題。」

薛滿地行事乾脆俐落，使得羣豪對他刮目相看。不愁僧沉吟道：「以目前之情況看來，馮重山、林雙木加上閣下是三個人，另有一個尚未決定，但若用之以對付金砵法王，已無關重要。」

薛滿地轉頭問道：「馮兄及林兄對付黑汗之什摩有幾分把握取勝？」馮重山及林雙木面面相覷。

翁皓忍不住問道：「閣下自己有幾分把握？」

薛滿地似乎已將一切計劃好，毫不猶疑地道：「薛某同樣沒有幾分把握，不過對付黑汗國武士，薛滿地自認把握比馮兄及林兄稍大……」

馮重山不服氣地道：「閣下憑的是甚麼？你認為武功比咱們高？」

薛滿地一本正經地道：「非也，因為兩位的武功路數太過正派，而夷人敢來華放肆，事前對中原各大門派之武功，必有所研究，說不定還想好了破解之法；相反薛某武功比較邪門，對付他們能收出乎意料之效。」

這席話，說得馮重山怒氣全消，並深覺有理，余顧南因見過薛滿地之武功，是以首先贊成，不愁僧在沒辦法之中，也只好行險着，乃宣佈明日由薛滿地下場，對付黑汗國之什摩。

翁皓對他不太放心，忙加上一句：「希望閣下為中原武林盡力一戰。」

薛滿地長笑一聲：「若有取勝之機，薛某拚着一死，也要爭取，諸位但請放心，只是能否成功，則要視天意了。」余顧南忙安慰他幾句。

不愁僧見他說得慷慨激昂，有點感動。「只要施主盡力而為，即使失敗，中原同道亦會感激你。」

薛滿地哈哈一笑，笑聲充滿了悲涼。「中原武林對某誤會不少，薛某也不求人感激，但求略盡一分棉力，求取良心安寧。」言畢搏得了滿營掌聲。

余顧南接問：「第三場又由誰下場？」

翁皓不耐煩地道：「屆時視他們派誰出戰，咱們再作決定吧！」

「不，人家可能會察覺咱們這以上駟對下駟之策，要求咱們先派人下場，又如何破解。」

這一問，登時把羣豪問住，因為若讓人看穿把戲，泱泱大國，實無賴皮之理。不愁僧嘆了一口氣：「若令師能及時趕到，咱們尚有取勝之機會，如今也不必多說，老天爺若不相助，夫復何言，今晚至此為止，大家早點休息，養精蓄銳，應付明日之戰。」

＊　＊　＊

旭日在洛水洒下萬道金光，照得人睜不開眼來，只見潘再艮帶着一位方臉大耳，年逾三十歲大漢躍上擂台，抱拳道：「諸位，這便是黑汗國之著名武士什摩，請中原武林派人下場，莫浪費光陰。」

薛滿地排眾而出，飛身躍上江中小舟，再換氣跳上擂台，他一身紅衣十分觸目，羣豪對他向來不具好感，見狀都呆了一呆，甚至有人高聲喊道：「喂，這廝怎地如此恬不知耻，無人派他自己上陣。」

翁皓喝道：「別吵，作夜決議，派薛當家上陣的。」

潘再艮嘴噙冷笑，道：「薛當家的，什摩不會漢語，你有甚麼特別的話要說麼？」

薛滿地夷然道：「昨天不是已說過，生死不計麼？華夷本不同族，有何話好說。」

潘再艮冷哼一聲，轉頭對什摩嘀咕幾聲，什摩臉有怒容，倏地抽出一把雪亮之彎刀來，潘再艮跳上小舟，薛滿地隨亦擺了個門戶。

什摩抖一抖手中刀，嘰嘰呱呱地說了幾句話，薛滿地聞未所聞，潘再艮高聲道：「什摩武士請你拔出兵器。」

「老子的兵器便是一對肉掌，你叫他小心。」

潘再艮把話翻譯過後，什摩便大叫一聲，揮刀撲前，一口氣擊了七刀，刀法辛辣狠毒，不但與中土的大不一樣，就是與鐵木上人的路子亦不一般。

薛滿地只閃避，直至什摩第八招，他才以掌震開對方之刀刃，正想連消帶打反攻，不料什摩反應極快，左掌一沉，便預先將薛滿地之攻勢封住，他佔了上風仍不放鬆，一刀緊過一刀。

薛滿地料不到對方有此能耐，而且其刀法之辛辣詭異，更出乎自己之意料，一子下錯，滿盤皆落索，被迫退至擂台邊緣。

這不過三四十招，但薛滿地之景況實令人擔心，任誰都認定他無反勝之能，相反什摩只需再過幾招，便可將薛滿地迫下擂台，羣豪又驚又怒又怨，更有人忍不住詛咒起薛滿地來。

薛滿地之情勢的確岌岌可危，連余顧南及不愁僧亦暗嘆大勢已去。

激鬥中，只見什摩一刀橫劈薛滿地之腰際，這一刀去勢極猛，無人能以肉掌破解之，但薛滿地已至擂台邊，再退便輸了，岸上羣豪一顆心立即

提起，說時遲，那時快，但見薛滿地雙脚一曲，上身猛向後一仰，刀刃就在其腰上三寸之處劈空，而他雙脚用力一旋，上身本來已在擂台外，忽然轉進擂台內。

這一着十分危險，但到底平安避過了，更不止這樣，薛滿地在這種情況之下，居然能揮掌反擊對方之腰側。

什摩那一刀乃有去無回之勢，薛滿地這一招乃險中取勝，火中取栗，謀定而後動，大出什摩之意料。

什摩來不及收回彎刀，雙脚只好用力一頓，硬生生跳後兩尺，只見薛滿地身子突然伏下，雙掌撐地，雙脚離地半尺，橫掃過去。

這一招使得極妙，而且無跡可尋，什摩唯一之反應乃向上躍高避開，但見薛滿地雙脚倏地落在擂台板上，上身呼地一聲，豎直起來，雙掌紅艷如火，急印向半空之什摩。

他一連三招，顯示其機智、腰力、腿力及掌力，而且反應極快，對方之一切似乎全在自己意料之中般，直至此刻，岸上才爆出一陣如雷之掌聲。

什摩身在半空，倏見對方雙掌印至，幸好他彎刀已迴過來，手腕微微一轉，反削對方雙掌。

他反應固然快，薛滿地反應同樣亦快，對方刀向微變，他雙掌已一沉，化掌為爪，抓向什摩小腹，什摩極力擰腰一閃，薛滿地福至心靈，改抓衣袂，隨對方擰腰，而用力一扯。

這一着對高手而言，本來毫無影響，却不知什摩雙脚剛將觸地，擰腰用力一閃，重心本不穩，薛滿地那一甩，有四兩撥千斤之功，什摩拿不住樁，跌跌撞撞地後退。

電光石火之間，但見薛滿地雙掌再度揚起，挾風印出，由於什摩拿不住樁，急切之間又沒法閃避，生死俄頃，不容他細想，霍地拋下彎刀，也舉掌迎了上去。

四掌尚未相觸，已發出「蓬」地一聲響，只見什摩身子向後急退，而薛滿地身子微微一窒，抽身再上，又發出兩掌，這兩掌是傾盡他全身之力，連擂台都被罡風刮得搖晃起來。

什摩心中暗呼不妙，但已來不及脫出對方之掌力範圍，迫得再度舉掌相迎。

「蓬！」這次比上一次更响，响聲在江上震盪，什摩胸膛如遭巨木所撞，五內翻騰，喉頭一甜，嘴角已沁出鮮血，而雙脚更似被抽掉了脚筋般的無力地後退，終於退至台邊方站住，然上身仍不斷地搖晃着。

薛滿地大叫一聲，雙掌三度舉起來，什摩心頭一急，極力欲定下身來，誰知弄巧反拙，上身向後一仰，再也站不穩，「卜」一聲，跌落江中。

薛滿地猛吸一口氣，道了一聲承讓，飛身躍回小舟，他雙脚落下時，上身不斷搖晃着，喘了兩口氣，方再使勁躍上岸，余顧南恐他不濟，左臂一圈，勾住了其腰。

這時候，岸上方响起震耳之喝采聲，看着天色，尚未至巳時。

薛滿地在余顧南之扶攙下，走至帳前，跌坐地上，盤膝運功調息，余顧南運功於臂，雙手按在他後背，助他一臂之力。

原來剛才他使了絕妙之連環三招，耗了不少氣力，對敵時，求勝心切，來不及換氣喘息，連發兩掌，內腑亦受了傷。

半响，余顧南方收掌，翁皓低聲問道：「嚴重麼？」

「不大妨事，休息幾天便可。」

那邊廂之什摩因為是旱鴨子，被人七手八脚地救起，滿面慚愧地返回小船，適才之威風已不知去了何處。

潘再艮三次上擂台討戰。「請中原好友，先選派第三名高手出場印證。」

岸上有人呼道：「姓潘的，告訴你乾爹，五場比武，你們已連敗兩場，只須再敗一場便不必再比了，咱們有好心之德，勸你們趁早收篷，也省得丟人獻醜。」岸上羣豪因勝利在望，都大笑起來。

潘再艮沉住氣又喊了一遍話，羣豪心情好，不斷取笑他，潘再艮忍不住喝道：「住口，中原武人只會鬥口不成？咱們已先派了兩場，這一場貴方非先派不可，否則有欠公允。」

翁皓抬頭問道：「和尚，這一場咱們派誰？」不愁僧不作聲，兩眼却望着林雙木。

林雙木揮棍道：「大師，我願出去獻醜，若不幸敗了，幸勿怪責。」翁皓連忙好言安慰，林雙木這才下場。

他人剛在擂台上站定，那邊廂之拓跋齊天一聲長笑，飛上擂台，笑道：「小伙子，待老夫看看你有多大之進展。」十多年前，華山二次比武，林雙木在複賽時遇到拓跋齊天，被其打敗，乃與天下五大高手絕緣，今日又遇到他，實又驚又喜。驚的是面對齊天老魔，實無取勝之把握，有負中原武林同道之期望，喜的卻是有機會報却一箭之仇，最低限度也可考驗一下自己之進展。

當下林雙木不肯失却禮儀，抱拳道：「末學後進，請前輩多多指教。」這句話表面上說得謙虛恭敬，骨子裡却表明自己是後進，敗了並無可耻之處。

拓跋齊天也不知是否聽得出來，哈哈笑道：「不必客氣，盡管施展就是，當然，事關聲譽，老夫亦會盡力一戰。」

「請！」林雙木行了一禮，施棒立下門戶，岸上觀戰之羣豪又鴉雀無聲，屏息觀戰，心情十分矛盾，既知林雙木取勝機會不大，又希望他能僥倖贏得一招半式。

拓跋齊天道：「老夫痴長幾歲，讓

你三招。」他說的乃衷心之言，但聽在林雙木耳內，却成為諷刺，當下大怒，使了一招「橫掃千軍」。

拓跋齊天經驗老到，一望即知對方此招尚藏有後着，是以雙眼緊盯着對方，雙脚一動不動。林雙木見對方如此鎮定，暗吃一驚。

拓跋齊天喝道：「第一招。」林雙木一咬牙，化虛為實，手上再加兩分力量。好個拓跋齊天，只見他雙掌一舉一沉，向木棒抓去。

林雙木心中冷笑一聲，手腕微微一沉，改擊大腿，拓跋齊天反應也快，雙脚微一用力，身子已拔高丈餘高，那一棒登時落空。

林雙木手腕一圈，長棒由下向上戳去，直指拓跋齊天之小腹，可是拓跋齊天似已將對方之用意摸清楚，未待長棒戳至，一收腹，凌空打了個沒頭觔斗翻開，口中呼道：「第二招。」

林雙木猛喝一聲，標前兩步，長棒急掃，這一招十分霸道，勢力範圍幾佔了半個擂台，拓跋齊天即使不受傷，亦將被迫下風。

拓跋齊天身子輕如落葉，繞着擂台奔跑，林雙木那一招餘勢未了，脚尖點地，身子急飛，長棒急追拓跋齊天，這一招寫來雖慢，但疾如白駒過隙，兩人似走馬燈般，看得岸上觀戰的人，眼花撩亂。

忽見拓跋齊天上身向地上一伏，讓過長棒，隨即滾開，也不見他如何作勢，身子已彈起，十指箕張，向林雙木撲去。「三招已了，小心！」

林雙木長棒在外，見狀急退兩步，收棒護住胸前，此招已成守勢，換而言之，林雙木先攻三招，並無佔半點便宜，他自掂份量，不敢存奢望，以守為攻，先站穩脚跟，再覓機會反擊。

拓跋齊天長袖揮舞，意態瀟洒從容。「小夥子，你進展不大，眞有點教老夫失望。」

林雙木怒道：「你縱能勝我，也不必出言相譏，有失身份。」

拓跋齊天輕哼一聲：「近年來老夫不斷聽見別人提及你，只道你有長足進步，却原來……」

林雙木厲聲道：「林某是浪得虛名之輩麼？」

「不是！說明漢人喜歡互相吹捧，七分本領被渲染得十足本領，這對你們毫無好處。」

林雙木心頭如被火炙，十分難受，悶聲不响苦鬥。拓跋齊天功力顯然比前深厚及精純，每一招均如流水行雲，進退攻守有緻，毫無呆滯突兀，連岸上之人也都看出林雙木與對方有一段之距離，完全沒有取勝之機。

看看已鬥了百來招，拓跋齊天仍然十分輕鬆，他一步一步迫至對方身前。長兵器利遠不利近，拓跋齊天迫至身前，林雙木之長棒已無所施其技，形勢更劣。

起初林雙木尚抱着僥倖之心，希望對方大意，自己能把握機會僥勝，但此刻他已信心全失。

激鬥中，拓跋齊天覷準一個機會，猛地一掌印出，林雙木自知功力遠不如對方，不敢以內力相拚，只好退後。

拓跋齊天雙脚不停，那掌去勢也不停，林雙木已退至台邊，退無可退，一怒之下，雙手持棒，向對方之心窩撞去，這是兩敗俱傷之打法。

拓跋齊天自忖必勝，當然不肯與對方同歸於盡，電光石火之間，倏地化掌為爪，抓住長棒，運功向前一送。

如此一來，乃變相之比鬥內力，林雙木只堅持了一陣，五內氣血已翻騰不已，忙不迭棄棒，一棄棒，上身向前傾，拓跋齊天左袖一展，喝道：「下去吧！」

林雙木重心已失，吃對方袖風一擊，拿不住樁，向後一退，一脚踩空，「卜通」一聲，已跌落江中，激起了一條水柱，小船上傳來一片喝采聲。

拓跋齊天臉上並無喜色，向岸上拱拱手便飛向小船。翁皓忙着人下江救人，誰知有人道：「林大俠水性不差，唊，這不是已浮上來麼，咦，他怎地向對岸游去？」翁皓一抬頭果見林雙木已爬上對岸。

翁皓看出有點不妙，乃揚聲呼道：「林大俠，勝敗乃兵家常事耳，何必太認眞？」

林雙木頭也不回地道：「林某有辱使命，亦辜負了中原同道之期望，如今回去決心閉關十年，苦修武學，希望有朝一日能為同道挽回今日失去之面子！」言畢，大踏步走了。中原武林同道雖然心頭難過，但此刻有更嚴峻及更重要的事待決，誰都沒開腔勸他，因為潘再艮又在叫陣了，第四場派誰出場？

潘再艮高聲呼道：「諸位又準備派誰下場？」

翁皓只好又再施緩兵之計，回道：「如今天色已不早，明日再戰吧！」

潘再艮道：「也罷，明早之戰，盼你們先商量好派誰出賽，咱們可以先宣佈的是第五場派金砵法王應戰。」

天色雖尚未黑，但羣豪心頭却一片黑暗，第五場金砵法王下場，除非齊雲高自天而降，否則無人能敵，唯一寄望的乃第四場。

第四場派誰出戰這個問題，一直至半夜，羣豪尚未有結論，環視帳內之高手，實無一人有必勝之把握，包括不愁僧他自己也沒有把握，他一向笑嘻嘻之臉孔，此刻已為愁眉苦臉所代替。

翁皓長嘆一聲：「醜婦終須見家翁，和尚，你便選一個吧！」

不愁僧也嘆息道：「問題是咱們不知對方派甚麼人應戰，沒法計算……」

翁皓未待他說畢，已截口道：「得

啦，這句話你已說過不下十次了，即使知道對方誰會出場，咱們也未必了解對方之武功路數，問題是誰有信心出戰。」

帳內十多個人臉臉相覷，卻無一個人敢出聲。余顧南道：「翁老你這樣說，誰都不敢答應，因為任何人都沒有必勝之把握，即使我亦如此。」

翁皓忙問：「以你之見又如何？」

「勝敗不計，只要有人有信心出場便可。」

翁皓想了一陣，覺得余顧南言之成理，所謂成事在天，何況此刻也只有死馬當活馬醫，正想由自己下場，不料馮重山已搶先道：「既然如此，在下願意下場一戰，未敢言勝，但必定頃盡全力，希望僥倖贏得一招半式。」

翁皓轉頭望着不愁僧，徵求其意，不愁僧忽然哈哈一笑道：「好極，貧僧贊成之至。」

翁皓惑然道：「和尚，你到底在弄甚麼玄虛，適才愁眉苦臉，如今又笑嘻嘻的。」

不愁僧笑容一斂，一本正經地道：「貧僧本想下場，但自己也沒有幾分把握，反正沒有把握，倒不如讓馮大俠下場。不管勝負，增加閱歷和經驗，長期來說，對中原武林還是有利的，是以貧僧十分高興。」

馮重山惶然道：「但望諸位先賢，莫對在下寄望太高。」

余顧南道：「即使你輸了，亦不用自責，此亦是中原武林氣數已盡，技不如人，人材凋落，都不能怪別人。」言畢，帳內同道均紛紛勸解他。

翁皓道：「小馮，你早點休息吧！」馮重山心情激動，跑出帳外，找了個無人之地方坐下盤膝運功調息。

翁皓待他走後，嘆道：「諸位，明日之戰老夫對馮重山沒有多大信心，中原武林，這幾年來，除了一個小余之外，再無一個出類拔萃之人，有的只是些沽名釣譽，或浪得虛名之輩，這是值得所有同道羞慚的，拓跋齊天說得好，這對咱們來說，其實也有好處，否則大家尚不知缺點，猶在夜郎自大。」

不愁僧接道：「馮重山一敗，除非齊雲高突然出現，否則整個比武，咱們是輸了，希望大家能接受這個事實，回去以後多花點工夫練武。」

帳內霎時間籠罩在一片悲觀羞慚中，久久均無人說話，半晌方聞余顧南道：「武林是否爭氣猶是小事，最重要的是國家，朝廷若不爭氣，大宋子民……」

忽然一個大漢站了起來，高聲道：「別再說了，明日若敗，咱們也學林大俠閉關十年，明早再見。」言畢出帳而去，其他人亦心情沉重，紛紛告辭出帳。

帳內只剩下不愁僧、翁皓、余顧南及方菱四個。方菱道：「明日若敗了，太傷漢人之心了，希望齊老爺子能及時出現。」

不愁僧哈哈笑道：「貧僧已經看開了，勝負如何且不管，是次已教訓了咱們，亦間接說明為何大宋對外征戰，因何會勝少敗多，酒鬼，馮重山敗後，誰出去戰金砵法王？」

「誰出場都一樣，大不了老夫出去獻醜一番。」翁皓頗有點視死如歸之精神。「今夜到此為止，大家休息吧！」

＊　＊　＊

旭日又再升起，洒在波光粼粼之江水上，耀眼生輝，潘再艮神采飛揚地躍上擂台，高聲呼道：「今日舉行的是漢夷五場武技印證之第四場，未悉漢人派誰下場？」

馮重山一言不發，飛身躍上江中之小舟，再跳上擂台，「待馮某來會會化外高人之絕技，馮某只是中原之一個無名小卒，絕不能代表中原……」

他話未說畢，潘再艮已冷冷地道：「閣下說話太虛偽，若不然請下去，再請另派代表下場，以免阻礙別人。」

馮重山吃他搶白一番，有點惱羞成怒。「馮某就是代表那又如何？待勝得了在下一對鐵拳再吹法螺未遲。」

潘再艮道：「第四場我方代表是大理國三太子段學夏，請三太子上擂台。」只見一位風度翩翩，穿着漢服的漢子，有點靦覥地躍上擂台，潘再艮則返回小舟。

段學夏抱拳道：「段某尚未請教大名。」

馮重山見他禮義周周，心生好感，和顏悅色地道：「在下馮重山，請三太子多多指教。」

段學夏看來江湖閱歷甚淺，聞言急道：「段某武功亦稀鬆平常得緊，難與中原博大精湛之武技比較，只是被迫應戰，請馮兄手下留情。」

馮重山忙道：「彼此彼此，在下下場目的只在以武會友，印證一下，互補長短，若有貽笑大家之處，尚請見諒。」當下抱拳立下門戶。

段學夏也忙回禮。「請指教。」馮重山道了聲有僭，首先攻出一拳。這一拳目的只在試探，是故只用了幾成力，而且預留變化。

段學夏本來斯文爾雅，但一出招一張臉便似罩着寒霜一般，小心翼翼，全力以赴，由於不明對方武功路數，是以一開始，亦是以試探為主。

兩人鬥了三四十招，毫無精采可言，亦未見眞章，倒是雙方觀戰之人，比身歷其中的還緊張，連大氣都不敢喘一口。對雙方來言，這一場都是最重要的，勝負全在這一場。

又再鬥了四五十招，雙方逐漸加強進攻，力度亦越來越猛，戰情開始激烈，大家都知道漸見眞章，心頭更似壓了塊大石。

馮重山以拳法馳譽江湖，段學夏卻以掌法取勝，正是各有千秋，鬥了二百來招，雙方額角都已見汗，但仍是不勝不負之間，看來要分出勝負，

再二百招亦未能辦到。

但馮重山却越來越具信心，因為他發覺對方內力與自己在伯仲之間，其掌法比自己拳法變化稍多，不過自己之經驗顯然在對方之上，只要自己沉着應戰，終有機會憑經驗取勝。

果然，三百招過後，馮重山憑老練之經驗，連使幾招絕活，把對方迫退三步，取得了上風，此刻岸上之中原同道緊張之情稍鬆，隨之而來的是興奮。

翁皓輕輕一嘆，轉頭對余顧南道：「看來咱們的運氣還不錯，小馮若勝了，金砵法王根本英雄無用武之地。」

余顧南眉頭深鎖，低聲道：「如今便言必勝，似乎尚早，只要段學夏穩住陣脚，仍有機會扳回劣勢。」

翁皓抬頭看了兩眼，笑道：「但小馮這小子聰明得很，不會把機會讓給對方。」

余顧南目注擂台，果見馮重山雙拳連擊，如狂風暴雨般，不給對方絲毫喘息之機，這是孤注一擲，近年來，余顧南之武功及閱歷大增，得知如此打法，若能一口氣迫對方下江固然快速，但自身亦蘊藏了莫大之危機，蓋猛攻之下，必稍疏於防守，一旦露出破綻，而對方又能把握到機會，形勢將急轉直下，是故連他亦緊張起來。

馮重山此刻之心情與情勢，正如余顧南所料，恨不得一招便將對方迫落江中，而事實上，他雙拳攻得又密又急，而且段學夏已退至台邊，只餘半尺便下水，是以他一口氣連攻二十多拳。

段學夏心情亦緊張至極點，因為雙方之情勢他瞭如指掌，再退一步便全完蛋了，自己所代表之一方便一敗塗地，偏生馮重山攻拳急而不亂，猛而不虛，且未露破綻。

心念未了，馮重山手肘微曲，左拳倏地自旁斜擊過來，這一拳表面上毫無花招，但却妙至巓毫，就像馮重山的一條胳臂會拐彎似的，倏地飛向段學夏之太陽穴。

段學夏手臂剛沉下，根本來不及擋格，只好蹲身讓過。說時遲，那時快，馮重山右脚乘機踢起，直奔段學夏之心窩。

這一腿比毒蛇還毒，幸而段學夏經驗雖然不足，但十分鎮靜，雙脚一用力向旁橫跳三尺，堪堪讓過那一腿，剛直起身來，馮重山第二腿又至。

段學夏右臂一格一撥，馮重山那一腿力是頗重，段學夏不禁晃了一晃。

幾乎與此同時，馮重山之左拳又閃電般擊至！這一拳快得令人眼花！

段學夏右臂因擋對方之左腿，揚高起來，急切之間右手翻起，這刹那間，他竟不用掌，而是豎起一根中指，饒得如此明眼人仍計算得出，對方拳頭比他中指要快！

馮重山同時亦計算出來，是以根本不將對方那一指放在眼內！

眼看他之鐵拳便將擊至對方之胸膛，他耳朵亦似聽到一個肋骨折斷之聲音，忽覺對方中指湧出一股罡氣來，一直射至自己之腕脈上！

霎時間，他手臂上之力量，消失得無影無踪，那一拳雖仍然擊在段學夏胸膛上，但十成力只餘一成！

「蓬」一聲輕响，段學夏上身一仰，右臂剛好落下，自然而然地抓住了對方之衣袖！由於他向上仰，因此帶動了對方的上身向前彎！

段學夏又驚又急，勝負繫於一髮之間，但見他擰腰閃身，左腿輕輕一踢，蹬在馮重山之小腿上，馮重山虞不及此，向前蹬了一步。

這刹那，段學夏甚麼也不想，一歪身，上身撞在馮重山之身側，馮重山連蹬兩步，兩脚站不住樁，「卜通」一聲，跌落江中，激起一條大水柱！

水花已經落下，岸上之中原同道猶似在夢中，蓋馮重山之由勝至敗，段學夏之由敗至勝，變化飛快，且疾如白馬過駒，令人如在夢中，甚至連段學夏亦呆了一呆！

江面上迅速冒出一個人頭來，只聽馮重山問道：「姓段的，你使了甚麼妖法，為何中指會射出煞氣來！」

段學夏伸手彎腰去拉馮重山，道：「對不起，在下勝得實在僥倖……那不是妖法，是咱們段家不傳絕技，一陽神指！」一陽神指這名稱，確是段家絕技，但在場之人，絕大多數均未聽過！

馮重山一手扯着段學夏，一躍上擂台，憤憤不平地道：「甚麼一陽神指，簡直胡說八道！」

金砵法王用生硬漢語道：「一陽神指源出西域，乃佛家絕技，大理國篤信佛教，緣因巧合，無意中得此絕技，由於乃取自外人，因此一向嚴禁弟子使用，除非是萬不得已！如今西域已失傳，此技反成段家獨門功夫！」

余顧南恐馮重山敗後出言不遜，忙道：「大理段氏確實懂一陽神指！其實道理與劈空掌一般，只是將一掌之力，集中在中指，是以威力更銳，但也更難練，更耗內力，並非妖法！」

馮重山呆了一呆，半晌方問道：「既然一陽神指如斯厲害，你一開始為何不使用？馮某不是一早便敗了麼？」

段學夏紅着臉道：「其中之一理由，金砵法王適才已說過，其二是在下剛學不久，眞氣常不能貫通中指，剛才危急之中，不知為何用力一迫，眞氣便破指而出……在下自己亦感意外！馮兄……在下勝得不光采，實有點不好意思！」

馮重山見他說得誠懇，唯有苦笑道：「勝就是勝，敗便是敗！天要亡我，夫復何言！」

段學夏怕他想不開，急道：「馮兄，勝敗乃兵家常事，再說段某亦知不

光采……」

潘再艮怕他越說越不成話，更恐馮重山乘機要求再鬥一場，生出風波來，於是忙道：「三太子不必擔心，馮大俠是位頂天立地之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絕不會怪你，怪也只能怪老天爺！」

馮重山又窩囊又窩火，只是事實終究是事實，何況對方並無得意之色，只好認命。抱拳向岸上道：「諸位英雄，馮某有辱使命，愧不能言，唯有學林大俠，回去之後，閉關十年，以期有進，後會有期！」言畢跳落河中，向對岸游去。

那段學夏見馮重山神情痛苦，不但毫無喜悅之色，反而心頭難安，高聲道：「馮兄，小弟祝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你開關之後，希望能到大理一行，小弟必盡地主之誼，好好款待馮兄！」

馮重山上了岸方道：「段兄不必多言，你之一切，小弟心領，亦願交你這位朋友！」

潘再艮跳上擂台，道：「三太子請回小舟休息，第五場比武即將擧行！」段學夏遂飛身回小舟，金砵法王等紛紛向他道賀，段學夏一一回禮。

岸上中原同道都臉如土色，有如孝子般，恨不得痛哭一番。待潘再艮又再叫陣，方有人議論馮重山太過大意，因爲那一場，他實有機會取勝，結果大敗，羣豪失望傷心悲憤之情，非筆墨所能形喻。

余顧南忍不住道：「高手比武，勝負往往繫於一線，馮大俠只須盡力便已對得住他之良心！這一場即使派別人上陣，亦未必能取勝！」

此言一出，衆皆緘口，事實上連馮重山也敗，別人更不用說。此刻，金砵法王已上擂台，不愁僧道：「誰肯下場，爭取一點經驗！」他邊說邊向翁皓打眼色，示意他且不要下場。

艮久，人叢無人吭聲。金砵法王在擂台上傳音道：「難道中原武林，竟無一人敢應戰？你們不是常道勝負乃兵家常事乎？」

翁皓低聲道：「此場勝負已無關宏旨，誰有興趣一試，大可毛遂自薦！」所謂無關宏旨，不過是人人均知任何人下場均無取勝之可能，換而言之，其實只須比四場，已可定出勝負，然而羣豪却都翹首而望，希望齊雲高能自天而降！

不愁僧輕輕說道：「齊老爺子若知道消息，便早起來，尚會等到此刻乎！」

潘再艮高呼道：「你們再不派人下場，此場便判你們輸了，整場比賽亦是漢敗於夷！」

漢敗於夷四個字十分刺耳，倏見一道白影向江中射去，呼道：「待我來試試！」衆人定睛一望，只見擂台上已多了一位白衣青年，年紀不過二十四五而已，貌甚清秀，但竟無人知其來歷。

金砵法王望一望岸上，似對衆人道：「小施主能代表漢人下場麼？令師呢？」他看不起這年輕小夥子，覺得勝了亦不光采。

不愁僧道：「只要他是漢人便可代表！」他又恐金砵法王施毒手，傷了年輕人之生命，是以忙拿話將他扣住。「法王，你是成名人物，在貴國身份又崇高，希望守印證規矩，點到即止！」

金砵法王心頭有氣，回道：「所謂拳脚無眼，鬥得激烈，若有失手幸勿相怪！」心中忖道：「你既認爲老衲身份地位崇高，爲何又派個毛頭小子與我印證，分明有心損我顏面！」岸上諸人，只余顧南堪與他匹配，他很想向他叫陣，却又沒有必勝之把握，萬一敗了，影响大局，自己將成千古罪人！

那白衣青年朗聲道：「大和尚，印證大會之前，你們並無規定出場者之身份年紀，莫非你想退出乎？」

「你在作夢！」金砵法王道：「報上名來！」

「在下楊沐陽！」

「甚麼人之弟子？」

「家師乃隱世高人，自號無極，料你們不會聽過，不過我師兄也許大和尚會經見過！」

金砵法王訝然道：「你且說來聽聽！」

「家師兄曾參加過二次華山比武，號黃竹道人！」

此言一出，衆皆恍然，但對「無極」此人却未曾聽過，心想其師兄黃竹武功與馮重山伯仲間，他又濟得甚麼事！

金砵法王道：「老衲痴長施主幾歲，且讓你三招，免得同道認爲老衲以大欺小！」

楊沐陽乃初生之犢，不客氣地道：「你大我最少四十歲，每大十歲讓一招，讓我三招，實不爲多，晚輩多謝啦！」

金砵法王心中有氣，道：「如此老衲便索性讓你五招吧！」

「那就差不多，你再多讓，晚輩也不好意思，再說萬一勝了也不光采！」楊沐陽語氣有點狂妄，但他一片天眞之態，岸上羣豪反而喜愛他，只聽楊沐陽又道：「和尚，你不會說讓之後又後悔吧？」

金砵法王怒道：「老衲是何許人，豈有出爾反爾！」

「你是擧世著名之高手，天下能與你一比高下的，不出三四個，面對你這種强敵，晚輩出招必須再三考慮，否則豈不白白辜負你老人家相讓五招之情！」

金砵法王沒好氣地道：「你要考慮要思索全在乎你，但五招一過便由不得你了！」

楊沐陽一臉肅穆地道：「多謝大和尚提醒，如此晚輩更需仔細了！」他立了個門戶，却不言不動，半晌才自言自語地道：「不行不行，如此我會佔不到便宜！」當下又換了個姿勢。

金砵法王等了兩三盞茶工夫，見他仍無出手之意，忍不住道：「小施主，你到底想清楚了沒有？難道你知道老衲之武功家數，可以把老衲前五招的變化全計算出來？」

「就是還未計算出來，是以晚輩方不敢貿貿然出招，以免浪費！」楊沐陽一本正經地道：「大和尚你不知道，敝師兄自華山回去之後，便把您老人家之武功路數告訴家師，這些年來，咱們師徒數人，每日都抽時間研究！」

金砵法王聞言心頭一懍，暗道：「不知他師父是甚麼人物，今日可得小心，以免陰溝裡翻船！」當下連忙集中精神。

又過了頓飯工夫，楊沐陽仍無動作，岸上羣豪亦被他弄得一頭霧水，不知他葫蘆裡面賣甚麼藥，金砵法王道：「小施主，你到底要想多久？」

「來啦！」楊沐陽身子突如離弦之矢般射出，快逾奔馬，而且事先不見他如何作勢，但見他雙掌一分，洒下一片掌影！這一招頗收出人意表及先聲奪人之效！

金砵法王心頭一動，暗道：「瞧不出這小子還有點道行。」他既不能出手，只好抽身自掌影之中退了出去，同時準備對方乘機再攻，不料他一脫出掌影，楊沐陽雙脚竟如木椿般釘住，一動不動！

雙方觀戰之人都有點摸不着頭腦，有的甚至認爲他是個笨蛋，白白錯失機會！

金砵法王等了好一陣又道：「你第二招爲何還不施展？」

楊沐陽瞪了他一眼，道：「你如此厲害，一出手，你便如魚兒一般滑開，我若再貿貿然出手，豈不要墜你彀中？待晚輩慢慢想個絕活！」

金砵法王慍聲道：「你到底還要想多久？」

楊沐陽一本正經地道：「難說得很，你如此厲害，而晚輩資質又遲鈍，說不定要想三四個時辰，甚至三天五日，你老人家請見諒！」

此刻，聰明的人都已料到楊沐陽在施緩兵之計，余顧南恐金砵法王會惱羞成怒，甚是擔心，忙排衆向前走去。方菱低聲問道：「大哥，那姓楊爲何要這樣做？」

「他希望拖到家師出現！但家師看來是不會來的了！五招一過，金砵法王肯定會對他下毒手！」

余顧南如此一說，岸上羣豪亦恍然大悟，對楊沐陽又佩服又擔心。耳畔又聞金砵法王怒道：「你根本不是來比武的，簡直是胡鬧，快滾出去！」

楊沐陽高聲道：「當然不是比武，而是印證武功，希望藉此提高武技！」

「比武也好，印證也好！你一味拖延，而不出手，倒不如趁早回去，教令師再指點指點你吧！」金砵法王高聲問道：「翁施主，你們到底意欲何爲！」

翁皓與不愁僧交換了個眼色，然後答道：「大和尚，他既然已上了擂台，一切便由他作主，大家照規矩辦吧！」

楊沐陽問道：「大和尚，你想食言麼？當着天下英雄出爾反爾，你可得仔細考慮考慮！你老是打岔，晚輩沒法集中精神思索，可別怪晚輩拖延！」

金砵法王被氣得七竅生煙，他漢語本就說得不好，要想跟楊沐陽鬥口，更加力不從心，只見他回頭對小舟嘰嘰呱呱地說了一番。

潘再艮道：「法王請你下去，他不與你小孩子計較。」

楊沐陽故意問道：「他是不是認輸？」

「放屁！」金砵法王怒道：「你到底出不出手。」

「我若不出手，你便要出手是不是？」楊沐陽溫聲道：「法王，你是得道高僧，這種話決計不能說，說了有失你之身份，其實，你若沉得住氣的話，說不定此刻晚輩五招已都全部使完了！」

金砵法王猛吸一口氣，心想老衲便與你耗下去吧，看你能拖到何時！當下索性盤膝坐在地上，故意要引楊沐陽出手，但楊沐陽十分乖巧，也坐在擂台上，道：「大和尚，你這倒是個好辦法，坐着想可能腦袋會靈光一些！」

金砵法王雙眼輕輕閉上，似入了定般，實際運起天通耳，暗中留意。過了半晌，只見楊沐陽長身而起，道：「大和尚，你小心，我準備發第二招啦！這一招十分厲害，您可不能大意！」

金砵法王仍然不言不動。楊沐陽慢慢走前，直至七尺之前方立定，然後用力咳一聲，金砵法王不期然睜開雙眼，楊沐陽這才發第二招。「你閉着雙眼，晚輩勝了也不光采！」

這一招先用掌，但雙臂才剛動，他雙脚移前，連環向坐在板上之金砵法王踢去！好個金砵法王，只見他雙掌在木板上一按，身子原式不變，直勾勾地升上半天，倏地鬆開雙腿，一折腰，打了個沒頭觔斗，越過楊沐陽，落在另一端之台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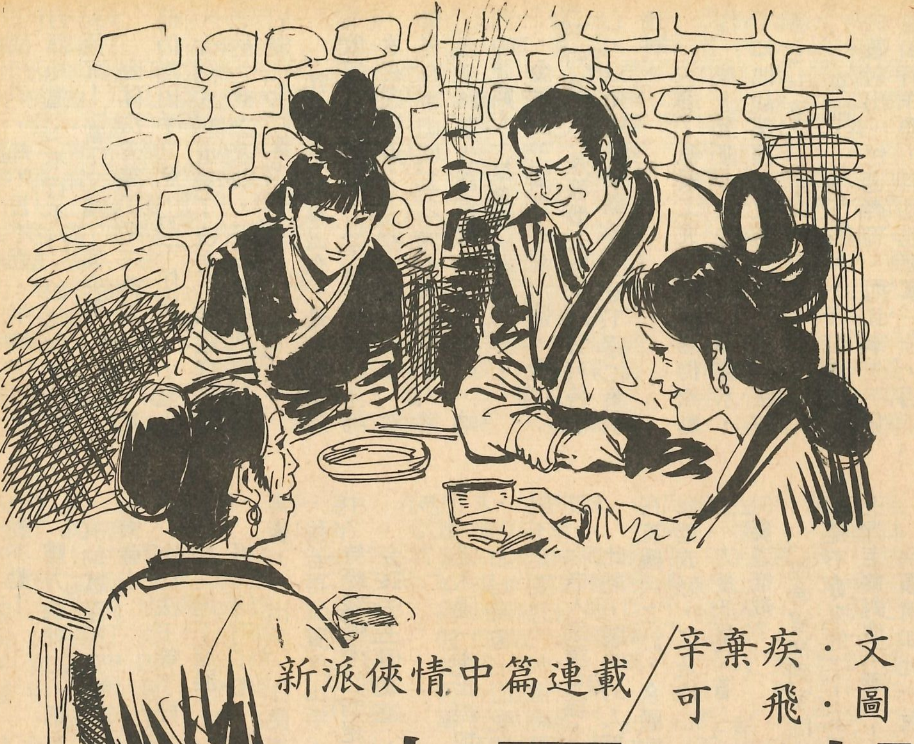
楊沐陽一轉身，移前兩步，忽又止步道：「大和尚，你已坐在邊緣上，快走進來一點！」

他語氣誠懇，神情一本正經，金砵法王雖然怒火中燒，但偏生又發作不得，喝道：「老衲自有分寸，你有甚麼本事，儘管施展！」

楊沐陽忽然亦學他盤膝坐下，金砵法王拿他沒辦法，只好又閉上雙眼，此刻日已過午，潘再艮忍不住道：「楊少俠，你到底要拖到甚麼時候？」

（未完・九）

上文提要： 老爺子受命包立人到廢園殺十郎母子，但反爲十郎用「攝魂箭」所殺，同樣地屍體亦無故失踪，令致疑雲重重。而住在廢園的母女終肯透露出姓氏，這桂氏母女目的是尋人，而桂夫人因病發，便托十郎出城找藥，經過野店，給尹士全看見大驚，猜測到包立人和狄氏兄弟一樣，已兇多吉少。十郎找藥時向大夫說出住在左家廢園，令大夫態度突變，連忙促請他離開……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廢園刀聲

各隱虛實　互相試探

尹士全道：「張兄，我同你一齊去見老爺子！」

張古丁道：「不，你還是在此等我。」

他說着，取過一頂狐皮帽子罩在頭上，便匆匆往外走去。

尹士全的心中七上八下，他唯一想着的，便是如何把自己置身事外。

一時間尹士全想不出良策，便只有借酒消愁了。

* * *

「黑手豹心」張古丁出門不過一個時辰，便匆匆的回來了。

張古丁的面上泛着青色，但那絕不是天冷凍的，因爲他的額上還冒着汗珠子。

尹士全上前迎住張古丁，道：「如何？」

張古丁道：「老爺子差一點沒把我殺了。」

尹士全道：「老爺子要殺你？」

張古丁道：「也包括你在內。」

他跌坐下來，酒也喝不下，道：「老爺子忿怒得罵咱們是飯桶，辦這麼一點事情就辦砸。」

尹士全道：「可是老爺子却放你回來了。」

張古丁道：「是我苦苦哀求的。」

尹士全道：「你答應老爺子甚麼了？」

張古丁道：「三日之內把玉珮送到老爺子手上，外加那兩母子的人頭。」

尹士全道：「老爺子不相信左家廢園鬧鬼？」

張古丁道：「老爺子只相信那對母子有問題。」

尹士全一咬牙，道：「張兄，事到如今，咱們沒有話說，咱們今夜就一同下手。」

張古丁道：「尹兄，你偷我殺。」

尹士全道：「好，就這麼決定吧！」

這二人又坐下來對飲了。

* * *

湯十郎又走到大草棚外面了。

他想着那個櫃內放的幾個醬肘子，那玩意天冷下酒最相宜，於是，他打算把醬肘子帶回去。

湯十郎推開門，裡面有人在，是個女人！

那女人對着湯十郎一瞧，便吃吃的笑了。

湯十郎沒笑，但他認識這女人，這女人正是那夜他爬在屋頂看到的女人。

此女非別人，「七尾狐」白玉兒是也。

「進來呀，外面好冷。」

湯十郎不想肘子肉了，他回身便要走。

白玉兒一個箭步奔上來，雙手拉住湯十郎。

「別走呀，要吃要喝全都有，小兄弟，快快進門坐下來，我先爲你暖上

一壺高粱酒。」

湯十郎走不了啦，但他抖開白玉兒的手，道：「別拉扯，我進來。」

白玉兒「喲」了一聲，道：「怕甚麼，這兒只有你我二人的，小兄弟。」

她叫的眞親熱，但湯十郎却不舒服。

湯十郎坐在椅子上，他把藥放一旁，道：「我知道妳不是店東家，店東家是兩個大男人。」

白玉兒吃吃笑道：「你說的男人呀，那是我的男人，他們有事不在家，所以我來了。」

湯十郎心中想笑，他淡淡的道：「把你滷醬肘子包給我，別的甚麼也不要。」

白玉兒却把酒送上。

「來嘛，天冷喝杯酒呀。」

她爲湯十郎斟酒，俏目斜着看，那俏嘴還帶着歪歪的好像在逗湯十郎。

湯十郎當然知道這個女子浿，他才不上當。

他把酒喝下肚，一錠銀子放桌上，道：「我有急事要辦，快把醬肘子肉包起來。」

白玉兒俏笑着，伸臂勾住湯十郎的脖子，道：「別走嘛，你走了我好孤單喲。」

湯十郎正要抖開這白玉兒的糾纏，却見白玉兒又往他的懷中歪坐下來了。

湯十郎冷然一笑，道：「妳知道我住甚麼地方呀？」

白玉兒巧笑道：「你住在屋子裡！」她仰着面。

湯十郎道：「我當然住在屋子裡，而且那裡有許多屋子沒人住。」

白玉兒道：「左家廢園？」

湯十郎道：「妳怕鬼嗎？」

白玉兒全身一震，一彈而起，道：「你是鬼？」

湯十郎打蛇順竿上，他裝鬼。

他把雙目往上翻，嘴巴一憋半尺寬，嘿的一聲怪叫。

白玉兒眞的嚇一跳，她忙不迭的往後退。

於是，湯十郎自己取了醬肘子包起來，臨去，還對白玉兒「啾」的一聲叫。

白玉兒突然尖聲叫：「你不是鬼，鬼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呀。」

她再去撲湯十郎，但湯十郎很會閃，他閃到門外便大步往前走。

白玉兒追出來，她追了十幾二十丈，都無法追上湯十郎，於是，白玉兒回來了。

「這小子會武功，而且很高啊。」

* * *

湯十郎繞向竹林中，他回過頭看了一下，笑笑。

他也喃喃的道：「這個女人怎麼又回到草棚裡來了？」

他當然不知道，昨夜他殺的包立人，姓包的在去左家廢園之前，就曾經同白玉兒與石中花二女，在她們住的小屋熱乎過，如今……

如今都快午時了，怎麼還不見包立人回去？

白玉兒是來找姓包的人，要不然，湯十郎也不會在這兒遇上白玉兒了。

* * *

湯十郎匆匆的走到左家廢園，他並不從前面走進去，左家廢園大院上被官家用封條封上。

就算官家不用封條，也沒有人敢走進去。

湯十郎從後面躍過墻，提着的醬肘子先送回小廂房裡，湯大娘道：「看你凍得臉泛青，外面雪大風急，喝些高粱酒吧。」

湯十郎道：「晚上吃肘子，我把藥先熬了送過去，回來給娘弄了吃。」

湯大娘道：「早上姑娘來做飯，眞是不錯，做的飯又香又好吃。」

笑笑，湯十郎道：「只可惜不能當妳媳婦。」

湯大娘道：「娘也是這麼想，不知將來花落誰家了。」

湯十郎不開口了。

他低頭把藥熬，嘴巴對着火口吹，發出「噗噗」聲，就好像他要把眼前不如意的事情吹得無影無踪。

湯大娘當然明白兒的動作。

「十郎，以我看也就在這個冬天了，咱們沉住氣，仇家是沉不住氣的，等這裡的事弄個水落石出，有幸能找到你討的人，更好不過，否則，娘前去爲妳提親去。」

湯十郎抬頭道：「娘，妳找誰提親？」

湯大娘道：「前面那位姑娘呀。」

湯十郎不但不高興，反而重重的嘆了一口氣。

湯大娘立刻問：「怎麼的，你不是迷上前面的姑娘了嗎？你怎麼嘆氣？」

湯十郎道：「娘，名花早已有主了。」

湯大娘道：「她們却到處流淚。」

湯十郎道：「娘怎麼知道人家到處流淚？」

湯大娘道：「早上她對我說的，她們姓桂，桂花的桂，到處爲家，也許她們在找甚麼人。」

湯大娘說着，又自言自語道：「找人……也許在找……找她的未婚夫。」

湯十郎道：「所以，我一點希望也沒有。」

湯大娘道：「你不用洩氣，咱們慢慢的打探，兒子呀，你難過，娘傷心吶。」

湯十郎道：「娘，妳不是說過，兒子除了那個女人之外，別無選擇嘛。」

湯大娘道：「所以咱們一定要等到這裡事情弄明白之後，才能去找前面的姑娘。」

湯十郎道：「到那時，前面她母女

早不知去甚麼地方了。」

湯大娘道：「嚴冬已臨，天寒地凍，前面門樓乃是避風雪最佳地方，她們不會馬上走的。」

湯十郎道：「希望如此。」

於是，他把藥熬好了，滿滿的裝了一碗，小心的往前面端去。

就在湯十郎快要到門樓下的時候，小門啓開了，只見姑娘俏生生的走向他身前。

「你回來了。」

「吸，藥也熬好了，還有兩包留在後面。」

「眞不好意思，這麼大的雪要你往鎮上跑。」

「應該的，雖然分兩邊住，咱們就同一家人一樣。」

姑娘接碗低頭淺笑着。

湯十郎道：「都是在外流浪人嘛，咱們不彼此照應，誰會幫咱們？」

姑娘美眸一亮，扭身便往小屋中走去。

湯十郎也走進去。

「伯母……我送妳吃的藥來了。」

床上的婦人立刻仔細的看着湯十郎，一邊點頭笑笑，道：「眞是熱心青年，也算是我母女幸運，能遇上你這麼好的人。」

湯十郎見不得別人誇獎，尤其是這位婦人，他有些不自在的雙手去揉面頰。

姑娘把藥送到她娘手上，道：「娘，趁熱喝吧。」

湯十郎也隨應道：「對，快喝，涼了苦嘴。」

姑娘拉着櫈子對湯十郎道：「你坐呀。」

湯十郎眞聽話，他坐下了。

姑娘對湯十郎淺淺一笑。

床上的桂夫人開口了。

「湯公子，你們是關外人？」

「家住淞花江畔。」

「怎麼會進關來的？」

「找人，已經找半年多了。」

「誰？」

「我爹，還有……」

湯大娘只回答找她丈夫湯百里，這是一大早姑娘在後面問湯大娘的。

如今湯十郎「還有」二字，立刻引起姑娘的注意。

姑娘偏頭看湯十郎，等他繼續說下去。

湯十郎道：「還有個親戚。」

他不說是未婚妻，因爲那會令桂姑娘不舒服。

既然會令人不愉快，湯十郎當然改口說是親戚了。

姑娘低下頭，她也把目光收回去。

婦人喝過藥，把碗交在女兒手上，道：「湯公子，我母女還是非常感謝你們的照顧，如果不嫌麻煩，我們開春才離開，你多多幫忙了。」

湯十郎幾乎要歡叫了。

姑娘一雙目光直視着湯十郎，而湯十郎也正看向姑娘。

「伯母，這正是我的榮幸，就算隨我們回關外，我也會盡力侍候妳們的。」

笑笑，桂夫人道：「希望有回報的一天。」

湯十郎道：「就別再說客氣話了。」

他更靦覥了，接過碗，便匆匆的走了。

湯十郎走得很快，因爲他高興嘛。

他往後面走着，口中吹着口哨，聲音很柔和，比鳥兒唱歌還引人入勝。

* * *

「娘……他的話同他娘說的是一樣的。」

桂夫人道：「他們八成是友非敵。」

「娘，我昨夜便發現了，只不過我有一事不懂？」

「那屍體，是嗎？」

「是的，那屍體爲甚麼不見了，而且很快的就不見了，娘，一定還有別人躲在暗中。」

「那麼，躲在暗中的人是誰？」

「我們一定要把這人找到。」

姑娘說着，把小門緊緊的又關上了。

* * *

現在，湯十郎帶着滿面笑容走回小廂房中，正遇上他娘剛下床。

「你回來了。」

「娘，眞是好消息。」

「甚麼好消息？」

「前面桂家母女二人要住到明年開春才離開。」

「你也要累到那時候。」

「娘，咱們不是希望她們住下去嗎？」

「不錯，我們希望她母女住下去，也希望有一天她們同咱們一起去關外。」

湯十郎哈哈笑了。

他眞的從內心高興，他打算要喝兩盅慶祝一下。

他把酒取出來了。

「十郎，你要喝酒？」

湯十郎道：「也把她母女二人請到後面來，大家一齊喝幾杯。」

湯大娘道：「別叫她們母子前來，我們去。」

湯十郎道：「娘，我弄些熱酒小菜，也把稀飯油餅帶上，四個人熱鬧熱鬧。」

湯大娘道：「看你高興的樣子。」

湯十郎就好像是一個頑皮的孩子似的，他發出哈哈的笑聲。

其實，不論年紀多大，在自己母親面前，都會流露出童稚心，這原是人的天性。

湯十郎可忙了，他切着肉，弄着

油餅，邊做邊吹口哨，他吹的口哨十分悅耳，湯大娘就笑呵呵。

現在，湯十郎弄了五樣菜，其中就有醬肘子肉一盤。

湯大娘提着酒袋，跟在湯十郎後面走。

湯十郎走得快，母子二人轉眼之間便來到門樓下面的小房門外了。

「桂姑娘，開門呀，我娘來看妳娘了。」

門開了，只見姑娘忙迎上，道：「大娘，我娘只是老毛病，吃過藥好多了，倒叫妳老操心。」

湯大娘一副關懷備至的走進門，道：「出門在外病不得，咱們都是流浪人，我聽了一直不安心，這才……」

床上坐起桂夫人，她伸手去握湯大娘的手，道：「老姐姐呀，害你操心，眞是的。」

湯大娘拍着桂夫人的手，道：「好妹子呀，咱們一見如故嘛，妳養身子，別客氣，要吃要用找十郎。」

桂夫人道：「賢母子都是熱心的人，碰到你們，是我母女的幸運。」

湯大娘道：「快別這麼說，我聽不慣客氣話，下床來吧，咱們聚在一起喝幾杯。」

桂夫人道：「我能喝酒嗎？」

湯大娘道：「酒別多喝，少喝有益。」

她扶着桂夫人走下床，她的雙手緊緊的握住桂夫人的手腕不放鬆，直到二人併肩坐下來。

湯十郎忙好了，又斟酒，又裝稀飯，還得把菜一件件的往桌上擺。

桂姑娘也幫忙，只不過她做得很斯文。

四個人一齊坐下來了。

湯大娘面上有個笑，很神秘的笑，姑娘看不懂，但湯十郎看到了。

只不過湯十郎一時間還猜不着娘爲甚麼會這麼的笑。

於是，湯十郎舉杯，道：「來，咱們先乾這一杯。」

四個人只有他一人乾杯，高興嘛。

姑娘淺嚐，也淺笑，就像她娘一樣，帶着含蓄的一笑，便拾起筷子吃着菜。

湯十郎挾了一塊肘子放進桂夫人碗裡，却對姑娘那邊一笑。

雖然，湯大娘母子與桂夫人母女，雙方圍在桌邊愉快的吃着喝着，偶爾還笑呵呵，但雙方談的話都是不着邊際的話，很顯然，雙方都隱瞞着甚麼。

雙方也明白對方有隱瞞，但誰也不去揭穿，因爲那會掃興的。

半個月了，這還是第一次雙方湊合在一起，總得有分寸的保持着適當的距離。

但不論怎麼說，這一頓飯對於湯十郎而言，眞算是熱鬧不足愉快有餘。

一頓酒菜直吃到天黑，方才散去。

湯大娘與湯十郎相扶着往後面走，過了二廊到後院，湯大娘的嘴巴閉得緊。

湯十郎一手提着殘餚碗盤，他的面上好得意。

他高興之餘還吹起口哨來了。

母子二人走進小廂房，忽見湯大娘回身把門關上，她十分慎重的對兒子，道：「兒啊，我告訴妳，你心中可得有個底呀。」

湯十郎頭一回見他娘這般吃驚，便問道：「娘，你發現甚麼了？」

湯大娘道：「當然是發現甚麼了。」

她叫湯十郎燃上油燈，一邊坐在床沿上，又道：「娘發現她母女二人不對咱們說實話。」

湯十郎一笑，道：「防人之心不可無，娘，咱們不是也有保留嗎？」

湯大娘道：「那位桂夫人身具奇高武功。」

湯十郎吃驚的道：「娘，妳怎麼知道？她……不是得了氣喘病嗎？」

淡然的一笑，湯大娘道：「我試過她的脈象，那是屬於龍騰虎躍奔天庭，氣摧血脈過任督的現象，桂夫人只是不外露，她眞是高人。」

湯十郎驚道：「眞乃出人意料之外。」

湯大娘道：「所幸她們不是仇家。」

湯十郎陷入沉思中了。

他想着，如果桂夫人武功高强，那麼桂姑娘必然不是泛泛之輩，那……她們來此必有另外目的了。

她們不是流浪之人，她們也許就是爲了左家滅門血案而來的。

就好像他與老娘暗中潛住在此地是一樣的目的。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因爲那個指揮血洗左家滿門的人，至今仍不知是何人。

道上不知道，便官家也難倒了。

這樁血案一懸五年多，附近順天府城的人，就沒有人敢在私下談論。

現在，不過半年期間，前後來了四個人，湯家母子與桂家母女。

現在，湯十郎悶不出聲的躺在床上。

湯大娘只嘆了一口氣，便轉身睡了。

* * *

鵝毛似的雪花輕悄悄的從空中飄落，風聲反而小了，甚至似無風，但落雪像有聲音，聲音迴响在人們的心裡，綿密哀鳴，彷彿在幽幽的訴說着甚麼。

陰霾的夜空中呈顯着的是那股子陰冷，這嚴冬的蒼茫與寒瑟，不止以形象的酷冷，更以實際的索然凄涼，傳送在大地上，以及生存在大地上的人們。

如果在這種天氣裡會有人在雪地上奔跑，那麼，這人必然有着十分不平常的事辦。

還眞有，而且是兩個人。

大雪紛飛中，荒野裡冒出這兩個人奔走如風，看上去就宛似兩個幽靈。

兩個一高一矮黑衣人，那矮的在前，高的緊隨在後，刹時間踏雪穿入竹林中，左轉右彎從另一端閃出來。

前面的矮子非別人，「神偷」尹士全是也。

後面的當然是「黑手豹心」張古丁了。

那張古丁雙手各握着一把鋒利尖刀，神情冷傲，尹士全雙手也握着東西，右手一支桃木劍，左手一把短刀，黑棉帽連到脖子上，下褲的綁腿紮得緊。

尹士全爲甚麼帶來一把桃木劍，只因爲他仍然相信左家廢園裡不乾淨，有鬼。

鬼是怕桃木劍的，因爲桃木劍驅邪。

* * *

兩人這是奉命前來對付湯家母子二人的，當然，最要緊的，便是湯十郎懷中藏的那塊玉珮。

此刻，左家廢園裡面何止陰沉，那簡直就像十八層地獄一般酷冷與寂靜，厚厚的一層白雪，反而更加添了氣氛的嚇人。

那「神偷」信邪，因爲他曾遇到過那東西，此番再來，桃木劍擧在臉前。

這二人到了大場邊，尹士全雖然個頭矮，却仍然低頭哈腰學鶴行。

他示意身後的張古丁也學他的樣。

張古丁變了，如今滿面煞氣騰騰，齜牙咧嘴，再也不像「順天當舖」朝奉那種和氣生財的模樣。

二人已經到了圍墻下了，那尹士全拉住張古丁，低着嗓音道：「張兄，如是平常百姓家，弄個玉珮小事一椿，可是……」

張古丁道：「人都來了，還提這些做甚？」

尹士全道：「張兄，我以爲咱們今夜過玄關，生死一念之間呀！」

張古丁道：「眞如你說的那麼嚴重？」

尹士全道：「張兄，你當明白，幹我這一行的，最喜夜間下手，三十年熬出『神偷』之名，可也不是浪得的，但却從來未曾遇見鬼，他娘的，這一回我眞的被嚇破膽了，你想想，我能不怕？」

張古丁道：「可以理解。」

尹士全道：「張兄，我眞的不懂，老爺子爲甚麼一定要得到那塊玉珮。」

張古丁道：「你還不死心？」

尹士全道：「咱這是赴湯蹈火，便死吧，在死之前也要弄個明白吧？」

張古丁道：「操，你變了，變得縮頭縮尾的，那裡像是大名鼎鼎的中原神偷。」

尹士全道：「隨你怎麼說吧，張兄，『順天當舖』裡最名貴的東西有一半是我尹士全送去的，沒一件不比那塊玉珮名貴，但老爺子却叫咱們這時候把玉珮送到他面前，我眞的不懂這是爲甚麼？」

張古丁道：「甚麼時辰了？」

「二更天剛過。」

張古丁道：「好，我把我知道的，猜到的，一股腦兒告訴你。」

尹士全道：「雖死無憾。」

張古丁叱道：「沒那麼嚴重。」

尹士全道：「張兄，休忘了，咱們已有三個殺手失踪了，這……」

張古丁道：「却也沒有証明他們已死。」

尹士全道：「我對他們不表樂觀，張兄，我在洗耳恭聽吶。」

張古丁稍稍思索，背貼圍墻低聲道：「玉珮乃是左家之物，當年老爺子血洗左家，搜了不少金銀，但左家的寶物老爺子是見過的，那眞是十分誘人的寶貝，其中就有那塊精雕鳳珮。」

張古丁思索着，又道：「有鳳珮必有龍珮，那原是一雙十分精緻的上品，當年左太斗在世，就常在腰帶上掛着這雙玉珮見客，老爺子當然認得，只不過那夜血洗左家，却再也找不到這玉珮，而左家珍藏的寶物，也一件不存，更令老爺子非得到此物的，乃是左家被滅門的一年前，左太斗把他的龍雕玉珮差人送往山西，其目的便是以此玉珮爲証物，作爲一雙兒女的訂情信物，老爺子的二公子尙未娶妻，爲了左家留在官府的大片田產，老爺子便有意要他的二兒子娶那尙不知甚麼模樣的女子，事情的大概就是這樣，你懂了吧？」

尹士全道：「那小子不是把玉珮送進當舖嗎？却又爲何再被那小子贖回？」

張古丁道：「也是老爺子的安排，目的是斬草除根，還怕玉珮會跑了？」

尹士全道：「却害得我那夜遇鬼。」

他抬頭看看四下，又道：「張兄，左太斗生前乃忠義門門主，難道他也曾留下甚麼孽根孽苗在山西？」

張古丁道：「風流不是風流人的專利，左太斗只是門主，他不是聖人。」

「那麼，老爺子又如何去找左太斗的孽苗？」

張古丁道：「到了那時候，二少爺身掛雕鳳玉珮，再由老爺子身邊四大金剛相陪，大搖大擺的遍遊山西名城，就不難找到那女人了。」

尹士全點點頭，道：「如此說來，也難怪老爺子決心要奪取這玉珮了。」

張古丁道：「帶玉珮的小子，他爲甚麼要來到此地呀？不正是爲了想尋找他的未婚妻子嗎？」

尹士全道：「對，張兄一席話，我的茅塞頓開，張兄，時辰到了，咱們下手去。」

張古丁點頭又抬頭，「咻」的一聲越過墻，這動作那裡是當舖朝奉。

他像個飛賊。

* * *

天空降雪無聲音，但天空落下人來就不一樣了。

雪地上落人，總會發出輕悄悄的「沙」聲。

只是這麼兩聲「沙」，就足夠驚醒夢中人了。

尹士全自以爲不會出問題，如果不碰見鬼便不懼。

他不從前面躍入左家廢園裡，而改由圍墻外面繞到後院來，便是要避開裡面的「邪物」。

張古丁偏頭往後廳這邊看，尹士全的賊本事施展出來了，只見他似蛇般的貼地一縱兩丈半，一點聲音也沒有，便地上的雪也未碰起半粒來，眞靈巧的身法。

尹士全已站在那間小廂房外面了，而張古丁雙手握刀守在他身後。

尹士全貼耳小門聽，然後擧刀往門縫插着。

於是，圍墻外面有聲音了。

「二位，裡面沒有財寶，裡面睡的是老人家呀。」

站在小門外的張古丁眞玄，頭一偏，「颯」的一聲，人已往發聲地方撞去，便也撩起兩股冷風激盪。

尹士全也不挑門閂了，隨後一躍便站在牆頭上。

張古丁雙刀破空聲，却未見人影在甚麼地方，他剛站定，竹林邊又有人聲傳來。

「竹林子內可遮雪，二位，何不過來。」

張古丁雙刀併擧往竹林邊撲，尹士全則低聲的道：「張兄，小心上當。」

於是，二人併肩站在那人前面了。

「哈，原來是二位呀，禽夜前來，莫非冲着在下？」

這人正是湯十郎。

他發覺來的竟然是「順天當舖」朝奉與那茅棚中的矮子，不由也暗自不解。

張古丁變了，變得很冷傲，變得就像個殺手。

而他，根本就是個大殺手，否則，老爺子是不會把他派來的。

張古丁冷然道：「你果然住在左家廢園。」

湯十郎道：「已經住了半年多了。」

張古丁一楞道：「這麼久？」

湯十郎道：「有甚麼不對？」

張古丁道：「我問你，前幾天，可有人夜裡來過？」

湯十郎當然知道，他還殺過包立人，但他是不會承認這件事的。

不承認的最好辦法，便是裝糊塗。

湯十郎很會裝糊塗。

「有人來過？甚麼人？這兒鬧鬼呀！」

張古丁叱道：「胡說八道，鬧鬼，你還敢住。」

湯十郎指着左家廢園前面道：「前面兩院鬧鬼，後園我沒遇見過。」

尹士全立刻點頭，道：「對，對，對，我就……」

湯十郎眼一瞪，道：「你去過前面？」

尹士全道：「我也遇上那東西。」

湯十郎暗暗咬牙。

張古丁却冷然的道：「大雪夜，咱們不是來談鬼的。」

湯十郎道：「有何指敎？」

張古丁道：「玉珮。」

湯十郎哈哈笑道：「開當舖的，你霸王硬上弓呀，那玉珮我是不會再送當的。」

張古丁擧着雙刀，冷笑道：「不是當，是叫你雙手送過來。」

湯十郎道：「憑甚麼？這是順天府界內，王法所在，你敢行搶？」

張古丁道：「不只搶，也殺人。」

湯十郎道：「只爲一塊玉珮，你也要殺人？」

張古丁道：「就算是吧。」

湯十郎道：「這光景，就算我把玉珮雙手奉上，你們仍然不會放過我了？」

張古丁坦白的道：「也包括你娘在內。」

湯十郎道：「我想，你們一定受人指使，在這大風雪夜裡前來殺人。」

張古丁嘿然，道：「你去猜吧。」

湯十郎緊問一句，道：「這人是誰？」

張古丁仍然一句，「你去猜吧。」

尹士全緊接一句，道：「就不信你小子沒遇見鬼。」

湯十郎道：「鬼有甚麼好怕的？你不以爲人比鬼可怕多了？」

尹士全嘿嘿道：「所以你寧與鬼爲伍。」

湯十郎道：「你等與鬼何異。」

張古丁倏然彈身，口中厲叱：「殺！」

就在張古丁發刀同時，尹士全貼地平飛，右手短刀十七次交相平削，傳來「咻」聲窒人。

湯十郎未見晃動，他人已斜在右方兩丈外，便也神奥的抖出兩道勁芒。

「哦！」

「啊！」

張古丁雙刀抛空，拚命的抱住一根巨竹不即倒下，他的左邊頸上幾乎貫穿着一支不足尺長利箭。

這位江湖上「黑手豹心」，雙目幾乎憋出眼眶外，那是他很難相信眼前

的事實。

「神偷」尹士全的背上一箭穿心，他雙手撐在雪地上很想站起來，但他掙扎了一下，又無力的爬下去。

張古丁拚力戟指湯十郎，道：「你……你……是……誰……」

湯十郎淡然的站着不開口！

尹士全爬在雪上也叫：「你……就是……鬼……」

湯十郎仍然不回答！

他不必同快死的人計較甚麼！

他內心中却很激動，因爲他就是爲報仇而來的！

緩緩的，就在張古丁與尹士全二人不再稍動的時候，湯十郎走過去，他拔出他袖中射出的箭！

他走了，只等大雪把這兩具屍體覆蓋了！

湯十郎走進小廂房，他剛把門再關上，湯大娘已問他，道：「甚麼人？」

「開當鋪的與一個矮子！」

「收拾了？」

「是的，娘，他們爲玉珮，也要殺咱們。」

「可惡！」

突然，湯十郎拔身去開門！

湯大娘道：「怎麼了？」

湯十郎道：「娘，你先睡，我出去看看！」

湯大娘道：「看甚麼？」

湯十郎又拉開門了！

他低聲的，但很有力的道：「屍體！」

湯大娘道：「屍體怎麼樣，等天明你去處理掉，不就沒事了？」

湯十郎道：「屍體會失踪的呀！」

說着，他拔身而去，躍過了圍牆便又落在荒野的雪地上，十幾個起落間，便到了竹林旁，他……

湯十郎楞住了，因爲地上已不見屍體，這才多久，屍體不可能會被埋在雪裡！

湯十郎仍然在地上扒，地上除了雪，甚麼也沒有。

他怔怔的抬頭往竹林中看！

那灰濛濛與陰暗的竹林中，靜得嚇人！

「這是誰？他爲甚麼要把死人抱走？難道死人也有利用的價值？」

湯十郎心中奇怪，天底下的怪誕事情，果然是無奇不有，令人吃驚！

他緩緩的往回走，他也四下裡看，因爲他相信，屍體絕對不會在太遠。

他更相信，屍體一定就在左家廢園附近某一個地方！

湯十郎越過牆，他失望的又推開小廂門！

湯大娘道：「十郎，屍體怎麼樣了？」

湯十郎回身掩門，道：「屍體又失踪了！」

「又……失踪？難道上一次……」

「是的，娘，上一回我搏殺一個大漢，轉眼之間，屍體便不見了！」

「所以你剛才匆忙的去查看！」

「是的，娘，可惜去晚了！」

湯大娘道：「奇怪，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湯十郎道：「娘，我猜不到！」

湯大娘道：「十郎呀，你別急，此事剛開端，熱鬧在後面，早晚咱們會發現，到底是何人在暗中弄詭！」

湯十郎道：「娘，咱們仍然裝不見，我想到前面桂姑娘那兒。」

湯大娘道：「以娘看，她母女必然也是爲了左家的事情才趕來的，巧的是同咱們碰上了！」

湯十郎道：「娘肯定她們與咱們是同路人？」

湯大娘道：「多觀察，少講話，萬一是敵人派來的，我母子二人就上當了！」

湯十郎道：「娘多心了。」

湯大娘道：「多心比少心好，江湖路遠，步步是險，戒愼恐懼，古之明訓！」

湯十郎道：「娘，兒知道了，睡吧！」

他怎麼睡得着？

如果前面母女是仇家派來的人，那該是多麼可悲的事情啊！

湯十郎囑告着，千萬不要。

只不過湯十郎內心不平靜，直至天快亮了才睡着！

＊　＊　＊

這一場大雪終於停了！

大雪下了足足五天半，路上積雪二尺半那麼深！

湯十郎拉開蓋子看米缸，米已快用光了，便油鹽也要再添購，更要緊的還是火爐子燒的炭，還有他娘湯大娘喜歡喝幾杯高粱酒！這些都等着湯十郎添購！

吃過早飯，湯十郎匆匆的走到前院門樓下，桂姑娘攏着秀髮走出來！

「桂姑娘，早……」

「早，湯公子，你提着袋子揹上搭褳，莫非要進城？」

「是呀，糧食快吃光了，還有使用的，我問問，妳們需要些甚麼，我一齊辦回來！」

門裡面，桂夫人也開口道：「進來吧，湯公子！」

湯十郎聞叫，立刻與桂姑娘走進去！

「伯母，我這就進城去了，伯母需要甚麼，盡管吩咐我去辦！」

桂夫人道：「我們欠缺銀子，再叫你花費，太……過意不去了！」

湯十郎道：「這是見外了，伯母，銀子我有很多！」

桂夫人道：「湯公子，我們只有留待以後回報了！」

湯十郎道：「伯母，我汗顏，別再說些客氣話了！」

桂夫人道：「那麼，你若方便，買

回半斤人參，我這身子需要補一補了！」

湯十郎道：「眞簡單啦，我買一斤老山人參，別的我不懂，人參我打小時候就常服用！」

桂姑娘道：「你家在關外，關外出人參呀！」

就這樣，湯十郎很高興的走了！

他臨去，對桂姑娘道：「早飯就煩姑娘做了。」

他低笑一下，又道：「我娘很喜歡妳做的飯，她至今還未忘。」

桂姑娘淺淺一笑，道：「你去吧，我到後面去做飯！」

湯十郎伸手，他想去拉拉桂姑娘，不料桂姑娘柳腰一扭便走了。

湯十郎躍過墻，外面的雪很深，幾乎到他膝頭上了！他拔腿，提氣，突然雙臂箕張，身子疾飛而射，再看他的雙足，只不過踏入雪中半尺深。

湯十郎雖然踏雪「有」痕，但他的輕功足以列在一流高手之林了！

＊　＊　＊

湯十郎經過草棚的時候，草棚是關着的，而且關得很緊！

他沒有去推門，他繼續的往前走。

當他過了木橋走不過一里半，迎面一個老者擧着一個鳥籠走過來了！

那老者口中不斷的學鳥叫，叫得也還不錯。

湯十郎聽了暗暗點頭不已。

忽然，那老者指着走來的湯十郎，道：「啊哈，原來你在這兒呀，找你好久了！」

湯十郎一怔，忽想，這不是「輸」我一百兩銀子的那位神秘老者嗎？

他也笑着迎上去，道：「你老找我？莫非你想要回你的一百兩銀子？」

老者笑叱道：「胡說，我不是對你說過嗎？我有花用不完的銀子呀！」

湯十郎道：「那麼，你找我幹甚麼？」

老者抬着籠中鳥，道：「找你打賭呀！」

湯十郎笑笑，道：「莫非又想送我一百兩銀子？」

老者撫髯笑道：「眞聰明，不過，你敢嗎？」

湯十郎道：「不是不敢，是不忍！」

老者面皮一緊，道：「怎麼說？」

湯十郎道：「你偌大年紀，賺錢不易，我怎忍心再把你的銀子贏入我的口袋，所以我不忍！」

老者道：「年輕人，你怎麼又忘了，我曾對你說過，我有用不盡的銀子呀！」

湯十郎道：「銀子雖多，奈何我不動心！」

老者道：「你太過份了！」

湯十郎道：「我怎麼過份了？」

老者道：「我輸你一百兩銀子，你應該給我一次撈回本的機會吧，爲何贏了就不來了？」

湯十郎道：「這麼說來，你仍然想贏在下了？」

老者道：「我是有此心。」

他指着鳥籠，又道：「今天我賭的是我來馭鳥，你看我馭鳥的方法，同你的一般樣，若是馭不了，老夫拋下一百兩銀子，掉頭走人！」

他斜着眼睛看湯十郎，道：「怎麼樣，敢來嗎？」

湯十郎心中冷笑。

天底下那有眞能馭鳥的，我只不過在用「氣功指」稍爲暗中撥弄鳥兒罷了！

他見老者以挑逗之心撥弄他，不由犯了年輕人好勝之心，倒要看這老者如何馭鳥！

湯十郎冷然點頭，道：「好，就賭你如何馭鳥。」

老者哈哈笑了，擧着鳥籠，學着湯十郎馭鳥模樣，併起右手食中二指，撮唇吹着鳥聲，指頭撥弄着，這才對湯十郎，道：「你老弟看我的，我先叫這鳥兒跌下木樑來！」

說着，他一面吹口哨，一面併指在籠外撥弄，只可惜那鳥兒一動也不動！

鳥兒甚至也不叫了。

老者撥弄一陣，雙目一瞪，叱着籠中鳥兒，道：「怎的不聽老夫指揮了？」

湯十郎哈哈笑了！

老者道：「輸了，輸了，只不過，年輕人呀，你雖然贏了，可否爲老夫表演一次，如何？」

湯十郎接過鳥籠，笑道：「你又買了一隻畫眉鳥！」

老者道：「令我輸銀子的鳥兒，還養他做甚麼？」

湯十郎道：「這麼說，你這隻鳥又不打算要了？」

老者道：「是呀！」

他撫髯笑笑，又道：「可記得上次嗎？那隻鳥會人語，他告訴你有鬼了嗎？」

湯十郎笑笑，道：「我不養鳥，我自顧不暇，所以我放生了。」

老者道：「眞可惜！」

於是湯十郎併指又去撥弄籠中鳥兒，那鳥兒果然又被他撥弄得東倒西歪。

忽然，老者出掌，掌風拍向鳥籠，只見那鳥兒「吱」的一聲幾乎窒息而死！

湯十郎立刻覺出一股罡風逼來，「氣功指」不由得貫足十成眞力迎上去。

「嘶嘶」之聲起處，老者忽然收掌，隨手取出一袋銀子拋在地上，道：「行，你又贏了，一百兩銀子是你的了，哈哈……」

湯十郎並不去注意銀子，他忙伸手啓開鳥籠，把那隻畫眉鳥兒取在手中，只見鳥兒已奄奄一息！（未完．七）

上文提要： 伍奎進來報告，捉了四十來歲的漢子，程明山、荊一鳳跟踪至假山上弄開機關，荊一鳳把風，程明山直下地室，無意中救出阮清音，她是來跟踪偵察被擒，囚在密室，幸程明山及時來到，不致被汚辱，二人正想找路退出，晏長江出現，程明山先將他制服，挾持他帶去找被困住的荊一鳳，她因循假山口下去尋找程明山，觸動機關跌入網內，晏長江假意引路，反將石門關起……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方玉・文／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私設地下監牢　囚禁各派高手

這間石室，略呈長方，隨着他手指之處看去，裏首果然有一道黑黝黝的門戶。

晏長江依然走在前面，在走到石門之時，伸手在壁上按了兩下，突然脚尖一點，縱身朝門外穿射出去。

程明山立時警覺，探手朝他背心抓去，但已慢了一步，晏長江身形堪堪穿出，兩道石門很快就闔攏。

程明山怒聲道：「這賊子果然狡獪！」

耳中聽到「砰」然輕響，脚下也同時一虛，身子往下跌墮下去。

原來這間石室的地下，全舖着翻板，只要這門戶一關，翻板就會往下落去。

程明山發覺不對，急忙探手抓住了阮清音的玉臂，攔腰抱住，這一遲延，再待騰空而起，已是不及，只得順勢下落了兩丈左右，才再一吸氣，施展「雲龍三折身法」，身子在空中橫飛而出，一面凝足目力朝下看去。

這是一個略呈方形的石窟窿，下面四角有四根兒臂粗的鐵索，兜着一張大鐵網，網中綴着許多小鋼鈎，只要一落入網中，就會被鋼鈎鈎住，絲毫動彈不得了。

程明山仗着自己練的是崑崙派特殊身法「雲龍三折」，可以在空中轉折迴翔，但一個人終究不是飛鳥，何況他手中還攬着一個人，重量增加了，自然更無法支持得多久，目光一瞥之下，身形又再有下落之勢。

他趕緊又吸了口氣，然後輕輕落到繩索之上。

阮清音被他攬腰緊緊摟住，兩人胸脯相貼，一個人像騰雲駕霧一般，也不知道落在甚麼地方，這時但覺程明山身子站停下來，還當落到地上了，要待用脚尖去點地面，那知又點了個空(程明山只是足尖點在繩索上，她被程明山攬着腰，脚下自然是凌空的了)，不覺低聲道：「弟弟……」

吹氣如蘭，就在他耳邊叫着。

程明山急忙回頭道：「姐姐……」

他這一回頭，嘴唇就吻到她潤滑如脂的臉頰上。

他方才兩人雙雙跌下之時，還沒感覺甚麼，這一站停下來，就發覺自己和她身子貼得很緊。

不，尤其這下吻在她臉上，一顆心不由驀地狂跳不止。

阮清音被他吻在臉上，心頭小鹿同樣跳得好猛，口中也發出一聲迷糊的輕「嗯」，不自覺的偏下了頭。

這一偏頭，身子自然也動了一下，兩個人就幾乎傾跌下去。

程明山吃了一驚，急忙足尖用力站住，一面輕聲道：「姐姐動不得！」

阮清音只得和他臉頰兒相貼，心裏雖然感到有些羞澀，但也覺得貼在他身上，有着一種說不出的舒適和安全，一面低聲道：「你沒落到地上麼？」

程明山道：「下面張着一層網，我們此刻在繩索上，下面太黑了，看不清情形，小弟原想叫姐姐站穩了，我下去看看的，沒想到碰到姐姐臉上了。」

他不解說還好，這一解說，阮清音更覺不好意思，幽幽的道：「不要緊。」

程明山道：「這裡很黑，姐姐看得到麼？」

阮清音道：「我練過夜視，不太遠，還可看得見。」

程明山緩緩轉動身子，一面低聲道：「姐姐用脚尖試探着站穩了。」

阮清音道：「好，我站着了，你放手吧。」

程明山放開攬在她纖腰上的手，兩個身子分開了，他忽然覺得失去了溫馨，心裏感覺有些依戀，一面低聲道：「姐姐站穩了，小弟下去看看。」

阮清音舉手掠掠鬢髮，低聲道：「這根繩很粗，我會站穩的，只是弟弟下去要小心點。」

程明山道：「姐姐只管放心，小弟會小心的。」

說完，雙足一點，嘶的一聲，往下飄飛而下。

從繩索下去，到地面約莫有五六丈距離，下面是高低不平的亂石沙礫，四周都是用石塊砌成的石壁，並無出路。

這就使了一式「旱地拔葱」，又縱身直拔而起，回到繩索上。

阮清音問道：「下面是甚麼呢？」

程明山道：「下去約有五六丈高，下面四面石壁，並無出路。」

阮清音想了想道：「下面自然沒有出路了，只是我們如果跌下網中，他們一定會把網收上去的，我們只要等他們收網之時，才是唯一的出路了。」

說到這裏，忽然輕哦一聲道：「是了，如果我們跌入網中，這張網上很可能裝有警鈴，他們聽到鈴聲，就會收網，啊，有了，弟弟，我跳進網去，你等他們收網，我們不就可以出去了麼？」

程明山道：「那怎麼成，網上裝着許多小鋼鈎，姐姐身上，不被鈎破了麼？」

阮清音聽他關心自己，心頭覺得甜甜的，低聲道：「這叫做不入網罟，不能脫身呀！弟弟，我們就這麼辦！」

程明山急忙伸手拉着她的手，一面說道：「姐姐慢點！」

阮清音任由他拉住了手，沒有縮回去，悄聲道：「只有我投入網中，我們方能脫困呀！」

入握柔荑軟似綿，程明山捨不得放手，突然心頭一動，說道：「姐姐，有了，下面有許多石塊，我們下去，揀些較大的石塊投入網中，不就一樣麼？」

阮清音喜道：「弟弟，你怎不早說？」

程明山道：「姐姐又沒問我，我也是剛才才想到的呀！」

阮清音輕輕縮回手去，說道：「那我們快下去了。」

兩人一起飄身落地，各自揀了一塊二十來斤重的石塊，奮力往空中投去。

兩塊大石落到網中，果然聽到一陣隱隱的鈴聲。

程明山大喜道：「姐姐，你眞聰明，果然給你猜到了。」

阮清音粉臉一紅，輕笑道：「才沒有呢！」接着忙道：「他們聽到鈴聲，就會收網了，我們快上去了。」

於是兩人又縱身躍起，縱上繩索，靜悄悄的等着。

過了不多一會，只聽底下有重物搬動之聲，接着石壁上有燈光射了出來。

程明山低聲道：「他們會在下面。」

阮清音道：「那我們就下去咯！」

「不急，」程明山道：「等他們出來了再下去不遲。」

兩人說話之時，下面已露出一個大圓洞來，燈光就是從那圓洞中射出來的。

接着只見一個高大人影，躬着身從圓洞中跨出，口中洪聲道：「老六，可以放繩了。」

接着但聽一陣轆轆之聲，鐵網慢慢往下沉去。

程明山低聲道：「我們該下去了。」

兩人同時雙足一點，凌空往下撲去。

那高大人影爲人機警，口中「咦」了一聲，身形一側，待得程明山要落未落，雙手突發，十道指風，閃電襲到。

但他沒想到阮清音右手持着長劍，身子還未落地，揮手一劍，朝高大人影劈去。

程明山看得一急，叫道：「姐姐不可傷他性命！」

劍光一閃，血光乍見，高大人影一條右臂已被劍光截斷，痛得「哇」的叫了出來，一手掩着斷臂，急急要從石窟中退去。

阮清音回眸一笑道：「你怕我喪了他性命，我會連這點分寸都沒有麼？」

程明山右手也提着項崑的那柄紅毛刀，左手朝前一拂，笑道：「你慢點走。」

一下就制住了那個高大漢子，右脚跨上一步，左手連點了他肩臂兩處穴道，替他止住了血，刀尖在他背脊上一指，說道：「現在你走在前面帶路，若是想要半點花樣，那就莫怪我一刀給你穿心。」

高大漢子在刀尖威脅下，只得彎着腰跨進圓洞。

圓洞裡面，是一條還算寬敞的走道，邊上有兩個絞盤，此刻正有兩個

黑衣漢子站在左邊一個絞盤邊上，看到高大漢子右臂已斷，鮮血濕了大片衣衫，身後還跟着走進程明山來，兩人齊齊一驚，正待抬手掣刀。

程明山喝道：「你們動一動，他先沒命了。」

高大漢子也喝道：「你們不許胡來。」

兩個黑衣漢子果然不敢蠢動。

阮清音笑道：「他們敢動，那是自己不要命了。」

話聲出口，左手舒展如蘭，左右拂出，點了兩人穴道。

程明山業已看出這高大漢子，是這三人的頭目，因此腳下一停，收起了刀，說道：「朋友，要想活命，就老老實實的答話。」

高大漢子道：「你們究竟是那裏來的，要做甚麼？」

「我還沒有問你，你倒先問起我來了。」程明山朝他一笑，手中紅毛刀一舉，說道：「你總認識這柄刀吧，你們項副總鏢頭和黃河二鬼都被在下制住了，憑你還不配問我姓名，咱們下來是救人的，你老實回答，我可饒你不死。」

高大漢子道：「我若洩漏機密，這條命也保不住了。」

「那可是以後的事。」程明山笑道：「若是現在不說，那就當場沒命了。」

高大漢子道：「你們要問甚麼？」

程明山道：「你們這裏有幾個人？」

高大漢子道：「就是咱們三個。」

程明山道：「你是三人中的頭目？」

高大漢子道：「你救的就是從翻板跌下來的人，對麼？」

「是的。」

高大漢子道：「因爲在下是鷹爪門的人，精擅點穴，被鐵網縛住的人，必須先制住穴道，再解開身上鋼鈎的，所以奉派在這裏擔任管事的。」

程明山道：「那假山翻板跌下來的人呢？」

高大漢子轉了個身，呶呶嘴道：「那張鐵網就在對面，絞盤是右邊一個，只要移開對面壁下一方大石，轉動絞盤，就可以放下來了。」

程明山道：「我是問你剛才從翻板上跌下來的人呢？」

高大漢子道：「咱們聽到鈴聲，就去放網逮人，方才逮到的是一個青衫少年。」

「不錯。」程明山問道：「他人呢？」

高大漢子道：「押到囚房裏去了。」

程明山問道：「囚房在那裏？」

高大漢子道：「那不是在下管的。」

程明山道：「那是甚麼人管的？」

高大漢子道：「那是杜管事管的，咱們逮住了人，就往他那邊送。」

「好。」程明山道：「囚房在那裏？」

高大漢子道：「就在前面。」

程明山道：「你帶路。」

高大漢子不敢違拗，只得邁步往前走去。

走道盡頭，已是一堵石壁，但可以看得出石壁下有一個窟窿的痕迹，只是石頭砌得甚是平整。

高大漢子足下一停，說道：「這裏的石壁門戶是要在裏面開的。」

程明山點頭道：「我知道，你送人來總有記號吧？」

高大漢子一抬頭道：「壁上有一條繩，拉動繩子，裏面鈴聲響了，他們就會搬開大石。」

他被制住穴道，左手無法抬動，是以只好抬目示意。

程明山道：「要拉幾下？」

高大漢子有些遲疑。

阮清音道：「你說的若是警告，我就給你一劍。」

高大漢子無可奈何的道：「兩下。」

程明山道：「裏面一共有幾個人？」

高大漢子道：「也是三個。」

程明山沒有再問，伸手拉了兩下繩子。

阮清音揮手一劍，高大漢子哼都沒哼，一顆腦袋就搬了家。

程明山道：「姐姐怎麼殺了他呢？」

阮清音道：「昨天我也是從翻板上跌下來的，殺了他稍洩我心頭之憤。」

話聲方落，只聽石壁下面傳出一陣重物移動之聲，一方大石緩緩移開。

程明山當先一躬身跨了進去。

裏面搬大石的兩個黑衣漢子口中方「咦」出聲，程明山左手往兩邊一拂，就已把兩人制住。

另一個穿青衣的瘦高漢子大概就是杜管事了，他本來站在中間，看到程明山，迅快抽出一柄劍來，刷的一聲，迎面刺到。

「杜管事居然會使劍！」

程明山右手紅毛刀輕輕往他刺來的劍上一壓，又跨了一步。

他跨前一步，阮清音才能躬身跨入。

杜管事一下被程明山壓住了劍，竟然就像被吸住了一般，抽不回去，心頭一驚，急忙往後就退，左手一抬，袖中生似握住了甚麼，正待舉手。

刷！阮清音芙蓉劍青光一閃，已把他一隻左腕削了下來。

杜管事痛得悶哼一聲，右手長劍也「噹」然墮地。

程明山左手一揮，先制住了他穴道，然後又飛快的點出兩指，給他止血。

阮清音回過身，埋怨的道：「弟弟，你可以出手就制住他穴道了，爲甚麼要冒險呢？」

程明山道：「小弟那裏冒險了？」

阮清音長劍一撥，從杜管事被削斷的半隻手腕中，撥出一支黑黝黝的鐵筒，俯身拾起，說道：「你看，這是甚麼？」

程明山一怔道：「會是暗器？」

「誰說不是？」阮清音撇撇嘴道：「這是江湖上最霸道的黃蜂針，一發就是七十二支，就算你練成護身眞氣，也一樣會被他射穿。」

程明山道：「姐姐如何會發現的呢？」

「你呀，武功固然不錯！」阮清音朝他深深的看了一眼，淺笑道：「江湖經驗可得跟姐姐學學呢！」

程明山道：「小弟是要姐姐教我咯！」

阮清音嗤的一聲輕笑，粉臉兒微微一紅，說道：「你想想就知道了，囚在這裏的人，都是自信武功過得去的人，才敢來探雙環鏢局，才會從翻板上跌下來，如論武功，杜管事自然比項崑要差，萬一發生事故，憑杜管事就無法應付，因此他一定有一件可以制勝的東西，才能應付得了。」她口氣微頓，續道：「他被派到這裏來，也一定是晏長江的心腹，晏長江也一定會授權他，遇有緊急事故，他可以有生殺之權。」

程明山點頭道：「姐姐說得是。」

阮清音又道：「你壓住他長劍，他身往後退，左手籠在袖中，已經舉了起來，那就是說，他袖中一定有可以制勝的霸道暗器了。」

程明山聽得大爲欽佩，說道：「姐姐眞是心細如髮，小弟謹受教矣！」

阮清音飛紅雙頰，嗤的笑道：「你呀，只有一張嘴甜，心可粗得很！」

程明山看她笑得嫵媚動人，不禁心頭一蕩，暗道：「這位阮姐姐比荆妹妹，眞是春花秋月，各具嬌美。」

他痴痴望着她，不，想起方才替她解繩索的情景，若不是邊上有人，像這樣芙蓉如臉，紅菱如唇，嬌美如花的模樣，眞恨不得擁着她吻上一個長吻！

阮清音看他痴痴的望着自己，半晌沒有作聲，自然也感覺得到，就是感覺不到，他那雙水汪汪的桃花眼也告訴她了，他在想着甚麼，不禁粉臉發赧，白了他一眼，輕啐道：「弟弟，你在想甚麼呢？」

程明山被她問得俊臉驟紅，囁嚅道：「沒……沒有，小弟是在……想……要是沒有姐姐在場，準會中了他的暗算。」

「你在說謊！」阮清音輕輕撇了下櫻唇，嫣然笑道：「好啦，你可以問他話了。」

她把針筒收入隨身革囊之中。

程明山左手拍開杜管事的穴道，右手紅毛刀也隨着擱到他的脖子上，目光一注，冷冷問道：「姓杜的，你想死還是想活？」

杜管事左腕已被削斷，他平日視作護身符的針筒也被搜去了，對方手中這柄刀，正是項副總鏢頭的紅毛寶刀，據說紅毛寶刀殺人不見血，他感到脖子上涼冰冰的，只要自己稍微動一下，就可能割斷血管。

他伸着頸項，一點也不敢稍動，一面說道：「好死不如惡活，好漢請高抬貴手。」

「你想活也不難，」程明山道：「只要你肯和我合作就行。」

「好漢要在下如何合作？」杜管事道：「你先把刀拿開了，在下一定遵命！」

「好！」程明山果然收起了刀，一面問道：「你管的是囚房，這裏一共有幾間石室？有多少人被囚在這裏？」

杜管事道：「這裏一共有八間囚房，被囚禁的有十幾個人。」

阮清音一怔道：「有這麼多人？」

程明山問道：「剛才掉下翻板，送來的人呢？你把他關在那裏？」

杜管事道：「剛才送進來的，一共有兩個人，不知你問的是那一個？」

程明山暗哦一聲，忖道：「兩人中，一個是荆一鳳，一個定是剛才在前進被擒的那人了。」心念一動，這就問道：「這兩人囚在那裏？」

杜管事道：「這兩人都囚禁在八號囚房之中。」

程明山道：「好，你先帶我們到八號囚房去。」

杜管事不敢違拗，只得走在前面，領着兩人朝一條橫的岔道上走去。

入口處，只是一條三五步遠近的短廊，前面就是一條橫的岔道了。程明山、阮清音跟在他身後，向左轉彎，這左首一條走廊兩邊，果然各有四個門戶，都用厚重的鐵門，加上了一把大鐵鎖。

程明山心中暗自忖道：「他說被囚禁在這裏的有十幾個人，不知是些甚麼人？反正今天都得把他們放出去。」

杜管事一直把兩人領到最後一間，才腳下一停，從身邊取出一串鑰匙，打開鐵鎖，一手推啓鐵門，走了進去。

程明山很快跟着走入，杜管事從身邊取出一個火摺子，點燃了入門處的一盞油燈。

這間石室略呈長方，左右石壁間，各有一個人被鐵鍊鎖着手腳。

燈光一亮，右首那人看到進來的是程明山，口中連聲「唔」了起來。

程明山也看到了，被鎖在右首石壁下的，正是荆一鳳，敢情她口中還被塞着棉絮，作聲不得，這就忙道：「兄弟別急！」一面朝杜管事道：「你先去把我兄弟放了。」

杜管事走近過去，取出鑰匙，替荆一鳳打開了手上和脚上的鎖鍊。

荆一鳳伸手從口中挖出一大團棉

架，喜道：「大哥，你怎麼進來的？」一邊回頭道：「咦，她不是阮姑娘麼？」

阮清音不認得荊一鳳，問道：「弟弟，這位是誰呢？」

程明山以「傳音入密」說道：「她就是荊一鳳，現在易了容，叫做成一飛。」一面含笑道：「他就是我兄弟一飛。」

口中說着，已舉步走向左首石壁，只見被鎖着的是一個四十來歲臉色白晰的中年漢子。

程明山回頭朝杜管事道：「你把這位兄台的鐵鍊也打開吧！」

杜管事只得依言打開鎖鍊。

那漢子伸手從口中挖出一個棉絮，就朝程明山拱拱手道：「在下王維能，多蒙兄台相救，不知兄台尊姓大名，如何稱呼？」

「在下成一明。」程明山連忙還禮道：「王兄是今晚來探雙環鏢局被擒的了？只不知王兄是那一門派的高弟？」

「說來慚愧，」王維能臉上一紅，說道：「在下是八卦門下。」

程明山喜道：「貴門的劉傳義(劉二痲子)是在下好友。」

王維能喜道：「劉二哥是在下二師兄，這麼說，咱們就更不是外人了。」

程明山又替他引見了姐姐阮清音和兄弟成一飛，一面朝杜管事道：「你現在隨我們出去，把其餘七間石室中被囚的人，都打開鐵鎖，放他們出來。」

杜管事遲疑了一下，望望程明山，爲難的道：「成大俠，在下打開了鐵門也沒用……」

程明山問道：「你此話怎說？」

「因爲……」杜管事吞吞吐吐的道：「這些人都在冬眠之中。」

「冬眠？」程明山道：「甚麼叫冬眠？」

杜管事道：「在下也不清楚，這些人送來之時，就是昏睡着的，任你怎麼翻動，也不會醒來。」

阮清音道：「他們一直沒醒過麼？」

杜管事道：「沒有。」

荊一鳳問道：「他們也不吃東西？」

杜管事道：「不吃，從運來那天起，就是昏睡着沒有醒過。」

王維能道：「你領我們去看看。」

程明山問道：「那是些甚麼人？」

杜管事道：「在下也不清楚，從搬運進來之後，在下從沒去看過他們，有一批是今天下午才運進來的。」

他一面說話，一面當先走到第七號囚房，打開了鐵門，點起油燈。

程明山要阮清音、荊一鳳二人留在門外，自己和王維能二人跟着走入。

這間石室之中，躺卧着四個人，王維能目光一注，駭然道：「會是掌門人？」

他出身八卦門，口中的掌門人，自然是封自清了。

這話聽得程明山不禁一怔，凝目看去，這四個人中，他認識的只有兩個，但看到這兩個人，心頭更是大吃一驚。

因爲這兩個人，正是祝賀菩薩華誕，趕到九里堡去的「貴賓」之二——白鶴觀天鳴道長，和九宮竹逸先生是也。

另外兩個，一個是道裝老人，王維能已俯下身去，正在探視他的心口，不用說是這自是八卦門的掌門人封自清了。

另一個俗家裝束的老人，不知是誰。

程明山心頭十分驚凜，急忙回身叫道：「阮姐姐，你快來一下。」

阮清音聽到他的喊聲，急忙一手按着劍柄，匆匆掠入，問道：「弟弟，這裏發生了甚麼事？」

程明山伸手一指，說道：「你認不認識這位老人家是誰？」

阮清音吃驚道：「他就是形意門的掌門人祝南山，咦，這是天鳴道長、竹逸先生和封掌門人。」

程明山道：「他們都睡得很熟，你看怎麼辦？」

阮清音沉吟道：「雙環鏢局果然有着極大陰謀……」

王維能俯着身子，在封自清身上推拍了一陣，封自清依然沉睡如故，一動未動。

阮清音道：「王兄不用再費氣力了，這四位前輩只怕是被他們動了手脚，並非眞的睡熟。」

王維能搓着手道：「這該怎麼辦？」

阮清音道：「他們把沉睡叫做『冬眠』，那一定是下了甚麼藥物所致，只有取到解藥，才能把這四位救醒。」

王維能道：「家師因二師兄失踪，懷疑人在雙環鏢局之中，才命在下暗中查探，沒想到他們居然把敝門掌門人也劫持來了。」

程明山道：「此事只怕並不單純是貴門的事，目前只有先設法取到解藥，把他們救醒了再說。」

阮清音道：「弟弟，據我看這座石室囚房之中，被囚禁的只怕不止是這四位呢，事不宜遲，我們先查看過其他幾間石室，再作計較。」

程明山點頭道：「姐姐說得極是，王兄，我們先去其他幾間石室查看了再作道理。」

於是一行三人迅快退出第七號囚房，再由杜管事打開第六號囚房，裏面是四個灰衲僧人，再打開第五號囚房，裏面也是四個灰衲僧人，從他們服飾看來，似是少林寺的僧侶。

再打開四號囚房，裏面只躺着一個人，那是一個身穿黃色僧袍的老和尚。

程明山目光一注，不由得駭然道

：「是慧通大師！」

慧通大師是武林中人視爲泰山北斗的少林寺方丈。

這下，連阮清音也看得心頭大感震驚，雙環鏢局竟然敢動少林方丈。

也由此可見方才那八個灰衲僧人，是隨侍慧通大師來的弟子了。

八間石室只看了五間，已有此驚人發現，其餘三間囚禁的人，自然也是武林知名人物無疑了。

程明山道：「我們快走，再去看看其他三間。」

杜管事道：「回成大俠，一至三號囚房，裏面並沒有人。」

程明山道：「沒有人，你也去把鐵鎖打開了。」

杜管事不敢違拗，只得把鐵門一一打開了。

程明山、王維能逐間看過，杜管事說得倒是不假，其餘三間之中，果然全是空的。

退出石室，程明山攢着眉道：「目前，慧通大師和封掌門人等人，全都沉睡未醒，雙環鏢局的人雖然還不知道我們已經脫困，但憑我們四個人也無法把這些人救出去。」

阮清音道：「目前，我們尚在地室之中，最主要的一點，雙環鏢局必然已有嚴密戒備，我們必須突圍而出。」

程明山道：「這些人呢？」

阮清音一笑道：「我們出去了，才能救人，如果我們也被人家留下來了，還談得上救人麼？」她不待程明山開口，接着道：「我們眼下一共只有四個人，如果現在就打算把人救出去，萬一遇上强敵，我們是不是放下人不管呢？那時不就反而誤事麼？」

荊一鳳問道：「依姐姐之見，該怎麼辦呢？」

阮清音淡淡一笑道：「我們先把這幾間石室依然鎖上了，只把第八號囚房的門打開，這樣我們突圍而出，他們發現了，也只當我們脅迫杜管事，只打開八號囚房救人，杜管事自然也不敢說他打開過其他石室的了。」

杜管事忙道：「在下若是說了，那還有命？」

「好！」阮清音道：「那你快去把其餘的七間鐵門鎖上了。」

杜管事奉命出動，趕緊把七間囚房的鐵門鎖上。

阮清音秋波盈盈一顧，嫣然道：「現在我們可以走啦！」接着叫道：「杜管事。」

杜管事連忙應道：「姑娘還有甚麼吩咐？」

阮清音道：「現在你該老實說出咱們該如何上去的路徑了。」

杜管事道：「四位請隨我來。」

他引着四人，退出甬道，又回到入口處，然後脚下一停，指指左首三間門戶，說道：「這裏是三間石室，第一間是他們的卧室(指他手下兩個黑衣漢)，第三間是在下的卧室，這中間一間是休息室，有一道門戶通往上面。」

程明山道：「好，你先進去。」

杜管事領先走入中間石室，程明山緊隨他身後，隨時準備出手制住他身後穴道。

其餘三人，也迅快的跟了進來。

這間石室，地方相當寬敞，還放着兩排椅几，果然是一間休息室。

杜管事一指中間石壁，說道：「門戶就在這裏，上面有人下來，按動門鈴，由裏面才能開啓。」

石壁右首，果然有一個小鈴。

程明山問道：「裏面如何開法？」

杜管事走近石壁右首，彎下身，指指一塊方型的石塊，說道：「這石塊要雙手才能搬動，在下只剩了一隻手，已經無法搬開了。」

程明山怕他使鬼，哼道：「你若有半句虛言，在下就斫下你的腦袋來。」

杜管事道：「在下說的句句都是眞話。」

程明山道：「搬開石塊之後呢？」

杜管事道：「裏面有一個絞盤，轉動絞盤，石門就會自動開啓了。」

程明山問道：「石門外面呢？」

杜管事道：「外面有一道石級，上去是一間小石室，這間石室中安裝了翻板，必須先定住翻板，才可無事，那裏有兩道門戶，一道開出去，就是項副總管住的那一排石室，另一道門戶，上去就是假山出口，那裏也有翻板，也要先定住了才能上去。」

程明山聽他說得很仔細，這就點頭道：「好，你給我們帶路。」說罷，蹲下身去，雙手十指運勁，緩緩搬開一塊方形大石，裏面是一個小窟窿，果然有一個鐵製的絞盤。

「王兄慢點！」程明山道：「杜管事，絞盤如何轉法？」

杜管事道：「向左轉三十六轉。」

王維能依言雙手持着絞盤，轉三十六轉，石壁果然從中間緩緩裂開一道門戶，外面是一間小石室，有石級往上而去。

程明山道：「杜管事，走吧！」

杜管事不敢違拗，舉步走在前面。

程明山有前車之鑑，緊跟在他後面，只要他稍有異動，立可伸手抓住他後領。

阮清音、荊一鳳、王維能也緊隨兩人身後，拾級而登。

這道石級約有五六十級之多，盤曲而上，行到盡頭處，杜管事脚下一停，伸手在石壁右方，拉下一個鐵製的把柄。

程明山問道：「這就是關閉翻板的機關麼？」

杜管事應了聲「是」。

程明山道：「現在可以上去了麼？」

杜管事又應了聲「是」，舉步跨入。

這裏果然又是一間略呈長方的石室

室，四壁並無門戶。

程明山道：「你說這裏有兩道門戶，那一道是通往項崑住處的？」

杜管事一指對面一道石壁，說道：「項副總鏢頭住處，從這裏出去，但須裏面才能開啓。」

程明山打量這間石室，正是晏長江引着自己和阮清音進來，誤踩翻板的那間石室了，這就回頭看了阮清音一眼，說道：「晏長江就是在這裏逃逸的了。」

阮清音點點頭道：「不錯，就是這間石室。」

荆一鳳問道：「大哥和晏長江動過手了？」

程明山道：「此事經過，說來話長，等我們出去了，慢慢再告訴你。」一面朝杜管事問道：「我們從那一道門戶上去呢？」

杜管事道：「上去的石級在這邊。」

他走到左首壁角，伸手按了兩按，壁上果然又裂開了一道門戶，門外就是往上的一道石級。程明山認出晏長江就是從這道門戶逃出去的。

杜管事正待舉步往門步外跨去。

程明山問道：「你不是說石級有翻板麼？」

杜管事道：「關閉的樞紐是在門外。」

他跨出石門，在右首壁上，又拉下了一個鐵製的把握，才拾級而登，走完石級，就出現了一道長形的甬道。

程明山問道：「你說這裏是假山出口，出口在那裏呢？」

杜管事道：「就在這裏。」

他並不向甬道行去，只轉了個身，朝右首石壁角落上走近，回身道：「這裏有一方大石，搬開就是出口了。」

程明山問道：「這條甬道通向何處？」

杜管事道：「這是通到鏢局前面去的，在下從沒走過，聽說這甬道上，另有極厲害的機關，在下眞的不知道了。」

荆一鳳道：「大哥，我們出去了再說。」

王維能道：「在下來把石塊搬開了。」

他蹲下身去，雙手運勁，從石壁搬開一方大石。

杜管事道：「王大俠，你先上去，外面只容得一個人，走上三級，還有一方大石，也要搬開了才能出去。」

王維能答應一聲，依言匍伏着從石窟走出，果然地勢極窄，只容得一個人直立，走上三級，已到盡頭。

杜管事也跟着跨出，仰首道：「王大俠雙手往上托，然後輕輕向左移開，就可以了。」

王維能依言舉起雙手，往上一托，一方大石應手托起，然後往左推去，果然露出了一個窟窿，雙足一點，騰身而上。

原來此處正在假山山腹之中，地方並不寬敞。

杜管事、程明山、阮清香、荆一鳳依次跨上石窟。

程明山舉目打量，這出口並非自己和荆一鳳下去的那道石級。

杜管事道：「成大俠，你們都出來了，你答應過放在下回去的，在下現在可以走了？」

阮清音伸手一指，點了他右肩穴道，說道：「你下去可以，但這條路的門戶，不准恢復原狀，這樣就表示不是你領我們上來的了，還有，我點了你肩臂穴道，你回去之後，可躺臥地上，等有人進出，解開穴道，方可保住性命了。」

杜管事連聲應「是」，回入窟窿下去。

荆一鳳道：「大哥，我們該出去了。」

「且慢！」程明山目光打量着假山外面，黑沉沉毫無一點動靜，心中不禁生疑，低聲道：「我們在地室之中，和晏長江、項崑動過手，雖被晏長江誘入機關，跌下翻板，但此處是地室唯一出口，他們豈會無備？」

荆一鳳道：「就算他們有備，又能怎樣？」

程明山道：「雙環鏢局並不簡單，何況他們的秘密已洩，豈肯讓我們生離此地？你別看四周沉靜，只怕已經佈下了埋伏呢！」

話聲甫落，突聽一個陰惻惻的聲音哼道：「小伙子，你說得不錯，你們一個也不用想走，給老夫出來吧！」

程明山一聽聲音，就知說話的是厲山君了。

荆一鳳低聲問道：「大哥，這人是誰？」

程明山道：「厲山君。」

厲山君道：「不錯，正是老夫。」

程明山道：「走，我們出去。」

說完，舉步穿出假山，走了出去。阮清音、荆一鳳、王維能也緊隨着走出。目光抬處，只見對面草坪上不知何時已多了一個枯瘦老人負手而立。

這人身穿半截黃布長衫，面目森冷，黑夜之中，閃着一雙寒星般的目光，朝自己四人投來，問道：「小伙子，你如何知道老夫名號的？」

他因程明山易了容，是以認不出來。

程明山抱抱拳道：「厲山君名震武林，在下自然知道了。」

厲山君嘿了一聲，問道：「你們四人之中，誰是黃公度的門下？」

程明山道：「在下四人，並沒人是矮仙門下。」

「嘿嘿！」厲山君冷笑道：「那麼你們之中，是甚麼人用矮仙的『神仙手』制住了項副總鏢頭的？」

「神仙手？」程明山故作驚奇的道：「在下使的只是拂經截脈手法，厲山君只怕是看錯了。」

厲山君大笑一聲：「老夫何人，難道還會看錯麼？」

說到這裏，目光一掠四人，沉聲道：「你們四個見到老夫，還不放下兵刃，束手就縛麼？」

程明山道：「厲山君一派宗師，咱們四人，自然非你老的敵手，容在下和大家計議計議可好？」

「好吧！」厲山君微哂道：「老夫面前，也不怕你們四個飛上天去，你只管和他們去商量好了，再答覆老夫不遲。」

程明山回過身去，拉了阮清音和荆一鳳一把，悄聲道：「厲山君武功高不可測，爲今之計，只有我去纏住他，你們三個迅即往外衝出去，要愈快愈好。」

荆一鳳問道：「那麼大哥呢？」

程明山道：「我自有脫身之法。」

阮清音道：「這樣你太冒險了，難道合我們四人之力，還不能和他一拚麼？」

程明山道：「我和他動過手，幾招之內，還可自保，你們務必在我動手之時，以最快身法離開這裏，不用替我擔心。」

阮清音道：「不成，這老魔頭既然武功極高，弟弟怎可單身冒險？我們怎麼能留下你走呢？」

「這是大家唯一脫險的機會。」程明山急道：「除了這一着，大家就得都被留下，那會誤了大事。」

阮清音道：「那就這樣，荆姑娘和這位王兄先行突圍，我留下來等你。」

荆一鳳道：「不，阮姐姐和王兄先走，我留下來。」

程明山急道：「你們都不能留在這裏，這樣會使我無法脫身。」

厲山君站在遠處，沉聲道：「你們商量好了麼？」

程明山低聲道：「你們一定要走，務必在我出手之際，趕快離開。」一面回身應道：「我們已經商量好了，厲神君名滿武林，是前輩高人中數一數二的高手，但却以大欺小，脅迫我們放下兵刃，我們心有不服……」

厲山君仰天發出一聲怪笑，說道：「你們心有不服，要待如何呢？」

程明山道：「我們商量的結果，由在下先領教領教厲神君的高招。」

「哈哈哈！」厲山君大笑道：「小伙子，你勇氣可嘉，好，好，你要如何試法？」

程明山道：「在下和厲神君交手，自然要有個限制，不然，最後落敗的總是在下。」

「你倒頗有自知之明！」厲山君道：「好，你說，如何一個限制之法？」

程明山道：「咱們以十招爲限，在下如能接下厲神君十招，就算在下勝了，我們四人自然可以走了。」

「不行！」突然有人接口道：「你們四個，除了束手成擒，一個也不能活着離開雙環鏢局。」

這說話的正是雙環鏢局總鏢頭晏長江，他大步從左首一片樹林中走了出來。

跟在他身後的，有副總鏢頭伍奎、項崑，和文士裝束的徐蒓客，厲山君門下厲老大、厲老二，另外還有七八個一身勁裝的漢子，大概是鏢局中的鏢頭了。

程明山道：「晏長江，在下正和厲神君打賭，這是在下和厲神君兩人之事，你急甚麼？等在下和厲神君比試之後，若是在下勝了，你要動手，那時再說也並不遲。」

晏長江冷笑一聲道：「這裏是雙環鏢局，晏某自然有權決定了。」

程明山抬目道：「厲神君認爲如何？」

厲山君陰沉的道：「老夫並沒有答應於你。」

程明山心中突然一動，想起方才看到書房中厲山君和晏長江說話的神氣，厲山君分明是聽命於晏長江的了，他眞想不通以厲山君在武林中的輩份、名頭，怎麼會聽晏長江的？心念一動，忍不住嘿然道：「厲神君一代宗師，倒像是要聽命於晏總鏢頭的了？」

厲神君雙目厲芒一閃，沉喝道：「小子，你說甚麼？你再說一聲，老夫先斃了你！」

荆一鳳哼道：「你神氣甚麼？如果你不是聽命於晏長江的，你怎麼不敢和我大哥賭呢？」

厲山君怒喝道：「小子，你敢對老夫如此說話，老夫就斃了你！」舉手一掌，正待朝荆一鳳擊去。

程明山紅毛刀一橫，朗笑道：「厲神君，咱們先試幾招吧！」

身形一閃，輕快的已到了厲山君左側，揮手一刀朝厲山君橫掃過去。

反正遲早總要動手的了，倒不如先發制人。

這一閃，就使出了酒仙游一瓢的「醉仙步」來，不然，他就欺不到厲山君的身側。

厲山君倒是沒防他說動手就動手，而且一下欺近過來，自然極感意外，口中嘿的一聲冷笑，身形斜轉，大袖一抖朝程明山刀背上捲來。

那知程明山因晏長江等人的出現，阮清音三人除了和他們硬拚，已是無法突圍，這些人中，自然以厲山君的武功最高，不禁起了僥倖之心，如能一舉把厲山君除去，才有希望制住晏長江和救出地室中的人。

因此第一刀劈出之後，右脚突然斜跨一步，身形晃動，又轉到了厲山君的右側，手中紅毛刀當作長劍使用，使了一記「怒龍推雲」，一片刀光洶湧捲出。

厲山君一記衣袖揮了個空，眼前人影一下又到了右首，雪亮刀光快已及身，厲山君驀然一怔。（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唐煌趕至死城衝入地洞，在陰森恐怖的洞中，小潔孤坐，霎時驚駭萬分，因見小潔面上佈滿傷痕與疤痂，昔日之美容蕩然盡失，雖感心如刀割，但一顆熱愛之心令他不顧一切撲向小潔擁之入懷狂吻不息。小潔被其眞誠所熔化。正在此時慾望神君等爲爭五霸圖圍攻洞口，兩人携手迎戰，又以調虎離山計脫險。就在費前輩居所兩人墜入迷幻中，小潔終於向唐煌獻出少女的貞操……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五霸圖研出新招　接天坪畫面鬥技

蘇珊凄然地道：「小妹是跟『慾望神君』到死城去的，撲了個空，『慾望神君』去追『黑狐』等人，就把小妹拋下，我們幾個姊妹分手後，小妹找個隱蔽之處休息一下，那知調息時魔境叢生，好像作了個噩夢……」

「噩夢？」唐煌又深深地吃驚了，他隱隱覺得那個可怖的夢境絕對不是沒有原因了，立即沉聲道：「那夢境是……」

蘇珊道：「夢中一個身罩黑紗的人警告我說，我命中註定，在愛情方面要遭受挫折，必被始亂終棄……」

「啊！」唐煌驚呼一聲，狠聲道：「怪事，怪事！看起來一切都在一個魔鬼的計算之中。」

蘇珊莫名其妙地道：「唐煌，到底是怎麼回事？」

唐煌暴躁地踱着，狠聲道：「這可能是一個嫁禍的陰謀，我相信蘇姑娘早已失身在那魔鬼手中了。」

蘇珊此番發覺失身在唐煌手中，私心竊喜，不過她免不了妒嫉費小潔，表面上自然不願假以詞色，這也是女人的通病，她只希望唐煌能在費小潔面前表示對她的心意，確定她的身份，也就知足了，因爲她知道有很多少女都喜歡唐煌，要想獨佔他，根本不可能，那知唐煌說出這番話來不但未承認她的身份，還說她失身在一個魔鬼手中。

蘇珊面色大變，霍然站了起來，對唐煌道：「姓唐的，你不要我也無所謂，不必信口開河，推諉責任，我又不是三五歲的小孩子。」

唐煌長嘆一聲，只得把兩次噩夢及蕭鳳至自絕之事說了出來，同時，他也想到一個可怕的事實，恐怕蕭鳳至的自絕，也可能是被人糟踏，有口難言，乾脆自絕了當。

蘇珊的面色立刻灰敗了，也許是深信唐煌的推測，羞忿和絕望驅走了求生之慾，她認爲最後的一點希望也被摧毀，凄然地道：「唐煌，俗說：命兒八尺，難求一丈，我現在乃是殘花敗柳，配不上你，雖然明知那是一個魔鬼的陰謀，却不能不死……」

唐煌和費小潔大驚，一齊撲上，那知一個人蓄意要死，誰也救不了她，只聞「格支」一聲，蘇珊口角中淌出殷紅的鮮血，已經自嚼舌根而死。

唐煌攬着蘇珊的腰，一顆顆的大淚珠都滴在她的臉上，是的，唐煌過去曾爲她開啓過心扉，若無變故，唐煌和她的結合是毫無問題的。

現在，唐煌不能不引咎自責了，雖然她是死於一個魔鬼之手，但却是由他而起，一朵剛剛開綻的鮮花，被暴風雨無情摧殘之下枯萎凋謝了。

一陣步履聲，宮驚海和鐵大器像醉漢似地走了進來，乍見蘇珊死在唐煌懷中，以及屋中慘霧愁雲的氣氛，都不知發生了何事。

「宮大哥！」唐煌慘然地道：「那個噩夢又應驗了。」他簡略地說了一遍。

宮驚海甩甩頭道：「老弟，我們是否應該去救莫愁？既然前兩個都應驗而死，而且蘇珊果然沒有超過三天，顯然三個少女都在那魔鬼計算之中。」

唐煌切齒地道：「當然，小弟一旦遇上這個魔鬼，必儘我所能，把他撕成片片。」

他們把蘇珊埋在小屋附近，費小潔找了一塊大石，立了碑記，唐煌一看碑文，不由大爲激動，因爲他也決定這樣安排。

唐煌緊握着小潔的手，道：「小潔，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妳。」

「唐煌，這是應該的，她愛你是眞心的，出於一片至誠，但她却死得如此之慘，不要說你，就是小妹一旦遇上那個魔鬼，也絕不放過他。」

鐵大器狠聲道：「小姐，不知道是誰暗算我們？」

費小潔道：「誰知道，不過這人的動機很難猜測，他要是想殺死我們，只是舉手之勞。」

唐煌道：「現在我們要以最快速度趕往不夜城，去通知莫愁，要她小心，當然，我也要揭開『慾望神君』之謎，以及家母是否在那裏。」

費小潔對宮、鐵兩人道：「我倆全力趕路，你們兩人恐怕追不上，這樣吧，你們兩人到金陵等我們，一月之後，我們到玄武湖等你們。」

宮驚海知道兩小有如燕爾新婚，他們正在如膠似漆的時候，跟着他們實在不便，再者，他也要趁機去找他的徒弟李驊，立刻和鐵大器先走了。

唐煌攬着費小潔的纖腰，輕輕地呼着道：「小潔，娘子，我們也快上路吧。」

費小潔道：「唐煌，你要是趕時間我恐怕跟不上了。」

唐煌憐惜地道：「小潔，咱們現在已是夫妻了，在某一方面，我恨那夢中的魔鬼，但在這方面，又很感激他，沒有他，我們不可能馬上變成夫妻，小潔，妳不應該和我客氣呀。」

費小潔雙頰上泛出兩朵紅暈，溫柔極了，一點也不像一個武林絕世高手，幽幽地說：「唐煌，我沒有對你客氣，因爲……因爲我的八成眞氣都輸到你的體內去了。現在就是一個普通的高手也能制我於死地。」

「甚麼？」唐煌把她抱了起來，道：「妳的『大乘連理罡氣』隨時都可以運到我的體中，那對妳並無妨礙呀。」

費小潔輕輕撫摸着唐煌的面頰，道：「唐煌，這次不同了，我的內功，屬於魔道一流，在與男人……時，可以傾其所有，成全對方，剛才我的神智並未完全失去，因爲我愛你，同時也知道你是被那酒中的藥力激起慾念，靈知已失，所以我不忍使你受慾火煎熬，把身子交付給你，而且也將八成眞力成全了你，你現在的內功修爲，雖不敢說天下無雙，也相去不遠了。」

唐煌緊緊地摟着她，感動得半天說不出話來，他不願再說些感激的話，那都是不關痛癢的，他決定以行動表現。

唐煌吻着她的臉頰，道：「小潔，從現在開始我們已變成一個人了，妳是我的另一半，我走到天涯海角，也要把妳抱在懷中，揹在身上，我不能一刻沒有妳，當然，妳也不能一刻離開我，爲了妳，我要在武林大幹一場，使我的妻子獲得無上的榮耀，使我的愛妻分享我的光榮和驕傲。」

「啊！唐煌！」費小潔摟着他的脖子，不留一點縫隙，在她的感覺中，他們確實合而爲一。她認爲唐煌無所不能，唐煌是一個完美的男人，尤其他那如火的熱情，凌雲的豪氣。

「小潔，到我背上來，我們要走了。」

費小潔爬到他的背上，出了小屋，日夜兼程，數日後來到不夜城附近。

「唐煌，你累了吧？」

「不，小潔，妳相信我的眞力，無窮無盡，有妳在我身邊，我永遠不累。」

「唐煌！」費小潔溫柔地道：「此番事了之後，我們找個隱蔽之處，我要讓你看看肚皮上的圖案，假如『五霸圖』眞如傳說中那樣珍貴的話，我應該毫不保留地交給你。」

「謝謝妳！小潔，我相信即使沒有『五霸圖』，也能使我的愛妻倍受武林中人敬仰和羨慕！」

「唐煌，進了不夜城你要小心呀！」

「我知道，爲了你我也該小心的。」

唐煌掠過大椿，那椿上的大棋盤仍然和上次一樣，只是那竹樓中毫無聲息，也沒有人攔截。

再往前，就是那個大黑洞，那是「龍燈飛魂」的藏身之所，也沒有現身阻攔。

夜，在這不夜城附近更加靜謐迷人。唐煌納口眞氣，足尖一點，「刷」地一聲，站在城頭之上。

「怎麼樣？煌，是否感覺身子輕了些？」

「不錯，小潔，我揹着一個人，仍感覺比過去輕靈得多。」

「煌，我想你仍然沒有盡力施爲，你再試試看。」

唐煌心想，此刻自己的行跡已露，不如炫露一下，讓他們見識見識。

「小潔，摟緊我。」

語畢，兩足一點斜拔而起，像一頭斂翼上冲的大鵬，二十五六丈的距離一掠即達，落在那高大的慾望之門頂上。

「煌，我眞高興，我想你仍是力有未盡。」

「是的，小潔你看那『慾望之宮』門

前廣場上，不是有幾個人站在那裏麼？」

「不錯，地上還躺着一個人呢！」

唐煌幾個急掠，飄身落在廣場之上。

那裏站着兩個人，一個是「慾望神君」，另一個是蒙面女人，不知是誰，再向地上望去，唐煌突然發出一聲驚呼。

原來躺在地上的，竟是少女莫愁。看樣子已經死了，唐煌一掠而至，厲聲道：「那個殺死莫愁的？」

「慾望神君」冷笑道：「只有死者自己才能回答你的問題。」

突然，那婦人沉聲道：「老魔，你把唐一飛藏在何處？」

唐煌心頭大震，這不是媽媽麼？但聽她的口音又不太像，有了上次誤認「斷腸花」是他媽媽的經驗，唐煌不敢貿然相認。

「慾望神君」道：「老夫就是唐一飛，潘蓉蓉，難道你連自己的丈夫也不認識了？」

唐煌又是一震，眼前這兩人是自己的父母？難道自己的母親竟不認識結褵數十年的丈夫？

那婦人冷笑道：「當然認識，唐一飛却不是你這種見不得人的鼠輩……」

輩字未了，身法快得出奇，疾抓「慾望神君」的珠冠，「慾望神君」哂然一笑，巧妙地閃了過去。

那婦人一抓落空，唐煌不由一怔，她這一抓分明和「邋遢鬼」阮濤的武功相似，心想，不管她是不是自己的媽媽，先幫她揭開「慾望神君」的面紗再說。

這時那婦人又欺了上來，以閃電之勢拍出七八掌，掌掌不離「慾望神君」的珠冠。

唐煌悶聲不響，心念一動，身形幾乎和意念一起發動，已經到了「慾望神君」身後，伸手就抓。

「慾望神君」吃了一驚，前有那婦人，後有唐煌，只得往右邊閃避。

唐煌的動作太快，不給人家喘口氣的工夫，「刷」地一聲，「慾望神君」的珠冠已被他取到手中。

「啊！」唐煌驚呼一聲，發現此人根本不是爹爹唐一飛，而是一個面目陰沉的老人。

這個後果似乎早在那婦人的意料之中，就在唐煌得手驚呼中，她再次欺身，大袖一甩，向「慾望神君」胸前拂去。

「慾望神君」也眞了得，右掌猛切婦人的衣袖，左掌向唐煌推出一掌。

「蓬」！唐煌接了一掌，身形搖晃一陣，「慾望神君」趁勢倒縱而起，進入宮中。

「快追！」那婦人似乎是對唐煌說話，却沒有看唐煌一眼，緊追入宮，唐煌起步較晚，却因他輕功突飛猛進，反而超過那婦人先掠入宮門之中。

「慾望之宮」唐煌來過一次，首先奔向那個大殿，九條人影一齊撲上，來勢凶猛，同時推出九道狂飆。

唐煌還未看清這九人是誰，只得集八成眞力推出一式「五鬼開道」。

一聲大震，唐煌被震出宮門之外，那九個高手也倒退三丈多遠，顯然唐煌以一敵九，並未落敗處於下風。

就在這一會工夫，那後面的婦人已經超越唐煌，道：「往這邊來。」

那婦人不向前奔，却向左邊一個小門奔去，九個高手想攔阻已經來不及，唐煌這時怔住了，原來這九個高手乃是十大奇人之九。

現在唐煌非常掛念那位婦人，不知是不是自己的媽媽，而面前這九位奇人，却像陌路人一樣，一個個臉上都沒有一絲表情。

自上次唐煌在這裏見了他們之後，已知他們死去，且以奇異葬法安葬，那都是掩人耳目，實際上他們並未死，不知他們和「慾望神君」在合作甚麼？

唐煌沉聲道：「九位前輩難道眞不認識唐煌了麼？」

九人臉色木然，誰也不開腔，費小潔貼在唐煌的耳邊道：「現在別理他們，還是先去看看那位婦人和『慾望神君』吧。」

唐煌一想也對，立即向左邊小門掠去。那知九位奇人早知他的心意，迎頭攔住，唐煌再掃出一掌，將他們震去，進入小門之中。

這是一條很窄的甬道，長約二三十丈，過了甬道，又是一個院落，花木扶疏，明亮如晝，這不夜城中到處都是一樣，不論白天或夜晚，都看不到黑暗的影子。

正屋石階上有一個桌子，桌上放着一古琴，一個岸然道貌的老人正襟坐在桌邊，目不斜視，準備彈琴。

那婦人站在桌前約三丈之地，身軀微微顫抖，而唐煌也差不多，極度的驚喜和興奮，使他想不出適當的話上前打招呼。

因爲這位端坐的老人正是「長白神君」唐一飛，而「慾望神君」却不知去向。

那婦人抬起手，似要打招呼，却又放了下去，於是再三抬手，可是她也萬分激動，最後，終於顫聲道：「一飛，你……你在這裏……作甚麼我找你好……苦啊！」

再也沒有疑問了，唐煌噙着淚水，跪在婦人面前，悲呼一聲「媽」，泣不成聲。

那婦人抱着唐煌的頭，也淌下興奮的淚水，喃喃地道：「孩子……這一年來眞苦了你……想不到你的武功進步如此之快……」

「媽！」唐煌抬起頭來。

潘蓉蓉把他扶了起來，道：「煌兒，這位姑娘是誰？爲甚麼老是揹着她？」

唐煌道：「她是孩兒的妻子，待事後孩兒再稟告媽媽，爹爹他……」

就在這時，唐一飛小指一挑，「錚」地一聲，琴絃乍響，打破了沉寂的氣氛，唐煌母子回頭望去，只見唐一飛面色黯然悲壯，十指交彈，琴音鏗鏘，充滿了沉鬱悲壯之氣。

這種情景，在夫妻父子乍遇之下，有催淚的作用，唐煌母子立即淚光閃閃，連費小潔也變成淚人兒了。

琴音驟低，只聞唐一飛引吭唱道：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粧。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崗。」

這是宋朝大詞家蘇軾的一闋「江城子」之一，却道盡了離愁及相思之苦，正是恩愛夫妻久別重逢，却又不能團聚的心聲。

琴聲突然停止，唐煌大聲道：「爹，難道你不認識我們母子了麼？」

唐一飛面色木然，拏起巨琴，向屋中走去，唐煌一時情急，掠上石階，這時唐一飛已經跨入門檻之內，只見他衣袖一甩，自袖中飄出一張紙箋，而唐一飛的身形已消失在屋中。

唐煌撿起紙條，潘蓉蓉也追了上來，他們並未先看那紙條，却進入屋中。

這是五間正房，一明四暗，明間是書房，暗間是卧室，由陳設看來，住在這裏的人相當清閒。

找遍了五間，仍未見到唐一飛的影子，潘蓉蓉道：「煌兒，我看看那張紙條？」

唐煌展開紙條，交給媽媽，只見上面寫了一些非常潦草的字，似在倉促中寫成：吾兒若能勝過『托夢神魔』，就是爲父出頭之日，反之，勿再涉險。

唐煌無邊的怒火又被勾了起來，道：「媽，『托夢神魔』是誰？」

潘蓉蓉黯然地道：「走吧！煌兒，我早就想到你爹爹可能被人所制，只是沒想到落在此魔手中。」

突然，母子兩人電轉身形，一個全身罩着黑紗之人已站在院中。

唐煌「嗆」地一聲撤出長劍，正要欺上動手，那知道魔頭快逾飄風，已經掠到潘蓉蓉身邊，伸手厲聲道：「紙條拏過來！」

潘蓉蓉疾退三步，將紙條捏成一個紙球，放入口中，吞了下去。

唐煌厲聲道：「魔鬼，你就是『托夢神魔』？」

聲隨劍到，「刷刷刷」一連三劍，這三劍威力之大，連費小潔和潘蓉蓉也暗自震驚不已，因爲每一劍刺出，那魔頭的身軀必定震顫一下，好像劍尖刺在他的身上似的。唐煌有了信心，全力施出一式「羣魔亂舞」，這是他剛剛研出的第八招，連「黑狐」鄭化也接不下來，那知這魔頭兩掌一分，好像一個大青蛙在分水前掠，突破劍芒，向唐煌當胸劈來一掌。

唐煌吃了一驚，掉過劍柄向他的手背上揚去，此刻背上的費小潔也能夠上部位，兩指一彈，兩縷勁風疾取魔頭的雙目。

而潘蓉蓉也沒閒着，也向魔頭背後拍出三掌。

這三人同時出手，配合得天衣無縫，深信這魔頭身手再高也得受點傷。

「啪！」潘蓉蓉的掌力和費小潔的指力碰上，那魔頭竟閃了開去，但唐煌幾乎比他還快，劍尖一挑，一塊黑紗已落在他的手中。

然而，這僅是魔頭身上數塊黑紗的一塊，仍然看不到他的眞面目。

唐煌劍尖劃個圓圈，將手中的黑紗纏在劍尖上，冷峻地道：「老魔，還給你！」

一劍刺出，那黑紗張了開來，劍尖在黑紗中晃動，不知要攻那一個方位。

這一手很絕！老魔萬沒有想到自己的黑紗反而變成自己的威脅，這黑紗中的劍尖，像黑洞中的一條蛇，迎頭吐信，使勢欲噬。

然而，老魔畢竟不凡，身形不動，全身黑紗突然拂動起來，好像被風鼓動的飽帆。

唐煌沉喝一聲「著」！那劍尖上的黑紗變成一個黑球，飛向老魔的面門，長劍「嗡」地一聲，立即幻出十餘個弓形，向脹起的黑紗中戳去。

老魔口中發出一陣異聲，好像在吐氣，只見他身上鼓起的黑紗，突然緊貼在衣衫上，像一個洩了氣而乾癟的皮球。

潘蓉蓉驚呼一聲「煌兒快退！」，但唐煌一招還未施出，而且現在佔了上風，自然不肯收手，長劍一挺，「刈」地一聲，在老魔腿上刺了一個透明的窟窿。

這一招雖然厲害，唐煌却沒想到如此輕易得手，拔劍抽身，疾退之中。

老魔並未發出哼聲，身形也沒動一下，只聞他口鼻中又發出異聲，黑紗又離身張了開來，同時，陣陣屍臭中人欲嘔。

「快退！」潘蓉蓉一扯唐煌，向屋面上掠去，而唐煌也想起「鹽屍」之事，這才知道此人正是驅使「鹽屍」之人。深知厲害，足尖一點，反而帶着潘蓉蓉在屋面上。

但那惡臭的氣味已經隨後跟到，只見潘蓉蓉在頭上一抓，揚手發出五點白星，都是射向老魔的雙目。

這正是潘蓉蓉成名暗器「霧曇花」

，百發百中。由於這種暗器體積太小，所以都是取敵人的雙目和咽喉。

老魔似也知道這「霧曇花」的厲害，足尖還未落在屋面上，突然上身一仰，又翻下屋去。

這種懸空變換身法的輕功，眞是前所未見，連唐煌也毫無把握。母子兩人趁機掠出不夜城。

奔出二三十里，唐煌突感頭昏目眩，身形搖晃倒在地上。

而這時潘蓉蓉也跌坐地上，終於也卧倒下去。

費小潔一躍而起，掏出兩顆藥丸，首先走向唐煌，正要納入他的口中，突聞背後有衣袂飄風之聲，回頭一看，她的庶母「斷腸花」竟站在潘蓉蓉身邊。

「媽！」費小潔把藥丸往唐煌口中一塞，撲向「斷腸花」凌寒霜。

「站住！」

「斷腸花」一臉殺機，把一隻金蓮踏在潘蓉蓉心窩之處，沉聲道：「小潔，你該知道，你雖不是我所生，但我對你像親生女兒一樣。」

「是的媽媽，但是唐伯母和你沒有仇呀！」

「不要這樣稱呼她！」「斷腸花」狠聲道：「爲娘早就知道她是唐煌的媽媽，但因妳已經非唐煌不嫁，爲娘也不願使你傷心，但爲娘和潘蓉蓉有仇，所以這件事你不要管！」

費小潔看了唐煌一眼，見他還沒有醒來，不禁爲難地道：「媽，你既然喜歡女兒，而且有意成全我們，怎能殺死唐伯母，萬一你眞殺了她，唐煌怎能原諒我？」

「斷腸花」道：「這是兩回事，待我殺了潘蓉蓉之後，自會向唐煌解釋！」

費小潔焦灼地道：「媽！她和你到底有甚麼仇恨？」

「斷腸花」狠聲道：「當年爲娘中了她一枝曇花暗器，才被你爹爹所逞而失身……」

語音未畢，只見潘蓉蓉伸手在「斷腸花」蓮足上一捏，「斷腸花」一聲驚叫，潘蓉蓉趁勢一躍而起，在她的褲脚上扯了一下。

「斷腸花」沒想到她是詐裝昏死過去，因爲潘蓉蓉早就發現「斷腸花」隱在一邊，故意整她一下。

「斷腸花」又驚呼一聲，兩手提着褲子疾退五六步，氣得粉面發紫。

原來她的褲子被扯下一半，當場現醜，幸好唐煌還沒有醒來。

「斷腸花」狠狠之態，連費小潔差點也笑起來，感覺這兩人都是自己的長輩，同時，也知道她們之間不會有深仇大恨，一時之間也不知幫那一個是好。

「凌寒霜！」潘蓉蓉冷笑道：「你當年失身於張子萍，能埋怨我麼？」

「斷腸花」惱羞成怒，理好了褲子，怒叫一聲向潘蓉蓉撲去，道：「不怨你怨誰？」

「啪啪啪」！兩人接了三掌，却是半斤八兩，潘蓉蓉道：「據我所知，你那時是半推半就，一枝曇花暗器肯定制不住你，你是被張子萍的儀表所懾，甘願爲妾。」——

「斷腸花」不由紅了臉，又瘋狂地撲上。

費小潔大聲道：「你們兩位前輩暫時不要打好不好？」

突然一條人影一閃而至，兩臂一分，兩人被震退三步，原來是唐煌，他這次出手並未偏袒任何一方。

因爲他早就醒過來，已聽到兩人的話，深信是一時誤會，並沒有大仇深恨，立即抱拳對「斷腸花」道：「凌前輩請聽晚輩一言！」

「斷腸花」剛才被潘蓉蓉扯下了褲子，正感羞忿難當，雖知唐煌並未偏袒他的媽媽，却感覺自己的女兒未出手幫她，心中此時在想實在太委屈。

她冷冷地看了費小潔一眼，道：「小子，老身不聽你的話，哼！連我的女兒都偏向外人，說甚麼也沒有用。」

說畢，氣呼呼地轉身就走。

費小潔嬌呼一聲「媽」，急得淚光閃閃，撲了上去，道：「媽，我沒有偏袒外人呀！」

「斷腸花」狠聲道：「不是我生的，到底兩樣。看起來是我自己太天眞了，有了丈夫就不要媽媽了，何況又是個冒牌媽媽。」

潘蓉蓉捉住費小潔，道：「潔兒，讓她去吧！其實她對你並無懷恨之心，只因她自己難爲情，不得不找個下台的理由。當然剛才老身那樣開了個玩笑，開得也過份了些。」

唐煌道：「媽，凌前輩當年和小潔的爹爹，到底是怎麼回事？」

潘蓉蓉道：「張子萍昔年武功高絕，人品又好，凌寒霜早已對他有了好感。但張子萍的行踪十分詭秘，心懷異志，爲娘奉你師祖之命，暗暗跟踪他，察看他的行爲，但他十分機警，始終未露出破綻，但却惱了一人，那就是『斷腸花』冷如霜，她以爲我也看上了張子萍，有一次她出言譏諷我，就動起手來，她中了我一支曇花暗器，結果被張子萍救走，大概就是那次失身於張子萍，你們想一想，這是我的錯麼？」

費小潔當然沒有話說，況且她的爹爹昔年的惡行，早聽她的媽媽「夜來香」費玉潔說過。

唐煌連忙拏開話題，道：「媽，『慾望神君』到底是誰？」

潘蓉蓉道：「他就是昔年與『黑狐』鄭化，『日正當中』張子萍，『花木羽士』等人齊名的『無影手』藍天虹。」

唐煌道：「那個身披黑紗之人呢？他是誰？」

潘蓉蓉道：「他就是『托夢神魔』的弟子『屍魔』，武功別走蹊徑，且擅左道旁門之術。」

唐煌不由一怔，道：「原來他不是

『托夢神魔』，如此說來，那些『鹽屍』是他的爪牙了？」

潘蓉蓉道：「那是邪術，和湘西趕屍之術大同小異，只是在用不到『鹽屍』之時，就以鹹鹽醃起來。而且那些『鹽屍』生前都是窮困之人，一旦見到財寶，就顯出貪念，連『屍魔』本人也控制不住。」

唐煌想起「鹽屍」搶元寶的事，不由恍然大悟，道：「『托夢神魔』能進入別人的夢境中，這是邪術麼？」

潘蓉蓉道：「邪術與正道之別，在於其發生的後果，其實各有所長，就以『托夢神魔』的邪術來說，若無高絕的內功修爲作基礎，也無法到達那種境界，那種法術，類似佛道兩家的『他心通』，但也要擇人而施，像邪魔附體一樣必需選擇心神不屬之人施之才有效。」

唐煌心想，這話也有道理，自己見了費小潔之後，就不作第二人想，因而心中時常對蕭鳳至、蘇珊及莫愁三個少女有愧疚之情，因而邪魔趁機入侵。

唐煌立即又將三次噩夢之事說了一遍，那知潘蓉蓉道：「爲娘都已知道了，若非爲娘將那魔頭引開，恐怕你們在那小屋之中就沒有命了！」

兩小不由大吃一驚，唐煌道：「難道在那小屋中被人暗算，是『托夢神魔』幹的？」

「不錯！」潘蓉蓉續道：「他想以邪術控制你，使你聽命於他，你若不依，近日可能還有噩夢，只要心無雜念，意志堅定，他也奈何不得！」

唐煌道：「難道三個少女都是死在他的手中？」

「不！」潘蓉蓉道：「只能說因他而死，却不是他親手殺了她們，這魔頭有相人之術，知道那個人長壽和短命，即使此魔不利用她們，她們仍然要死。」

「哦！」唐煌想起「花木羽士」的話，果然應驗了，只不知「托夢神魔」目的何在？

潘蓉蓉道：「按媽媽的身手，自然不能和『托夢神魔』比較，但因我獲得一位奇人的輕身功夫，所以自保尚無問題。」

唐煌道：「那位奇人是誰？」

潘蓉蓉道：「是『五霸圖』中的人物之一。」

唐煌和費小潔又是一震，潘蓉蓉微微一笑道：「你們以爲『花木羽士』、『慾望神君』及『黑狐』是『五霸圖』中的人物麼？錯了！他們不過是『五霸圖』中人物的下一代而已。『托夢神魔』却比他們高了一輩，乃是『喜上眉頭』人物之一。」

兩小互視一眼，深信費小潔肚上的圖案大有來歷，費小潔道：「伯母，聽說『五霸圖』中有『鹿鶴同春』和『喜上眉頭』，代表幾個頂尖人物，不知是誰？」

潘蓉蓉道：「關於這件事，我也只知道一點點，這大概是代表五個絕世高手，這五人之中，兩正三邪，『鹿鶴同春』是兩正，『喜上眉頭』是三邪，那『托夢神魔』正是三邪之一，你們找個隱蔽之處，看看那圖樣就明白了。」

兩小心頭一震，面孔立刻紅了，深知肚皮上的「五霸圖」潘蓉蓉已經知道了，那麼，兩小在小屋中的一度纏綿，也都被她看到了。

唐煌道：「九大奇人在不夜城中作甚？難道他們和『慾望神君』同流合汚？」

潘蓉蓉長嘆一聲道：「據我猜想，他們是爲了你爹爹的安全，暫時和他虛與委蛇，因爲你爹爹昔年與他們交誼甚厚。」

唐煌大爲感動，眞想不到九位奇人受傷詐死，是爲了自己的爹爹，原來他們說「唐一飛」也不是好人那句話是在蒙蔽自己。

唐煌道：「媽，記得孩兒離開長白山時，你卧病在床，且身上有紅點，不知是甚麼病症？」

潘蓉蓉道：「那時爲娘已知你爹爹被人所制，而且要控制六大門派，乃自己作了手脚，佯裝被人暗算卧病在床，以便暗自下山訪察你爹爹下落，至於『大風叟』、『血手熊』和『無影參精』等老部下，自然不會背叛長白派，他們與五大門派同流合汚是媽媽叫他們虛應故事，現在你的武功已成，下次遇上他們，他們就會聽你指揮了！」

「啊！原來如此！」唐煌激動的道：「原來那九位奇人在不夜城中屈居人下，是爲了照應爹爹，這份隆情厚誼，孩兒不知如何報答！」

潘蓉蓉面容一肅，道：「記住，那五霸圖上不但有花有鳥，有禽獸，而且還有一招奇學，你們研出這招奇學之後，能在『畫面大會』上一鳴驚人，才能見到那幾位高人。」

「畫面大會？」唐煌不解地道：「甚麼畫面大會？」

潘蓉蓉道：「據說今年元旦之夜，幾個厲害人物在王屋山中開一次較技大會，與會之人都是一流高手，可以將面目畫成奇形怪狀，使別人認不出來，那樣一來，誰也不知對方是誰，因此，也就摸不到對方的武功路數，這種較技方式，也十分公允，勝了是本領，敗了也沒有話說。」

唐煌道：「舉行這次大會是何用意？」

潘蓉蓉道：「就是想把身藏『五霸圖』之人引出來。」

唐煌握着潘蓉蓉的手，道：「你不會再離開孩兒了吧？」

潘蓉蓉摩挲着唐煌的頭，憐惜地道：「孩子，現在還不行，元旦大會，尚有二月之久，你們不是還要研究『五霸圖』麼？我們在『畫面大會』上再見吧，記住，媽媽屆時會畫一個紫色猙獰面孔。」

說畢，再握住費小潔的手，慈愛地道：「潔兒，希望你們好好相處，我去了。」

她別過頭去，一泡淚水偷偷淌下，突馳而去。

唐煌望着潘蓉蓉的後影，俊目中充滿了堅定的神色。

*　*　*

這裏仍是怒山山區，但這個山洞却十分隱蔽，這是費小潔以前發現的。裏面有石室，石室中有石榻和石桌等應用傢具。

現在費小潔又脫光彩衣，她那珊瑚色胴體，又畢呈在唐煌面前，唐煌盤膝趺坐在費小潔面前，全神貫注着她肚皮上的圖案。

左邊，刺着一株老松，老松下一隻八角梅花鹿和一隻大仙鶴，那仙鶴右翼向後展開，右腿向後挺直，覆在左翼之下，左腿挺立。

這個姿勢並無奇特之處，好像一個人坐久了伸伸懶腰一樣。

那梅花鹿低頭牴物之狀，前腿微弓，也可能突然後退。

右邊是一株樹幹彎彎曲曲的老梅，上面站着一隻烏鴉，展翅欲飛，另一隻剛剛自樹幹飛起，兩爪還未收起來，第三隻飛得最高，却準備斂翼落下。

這圖案即是「鹿鶴同春」和「喜上眉頭」，亦該是三隻喜鵲才對，怎麼會是烏鴉呢？是的，喜鵲和烏鴉形狀相同，只是喜鵲身上是黑白雜毛，烏鴉全身漆黑，沒有白毛。

這五隻動物代表五位高手，梅花鹿和仙鶴正派，三隻烏鴉邪派，然而，這個簡單的圖案中怎會藏有絕世武學呢？

唐煌看了半天，覺得這圖案雖然大有道理，却看不出奧妙在那裏？漸漸地，他的目光開始游離，在她的臉上下移，粉頸、酥胸、纖腰、肥瘦適中的大腿、玲瓏的足踝……

唐煌身上昇起燥熱的感覺，好像這珊瑚色的胴體變成熊熊的烈焰，逐漸蔓延擴大，不久將被燒成灰燼。

太美了，況且唐煌和她曾有一度春風，在這剎那間，他幾乎認爲甚麼都不重要，諸如爹爹被制、九大奇人忍辱與「慾望神君」同流合污，以及那個「托夢神魔」的陰毒和三個少女的離奇死亡……

現在，他的腦海中只有一個強烈的念頭，那就是拋開一切煩惱，和費小潔歸隱林泉，過着神仙般的生活。

「哼！」費小潔面色一寒，像暮鼓晨鐘般地驅走了唐煌的綺念，再收攝心神向圖案上望去。

看來看去還是一樣，這些姿態是禽獸最普通的動作，況且，費小潔的肚皮一收一縮地起伏着，唐煌感覺是站在波浪之巔上，理智和慾念在作殊死的搏鬥。

漸漸地，那圖案開始模糊了，感覺一團烈火正在向他接近，他伸出雙臂向那珊瑚色的胴體抱去。

「啪」一記耳光，把唐煌的慾念打得無影無踪，甩甩頭，視線又恢復清晰，心中無限的慚愧。只見費小潔一臉純潔神色，連忙收攝心神苦思那圖案的姿勢。

但是，魔道一生，要想平熄下去談何容易，意念始終不能集中。

費小潔沉聲道：「唐煌，你該知道，我現在等於一個普通女人一樣，十之七八的眞氣都給了你，你若不能在元旦之前研出眉目來，我如果被人所制，你有何顏面活在世上？我有何顏面到地下去見我的媽媽！」

這席話義正詞嚴，有如當頭棒喝，唐煌機伶伶地打一寒顫，肅容道：「小潔，請原諒我，從現在開始，我不再心猿意馬了！」

果然，他被責任、自尊督促着，心中再無雜念，半月過去，終於發現了端倪，他驚喜若狂，同時也深深地感激費小潔。

假如費小潔也像他一樣，綺念叢生，只管追歡取樂，那麼，兩個月的時間很快就溜走，結果一事無成。

費小潔一直在注意他的神態，其實她又何嘗不爲唐煌的風采而陶醉呢？只是她太愛唐煌，不能看着他受人歧視，更不能使她自己落入別人之手，而使唐煌傷心。

「唐煌，」小潔柔聲道：「有所發現麼？」

唐煌一躍而起，十餘天來抑壓住心底的熱情，一下子爆發開來，像一頭乳虎，摟住了小潔的胴體，道：「小潔，我看出道理來了。」

「唐煌，我知道你會成功的。」

「但是，小潔，這成功是你賜予的，假如不是你督促我，兩月後恐怕一事無成，辜負了令堂的一份深意，也辜負了你的一片情意。」

「不！唐煌，你眞了不起，記得『虎面如來』麼？他也抗拒不了我的美色誘惑，而且他根本不能如你，不能相互比較，因爲你知道我愛你，而且我把一切都給了你，但他却是一方面的單相思，竟能雙目流血，可能他的定力比你差得太遠了！」

唐煌慚愧地道：「小潔，你別誇獎我，我覺得對不起你。」

費小潔幽幽地道：「唐煌，請記住，我是你的啊！今後，我永不離開你！其實我又何嘗不需要你呢？只是我們要使這愛情更堅固些，更長久些！好了，你說說看你有何發現？」

唐煌放開費小潔，道：「最初三天，我被你的美色所迷，腦中總是渾渾噩噩地，心情老是定不下來。但是到了第十天，我才能集中思維，漸漸地，我發現這五個禽獸的姿勢，有其聯貫性，如果把五個姿勢聯貫起來，可能是一個奇妙的招式。」

「啊！」費小潔激動地道：「以後

呢？有沒有聯貫起來？」

唐煌道：「最初，我試以空中作勢欲落的烏鴉爲第一個變化，往下聯貫，但總是不對勁，直到現在，我才聯貫起來。」

費小潔道：「是不是從那梅花鹿的姿態開始？」

唐煌道：「不錯，那是第一式，仙鶴是第二式，高空欲飛下的烏鴉是第三式，快要落下那隻是第四式，站在樹幹上那隻是第五式，這五式聯貫起來共爲一招，但那樹幹上最後一隻烏鴉，看似降落，又像要飛起來，這正表示生生不息之意。」

費小潔連連點頭道：「你演練給我看看。」

唐煌道：「小潔，你準備了，我想以你爲假想敵人，以這一招攻你，試試威力如何？」

費小潔退出一丈，作勢準備，唐煌身形一弓，和那鹿的姿勢相似，作狀欲牴衝上三步，右腿和右臂向後一伸，左手暗藏煞着擊前，費小潔驚呼一聲，只得換個方位。

那知她還沒有站穩，唐煌身形騰起，已到了她的頭頂之上，正是那個斂翼欲落的烏鴉的姿態。

費小潔內力雖失，但武功招式未失，這時竟不知如何破解，只得以「炙指桑麻」之式，疾閃三步。

然而，這五個式子包羅萬象，好像對方任何一動一靜都在威力籠罩之下，唐煌兩臂一收，最後兩式連貫施出。

費小潔連換了七個方位，仍然未避過最後一式，唐煌的右拳仍然按住她的左肩之上。

「小潔！」唐煌驚喜若狂，道：「我沒想到最後一式才制住你。」

費小潔道：「唐煌，還是你行，告訴你吧！我早已研出了這五式，只是順序顚倒了，減少了威力，若非我也研出這一招，最多能接下第三式。而且，我研出此招，費了兩個半月的時間。」

唐煌恍然大悟，道：「是不是你恐怕自己研究的不大正確，要我再研究一次，印証一下？」

費小潔道：「不錯，現在沒有問題了，只是要繼續精研，能靈活運用才行。」

小潔這次自動投入唐煌懷中，兩人都不再矜持，盡情地享受愛的滋潤……

大雪紛飛，天寒地凍，王屋山已變成粉裝玉琢的世界。

這是元旦之夜，天上雖無星月，但在大雪映照之下，接天坪上，並不太暗。只是在這新年的夜裏，家家戶戶都在團圓，誰知道接天坪上的景象，却大反往常呢！

接天坪上堆起一個四五丈見方的雪台，高約一丈，台後是百丈絕崖，台的前方及左右兩邊站立着五六十個武林高手。

顯然，誰也不認識誰。當然更不知道那個的武功較好，只能憑運氣和機智，假如遇上一個身手低的，自然可以取勝，反之，遇上高手，死了還不知道對方是誰。

雪台後面，豎立着一塊大石碑，上面刻着大會的規章，第一，任何人不准說話，向別人挑戰，只能打手勢；第二，凡是參加此次大會之人，都要出手一次。第三，拒絕別人挑戰之人，將被揭開他的眞面目，將他的名字刻在石碑，視爲武林儒夫。

偌大的接天坪上，沒有半點聲息，只有鵝毛大雪落地的輕微聲音。

此刻，在接天坪的左前方角落裏，併肩站着兩個黑白花臉的年輕人，他們正是唐煌和費小潔，而費小潔也換了男裝。

突然，雪台正面一個紅臉高手抖下全身的白雪，飛落台上，一點聲息也沒有，唐煌深信，雪台上也不會留下足印。

唐煌仔細打量這個紅臉的高手，由於他臉上的紅色深淺不一，以致影響了臉上的輪廓，看不出他是誰。

此人似乎早已找好了對手之人，伸手一指右前方，唐煌循着那方向望去，不由心頭一震，原來被指的那個人身材纖小，頭戴方巾，藍袍，畫着紫色臉膛，抖抖身上的雪，飛掠上台。

費小潔扯扯唐煌的衣襟，面色肅然，唐煌更是焦急，因爲他的媽媽曾說過，她要畫紫色臉膛參加大會。

台上紅臉之人悶聲不響，左右連晃三四次，「忽」地一聲劈出一掌，紫臉之人右移半步，却以左臂撩去。

他那動作非常明顯，似不想以這一招却敵，只是想試試對方的膂力。

「叭」地一聲，像兩鐵柱碰在一起，紫色的臉之人抱腕疾退三步。

唐煌大感焦急，想不到這紅臉之人的膂力如此之大，但這時未見勝敗，又不能開口說話，更不能出手。

那紅臉之人佔了上風，滑步跟了上去，一口氣切出二十餘掌，掌勁十分凌厲，使那四五丈方圓的雪花，都被排壓到台下。

紫臉之人似乎招架不住，連退三步，腳下發出「吱吱」的聲音。

紅臉的人兩掌十字交叉，全力向上分去，「蓬」地一聲，右掌切在那紫臉人的胸前，紫臉人立即倒下，噴出一口鮮血。

前後不過十招，時間十分短暫，唐煌一顆心像被撕裂一般，就在這時，費小潔目蘊淚水，以傳音之術對唐煌道：「唐煌，你要爲媽媽報仇！」

唐煌這時並未體會到她對自己的母親改變了稱呼，因爲他正在咬牙切齒，熱血沸騰，他認爲那紅臉人別人不找，單找自己的媽媽出手，可能早已認出穩操勝算。

然而，唐煌想不出這紅臉人是誰，因爲他相信媽媽能勝了「斷腸花」，武功非比往昔，在這紅臉人手下竟未走上十招。

紅臉人正要下台，唐煌的身子像飛弩一般射到台上，首先向那紫臉人望去。

現在那紫臉人仰卧在地上，已經氣絕，唐煌突然變了口氣，他相信這紫臉人不是自己的媽媽，然而，他卻相信這人是個女人，而且那女人的輪廓似曾見過。

唐煌茫然地側頭向下望去，目光和費小潔的淚眼接在一起，在這刹那間，突然心中像被戳了一刀，這才想起費小潔在她上台時已經認出是她，唐煌大惑不解，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的安排。

現在他無暇細想這些，他要爲費小潔出口氣，回過頭來，施出一式「鬼神同號」。

那紅臉人好像知道厲害，竟閃了開去，唐煌更加怒不可遏，再施出「陰陽殊途」，那紅臉人高大的身子晃了一下，堪堪避過。

這人能避過這兩招絕學，唐煌也不敢輕視，但他已動了殺機，納十分眞力，施出「羣魔亂舞」。

「克察」一聲，這一掌結結實實地擊在紅臉人的左肋上，衣屑紛飛，現出一個巴掌洞，肋骨斷了四根，身子向台後飛落。

台後乃是百丈絕壁，就在這時，唐煌突然吃了一驚，彈起身形，向那紅臉人抓去，然而遲了一步，紅臉人已經落下絕崖。

原來唐煌擊碎了對方的衣衫，忽見他的頸下掛着一塊玉珮，那正是霍保之物，上次在桃花塢中，曾被霍保搶回，而這紅臉人的身軀也是高瘦，和霍保一樣。

唐煌心中說不出是甚麼滋味，而台下的費小潔見他把紅臉人打下絕壁，自然十分痛快，但當她看到唐煌去救紅臉人時，又不禁大感驚奇。

唐煌深深感覺召開此會之人，可能有一個很大的陰謀，與會之人恐怕全都上當了。

但現在騎虎難下，一肚子怒火無處發洩，向台下望去，突然，他發現一個黑臉人在嘿嘿冷笑，顯然有敵視之意，唐煌心想伸手一指，就是你吧！

那人楞了一下，一掠上台。

此人一上台，剛剛站穩，就拍出三掌，踢出七腿，唐煌仔細端量此人，深信不是友人，那灰色的臉膛上像朵朵輕雲，也像陣陣濃煙。

唐煌認準了不是自己人，再也不須顧及，一上手就是「羣魔亂舞」。

「刈」地一聲，那人的雙臂竟被切斷，身子飛向那塊大石碑。

「卜」地一聲，頭顱像一個熟透的大西瓜墜落地上，腦花四濺，滾下絕崖。

然而，却自他身上掉落一個奇大的煙鍋，唐煌搶起煙鍋，見上面刻有兩個小字：莫浩。

唐煌陡然一震，想起莫浩正是「雲煙教」的教主，也就是莫愁的爹爹，上次在邙山叢林中一株大樹上被他鋸了下來。

果然「花木羽士」的話應驗了，他曾說，不久就會在武林中見到他們。

唐煌心中昇起無比的愧疚，莫愁慘死，而她爹爹竟死在自己手中，雖然這不是有意的，但這種內疚却終身難忘。

思忖間又飛上一人，此人還沒等唐煌轉過身來，已經劈出七掌，唐煌冷哼一聲，又是一式「羣魔亂舞」。這個綠臉老人的身子也飛入絕崖之下。

他還沒有弄清此人是誰，背後又現敵踪，竟是一個金臉老人，像天神下降，伸手疾抓唐煌的玉枕穴。

唐煌心想，今夜與會之人，可能都是對付我一個人，這可不能怪我！

又是一式「羣魔亂舞」，金臉人悶哼一聲，滾下絕崖，唐煌不必回頭，知道又上來一人，反臂後撩，只見一個銀臉人已到了身後，飛起一脚猛踢唐煌的鶴頂穴。

唐煌一掌撩出，斜滑半步，對方一脚落空，要想收回已來不及了，唐煌抓住他的脚腕一抖，擲下了絕崖。

就在這時，一聲馬嘶，那個騎馬之人一夾馬腹，連人帶馬上雪台。

唐煌這才知道剛才上台的幾個老人，是六大掌門派的掌門人，也就是自樹中鋸下的那幾個老人。

而這個騎士，正是「鐵騎會」會主藍振宇，不知「花木羽士」爲甚麼要他們上台送死？

鵝毛大雪漫天飛舞，將無垠的原野，變成粉粧玉琢的世界，似乎要湮蓋世上所有汚垢和罪惡。

唐煌已知這幾個掌門人昔年被人所制，而後那個魔頭却派了五個年輕少女爲五掌門人，只有長白一派例外。

藍振宇畫着一張大白臉，身上也覆蓋着厚厚的白雪，好像一個奇大的人熊坐在馬上。

整個接天坪上沒有一點聲息，連呼吸也減到最低限度，如果不是那些高手鼻中冒着白氣，可能被誤認是一些巉岩，覆著棉花似的白雪。

空中混混沌沌，大地一片茫茫，而唐煌心中也是一片茫茫。

假如那個紅臉人確是霍保，他的武功確實陡增數倍，他爲甚麼偏偏指叫「斷腸花」凌寒霜上台。

唐煌向台下掃視，沒有第二個紫臉人，他心中一動，一股激動和慚愧之情困擾着他。

他心中默禱着媽！妳太偉大了！身爲妳的兒子，也感到無尚的光榮！妳非但不記凌前輩之仇，預先已經知

道凌前輩必定以紫臉赴會，要我誤認是妳，以便暗中照顧！媽！妳雖然偉大，但妳的兒子卻又十分渺小，非常愚魯，竟未能達成妳那推己及人的宏願！

他看看台上的凌寒霜，再看看台下的費小潔，淚水在她那黑白相間的花臉上蜿蜒淌下，那些冰冷的淚珠，像滴在唐煌的心頭上一樣。

無數的幻影和面孔，在他腦中浮現，爹爹唐一飛、多情而潑辣的蕭鳳至、美麗而古怪的蘇珊、豐腴而幽怨的莫愁……

他胸腔中的熱血開始沸騰上衝，使那一片片的鵝毛大雪，還沒有落到他的臉上，就開始溶化，變成水珠，自他的髮中流下，冒着白氣。

因此，他臉上的顏色開始褪去，加之發自內心的忿怒，面孔十分猙獰。

「藍振宇！」唐煌不願遵守大會不准講話的規定，冷峻地說：「你可知道，你們已是傀儡之身？被人家陷害而加以利用？你可知道貴派已被一個少女所控制？」

藍振宇神色木然，一抖韁繩，連人帶馬向唐煌撲去，眨眼工夫，他那高大魁梧的身子，在馬背和馬腹下，換了五六個不同的角度和方位，切出十七掌。

唐煌在冷哂聲中，身子在雪花繽紛之中，轉折七次，像一隻撲捉飛蟲的燕子，在如刀似刃的掌風中穿掠，然後發出一聲悲嘯。

這一聲悲嘯，是以「寶瓶眞氣」和「離合鬆緊罡氣」溶滙而發，奇異的聲浪，像無儔的旋風，將上空三丈之內的雪花，震得四下激射。

由於罡氣的排壓，形成一顆顆豆大的冰雹，打在台下數十個高手的身上，「卜卜」有聲。

就在這一瞬間，台下一片驚呼，原來唐煌已經連人帶馬舉了起來，抖手擲下絕壁。

突然台下一角，三個藍面高手，同時向臉上亂抹一陣，其中一個較老的，振臂疾呼。

「黑水白山。」

另外兩個也引吭大呼：「一手擎天。」

接着，三人同時舉手高呼：「少主萬歲！少主萬歲。」

所有的目光，都移向這三個首先現出廬山眞面之人，而唐煌早已發現，第一個振臂疾呼的是長白派的「大風叟」，另外兩個是「血手熊」和「無影參精」金日東。

雖然僅有三個人疾呼，但這種凌雲豪氣和耿耿忠心，充塞着整個王屋山頭，所有高手無不動容。

這樣一來，唐煌和長白派三個高手的身份已暴露，另一角上人影一晃，一個澄黃色面孔的老人一掠上台。

此人手持紫竹杖，身披白蔴袋，即使畫了面孔，唐煌也認識他是丐幫幫主「一杖震八荒」夏侯山。

唐煌對丐幫幾個長老之死，仍然深懷戒意，沉聲道：「在下剛才已經聲明，六大門派應該同仇敵愾，對付那個暗中興風作浪的魔鬼，絕不能自相殘殺……」

「一杖震八荒」夏侯山悶聲不響，以冷厲的目光作爲答覆，「嘩啦啦」一聲，杖影如山，紫氣氤氳，使台上三五丈之地，湧現重重紫色杖浪。

「夏侯山！」唐煌展開「七步迷踪身法」，像石縫中的鰻魚，連轉十餘個方位，厲聲說：「再不收手，任何後果要你自己負擔……」

「蓬！」紫雨暴濺，尖銳的竹屑破空之聲，劃破了原野中的沉寂，這正是丐幫絕學「碎玉功」和「玉漏八滴」。

然而，這玉漏八滴由夏侯山施展出來，威力之大，不可同日而語，千萬道紫線，只集中一個方向將唐煌罩住。

沒有一絲一隙的空間可容閃避，唐煌的身上每一寸處，都有無儔的壓力，每一個骨骼上的節環，都負荷着最大的壓力。

「蓬！」第一蓬紫雨還未發揮最大的威力，第二蓬緊跟着壓到。

唐煌心胸中有一股難以抑制的衝動，那就是殺機，他只要想起爹爹在不夜城中給他的紙條，只要想起那首詞：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

想起這些，他就不信恕道可以改變邪魔，因此，腦中充滿了殺字。

心念一動，玄奧的眞氣佈滿全身，由每一個毛孔中向外排壓，使他那件單薄的衣衫，像鼓一樣膨脹起來。

「卜卜卜！」一陣悶響，兩蓬紫雨，被唐煌玄奧的內力震回，向四下激射，使夏侯山自己也無法預防。

就在他第三次「玉漏八滴」尚未施出，而不得不揮杖擋住時，唐煌像一個詭譎的幽靈，鑽入一片紫浪之中，好像整個身子分成數十段，在那些肉眼難以發現的縫隙中轉折滑行。

有時身子蜷成一個人球，有時折成一個弓形，有時折成四五道彎。

總之，不能差出毫厘，巧妙地穿滑過重重杖幕，以「合」字訣運於左手之上，抓住杖身。

夏侯山面色大變，死，雖不足懼，但若栽在台上，比死亡更加可怕！他用力一扯，何異蚍蜉撼樹，一頭白髮根根聳立。

夏侯山臉上沒有一絲表情，他雙手抓住杖端，集平生之力，向後扯拉着。漸漸地，他的黃澄澄面孔上淌下汗水，和雪花混合，洗去了顏色，露出本來面目。

面孔由紅而紫，由紫而青黑，雙目暴睜，射出慘厲的光芒，那一雙眼球，也逐漸向外突出，使那眼眶無法負荷，已開始暴裂。（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老宮主明英雖然接納阿恨的聘禮，但條件甚苛，第一入贅改姓，第二解散七殺教，歸日月宮管轄，三小不反對但要考慮，暫住賓舍，目的是打探日月宮的秘密，原來老宮主是明末福王之妹，想驅逐韃靼，匡復大明，入贅的林坤泰原來是清廷派來卧底的人，知道底蘊，不辭而去，暗中監視，伺機撲滅，果然晚上又出現清廷鷹犬，三小佯裝是來卧底的，誘他們去找老宮主……



新派武俠長篇／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七殺刀

審查刀客供詞　追踪人魔下落

阿恨機伶道：「可能在搞女人。」

黑帽子大漢怔神道：「一個死老太婆，怎麼會。」

小流浪鬼頭鬼腦的道：「這可不一定，三年不玩女人，見了豬八戒賽貂蟬。」

刀疤漢子道：「沒有的事，大家夥昨天還在徐州妓館『玩』過哩。」

話畢，橫刀在胸，朝房門行去。

阿恨趕忙追上去道：「老兄想幹嘛？」

「進去瞧瞧。」

「也想分一杯羹？」

「只是想証實一下同伴遲遲未出的原因。」

不能攔，一攔就會出紕漏。

刀疤漢子沒再多言，仗刀入屋。

猛可間，只聽刀疤漢子大叫一聲：「有詐。」

以下的話還來不及出口，便身首異處，魂歸離恨天。

屍體倒在屋內。

人頭滾到門外來。

形藏已露，陰謀已敗，沒有再繼續遮遮掩掩的必要，阿恨亮出了七殺刀，張三元、李東雲、仙人跳、王不留亦皆閃電縱出。

小流浪豎起了大拇指，對四怪吆喝道：「讚！四位的表現出色，配合的天衣無縫，阿恨教主一定會加你們的薪水，升你們的官。」

黑帽子大漢目注七殺刀，再聽聽這一番言語，馬上恍然大悟，聲色俱厲的道：「狗娘養的，原來你們是七殺教的那幾個魔崽子，該死的雛兒，老子正納悶，日月宮既有間諜卧底，何須派人來打探偵察。」

虎妞道：「馬後炮，晚啦，今夜你們是死定啦。」

恨天生道：「衝啊，殺人不必償命。」

小流浪道：「殺啊，死後不用棺材。」

虎妞道：「宰啊，送他們回老家去。」

刀客僅餘四人，七殺教共有七個，以七對四，以衆凌寡，立刻展開一場慘絕人寰的混戰！惡戰！屠殺！

* * *

人數雖然不多，刀客個個皆身懷絕技，功夫了得，在衆寡懸殊的情形下，仍然鬥志昂揚，奮不顧身，使七殺教遭遇到頑強的抵抗，費了不少力氣，周旋了五六十個回合，方始結果了他們的性命。

小流浪這時喳呼道：「壞啦，壞啦，咱們犯了錯誤。」

阿恨怒斥道：「你那條筋不對筋？」

小流浪道：「我是說正經話，別狗眼看人低。」

「你說呀，小王在聽。」

「咱們不該趕盡殺絕。」

「有何歪理？」

「該留一個活口查一下『巴總』的來龍去脈。」

一語提醒夢中人，虎妞嬌叱道：「是該留下一個活口，你怎麼不早說？」

小流浪傻笑道：「我也是剛剛才……」

言猶未盡，異事陡生，獨院之外又有激烈的打鬥聲傳來，當他們急匆匆的趕至現場時，惡鬥已至尾聲。

只見地上躺着兩名刀客，身中數刀，已開膛破肚而亡。

另一名刀客，正在跟那位疑似黑肚腸，面蒙黑巾的神秘客打得難分難解。

有十幾名蒙面人在一旁掠陣觀戰。

「刀下留人。」

「刀下留人。」

虎妞、小流浪的話說晚了，餘音未盡，那名刀客已人頭落地，倒地了帳。

小流浪怒冲冲的道：「豈有此理，叫你刀下留人，爲何不聽號令？」

神秘客默不吭聲，一個蒙面人代言道：「臭小子，別不知好歹，爺們是在幫七殺教的忙啊。」

虎妞冷笑道：「算了，不謝，這不是幫忙，是幫倒忙。」

蒙面人粗聲大氣的道：「娃兒休得無禮，何謂幫倒忙？」

小流浪道：「笨蛋，幫倒忙你也不懂，本教想要一個活口，查一些機密之事，結果却被你們這位頭頭滅了口，實在可惱，可恨，又可惡。」

阿恨握着七殺刀，刀刃上還淌着血，一瞬不瞬的死盯住神秘客道：「說，你是誰？」

神秘客的眸子轉了兩下，沒開口。

仍由那蒙面人代答道：「是你的大恩人。」

「姓甚麼？」

「歉難奉告。」

「叫甚麼？」

「你不必知道。」

「扯下你們的遮羞布來。」

「沒有這個必要。」

「你娘，不聽命行事，就叫你們吃七殺刀。」

虎妞道：「命喪七殺刀，做鬼也不冤。」

小流浪道：「神刀出鞘，無血不歸。」

白搭，神秘客吃了秤鉈鐵了心，不說話就是不說話，當下揮揮手，率衆如飛而去。

阿恨大怒，邊追邊吼：「黑肚腸，少裝蒜，骨化飛灰小王也認得你。」

虎妞如影隨形，叱聲如雷：「不要跑，把命留下來，殺人償命，這是天公地道的事。」

小流浪的話也不好聽：「好漢做事好漢當，有膽子殺人也要有勇氣挨刀子。」

「殺啊，殺掉這個土匪頭。」

「宰啊，宰掉這個大流氓。」

「今天要大開殺戒。」

「今天要大義滅親。」

一面呼喊，一面追趕，恨滿心頭，志在必得。

然而，神秘客等人却一概相應不理，發足狂奔，一霎時便已翻牆而出。

偏巧一無和尚又飄然而現，聲急語快的道：「恨教主，別再追趕神秘客，快去截殺刀客去吧，表現得好，老宮主說不定會改變主意，無條件的把少宮主送給你做老婆。」

阿恨錯愕一下，道：「刀客不是已經死絕死光了嗎？」

一無和尚道：「死了一批，又來一撥。」

「在那兒？」

「後院外面。」

「日月宮的人呢，怎麼一下子全消失不見了？」

「本來設下了十面埋伏，準備張網以待。」

「那怎麼龜縮不前，動靜全無？」

「是你們燒包，搶了他們的鋒頭。」

虎妞朝四下望一眼，不悅道：「好，那咱們現在就撒手，且作壁上觀，以免人家說七殺教多管閑事。」

一無和尚環目一顧，小聲道：「非也，非也，貴教正該藉此機會好好展示一下實力，免得被日月宮的人看扁了，對賀老頭也好處多多。」

小流浪愕然道：「和尚，這事跟老煙槍搭不上邊吧？」

一無和尚笑道：「豈止搭得上邊，而且關係密切，只要你們的實力夠強，表現夠好，老太婆一高興，賀老頭或許還有重溫舊夢，重拾舊歡的機會。」

英雄所見略同，阿恨立道：「本教主亦有此同感，好，且在日月宮演一場戲，給老太婆瞧瞧，好叫她知道七殺教的厲害。」

* * *

和尚之言非虛，確有另一批刀客潛入日月宮。

是從山上溜下來的，鬼鬼祟祟，躡手躡足，行踪詭秘，謹愼異常。

共是七人，爲首者是阿恨在百香園見過的那個紅帽子大漢，已越過院牆，進入後花園，正在向日月宮的心臟地帶摸索。

小流浪是個猛張飛，一聲不吭，從暗處衝出去，被阿恨一把拉住了，道：「且慢行動，小王忽然想到一個絕妙好計。」

虎妞道：「甚麼絕妙好計？」

阿恨道：「老太婆蠻橫無禮，將咱們當作囚犯來軟禁，且放他們進去，睹衝亂闖一道，咱們也乘機助紂爲虐，一方面給老太婆一點教訓，一方面

看一看日月宮究竟有何神奇之處。」

小流浪詭笑道：「這叫做趁火打劫。」

虎妞一揚眉道：「也叫做渾水摸魚。」

恨天生道：「刀客的行為最好狠一點，進行破壞，甚至放火燒房子。」

小流浪道：「這樣咱們就更有機會大鬧特鬧，鬧他個鷄飛狗跳，烏煙瘴氣。」

虎妞道：「然後再換一個身份，挺身而出，救苦救難，救火殺人，表演給老太婆看。」

阿恨道：「只有這樣才能吐出這口窩囊氣。」

小流浪道：「也只有如此才能顯現出七殺教的手段來。」

想法的確很美，可謂一箭雙鵰，氣出了，必然還會得到日月宮的讚賞與感激。

但是，事實却大謬不然，七名刀客深入不遠，便覺出苗頭不對，紅帽子大漢沉聲道：「太平靜也太順利了，其中定必有詐。」

一名同伴道：「說的也是，此處倘若確為日月宮的巢穴，理當崗哨林立，戒備森嚴才對。」

紅帽子大漢道：「如果不是消息有誤，摸錯了地方，就是日月宮已有警覺，事先撤離，設下了空城計，佈下天羅地網。」

「那咱們現在……」

「撤！」

一聲令下，七人步調一致，當即掉頭而去。

阿恨睹狀大急，馬上電縱而出，沉喝道：「喂，戴紅帽子的，既然來了，何必急着走。」

虎妞亦一掠而至，語冷如冰：「身入寶山，豈可空手而回，也不怕巴總剝你們的皮。」

小流浪的話最刻薄：「最低限度，也得把腦袋留下來做紀念品，表示曾來此一遊，永誌不忘。」

紅帽子大漢目注三小，臉色大變：「你們怎會在此？」

恨天生淡淡一笑，道：「專為恭候七位大駕而來。」

「日月宮的人呢？」

「渡假去了。」

「七殺教意欲何為？」

「本教主想先打聽一個人。」

「誰？」

「巴總是何許人物？」

「不知道。」

小流浪冷哼一聲，道：「笑話，姓巴的是你的頂頭上司，會不知道？」

紅帽子大漢臉一沉，道：「知道也不告訴你們。」

虎妞玉面帶煞道：「哼，這可由不得你，非說不可。」

那同伴粗野的吼道：「不說妳能把老子怎麼樣？」

「不怎麼樣，要你項上的人頭。」

「小孃子好大的口氣。」

「口氣不大，本事大。」

「妳找死。」

「接招。」

動口不足，繼之動手，刀客的刀快如閃電，刷！的一聲，照準虎妞的脖子就砍。

虎妞豈是庸手，七殺指神鬼莫測，噗！噗！連攻二指，那刀客連一個念頭還沒有轉過來，兩隻血淋淋的眼珠子，已帶着兩股血箭飛出三丈以外去。

接見大刀也換了主人，虎妞好狠好毒，就用刀客自己的刀，砍下了他自己的頭。

嚇破了另外六名刀客的膽，那還敢再多放半個屁，多停留半秒鐘，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急急如喪家之犬似的抱頭鼠竄而去。

阿恨豈肯罷休，掄刀疾追：「納命來。」

手起刀落，一名刀客在半空中被他腰斬。

虎妞已經殺紅了眼，叱道：「好事成雙。」

一刀開膛破肚，又解決了一個。

小流浪也不含糊，從地上拾起一把刀來，嚷嚷道：「摸閻王爺的鼻子去吧。」

刀出如電，力猛如山，連吃奶的力氣都施出來，好像伙，直從後背劈到前心，將一個活生生的人硬是劈成兩片。

却令另外三人得到喘息的機會，飛上牆頭，一瀉而下。

三小接踵而上，刀客已奔出去十丈之遙。

正自焦急間，驀見亂石叢中人頭鑽動，袂聲如濤，黑壓壓的冒出來三批人馬。

老公主朱明英居中。

明月宮主與王婆在左。

朱明媚、史大忠在右。

還有一大羣日月宮的高手護衛在側，形成一個布袋，恰巧將三名刀客套進去。

「殺！」

朱明媚第一個立功奏捷，「玉掌金印」，疾展「太乙神功」，印上一名刀客的胸膛，刀客尚未弄清楚眼前的情況，出招的意念亦未產生，便巴達一聲倒下去，雙眼暴凸，舌頭外吐，死狀極慘。

「殺！」

另一名刀客的死狀更慘，被震飛出去，五臟碎裂，口血狂噴而亡，是明月宮主的傑作，功力精純，一掌畢命，果然不同凡響。

「殺！」

同一時間，另一聲殺出自老宮主明英之口，龍頭拐杖一揮，「橫掃千軍」，掃向紅帽子大漢的中盤，欲將他攔腰掃成兩截。

「前輩杖下留人。」

「請勿趕盡殺絕。」

阿恨、虎妞的膽子好大，疾衝而上，冒險將龍頭拐杖抱住。

小流浪亦至，與朱明媚、史大忠聯手出擊，乘紅帽子大漢驚魂未定，已將他的大刀奪下，生擒活捉。

老公主一杖之力，力逾千鈞，三個人俱覺一陣劇烈抖顫，雙脚入地三寸，始將力道卸去，朱明英怒不可當的道：「你們不要命了？」

恨天生道：「是想留下那刀客的命。」

「留他的命作甚？」

「可以追查一些事情。」

「哦，我老人家倒沒有想到這一層。」

小流浪沒大沒小的道：「老太婆若是想到，七殺教就沒有機會表現了。」

朱明英收回拐杖，拍一下阿恨的肩胛道：「你們的表現不錯。」

恨天生道：「老宮主是指那一段？」

「全部。」

「妳老人家都看見了？」

「一切皆在我老人家的視線之內進行。」

「抱歉，七殺教搶了日月宮的光彩。」

「那裡，這樣更好，終於証明了一件事。」

「証明了甚麼？」

「証明你們三個娃兒，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虎妞抓住機會，企圖敲詐勒索：「老宮主的意思，是否有意將苛刻的條件取銷？」

明英老宮主臉上的笑容消失了，沉聲道：「此事非同小可，我老人家還要考慮考慮。」

阿恨冷然一哂，道：「妳慢慢考慮吧，本教主要跟刀客朋友聊一聊。」

橫跨數步，到了紅帽子大漢的面前，堆下來一張閻王臉，字字冰冷的道：「朋友，現在做了階下囚，一隻脚已經踏進棺材去，最好不要自找苦吃，乖乖的回答小王的話。」

紅帽子大漢怒目而視，一言不答。

阿恨道：「還是那一句老話，巴總是誰？」

刀客的性子極為倔强，答得好妙：「老子也是那一句老話，不知道。」

阿恨沒有生氣，眉尖湧起殺機，對朱明媚道：「老婆讓開，本教主看上了他這一雙煽風耳，想醃豬耳朵吃。」

一扭頭，又對史大忠道：「雖然咱們是情敵，小王仍然願意尊稱你一聲史兄，若是怕鮮血染紅了衣裳，請退後三步。」

朱明媚正用刀架在紅帽子大漢的脖子上，道：「此人桀驁不馴，只怕割下兩隻豬耳來也無濟於事，他不會這樣簡單就招出來。」

小流浪道：「莫非阿恨嫂另有高見？」

朱明媚道：「是有一個更好的法子。」

虎妞道：「那就快請說出來吧。」

史大忠用劍抵住紅帽子大漢的心口，聞言客客氣氣的道：「可以點他的『逆宮穴』。」

小流浪雙眉一揚，道：「逆宮穴在那兒？本使者好像從來沒有聽說過，你會點？」

史大忠苦笑道：「這是一處奇穴，小弟找不到，也不會點。」

小流浪冷嘲熱諷道：「不會就不要亂出餿主意，等着吃醃豬耳朵好了。少宮主如今是有夫之婦，也不要亂搶別人的老婆。」

這話實在太過份，氣得史大忠臉色發紫，但他畢竟出身名門，涵養甚深，並未發作出來。

明媚少宮主道：「只有老奶奶懂得點『逆宮穴』的絕技。」

阿恨方待轉身催駕，明英老宮主已閃身而出，噗！噗！噗！連點三指。

沒有人看清楚她是如何出招。

也沒有人看明白她點向何處。

只見朱明媚、史大忠業已撤劍收刀，退到一邊去，紅帽子大漢彷若沒事人兒似的，放步離去。

小流浪方自一怔，說了一句：「開甚麼玩笑。」以下的話來不及出口，事情便有了變化。

紅帽子大漢僅僅走出去三四步遠，便雙脚一軟，一屁股跌坐在地。

接見額頭之上滾下來豆大的汗珠，人也開始哼呀哈的呻吟起來。

起先似乎還可以忍受，不久便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打起滾來。

明英老宮主句句冰冷的道：「血氣逆轉，痛如刀絞，除非及時化解，否則，血管很快就會一寸一寸的暴裂，骨頭也會一根一根的斷掉，受盡千苦萬痛，直至氣絕而亡。」

日月宮主朱明月道：「甚麼時候忍受不住了，願意實話實說，就請打個招呼。」

阿恨道：「點個頭也可以。」

小流浪道：「放個屁也算數。」

虎妞道：「只要從實招來，本姑娘保証賞你一個痛快。」

朱明媚道：「一刀畢命。」

史大忠道：「身首兩分。」

這二人孺子可教，進步神速，已經學會了阿恨、虎妞、小流浪說話的語氣技巧。

紅帽子大漢不久便受不了啦，汗水濕透了全身的衣裳，本來是一身水，現在變成一身泥，在地上滾來滾去，呼天喊地，鬼叫不已，最後喘着大氣喊叫道：「罷了，罷了，老子認栽就是。」

阿恨故意拿他尋開心：「你娘，現在不是老子，是孫子。」

紅帽子大漢忍氣吞聲的道：「對，

是孫子。」

小流浪想佔便宜，道：「孫子就應該叫爺爺呀。」

「是，爺爺。」

「再叫一聲。」

「爺爺。」

「嗯，這還差不多。」

虎妞道：「快說巴總是何方神聖？」

刀客道：「就是那個冒牌的神指唐威。」

阿恨道：「廢話，這事本教主已知，用不到你來饒舌，巴是他的姓吧？」

「是姓巴。」

「名字叫甚麼？」

「叫巴爾克。」

「巴爾克？好像不是漢人？」

「是旗人，也是滿人。」

「幹甚麼的？」

「以前是禁軍的總教頭。」

朱明媚接口道：「所以你們大家都叫他巴總？」

刀客打了兩個滾兒，喘了好幾口氣，吐出來一個字：「是！」

小流浪道：「現在又是擔任何種職務？」

「大內高手的總指揮。」

「聽說姓巴的正在調集人手，準備進攻日月宮？」

「這消息不假。」

明月宮主道：「可知巴爾克師出何人門下？」

紅帽子大漢道：「乃是大清國師長白人魔郝立德的得意門生。」

此言彷彿是一支利箭，射中了朱明英、朱明月、朱明媚的心，母女祖孫三人互望一眼，大家皆臉色驟變，面有驚容。

明英老宮主急不及待的追問道：「這個巴爾克，曾以神指唐威的身份竊佔唐家堡，是否也曾以類似的的手段，混入別門別派？」

紅帽子大漢呻吟一陣後道：「這我就不大清楚了，只知道在未佔據唐家堡之前，巴總還另外執行過一次更具挑戰性的任務。」

「是甚麼任務？」

「目標是不是日月宮？」

「是否另外有一個化名叫林坤泰？」

「喜穿白衣，綽號白衣秀士？」

「身邊可能還有一個小女孩？」

朱明月、朱明媚母女的問題一籮筐，連珠炮似的全部問出來。

可惜紅帽子大漢已至油盡燈枯之境，氣若游絲，欲哭無淚，欲語無言。

阿恨急聲道：「快把他的逆宮穴解開。」

虎妞道：「解開穴道，他才有力氣說話。」

小流浪道：「快呀，再晚了這個王八就會翹辮子！」

主客易位，三小發號施令，老宮主明英還眞聽話，掄起龍頭拐杖，在刀客的頭上猛然一點。

只聽「哇」的一聲大叫，刀客立從地獄回到人間，痛楚立消，汗水立止，也不再打滾了。

阿恨道：「朋友，現在可以說話了吧？」

刀客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坐起身來道：「可以了，可以了。」

明月宮主神色緊張的道：「本宮主剛才所提的問題，你是否知曉？」

紅帽子大漢沉思一下，道：「曉得一些。」

朱明媚緊盯着他追問：「那就快說，巴爾克是不是林坤泰？」

刀客環顧一眼，道：「他……」

僅僅說了一個他字，便無下文。

猛可間，彷若天兵天將般，從空際墜落一人，其快如電，來去如風，腳未落地，從刀客的頭頂一掠而過。

哇！的一聲慘叫，刀客的頭顱已碎，出現五個血窟窿，鮮血與腦漿如湧。

來人却早已遠颺，看在大家眼中的，只不過是一陣風，一溜煙，一個模糊不清的人影罷了。

快得令人難以想像。

快得叫人感到恐怖。

「甚麼人？」

「停下來。」

「不要跑。」

阿恨、虎妞、小流浪，以及朱明英、朱明月、朱明媚、王婆、史大忠等人，喝聲中，早已彈身而起，咬着來人的尾巴追下去。

來人的速度委實太快，又起步在先，大夥兒多數被遠遠拋在後面，連邊也摸不着。

只有阿恨與明英老宮主出類拔萃，鶴立鷄羣，勉爲其難的將距離拉近了一些。

突聞老宮主大喝一聲：「老魔休逃。」

人也跟着騰空而起，施展出「流星趕月」的罕見絕技來，舞着龍頭拐杖，接連幾個縱躍，終於被她追趕上了。

「老賊何人？」

「殺妳的人。」

「照打。」

「回去。」

三言兩語過後，老宮主揮出一杖，來人回擊一掌。

這事簡直不可思議，就像電光石火一般，雙方一觸即分。

明英老宮主跌落在地，面色泛青，身子搖搖欲墜。

來人被她掃落一片衣襟，人却在一方巨石之上借力彈起，瞬即消失在亂石叢樹之中。

阿恨追上來道：「老宮主傷得不重吧？」

老宮主明英道：「還好。」

「那就快追呀。」

「不必追趕了。」

「難道就此罷手不成？」

「已經來不及了。」

「可知此人是誰？」

老宮主並未立即作答，返回宮內，指着刀客頭上的五個血窟窿道：「你們知不知道這是甚麼功夫？」

阿恨、虎妞、小流浪茫然無知。

王婆、明媚、史大忠搖頭不語。

明月宮主疑雲滿面的道：「可是傳聞中的白骨追魂爪？」

老宮主明英憂心如焚的嘆息道：「不錯，正是極端歹毒、霸道，人人聞名喪膽的白骨追魂爪。」

阿恨道：「曾聽老煙槍提過這一門功夫，據說早已失傳。」

明英老宮主道：「失傳並不等於絕傳。」

虎妞道：「這話不假，太乙神功也失傳已久，結果日月宮便精於此道。」

阿恨舊話重提道：「問題的關鍵是，這個老魔頭究係何方神聖？可曾看清楚他的廬山眞面目？」

老宮主道：「匆匆一瞥，耳目難辨。」

「弄不清他的身份就麻煩了。」

「我老人家在懷疑一個人。」

「誰？」

「長白人魔郝立德。」

「白衣秀士林坤泰的師父？」

「就是他。」

小流浪大驚小怪的道：「慘啦，慘啦，事情果眞如此，就災情慘重啦，郝立德、巴爾克、林坤泰，再加上馬驥與那一羣不要命的刀客，幾股子勢力一旦結合起來，必然會給七殺教，日月宮帶來莫大的威脅。」

恨天生慍怒道：「住嘴，少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是眞豪傑，大英雄，理當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一個長白人魔算老幾。」

言來豪情萬丈，鏗鏘有聲，頗得老宮主明英的共鳴，欣然道：「阿恨，你可有破敵之策？」

阿恨的破敵之策很簡單，只有一句話：「攻擊是最好的防禦。」

老宮主馬上回說：「對，攻擊是最好的防禦，七殺教與本宮之間的一切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我老人家願暫時擱下，只要你們肯爲日月宮跨刀助陣，保証不會虧待三位。」

恨天生沉吟少頃，道：「這事大體上本教主不反對，但有幾個原則問題有釐清的必要。」

明英錯愕一下，道：「有何問題？」

阿恨正容道：「首先，小王要表明，七殺教不是爲日月宮助陣跨刀，而是爲了本教自己索仇、討債、打天下。」

虎妞附和道：「是嘛，七殺教乃是一大宗派，要當主角，不會當配角。」

小流浪亦道：「對極了，要挑大樑，不跑龍套，七殺教的人不會當別人的馬前卒，搖旗吶喊。」

老宮主一怔神道：「三位好像跟他們有仇？」

阿恨道：「那可不，仇深似海。」

「跟誰？」

「林坤泰跟老煙槍有奪妻之恨。」

「還有那個？」

「巴爾克，也就是冒牌唐威，殺了我娘。」

「我老人家發現，你跟黑肚腸也有一些過節。」

「豈止是一些，是一籮筐，殺死先母的另一個兇手正是黑肚腸。」

明月宮主道：「阿恨，江湖上盛傳，你的生身父親是……」

恨天生聞言臉色大變，恨聲截口道：「別提這件事，誰提小王就跟誰翻臉。」

老宮主笑道：「好極了，恰巧黑肚腸也是本宮必殺必滅之人，咱們目標一致，殊途同歸，取得了平衡點，也具備了合作的基礎，但不知恨教主是否還有需要釐清的事情？」

「有，還有兩件事。」

「那兩件？」

「第一：本教主一定要娶日月宮的少宮主爲妻。」

「第二呢？」

「橋歸橋，路歸路，老煙槍的這一筆帳非算不可。」

「好，我老人家答應你，待長白人魔郝立德這一干牛鬼神蛇伏誅後，再一次解決。」

天已大亮，太陽爬上了山頭，阿恨昂首道：「如果本教主的判斷不錯，這一羣混帳王八應該就在徐州雲龍山一帶，最好趁他們尚未完成調度集結之前，找到他們的老巢，鬧個天翻地覆，唏哩嘩啦。」

老宮主跟女兒朱明月互換一道眼神，道：「此計甚善，咱們就這麼辦。」

恨天生道：「如此，本教就此告辭了。」

老宮主道：「不送。」

阿恨寶裡寶氣的道：「老婆，丈母娘再見。」

小流浪也湊熱鬧：「情敵再見。」

虎妞亦道：「咱們後會有期。」

「再見。」

「再見。」

* * *

日月宮之東。

雲龍山北面。

陽關大道旁，一戶農舍的曬穀場上，有兩批武林人物，正打得頭破血流，難分難解。

一批是刀客，不多，僅五人而已。

另一批是蒙面人，數約二十左右。

由於彼此衆寡相差甚大，戰況呈一面倒，戰沒三十合，刀客便一死二傷，潰不成軍，紛紛奪路而逃。

疑似黑肚腸的神秘客並未動手，

高高的站在半堵矮牆上，下令道：

「殺！別留下半個活口。」

「是。」

衆蒙面人齊聲應諾，勢若奔馬，威猛如虎，爭先恐後的拔腿猛追。均非弱手，技深如海，足底抹油，脅下生風，四名刀客還不曾跑出曬穀場，便被蒙面人追上了。

「納命來。」

「見閻王去吧！」

跑在前面的人掄刀就砍。

可是，到口的肥肉沒吞下，煮熟的鴨子上了天，半路上殺出一個程咬金來。

是一個老頭，滿頭白髮，臉色紅潤光澤，面如冠玉，身着錦袍，腰繫玉帶，身材高大，不怒自威，只見他袍袖輕輕一拂，便撤下一道氣牆，衆蒙面人宛若撞上銅牆鐵壁一般，齊皆往後一仰，寸步難進。

四名刀客則喜出望外，早已撲跪在地，齊聲道：「啊，原來是……」

是甚麼還沒有說出來，立被白髮老頭打斷，道：「一羣飯桶，別在此丢人現眼，滾吧！」

「是！是！」

刀客面如死灰，一鬨而散。

神秘客已疾掠而至，喝問道：「朋友是那條道上的？」

白髮老頭的話答得好絕：「殺人道上的。」

「報出字號來？」

「憑你還不够資格問。」

「哼！」

「你又是什麼東西？」

一名蒙面人反唇相譏道：「你他媽的也沒有資格問。」

白髮老頭以命令的語氣道：「取下你的蒙面巾來。」

蒙面人道：「辦不到。」

「辦不到老夫自己來。」

「你少往自己臉上貼金。」

「哼！易如反掌。」

當眞易如反掌，老頭右手疾展，蒙面人躲無可躲，避無可避，嘶啦！一聲，一條蒙面巾被他強行撕下。

假如阿恨在場，他一定認得，是黑道七十二總舵的四大護法之一撞天王。

撞天王暴跳如雷的道：「我操你親娘祖奶奶，老子跟你拚了。」

白髮老頭白眉一軒，冷蔑至極的道：「拚？就憑你這塊料還不配！」

眞的不配，暗運功力，功行右臂，力貫五指，一陣卡巴！卡巴！的骨節暴裂之聲傳出，五根指頭，登時陰森森白蒼蒼的變成了枯瘦如柴的白骨。

「小子，死吧！」

出招的時機奇準，出招的速度奇快，撞天王尚未籌得應變之計，其他的人亦未想到該如何應付這個變局，老頭的白骨爪已如老鷹抓小鷄似的，將他的腦袋攫在手中。

指如鐵箸，穿透腦殼插進去。

骨碎肉裂，噴出來無數紅白之物。

死得好恐怖，好可怕，而又好殘忍。

所有的蒙面人都嚇呆了，心頭冷寒，頭皮發炸，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好幾步。

神秘客脫口驚呼道：「白骨追魂爪。」

白髮老頭冷笑道：「你還算有點見識。」

「閣下高名上姓？」

「既知白骨爪，當知老夫名。」

「沒聽說過。」

「對了，凡是跟老夫交手之人，俱已死光死絕，消息自然不易傳出，不怪你孤陋寡聞。」陰惻惻的冷笑一聲，接着又道：「你們這幾個人也不例外，識相的最好自己了斷，免得老夫費手脚。」

這神態，這言詞，簡直目中無人，將他們視作囊中之物，神秘客勃然大怒道：「上，斃了這個老匹夫，不論付出多少代價，即使戰至一兵一卒，也不允許他存活於世！」

「殺！」

「殺！」

衆蒙面人喊殺震天，從四面八方，潮水也似的圍殺上去，一個個驍勇善戰，奮不顧身，置個人死生於度外，決心要爲死者復仇，將白髮老頭斃在當場。

却不料，白髮老頭的身手遠在他們之上甚多，如入無人之境，爲所欲爲，根本不是人家的對手。

儘管人多，依然無濟於事，老頭勢如破竹，當者披靡，展開了一場空前未有的大屠殺。

見一個，殺一個。

只用一招，不用第二招。

一律頭頂出現五個血窟窿，死於白骨追魂爪。

蒙面巾全部被他撕下來了，清一色都是黑道人物。

曬穀場變成墳場，屍積遍地。

也變成屠宰場，慘嚎之聲不絕如縷。

鮮血在流。

腦漿在淌。

人在倒下。

命如螻蟻。

白髮老頭的修爲的確匪夷所思，手段之殘酷，心腸之毒辣，更是空前絕後，不過才片刻工夫，二十幾條鐵錚錚的漢子便倒下去一大半，活着的人還剩下七個。

七人亦皆傷痕纍纍，氣喘如牛。

有的甚至嚇破了膽，透體生寒。

但神秘客仍然屹立不搖，鬥志昻揚，繼續率衆和白髮老頭周旋纏鬥。

老頭環攻一掌，將七人逼退出丈許之外，忽道：「你們可是黑道七十二分舵的魑魅魍魎？」

（未完．十九）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什麼呢？就是——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自動調節人體機能，增強免疫能力，增強體質。

每瓶500毫升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1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上列印章，以免受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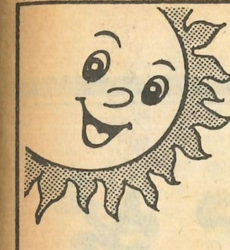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77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止痕癢 藥王之王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靈芝中之極品——

中國吉林

野生



（野生万年茸）

M®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尚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持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強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保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規格〕特級550mg100粒。普通350mg40粒及100粒。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100 粒裝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真：(852) 6918344

SOLE AGENT：M & A CO.

ADD: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852) 6015715

FAX：(852) 6918344